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編輯

道藏要籍選刊

(五)



A0714499

上海古籍出版社

H5/
5

滬新登字 109 號

道藏要籍選刊

(五)

胡道靜 陳連笙 陳耀庭 選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七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60.75 插頁 4 頁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 3001—5000

ISBN 7-5325-0240-6

B·10 定價: 51.60 元

淮南鴻烈解

淮南鴻烈解叙

幼一

淮南王名安屬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問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志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推殺之上非之內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達達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

叙

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言近世子漢初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兼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其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基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

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前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義中即將并輯借八卷刺之會攝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太尉 祭酒 臣 許 慎 記 上

原道訓上 地以厚為物故曰原道

以道

夫道者覆天載地而大也廣四方析八極

也其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

不可測也則一曰廣也曰包裏天地稟授無形

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冲而徐盈混汨汨濁而徐清

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所以喻於道亦然也汨汨而徐清也

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

所朝夕用之無窮也

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

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

而能張幽而能明大能通小能弱而能強柔

而能剛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

宙而章三光

今來曰宙以論天地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法

章明也三光日月星也

謂也夫道者多清者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

謂也夫道者多清者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

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

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

也三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

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

雷聲雨降並應無窮

集電入言其疾也

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子而恬愉無所好憎也

性者性不同能於神託于秋毫之末

大宇宙之總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

陽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

覆育萬物群生

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

也角也胎不續鳥卵不續

之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孀

紅規不出賊星不行

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無有

化像而弗宰

後生莫之知德

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

畜積而不加富

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聚損

之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

自轉如曲業行而上也於墳與左傳城而經
紀山川騰騰豈為排間閭論天門通行也
也門之所出排闥戶也入也關闕始升天
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末世之御
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銀不能與之爭先
也華蓋也末之威也言不能與焉是故大丈
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騎乘雲霓霄與造化者
俱大文夫輪道者也造化天縱志舒節以
馳大區它言天也大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而師灑道使風伯掃塵而師畢星也詩云
雲風伯其星也月電以為鞭策以爲駕東
雷以為車輪以爲車輪也故上游于霄霓之野
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
氏之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四藏也劉覽
也劉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樞方也故以天
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
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
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
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也而知八紘九

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執道要
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
為也也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之也萬物之
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也夫鏡水之
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
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是
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
得得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
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
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情欲也好憎成形成而知
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惑
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達於道者不以人
易天天身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
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物化內不失其
其無欲之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天
時自聘道要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其宿會也萬物
之至騰踴着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是以
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衆仰天
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事於萬物也故莫
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

有鉤箴芒距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
詹何煩環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
名數射也射者扞鳥號之弓擊燕衛之箭扞
也魯引也擊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鳥號
下動能復起鳥號隨之鳥不飛號呼其上
伐其枝以爲弓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
鑄鋒於荆山陽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其臣拔
弓射龍破下黃帝不能也鳥於也號呼也於
是抱弓而號因名其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之君也逢蒙并
故曰之巧要飛龍也何則以所持之小
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
魚失鳥之有乎罟籠也故矢不若繳繳
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
以異於使蠅捕鼠蟪蛄捕蚤不足以禁姦塞
邪亂乃逾滋以艾的蠅巨上內置吹中延然
也此行舒進捕也論道益甚也昔者夏鯀
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攸心鯀禹
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解作城郭以其役勞
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攸心之心也
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
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

故機械之心藏於骨中則純白不粹神
德不全機巧詐也藏之於骨則純白不粹神
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
言攻戰之備
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故鞭噬狗策號馬
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伊尹名也殷
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
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
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離朱者黃
人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聽合八風之調
師曠字子野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
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平均
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
穀也因苗以為教
禹之子名文命受禪成
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
神農也
長育之以為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性也
性也
是故水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
言水火相濟
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言輪九之屬也
也故曰自然之勢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
生有萬物
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敷雨
羽者
雌伏毛者孕育
言胎育也
草木榮華
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
言秋
風下霜到生挫傷
言草木凋落也
搏驚昆蟲蟄藏
言冬時
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
言水處榛果水
居窟穴曰棲禽獸有羣
言人
牛馬舟行宜多水
言舟行
越生葛綿
言葛綿
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
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
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言治
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
言九
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
言其體內
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言卷

之江北則化為鴈鵠不過濟滸渡汶而
死
非見於周禮故春秋傳曰鴻鵠來巢言其性
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
清淨
言其性
為
言其性
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
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睚智故曲巧偽詐所
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蹠而戴
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
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
言循天者
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
也夏蟲不可與語寒
言其性
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
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
言其性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

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
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也為治大善游者溺善
弱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
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狀之爭利者
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
東南傾共工以水行當於伏羲神農間者也
天下也此古文云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與高
辛爭為帝此古文云帝嚳有天下之遂潛于淵宗
族殘滅繼嗣絕祀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
熹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
中越人以大聚出而立之故曰運由此觀之
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言于運也運由此觀之
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為也
子通孔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
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蒼年而
田者爭處境墉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濟
一口濟南歷城山也境釣於河濱蒼年而漁
者爭處湍湍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者告語滿
少魚之處也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
四流鯁魚之處卑境為草之單當此之時
口不設言手不指麾不指麾不安有所規也
也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神若神化

使奔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
人志王天下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
哉道不通之謂也夫能理三苗朝羽民時所放
萬民萬民之民使之朝者德以傳也從裸國
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
行者乎行者在南方為所入也從化也
仁化仁化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
心化之為大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
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
為也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
之所為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
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宜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

太尉祭酒 許慎記

原道訓下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百事有所
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
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天解也
之解故也言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強弱也
勝心虛而應當也所謂志弱者柔也安靜
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應動不失時與
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應和是
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賤者謂公王侯伯諸
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基始也託小以
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
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以弱能也所謂
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杆難力無不勝敵
無不渡應化如二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
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
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
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勝夫強者能
也者同等也至於若己者則等不能勝柔勝出
也古強之為小也道家所不貴也

不能復得道家所素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
故曰而以素也也素約虛而恬愉者萬物
而柔弱者道之要也也約虛而恬愉者萬物
之用者得萬物由之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
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所
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
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也九野亦如之矣
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
無根也懷雲天地為道關門之門穆容隱聞
純德獨存類也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
用之而不動動也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
焉無形道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於無
味而五味形焉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
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人也實財也天下
為之罔則名實同居實也名也一曰仁
義之功音之數不過五微明也而五音之變
不可勝聽也變更相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
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變也色之數不過
五青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視非常
日觀於常是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

言在中央聲之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
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
中央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淡
味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
海也道一之解際天地也解也解也解也
全也純今若橫橫在石而未割其散也混今若
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也
不動也澹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
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也百事之根皆出
一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
後而先通之是故至人之治也至人掩其聰
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千公正去
其誘慕除其嗜欲約其所守則察機也察其所
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機也察其所
求則得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
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
度循軌執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修
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以憂悲為失
好憎者心之過也者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
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曰過性當清靜人
大怒

破陰大喜墜陽相濟破陰者陰也陰為虛水積陰
於上積陽相濟薄氣發痛驚怖為狂憂悲
志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者欲
不載虛之至也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
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能此五者則通於神
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
百事不廢外情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
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
其意筋力勁強耳目聰明踴躍而不悖也
堅強而不贖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遠處小
而不過處大而不宛在大能小其魂不躁其
神不燒躁也躁也躁也躁也躁也躁也躁也
恬淡清靜也寂漠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
無窮變無形象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
景響應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
忘玄仗道也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綽
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易是謂
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
遺者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

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于富貴而在于德和之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此道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宮殿也游雲夢沙丘雲夢沙丘皆楚之遊獵處也之大臺耳聽九韶六瑩九韶六瑩皆楚之樂也口味煎熬煎熬謂炙肉也芬芳馳騁夷道夷道謂夷蠻之道也釣射鵠鴈之樂乎鵠鴈皆水鳥也也長驅騁身其形似馬此言馳騁之狀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此言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得道而肥得道而肥謂得道者身體豐腴也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二廟無所復思故肥也此言得道者身體豐腴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此言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是故其為曜不忻欣此言其為曜不忻欣遇制也其為悲不慨慨此言其為悲不慨慨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抗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此言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抗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自得也此言自得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此言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也此言也惟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此言惟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之人猶以此為不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此言之人猶以此為不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樂至也夫建鍾鼓列管弦席旃

茵傳旄象此言茵傳旄象也此言也歌比鄰靡靡之樂此言歌比鄰靡靡之樂也此言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此言陳酒行觴夜以繼日也此言也天逐狡兔此其為樂也此言天逐狡兔此其為樂也也此言也所誘慕此言所誘慕也此言也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察其所以不得其形此言營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也此言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決于骨髓此言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決于骨髓也此言也不居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人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此言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此言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此言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也此言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此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此言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其志遺於天下也此言所以然者何也因其志遺於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此言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也此言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此言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此言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也此言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此言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也此言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此言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也此言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此言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也此言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

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得海裔讀焉單之聲也馳要襄建翠蓋弱之機單蓋以單單則鋒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周武王上之樂耳聽泊即奇麗激珍之音激有激接於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衛會聲平公就新聲使師延衡之浩樂也結激清楚之聲也俗樂夫結激清楚以聲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死園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豁谷之間側伏隱于榛薄之中榛薄曰榛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寬牖採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曰環堵其小也編蓬為戶以一方一丈故破貧蔽陋條桑條以為元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雪霜瀟灑浸潭浸潭蔣蔣之貌也浸潭之湖以生蔣蔣實者蔣實也其末曰蔣胡讀蔣之維源讀校之校蔣讀水菜之聲也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悵怨懟懟懟病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

淮南鴻烈解

有以通于天機機發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啁啾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變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惟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難有偏度不復更離故曰有不不易之行者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憊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為憊也處高而不機機危持盈而不傾傾覆新而不初初久而不渝明也渝變也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即猶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新藏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名也是故不以康為樂康安不以憊為悲憊也

卷二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絞繞絞繞貞姦絞繞行燒動之為也蠕動蠕動蛟作蛟讀為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眩眩能視瞽然能聽瞽然能聽形體能抗抗讀和而百節可屈神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不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踴趨堦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踴趨也人謂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神失其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

一一

淮南鴻烈解

卷三

The four line graphs show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agreement with the state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mo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 x-axis represents the level of agreement (Strongly agree, 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and the y-axis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0 to 100). The four graphs represent different groups: 'All respondents', 'Those who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and 'Those who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The 'All respondents' graph shows a peak in 'Agree' at approximately 65%. The 'Those who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graph shows a peak in 'Strongly agree' at approximately 85%. The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graph shows a peak in 'Disagree' at approximately 75%. The 'Those who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graph shows a peak in 'Strongly disagree' at approximately 85%.

之有餘以陳計之故有餘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所也也志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維累焉為矣也抱其志德而累其德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根本故能連千枝萬葉以少正多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也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負者履大方言能戴天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大言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能與日月明也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歧躍之術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揮挾提桐世之風俗上下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微妙猶細小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璫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

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弊猶難持也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性也以利害為塵垢塵垢猶難持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帛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帛琬象之聲其神玉帛琬象之聲下降者清登千仞之谿臨峻之岸不足以消其和言滑滑和而通也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鍾山在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軒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軒自勝以下輕以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言其迅也毀譽之於已猶蚤之一過也夫東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雜處玄冥而不聞休于天鈞而不偽偽原也天鈞北極之地能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之孟門山名太行風皆險塞也唯體道能不敗滿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

太石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王北土塞關也石澗深難飛狐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也魏闕王宮門外書於策也魏闕王宮門外連方心存王也一日心下巨闕神內字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貴富而無卑賤勇者忘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樞萬物群美萌生若元氣之化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散六衢設於無垓站之宇設於無垓站之宇於已也非有為於物者不為之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

兩靈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
和也父母天地間德也和氣也道是故槐榆
與槁桮合而爲兄弟言道德能化有苗與三危
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澤時不照皆三危在西極上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

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園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程也其術兼愛楊非樂摩頂施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楊也申申今性行貞剛汝射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高利削高者魏公孫臏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猶蓋嚴臣聞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橡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木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鑄讀如噴視之視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泥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踈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

于無圻通貫無形秋毫虛符已有形故曰無
無圻秋毫之微虛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
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襲微重妙挺
洞萬物端九變化隨能天地之間何足以論
之道所大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報亦
雲臺之高隨者折脊碎腦而蟲蠹適足以翔
翔臺高際於雲因曰雲臺也蟲蠹微細
故曰翔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
蚊虻同乘天機蚊行曉動喻機天受形於一
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
也類形象也未有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
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
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曉明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
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
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
所載載行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所立於
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是故有真人然
後有真知知不詳故其所持者不明庸愚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天積惠重厚累
憂襲思以聲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使知之
所訴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

君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戶國經世決聖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附九家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于虎狼之外而消挫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尊以剗剗雜之以青黃鈞刀也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

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按三泉上爭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圖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數目馳也虎而小一日仙人名也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妻織女天地之問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四

勢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勢四

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管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燒煩也營慧米索名利者也故曰有求於外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暘者望冷風于秋天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柰木色青柰木苦堅木名也以水浸之正青用光眼偷人目而贏瑜蝸曉中翳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而贏瑜蝸曉曉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駭動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蹠之涿無尺之鯉涿水也涿水清延福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也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裒之者耶無裒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也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澗之域溷澗關

言無虛之貌而徒倚于汗漫之宇徒倚猶汗漫無與汗漫期於九域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吟崖之際提挈舉也景柱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吟崖畔界以以為名也故聖人呼吸陰陽

之氣而群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旁薄為一而萬物大侵侵是故雖有界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則治化自行故用之雖有界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界也謂能射十日也但有大風殺帝而九及世之變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皞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詠其德含靈其和氣未布也故施施頗烈被其德澤順然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明而未也昧昧欲所知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襲也也理法也熱形也言因九提挈陰陽燔煖剛柔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燔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

條貫也貨位於此萬民雖睢盱盱然莫不鍊身而載聽視睢盱盱然莫不鍊身是故治而不能和也下棲達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澆淳散樸雜道以

偽儉德以行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巧言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墨也聖聖羅術也徒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爲衆博學羅術也徒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爲衆鼓舞綠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鼓舞綠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絃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離離備離離備離離無遠際之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鑒備離離無遠際之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鑒納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曼衍於淫荒之隙而失其大宗之本隙而失其大宗之本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聖人能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近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遠廟而覺於寂寞

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摧德懷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摧德懷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燒振鑊物之毫芒招燒振鑊物之毫芒摧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摧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

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也始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舉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矣大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肖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飛羽浮芥也孰肯分然以物為事也孰肯分然以物為事也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以其靜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

淮南鴻烈解

卷四

一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天文訓上 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誌

告一人故曰天

天墜未形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

洞瀾瀾無形之貌洞謂提洞之道始子虛索虛

索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也四方上下

也漢垠重安之貌也清陽者薄塵而為天

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

易重濁之凝濁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天地之襲精為陰陽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為

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大

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者為水水氣

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

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

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於

子孫任智則以強故與顓頊黃天柱折地維

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言地東南傾

西下也此先言傾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

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

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

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

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

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雷動也激

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

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

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微也

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月者陰之宗

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蝨騰

也應龍若物無少陰氣火土尊水下流故

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

萬事之章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金也

取金於下以火水之則燃得火也方諸見月

則津而為水方諸陰逐大蛤也熱者拭金熱

則津而為水月盛時以何月下則水生以

望受之下水故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

屬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

也麒麟關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彗

珥絲而商弦絕如金精竭表裏見故曰珥絲

一日并絲於口商音清貢星墜而勃海決星

張細而應故先也

雲星也又作字星墜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

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綱枉法今則多蟲螟

食心口煙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今不收則

多淫雨則久雨為災四時者天之吏也日

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期會虹蜺

彗星者天之忌也彗星也彗星也彗星也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名實沈者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柳七星
之分野東南方曰陽天東南純乾用其事故曰陽天其
星張翼軫翼軫一名鸛何謂五星東方木也
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其佐句
芒執圭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

宿通宿廣平錫已實錫實未錫成謂太陰在四角二十八十六三四十
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月行十二分
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
而周編周變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
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

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一名融爲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
 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
 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
 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
 涼風至四十五日

星名也太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圃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群神之闕也門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鳥主猶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之山極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鈞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德也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也西南為背陽之維背陽也於西方自陽復陰故曰背陽之維也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也西北為蹠通之維蹠通也於北方自陽復陰故曰蹠通之維也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

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刑殺也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洩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黃土之精也陰而也石精蟬始鳴半夏生桑葉盡蟲不食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桑葉盡蟲不食駒犢鷃鳥不搏黃口五月鷃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曰陰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街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

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街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正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十六分度之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黃鍾十鍾者水也陽氣聚於十五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應鍾十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加十比應鍾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加十比無射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無射加十射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言陽氣內藏於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言陽氣內藏於功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鍾六月也言陽氣內藏於功故曰林鍾也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言陰氣內藏於功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

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
洗新也陽氣養生去姑洗三月也
故收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
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
濟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也萬物去加
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
律也義也言陰陽發加十五日指丙則
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也
大呂所以配黃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
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
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
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
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
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
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比鄰音比蕤賓加
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
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曉通之維
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
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

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
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
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
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蕭麥亭歷枯冬生草木
必死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正
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
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等
皆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
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
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
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不移十
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勸至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天文訓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
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安
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安
道一八禮好重壹一升果飽遠候時人歌之曰
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
紀時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下得三合為五故曰合氣而為音音數五也
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
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
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
之二十六作八或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
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
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
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明冬至之日則歲遠六
日終而復始連六日今年以子冬壬午冬至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也東方七十二日
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也西方七十二日

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美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狀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

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七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為和

和從聲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終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制分葉定葉定而未熟葉未熟也葉有虎之稱古文作也律之數十二故十三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之數十從日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體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

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生謂上下相太陰元始建子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遵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復太陰之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鵠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已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閼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箕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

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寶瓶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涇離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昨作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閭茂歲星舍箕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敦牂國情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寶瓶參為對太陰在寅子刑德合東方官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

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來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言日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室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其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與鬼四柳十五七星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以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青室東壁衡奎婁胃昂

畢觜宿萬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衡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秋則

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冬則欲猛毅欲脩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

剛強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哀十二歲一康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哀十二歲一康

秦辛酉夷壬衛於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

晉己衛午秦未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

母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

因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比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獸日獸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

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巳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鼓行咏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

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六甲
六乙
六丙
六丁
六戊
六己
六庚
六辛
六壬
六癸

亥水生室
子水壯虛
丑金老牛
寅木生室
卯木生室
辰土生室
巳火生室
午火生室
未土生室
申金生室
酉金生室
戌土生室
亥水生室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歲早水晚旱稻疾

蠶不登也歲起言萬物歲早水晚旱稻疾

單閼之歲單閼止也言陽氣止也歲和稻菽

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物通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執徐舒也言伏營歲早早晚水

小饑饑開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禾兆

萬物皆生枝布

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

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已在丁曰強

國在丁言萬物剛

敦牂之歲敦牂物皆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

疾菽麥昌木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若離

在戊言仲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若離也

協洽之歲協洽和洽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

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地曰屠維

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維離也

涒灘之歲涒灘大難備也言萬歲和小雨行蠶

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

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作鄂麥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

登菽麥不為木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在辛言萬物就成熱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掩茂茂昌歲小饑有兵蠶不登

麥不為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也

任萬物故曰玄默也

大淵獻之歲大淵獻也言萬物終於歲有

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木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敦敦也言陽氣歲大霧起大

水出蠶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

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赤奮若之歲赤奮若也言陽奮物而歲

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菽不為麥昌民食

一升

正朝一作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

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

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

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

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

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

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

表以為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

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

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

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

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

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

日萬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

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

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

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

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

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

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

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

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

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

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

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

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

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

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

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

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

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

動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上
也故形因
以題篇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地之間九州八極

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

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正南次州曰沃土

戎州曰治土

曰并土

中土

濟州曰成土

藏故曰正東陽州曰南土

故曰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

山太行羊腸孟門

山在今河東恒縣東北所出也

是為西岳岐山今扶風陽縣北周家所

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

是也羊腸山名也說文曰條之居左何謂九

大汾澠阮判阮方城穀阪并陘令疵句注居

膚城皆在晉澠阮今弘農澠池是也

注在屬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阻陽

之東通運何謂九藪藪曰越之具區

都關是也楚之雲夢

一名晉之大陸

之其國也吾子取其原

之孟諸

是也趙之鉅鹿

屬是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

風曰條風

明風

知氣所西方曰飈風

以生也

所生也一北方曰寒風

水曰河水

北限赤水

水出岷山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長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
里也陸徑也經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
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內東西南北長極內等也海凡
鴻水湖數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
名山以息土不耗滅極之益多故掘崑崙虛以
下地極猶手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
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重也崑崙虛中增
城見括地傳此上有水禾其脩五尋上崑崙
蓋崑崙未開也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十五尺三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木也沙棠琅玕在其東東一名在木禾之
西也沙棠秋曰果之絳樹在其南時赤樹
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時赤樹
瑤樹在其北時青玉也旁有四百四十門
十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星旁
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作彭彭受不死
藥器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
一殿曰中殿旋室以故玉飾室也縣國涼風
一殿曰中殿旋室以故玉飾室也縣國涼風
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閭闔崑崙虛門名也

崑崙之山名也樊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
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極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河水出崑崙東北陔貫激海入焉所導積石
山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嶺出
也赤水出其東南陔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水至
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羽
流也流沙洋水出其西北陔入于南海羽民
之南武都焉漢陽或作養也凡四水者帝之
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
之倍今高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
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太帝
扶木在陽州日之所賸扶木扶桑也在陽
州東方也賸讀建木在都廣引之有皮若嬰
黃蛇葉若羅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
而無嚮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
中時日直人上無有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
日其華照下地連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方千里純方千里
有八殯亦方千里純方千里純方千里
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大澤無通大澤無通
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
元澤元澤常山人謂南方曰大夢曰浩澤
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
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凡八殯
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
之東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
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東方曰棘林
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
曰反戶山言其在陽曰之南皆為北鄉戶故
反其西南方曰焦僊曰炎土焦僊僊人三國
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西方白故曰
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中人一曰在目
沙所出也一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北方因水
為名積水也委羽山名也凡八紘之氣是出
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以風雨八紘之內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

淮南鴻烈解

卷七

—
—
—
—

十殺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
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
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
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亥
亥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獲
獲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
麋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
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
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鳥皆生於陰陰屬於陽
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
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
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
夏食而冬蟄也鱗魚龍之屬乾吞者八竅而
卵生鳥魚之屬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
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音家也
鳥無前肥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摩之屬
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也無後肥從後
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
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
黑水宜砥砥則卓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
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濛而宜麻濟水通和

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
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
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八

太尉祭酒 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下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兇形小
頭隆鼻大口為肩金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
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
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充上
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
壯而天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僕
脩頸印行竅通於鼻未猶皮膚屬焉白色主
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綱
乃得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

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禽形短頸禽讀禽大肩
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
愚禽獸而壽意讀人謂蠢然無知其地宜菽
豆菽豆多犬馬傳曰菽之北土馬也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

淮南鴻烈解

卷八

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
離氏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楊桃甘
檀甘草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和丘在
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鶩所自歆鳳所自
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
在脊上耽讀衣之褶也作夸父棄其策是爲
鄧林夸父仰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
而或林如獨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
終之一曰仙人也軒轅立西方軒轅黃帝
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立西方有天下之
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立登保之山陽
谷搏桑在東方陽谷日之所出也搏桑有城
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城國名
帝也咸漬如高商之高陸珠二人在瑤臺也
帝也咸漬如高商之高陸珠二人在瑤臺也
是爲玄王天之桓也詩西王母在流沙之
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
傾金域地無西北塞外也樂民率閭在崑崙
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州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
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所居
者方龍門在河淵滿池在崑崙龍門夏後啓
也玄燿不周玄燿不周申地在海隅海隅孟
諸在沛五諸梁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

屈龍生容華容華美華花容華生葉中葉也
葉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莖者生於萍藻

正土之氣也御中埃天埃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頤黃頤五

百歲生黃金黃金惟石名也中央數五故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

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偏土之氣御中

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頤青頤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

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中

赤土赤土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頤赤頤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

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中

白土白土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磨西方金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也

白磨九百歲生白頤白頤九百歲生白金白色磨石也白頤水銀也西方金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也

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

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中

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頤玄頤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

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中

淮南鴻烈解卷之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時則訓上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斗建昏參中旦尾中

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東方之神治東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律管

酸其臭羶木味酸而生酸也萬其祀戶祭

先脾脾屬土之類也動生土故曰祀戶祭

風解凍陳蟄始振東方之風也動生木故曰陳蟄始振

魚上負米獮祭魚是月之時獮祭魚於水邊四而陳之謂之

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七尺服蒼龍也

旗虎也旗也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

水青朱鼓瑟瑟春王東方故東宮也琴其
兵矛萬物鍾地生其畜羊故畜之也朝于
青陽左个以出春今是月之朝天子朝日于
青陽也春今寬和之令个布德施惠行慶賞
省倖賦也省減僭役之勞輕其賦欲也立春
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
郊率使也迎歲春也東修除祠位幣禱鬼神
犧牲用牡祠位壇場牛犧之位也帶上望也
杜尚穡牲用禁伐木春木王當長母覆巢殺
胎天毋彝母卯日天庚子口齊卯未驚蟄皆
驚蟄不驚取毋聚眾置城郭掩骼塗醢合大
聚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孟春行夏令
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行夏令
實仁而用大氣動於上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故草木早落國理也上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飄風暴雨總至麥秀蓬蒿並興春溫仁而
今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限至故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
之故為敗雨不和故雨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霜大雹損稼不和故雨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雅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先放其樹楊也兩仲春
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

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
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陰月萬物去
而生故曰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
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雨水雪止始雨水桃
李始華也蒼庚鳴鷹化為鳩庚黃黃黃也
黃鳥一說謂木也至此月而鳴鷹化為鳩
正氣不驚持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
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鑿其燧火東宮
御女青色衣青朱鼓瑟瑟其兵矛其畜羊朝
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命有司省園圖去桎
梏毋咎掠止獄訟也在此月而省之故也
也止獄訟不用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
養幼小使繁茂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存
之所以慎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存
也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民社也
日不吉故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蟄蟲咸
動魚升也冬陰閉雷伏不發是月先雷
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也金口
木舌為鐸所以報告萬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民也先大數且將也雷有不通者生之疾故
子不備必有凶災有雷電通者生之疾故
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

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端權槩
二十斤為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百端權槩
鑄止也母竭川澤母澆陂池母焚山林皆為
禁母作大事以妨農功故宮農氏之功也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用圭璧更皮
幣也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帶
謂玄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於祖廟
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
來征之令故寒氣強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行春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國大旱燥氣早來蟲螟為害之令故大旱陽
氣早來燥氣強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
氣早來燥氣強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
與農播穀故官舍也古有農在中季春之月
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土生南方月
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
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新姑洗是月
陽春生去故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
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月耕種也鼠
鼯也鼠也鴽也青徐虹始見萍始生也
詩云蟪蛄在東莫之敢指天子衣青衣乘蒼
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鑿其

淮南鴻烈解

卷九

三七

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劒季夏中
有兩刀諭無所主也一其畜牛朝于中宮月
日輪無所生皆主之也
天子朝於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鼈登龜取龜
魚人掌漁官也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鼈龜皆
作是也傳曰楚人獻鼈於鄭靈公靈公不與
公子宋龜羹公于怨祭指於鼎當之而出是
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
也今滂人入材葦滂人掌祀國用也命四監
大夫令百縣之秩易以養犧牲方千里分爲
百縣縣有四即郡有四即故春秋傳言下大
夫受縣上大夫受甸泰甸置三十六縣以監
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
監四即大夫也執常所當出故縣之用養犧
牲也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
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
行祿養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
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列五
色故染采白
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
文亦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以給宗廟
之服必宣以明宣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
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勳衆興兵
必有天殃秋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
實田時以肥土墾也又有時可以殺草爲農
美土墾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效
分時者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
上氣像春陽布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
熟乃多女災丘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
故多女災女災
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
擊四鄙入保冬陰剛殺而行其令故寒風入
擊節鷹隼擊擊四界之民皆入
保守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柞六月推稼成熟
柞木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太尉奏 酒石 許慎記上

時則訓下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申斗中旦畢中斗北方
宿是日昏時中於南方畢西方白其位西方
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
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皞之神治西方也庚
西方其德毛其音商金氣寒肅若衣毛色
也
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也則法也九月陽
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其味辛其臭腥
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
金其味辛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八由門
金其味辛也其祀門祭先肝
其祀之用所勝也一日涼風至白露降寒蟬
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謂之始行戮也
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始天子衣白衣乘白
駟服白玉建白旗馬黑毛曰駟也白食麻與犬
服八風水變柞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
撞白鍾金王西故
左个以出秋令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
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而向堂也西方總章左个
角頭室也居是室行求不孝不悌殺暴傲悍
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也里還
之外郊也

服八風水巽柘火西官御女白色衣白采
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石个室北
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家宰農
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家大也率治也藏帝
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
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未索難
入室詩曰入此室矣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簫帝嘗犧
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官吹
注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兩其命數也
百縣之內之職言百舉全數耳五家為隣五
隣為里四里為鄰四鄰為部四部為縣五
部為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
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
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會
多也度者職貢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刀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服

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是月也是月也
獄刑毋留有罪使伏也青州為伏為收祿秩
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一曰
所養者無德於國其先人又通路除道從境
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
寢廟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軌室季秋陰氣而行夏令雨澤之令
金相干故民軌室故大水大氣故冬藏殃敗也
利也軌室怨仇之仇也行冬令則國多盜
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耗陰使邊境之
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行春令則燠風來至
民氣解隋師旅並興春氣解陽溫故燠風至
為師五百人為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望
也槐也月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危中旦七星中危北
武之宿也月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壬癸水也
也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介也水也
明屬水也律中應鍾其數六成其功萬物

旗順水德也熊食黍與氣服八風水巽松燧
大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北宮
也其兵鍛其畜彘陰閉氣水畜彘朝于玄堂左
介以出冬令介北向堂西頭室故曰介命有司
修群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禁外徙閉門閭大
搜客傳曰禁舊客為害情也有新客搜出
也斷刑殺當罪諸刑當決也當阿上
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也立冬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
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貽義死王事者賞其
賞死存孤寡子孫也勿無父曰孤無夫曰
卦兆以祭吉山於是天子始表命百官謹蓋
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提閉慎
管衛固封疆封門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
飾邊紀審棺槨衣衾之濃厚飾治也數也

淮南鴻烈解

卷十

四三

日。直木不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丁酉霜。

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微
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

雨暴至平公瘞病晉國赤地白雪大一五十
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類至無頭鬼
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也瘞病
萬疾赤地旱也唯聖者能知此無災耳庶
平公德使薄不能堪故為病而大旱也

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
大出無職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
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姑謹
終不肯嫁母以詎家婦婦不能自明竟結
怨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支體也

輕飛羽尚主也葉音其耳名也幽燕謂之
輕飛羽尚主也葉音其耳名也幽燕謂之
主葉之官故曰輕飛羽也然而專精為意
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大也以精誠

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墟虛幽間遠
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

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
自隱蔽竟藏猶見誅害也故曰無所逃

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陽侯波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
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

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

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濟陽公與韓構
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為之反三舍
楚之將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
陽侯謂魯陽文子楚魯號稱王其守縣大夫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
皆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也夫死生同域
本也謂性不外也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

不可有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
官天地懷萬物室虛猶囊也而友造化陰陽

也觀九鎖一和之所不知九鎖一和之所不知
也觀九鎖一和之所不知九鎖一和之所不知
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謂心未嘗死者乎

九鎖一和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

增款歇咆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歇咆
情也歇咆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歇咆
請左傳晏女入相始之始精神形於內而外

論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
而得之故曰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
不傳之道也

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
於百仞之上射者七尺曰仞也而詹何之為
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

也詹何楚人知術者也言其善釣今魚鮪
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
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
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曰酒湛
酒醉而湛者清湛物類相感也

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聃上下機於口故曰
身中正黃連見于外知珥也商西方金音也
而巳或有新故相感者也運讀連圓之圓
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有軍事相聞守則月運出也月運者軍也
下月光中今國畫缺其一而則月運者軍也
身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連歲之故
身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連歲之故

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
萬民及君臣乘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
應微矣日有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木
旱雲煙火降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

旱雲亢陽氣似連火沸大滿夫陽燧取火於
日方諸取露於月一說水大從太極來在人
手非所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
能說知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
地之問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手微忽悅不
爲歷術者不能盡舉其數也
能覽其充說手雖大不能盡其微其充無
形者不能覽得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
之工時也上猶向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
陽同氣相動也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
也言得王武丁夢得哲人使二高其像旁求
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藉故至陰曉曉至陽
於辰尾之星一名策也故至陰曉曉至陽
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
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致化四夷也故
夷無爲焉則親近者使無事焉也欲親近
者當以無事無事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
則近人自親附之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人
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
也故却走馬以冀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
如走馬以冀老之辭也止馬不以走但以冀
冀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
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冀田也故兵車
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也
謂坐馳陸沈書冥宵明傳沈浮冥明與通合

也以冬鏐膠以夏造水夫道者無私就也無
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造水難成之也
行通無私也去能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漢東之國雖姓諸侯也所侯見大蛇傷斷以
藥傅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以報之因曰隋
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以
荆山之石蓋明玉也王卞和以爲石則其
石則其左足文王卞和卞和卞和卞和卞和
石則其左足文王卞和卞和卞和卞和卞和
美玉以爲璧璧則而重割石遂割之果得
王不書也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
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
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主肉
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
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
王孫綽蓋問人也曰衛人王孫綽也後也
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
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
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
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蠟置漆中則敗葵之
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明也故耳目之察
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

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
然之應者爲能有之國有持故曉山崩而薄
落水涸曉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
區治生而淳鈞之劍成越人善治劍也淳
鈞古大紂爲無道左強在側也故射無道動
以貪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成由是觀之
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
遠之則通近之則遠德缺遠去之道反在人
側欲以事求之去人遠也不得其道若觀
儻魚見魚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
將不迎這將應而不藏好醜隨之謂鏡隨人形
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
得之也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自今夫調弦
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
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夫有改調一弦其於
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
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五音調一聲故曰
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音主於一聲故曰
君之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惔若純醉而甘

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大和謂等
齊窮達之端其中通之純溫以淪鈍悶以終
中也不自始出其所宗也伏也純溫無情也淪沒也
若未始出其宗也伏也純溫無情也淪沒也
道字本也若謂大通今天赤蜻青虹之游
冀州也赤蜻青虹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
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
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鯉輕之以為
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自以味長美也蛇鯉
此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雲升合於明朝也
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
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威動天地聲震
海內四海之內蛇鯉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也
波濤曰仞傳熊羆匍匐丘山磐巖虎豹襲穴
而不敢咆咆又况直蛇鯉之類乎風
風之翔至德也德曰風雷震不
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草木不搖而燕雀
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
依健於鳳凰也佼或作說遂至其
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猶飛也一曰

不曰也莫一上一下曰過崑崙之疏圓飲砥
柱之端瀨河之隈在崑崙之上過瀾風之砥柱
水至疾瀾清之還回蒙汜之渚蒙汜曰所出也
為渚渚小洲也尚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
日抑節躡上下也言鳳凰過廣都之野日
也入於神節之地言其翔之廣羽翼弱水暮宿
風穴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
鷦鷯不憚驚伏注江裔江裔不動也地
也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
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
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極子良也所謂御良也
伯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造父上車攝
轡馬為整齊而飲諧容體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車疾
也安芳樂進馳騁若滅滅沒也左右若鞭周
旋若環左右謂鞭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
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若夫鉗
轡銜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
走也但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

絕縱失躡風追躡歸躡及躡失躡
發搏赤日入落索赤日所出也此假弗
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非慮思之察手
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
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欲嗜欲之形於胷中
之以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
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
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
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歲時熟
而不凶凶百官正而無私私上下調
而無尤尤法今明而不闇闇輔佐公而
不阿阿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

也色無盜賊鄰族之人相與以財和何處
吐故棄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
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
妄噬萬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也麒麟游
於郊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皂也
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諸比僂耳之國莫不獻
其貢職也然猶未及虛戲氏之道也往
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也天不兼覆地
不周其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也
獸食羶民也驚鳥攫老弱也於是女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也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此也也鼇足以立四極也足柱之楚謂曰鼇載
山其何也也投黑龍以濟冀州也黑龍水精也
安之是也也積蘆灰以止淫水也蘆
九洲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
止淫水也平地出水為淫水也蒼天補四極正淫
水泗州平校龜死顯民生也背方州抱圓
天方州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也
身而臥也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
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也言民物之積時
止也也當此之時卧倨倨興眊眊也倨倨無思
眊眊無慮

視無智巧也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
其行踴躍其視瞑瞋也倨倨皆得其和
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也馳驅不知所往
當此之時禽獸蛇虺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
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
黃墟也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墟黃名聲被
後世光輝重萬物也使萬物有乘雷車服駕應
龍驂青虬也駕應龍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驂
龍之援絕瑞席蘿圖也羅列國籍以為席尊
車上席也也
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諸道也路之絡也謂
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導游消搖道
鬼神登九天也方中央八朝帝於靈門也靈門也
寔穆休于太祖之下也太極通之大宗也然
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也彰明隱真入之道以
從天地之固然也陰藏也真人真德何則道德
上通而智故消滅也也智因逮至夏桀之時主
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也故曰瀾漫
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藉是以至
德滅而不揚帝道拚而不興也舉事戾蒼

天發號近四時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
德也德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仁君處
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也不為民所安隱
諫直言也也論語曰國群臣進上意而懷當望
無道危行言進也也取合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
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也
參耦比周而陰謀也謀私居君臣父子之間
而競戴橋主而像其意也亂人以成其事
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杜稿
而塙裂也言不謹容臺振而掩覆家臺行禮容
行禮故大文犬群嗥而入淵也言其主故嗥而入
淵也也一說承銜尊而席澳也承銜其尊席入之
言大禍也也美人擘首墨面而不容草也首擘頭也
為容不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也曼聲并編
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
樂也言時亂禮廢不盡在哀樂西老折騰黃神
嘯吟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載勝為時無法度
飛鳥鍛翼走獸廢脚也鍛翼無翼也廢脚無脚也
鳥獸被創也山無峻幹澤無涯水也峻幹美
水時故也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
禾路無莎也如歲歲如歲也莎草名也金積

折廉壁襲無理金氣折其鋒廉也壁文
文壁也壁聲龜無腹聲也壁也壁也
無道不修仁德數占龜腹得古死也詩云
是著策曰施易曰再三瀆晚世之時七國
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之時七國
蘇趙韓魏秦也齊姓田嬰姓羊無姓也趙
蘇趙韓魏秦也齊姓田嬰姓羊無姓也趙
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與蘇秦約從張儀連橫而
為橫故曰從橫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
楊人散大街車高重京街車大轆若其轆
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取其財則以財
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
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人得還反
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錯也在車千里
之外家老羸弱懷槍於內廝徒馬圍轡車奉
饑廝徒馬圍轡車奉
遠霜雪垂集短褐不短褐或作短字短衣也
如今之馬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
道奮首於路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化於
奮身枕格而死格擄淋也格上不得下故曰
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

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劍者扶舉於
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殖人肝飲人血
甘之於芻豢甘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
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
不天於人虐也詭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
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
位天子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
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
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同孫相
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
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諂佞之端
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
言之迹塞淵囿之門消去其小聰明并大通混冥解
張枝體絀聰明大則敬者也大通混冥解
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
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復
夫鉗且大雨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
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嚶喋苛事
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

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
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申中不害也韓
子之術皆為持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
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論小
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論也
過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忻忻然也
猶抱薪而救火鑿實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
不容蘗薄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
○植梓也梓樹也於溝邊因生為條木也所以
於論申韓商鞅之所為法比於梓條也
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
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折潦水不泄
源者源者源者源者源者源者
死之樂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奔月
之樂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
奔八月月中為月精也奔月或作食肉奔月
肉復可生也然有喪無以續之
不死藥以續之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
生也得命在藥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生也故或是故乞火

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勳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精神訓 精神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以題 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

有形生有形象窈窕冥冥芒艾漠闕頌家鴻洞

莫知其門也皆未成之氣也芒艾漠闕頌家鴻洞

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

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也二神陰陽之神也

知其所終極也泊乎莫知其所以止息也

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

乃形之極剛柔陰陽也八極方煩氣為蟲

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骼者地之有也

精神入其門而骨骼反其根精神無形故能

根歸土也我尚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有是故聖

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

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

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適之所居也是故

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

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

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又說一

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三萬物

天地設位陰陽萬物皆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

共生物形君臣故曰一月而膏肓如二月

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

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大外景故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

主目也膽主口膽象口也肝主耳肝象木也

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

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也五行金木水火

九解六方中央故曰九解也三百六十六日人

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

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

之所出肺為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木為

故為雲肺為氣故為風肝為風故為雷

腎為雨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

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踳烏踳猶謂之踳也而月中有蟾蜍蟾蜍猶謂之蟾也月失其行薄蝕無光李淳之薄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災五也

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其地自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面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面氣能專于五藏一事而不外越則腎腹充而嗜慾省矣腎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也襲猶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而不見也故所

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鬱

欲故神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速者其知彌少道說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視而五聲謗耳使耳不聰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傷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夫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亂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何心性嗜慾淫

無命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無以生爲者輕性之欲則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也一也萬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上一道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管吾

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損何益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遺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論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剌矣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已止也言其殺我也不疆求止言不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死而不事治事死而不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感已者已不憎也隨其天資而安之極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之於比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論於無形之中也也論人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聚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之害守其夫造化者之攬攫物也攬攫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無以異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惜也苦濤之家決濤而注之江濤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濤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向空虛實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空虛實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濤水猶濤水也苦濤疾也一說言各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氣也天其死也物化如物之靜則與陰俱閑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形勞而不休則蹶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璜玉也璜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踴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和煬也向大中煬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隣比也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變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虛實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精神也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樊也樊讀芒然仿偟于塵垢之外芒讀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矜抱矣矜抱猶持著者言不以天地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秣秣欲也能審乎物之相難相難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止見事有者

能守其宗故能守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神內精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通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然而往逮然而來謂之行也謂之行也若稿木心若死灰稿木無氣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待不為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綱有待而然然則有以待而然如景之放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營營也廓然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者之大不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視毛嫵西施猶顛也毛嫵西施皆古之美人但目其貌耳聞其聲非生人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類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也有精而不使者有神而不行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五三

名一實無窮也。財之貴不人者心不知也。機
論我命也。猶命危殆不能避而主禍不若懼。
壺子之視死生亦齊。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僂。俛脊管高干頂膈下迫願兩髀在工
子求美人也。僕脊管下貫也。高於項出頭上
也。鵬肝腎也。也通至於顙也。兩髀下在上脇
正負也。鵬讀精神。燭管指天。燭陰華也。管其
時起無之點也。

顧管讀曰。匍匐自關於井。脂水曰偉哉造
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偉哉獨異哉也。造
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竟之道乃知天
下之輕也。澤厚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以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篇并
說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闢之塗。不可
開闢也。學言無不通。稟不竭之所學不死之
師無往而不達。達也。無至而不通。通也。生不
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
旋轉也。天命也。十。禍福利害千變萬紛。勢
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
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
儼儼而況斤鷄乎。斤鷄之類禽飛不能
爵祿何足以槩志也。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

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事二名與字平仲齊公盟諸侯曰不唯養慶是從者也養命雖要
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
而利之故曰臨死地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
路而止之不改其行士也為君伐莒之隊莒
人國之壯其勇力辱敗其行之不故晏子可
可連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
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臣前句每予可不摧不撓不見殺晏子曰句踐何不
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不殖華可止以義而不
可縣以利無利也言不君子義死而不可以
死亡恐也彼則專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
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
公子扎不以有國為導故讓位少子延州季李
賢之諸侯之不偏兒國春秋子罕不以五為
富故不受寶之子司成樂善也宋人或得玉以獻于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王
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子以玉為寶若子我是皆懷寶而不貪者有
其實指首吉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赴鄉納此
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五人為之攻務光
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湯伐桀時陰士也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
此觀之至貴不待爵是也故曰不待爵也
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責非由務光王聞其賢使使者奉金百鎰聘

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時也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侂
 人也是身至親矣而棄之淵是也外此其餘
 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金利此之謂無累
 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
 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
 羞也考竟也故通許由之意金勝豹韜廢矣金勝
 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國王之書也許由延陵
 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矣訟間田者
 桓公公是也信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
 務先不巧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
 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不聞
 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今
 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
 樂矣窮鄙之社金窮巷之小社也盆瓠嘗試
 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
 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藏詩書脩文
 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
 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尊勢厚利
 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使之大者尊勢厚利
 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

下也。天下之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
雖愚者，不肖為也。故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
以蓋形，適情不求餘也。餘也，蓋無天下不
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也。和也，蓋無天下
下無天下一實也。賴今賴人教倉子人河水
常滿也。教地名倉者，以之。今常陽縣北，飢而餐之，渴而飲
之，其入腹者不過單食，飢漿解則身飽而教
倉不為之減也。少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
竭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需，飽
有其井一實。井水也，需也，需也，井家人之
怒破陰太喜陽陽，已說在大憂內崩大怖生
狂除穢去累，漠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滑
目而不以視，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
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
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也，人謂
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
體也。故曰與化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
也。今夫絲者，揭蠶而魚，龍土，絲役也。今河東
揭舉也。蠶所也。中蠶也。青州謂之絲。鹽汗交
有刀也。三輪謂之蠶也。蠶受土，龍也。鹽汗交
流喘息薄喉也。薄也。氣衝喉也。當此之

淮南鴻烈解

卷十二

時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也，三輪人謂
脫針也。言錄人之得小休，息則氣舒多，故喜
也。越越也。無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
疵癢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也。叩也，作
也。跽踞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
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
會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於一會，故知
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
則不可縣以天下。正道不惑，不可示以人
下之窮勢，知未往之樂，則不可畏以死。不
使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許由之貴于舜，則
不貪物欲之利，不墮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
不為猶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
乎？不若其為水也。自無蹠有自蹠，無自
蹠有自蹠，無自蹠有自蹠，無自蹠有自蹠，無
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
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
情哉？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天
情欲無外而能為之外，論極大也。無內而
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論極小也。故曰至貴
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也。言道至微，無出
入於無間，故曰何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
往而不遠，遠也。何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

五五

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
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
欲而不得，性則無有所欲而不欲之情，心有
樂無樂而弗為，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
之樂。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
滑亂。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
也。肆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
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淡也。不原其所以樂
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
也。障蔽也。言也。天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
園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
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
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死，季路植於衛，顏
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

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酷之以為驚故曰直子夏
失明得伯牛為厲子夏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
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
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
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臞
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
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直宜迫性閉欲以
義自防也但宜猶雖情心營燈形性屈竭猶不
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情義以自防故
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若夫至人量
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
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處大
廊之宇游無極之野廊書也登太皇鴻太一
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鴻依也太一
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
而能止之辭欲之能使人無情欲也非能使
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
義而當其責於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
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導蛇以為上看

中國得而棄之無用得蛇大蛇也其長故知
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
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
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
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道
國也晉智襄子伐之先賂以大夫鍾仇由之君
貪開道來受鍾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
其國也仇由讀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
夫仇由之仇也讀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
通於虞以伐就虞公貪璧為殺晉還說滅
運於虞以伐就虞公貪璧為殺晉還說滅
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
而亂四世色曰美公伐驪姬得驪姬及其婢好
齊其甥生卓子遠為殺大子申生而立奚齊
殺適立庶故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
吾懷公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
亂適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殞
政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
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
樂以淫其志其臣余繆不從云云宋適
秦秦伐得其上使此王君者適情辭餘以已
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憲哉五君仇由
齊桓胡王也適猶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
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御者非
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建夏日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六

之表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聖

太尉 祭酒 臣 許慎 記上

本經訓本始也理常也天經造化出
以通篇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為

特和順不違天暴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

推而無故問辭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心在內者志在

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發動而成

不越矩矩故能詞義或作德也行也文大其

于文行快而便于物章也便利也物事也

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易也悅射悅

之悅不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倫和

也飾巧也素樸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

也世所以占吉山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

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

于四時一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雄雌

造化天地也唯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

也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

而揚光五明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安

道也備明也執當此之時玄元至陽而運照

玄天也元氣也陽大也言盛德鳳麟至者龜

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著四甘露下竹

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成也流黃玉也朱

機械詐偽莫藏于心莫無遠至表世鑄山石

求金玉也鑄金玉也

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

殺天麒麟不游胎胎也天麒麟也

卵鳳凰不翔鳥未繁也

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竭也

有餘藏除所庫實也

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

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

為固拘獸以為首則陰陽緣戾四時失叙雷

電毀折電降降氣雲霜不霽也

物焦天霜雪之害不止則萬

舊華曰茂木聚曰

艾野蕪長苗秀草也苗

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房植也

受雀頭著稱者一日時

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菱荷

天若萬華也五采事勝流漫陸離

所錯其制制錫公輸若一曰

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齒

靈夏稿松柏根茂齒皆冬生

三川絕而不流三川絕而不流

故曰不流國語曰

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執

笑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執

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

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及至分山川

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

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

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誅行賞罰

善實可貴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

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言民有

天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五穀不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也懷氣而未揚自冬至到冬陰陽儲與呼吸浸淫也東風俗謂與陽向羊無所生之貌也一曰東風俗謂與陽向羊無所生之貌也斟酌萬殊薄衆宜也付醞釀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論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六合四方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害也害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害明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殊異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感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誣懷機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

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性命之情淫而相脅是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和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事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始也有情也未有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情欲故性善也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膽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耳不淫於聲坐井而歌詠被髮而浮淫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悅也言而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王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仁義本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禮樂本今皆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也

天地之大可以殫表識也殫度也表彰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推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濁味甘苦則撲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遠而為偽矣偽也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也天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有能治之者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有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筆刀之利天知其將滅故為雨粟鬼夜哭為書文所劫故夜哭也鬼或作先先恐見取也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故周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及周鑄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及周鑄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明巧之不可為也明巧之不可為也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三

五九

指異路而同歸玉帝貴帝額項帝警帝先帝歸同歸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凡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也虎曰暴虎無舟而渡曰馮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皆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克亡也故曰莫知其此不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籠聖賢聖人謂牢籠山川出雲而復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調和之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泥無私普泥大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成者類也形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縮也散也入也測深也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化歸於無窮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于有節出八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叙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奪也非

此無道也則四時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準繩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施德於外名聲傳于後世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積新寬而不肆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掖以爲正扶掖也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秉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帝者體陰陽則役所役王者法四時則削所削傳曰諸侯霸者節六律則辱所辱君者失準繩則廢廢而不親親而不親親

而不容行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開四關止五過則與道論反於至真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精泄於目則其視明精泄於目則其視明留於口則其言當留於口則其言當故閉四關則身無患身無患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雞棲井幹雞棲井幹櫟林構榱以相支持櫟林構榱以相支持環詭文回波環詭文回波若水淌游若水淌游

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憾也
故鍾鼓管簫干戚羽旄所以飾喜也最經直
杖直杖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
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
必有其實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
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
人足父慈慈孝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
者不恨有通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恨天下
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脫故聖人
為之作樂以和節樂所以發其思陽也
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樂所以發其思陽也
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
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賢妻
鬻子以給工求猶弗能贖贖費從嫁也愚夫蠢
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潮濕也
傷悼之貌意謂近時乃使始為之撞大鍾
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
求薄而民用給足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
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各致其愛而無

憾恨其間得無憾恨各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
之非強行歟孝子之情也情也情自發於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思慕之心晚世
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
怨尤充肖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被衰戴經
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喪之本也本在古
者天子一轍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各守其
分不得相侵分疆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
爭地侵壞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今之不行行上令者行
○○行行上令者行馬馬之行之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乃
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
有賢者受惡君之時則封社其墓若武王伐
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
也詩云是卜其子孫以代之之賢也天子不
類是禱也滅國諸侯不滅晚世務廣地侵壞并兼無已
姓古之政也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
聖之後事聖也復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
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僕繫曰之毀
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疏千里暴骸滿野
以賄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言兵為禁
不為作不為作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言
亂生也

以計人之暴亂非所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
 淫也樂暴亂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喪者所
 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
 為詐偽佯哀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道孝
 戚而已也
 在喪章
 其親
 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朝廷之容肅
 也父子主
 敬
 變君臣主敬故
 以敬為主也
 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故曰以來為主也
 而義為本術數也陰陽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興親本
 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為本
 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
 義廢也故曰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勅十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主術訓上主術也術通也君之宰國無不用通而致故曰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也

事辨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

下責成而不勞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

諭導也傳相也師若所從取法則口能言而行

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

正進諫其世子時也是故應無失策謀無過

事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

也則進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

賞罰善惡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

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冠也而前旅所以蔽明也

是王者冠也商流前從垂珠飾也下自

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璽十二公使挂珠九

卿無珠六伯子各莊璽塞耳所以掩聰不致

應隨其命數也莊璽塞耳所以自障其主

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

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過所治者大則所守者

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

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

之言欲有所規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也

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

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

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

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通至大非人昔者神農

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宵中言神安靜智

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仁成之心操也甘雨時

降五穀蕃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

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為之新穀祀于

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

寒暑不能傷遠近而入之養民以公德也

已說也其民樸重端慤慤直也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

是故感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

煩者約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山也東至暘谷日出所西至三危三危之山莫

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因國虛虛而天

下一俗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

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

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微彰上下相

怨競今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燭拂其本

而事備其末治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欲以

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拊枕而狎犬也

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水濁則魚噉

政苛則民亂言無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

園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

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

下多詐故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

定知所從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

事之於末譬猶揚燥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

求寒而易贈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為而成塊然係真抱德推誠誠天下從

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

故曰未聞身治而亂亂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

不足以禁禁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

不遇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通也冬日

之陽夏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終日人

使之故至精之像常招而自來

不麾而自往窺窺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
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
卧而鄙人無所害其鋒楚大夫也孫叔敖
年不知其狀也言其賢也楚大夫也孫叔敖
千里之外言其賢也楚大夫也孫叔敖
伐無所害其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
所關其辭王太子建為費無極所逐奔鄭
鄭人救之其子勝在吳尹子西之出師晉
白公勝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而南無宜
不遠矣以報讎子西救之而南無宜
達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
從之以報讎子西救之而南無宜
子西兩難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
也
鞅軫鐵鎧瞋目扼髮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
為治難矣遠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
治國曰以弗治治之遠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
賜孔子簡子欲伐衛使是史黯往觀焉晉卿
聖也史黯也還報曰遠伯玉為相未可以
加兵以其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
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
雖瘠平秋理能得人師曠瞽而為太宰晉
之惰故貴於多言者也

無亂政有貴于見者雖有而大治晉國使無
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師法故民之化
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之從其志意故齊莊
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
杼之亂莊公齊宣公之子光崔杼傾囊好色
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傾囊好色
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登臺不若此其至疾故君人
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
所以底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
感于和鄭忌一微而戚王終夕悲感于憂戚王
秋後微賁賁賁賁車之樂也動諸琴瑟形
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孔子也縣法
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
感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
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
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而論文王
之志見微以知明矣文王原也延陵季子
聽魯樂而知股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

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沉於並世化民乎
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
之雲漢漢水也千星之雨至抱質放誠
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
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情已充
出言以嗣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
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壅塞橫局四方而
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又況於
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
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也
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
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
最首最首扶攬枉撓不失針鋒直施矯邪
不私辟除不能枉撓不能亂德無所立見立
怨無所載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
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夫舟浮於水車轉於
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輶水戾破舟不怨
木石而罪巧拙者若御者知故不載焉
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則惑也德有

淮南鴻烈解

卷十四

六五

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
明而反修其道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
人者欲舉堯而毀桀以成善惡善惡之名人
猶有強知之人耳不如掩聰明而本情大通
之通亦如此也人君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康
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子之
時賜武是生虞夏稱德則聖人之為謀
之財神是也武丁以像旁來聖人得傳說
尹之任國語武丁以像旁來聖人得傳說
嚴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
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
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是
兼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陰陰
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人主深居隱處以避
燁盛閭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
外不知山澤之形惟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
者通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
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
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
不能保也猶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之其

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
故百姓之上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
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舉之不自覺
道負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也臣道負者運轉而無方者論
是而虞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
是故君臣異道則治言相和同道則亂言相
臣亦曰可君所謂臣亦曰各得其宜處
是問也莫相臣兩故曰各得其宜處
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通故曰得其宜也
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
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
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人同其功
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殷夫兼眾人之智則無
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子鈞之重
鳥獲不能舉也子鈞三萬斤也武王
大當舉而不能舉也武王欲其力故舉
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鳥獲不足恃不能
也不特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力強
曰以天下為小故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

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
農然不能使木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
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
數推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
主乎夫戴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父
周穆王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遠是故
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梯梯也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
資而用之也實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
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聖者可令唯勸而
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
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
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
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
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
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
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端則謹按姦邪
無由進矣譬猶方負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
相入也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
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

在上位讓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
鵠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
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
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附所任非其人
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
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
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治之使宜
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
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
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孤玉石而孤瓜瓠者
何也石堅不折不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
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以邪來
者猶以卵投石以大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
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好食者食越王好勇而
民皆處危爭死越王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
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禁
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
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
之此之謂也

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而游者
以辯顯辯行之人以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
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也
治國則不然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
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
業以效其功故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
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君辦事不在法律中而
可以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
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
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群臣公正莫敢為
邪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
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無是以
勇者盡於軍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
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聞而不
明群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
於往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
則犯之邪以黨與非誇上為智者務為巧詐
為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
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
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

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駢騷騷輯天下之
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
焉加今治亂之機微跡可見也而世主莫
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也權勢者人主
之車與爵祿者人臣之鑾銜也是故人主處
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
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
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
殊死不辭其難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
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智伯
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
分為三韓魏趙三分有豫讓欲報趙襄子
殺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趙襄子易貌夫
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
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
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
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
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皆叛哉其主之德義
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

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撻焉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五

太尉祭酒 許慎記上

主術訓下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

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

死是故人主好驚為狂獸珍怪奇物

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

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堊深池

琢刻鏤斷文章絳綵綺繡寶玩珠玉

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

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

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

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

不畫大馬不重不文飾也天子越席不緣

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

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憊

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

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當處人主之

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

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狂獸熊羆玩好珍怪是

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

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賴於天下

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

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

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

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

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者以為舟航柱樑

為楫楸修者以為櫓楫

儒析據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

於難毒

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事者而況人乎今夫

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
能鼓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貴以捷巧也有小智
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
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
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也不失小物之選者或
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
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
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罕而
乃責之以閭閻之禮陳寔之間或佞巧小具
諂諂愉說隨卿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
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也是猶以斧
斲毛以刀抵木也也對旁也對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
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
究而臣情得上聞也百官修通群臣輻湊
也歸若若若之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也
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也法令
察而不苛也耳目達而不聞也善否之情
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

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
不怠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也所
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
也故假與焉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也乘舟
械不能游而絕江海也夫人主之情莫不
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
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也使言之而是雖在
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也使言之而非也雖
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不可用
也也是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
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盡其位
不盡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辭也不責其辭則不然所
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則
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也有言者窮之以
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舉海內存萬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也掩目而視青黃
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也法者天下之廣
量而人主之準繩也也法者法不法也設賞
者賞當貴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

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也犯
法者雖賢必誅中慶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
公道通而私道塞矣也公正也私邪也置有
司也也有司蓋有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也
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
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
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
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
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
此度之本也也一分寸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
十尺爲一丈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
此聲之宗也也宗亦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
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也要約故通於本者
不亂於末親於要者不惑於詳也詳法者非天
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也是故有
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已不非諸人也無諸己
不求諸人也不求諸人也不求諸人也不求諸人也
不廢於上也不廢於上也不廢於上也不廢於上也
民者不行於身也民者不行於身也民者不行於身也民者不行於身也
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

法者而不與用無法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
先自為檢式儀表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令自民
也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
街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胃臆
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某印得於心中外
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而旋曲中
規規曲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
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
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
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
蹠蹻之效止矣蹠蹻孔子時人善蹠蹻楚夫
蹠蹻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
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之分可得而察也
鑑也分毛也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
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
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
如志雖有騏驥驪駟之良藏獲御之則馬反
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藏獲古之不能故治者
不責其自是而責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
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
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
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
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材奇
也非常之材能長卒非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
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
其功勞之下反不顯然故爭於朝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
所以執下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是猶無
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
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制人為人所吞舟之魚蕩
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其大也其居
水援航失水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木君
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
位無所為以守職者以從君取容以無為持
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問智謀反以事

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
且智以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
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
能不任用臣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
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
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
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
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有司枉法而從
風風令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
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
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
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修則人
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割牲而為大
匠斲也與馬競走勸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
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
棄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
為羽翼也資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
為而無好也無所有為則護生有好則諛起
諛諛之人諛諛之人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
子而餌之公棄公諛虞君好實而晉獻以

淮南鴻烈

卷十五

七

王者不忌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也善積即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轂以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流而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能多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贊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

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也桀立諛諂之木也湯有司直之人而立成慎之朝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時雖鼓而食已飯而祭電行不用巫覡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其意以表商容之閭人老于師故其里見而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受命之宗解箕子之囚其意以表商容之閭人老于師故其里見而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

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非義不行仁義不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道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堯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孟賁周大夫敬王臣也其力能舉一手招城門關能亦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也技巧不知人不知其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獄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國於臣顏色不變絃歌不輟然則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禁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

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星其弘五貴其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受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

色不忍智斷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人智之所

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
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少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

故仁智錯有時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

萬民之所容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愚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者逆也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知難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黧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異見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知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以之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脩佳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

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知之人辨慧懷給也懷給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外野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也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蟻蟻所食有掌備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國有以存人有以生也國厚故人遂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是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是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得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身也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

得也未也也近謂本道謂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五

神一

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神二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繆稱訓

繆與之論稱物微類
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負手
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
無所礙推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
其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名事來而應
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
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
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
者過障之於邪關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
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
大川大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
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含於
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
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
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
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

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
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
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知舍往吝即鹿也虞
也幾也幾也就民之即入林中幾
於不知舍之使之不勝知其吝也其施厚
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焉
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
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過
爾尊酒器也過
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
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
人以其所
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載以其所欲於下
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
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
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
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
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
也情誠也
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焉無廢功無蔽財
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如陷
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
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
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求同乎已者

也已未必得賢而來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竟度舜則可使桀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不知此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謂開上之不安不休死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謂乘馬班如難也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山毒也良醫以活人休儒醫師人之困慰者也困也一曰慰性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制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也意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貌精教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怨至焉感手

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誌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教中不可傳中行繆伯手搏虎臣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盡力優而克不能及也能用百人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十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人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舉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思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銘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

閉藏故君子可斯手其所結結要謂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人導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認昭認謂識也不在冥冥之中不可諭於人謂冥冥中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聞也言雖叫呼大語不聞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驚沉禹以從服三苗猶鷹飛鳥揚見揚必遠害也揚必遠害也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難也人之甘甘非正為難也人之甘甘非正為難也

非以才而驢焉往往言驢乃君子之慘但非正為傷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專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易父不能使子不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臣忠父慈而于孝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性自然也我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時也其氏

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勲平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關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木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也於德也泊泊然曰孤鄉丘而死我其首禾手禾穗也而如根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

痛已身焉焉目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傷員羈以臺殯表其閭殯員羈曾巨晉重耳出運曾員

其不入趙宣孟以東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其難免禮不隆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思接而惜恒生故其八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其莫惜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

小聖人為害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躡躡焉往生也往生利意也故至至不容不辭容也故若昧而撫中發非為觀容之也若跌而據作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

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醫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見言人用替者獨關而無為動而有益則損隨之見所以為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曰厚而復生也

學以成輝小人曰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珠弗能見也大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

尤甘樂之者也苟卿善雖過無怨苟不卿善雖忠來忠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莞子文錦也雖醜登廟

先仲相齊明法度者國刑不能于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思而後法備練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芳男子樹之蓋不芳也繼子得食肥而不澤

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南陽縣公臣秋人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成衡食楚公其所在以成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不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

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養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以利奉人之欲榮也以為已也於彼何益聖

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
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
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
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
樂哉忽乎曰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
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長不身道
斯亦不遁人通隱也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
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容也行其上不常就
也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
不信情先動言人君以精動無不得人心也
无不得則無著發無著結若而後快難若結
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
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
而治亂分矣有下喜議而國治聖人之行無
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然
寃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
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者進耕
者日以却耕者却耕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
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
通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其陽也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齊謂
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
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
聲非也謂其絃是也其聲非也而哀文者所
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
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
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
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矩鑿之中固無物而
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
醫駱同材自取焉度或從以治民或以治馬或
以治病則材而各上意而民戴誠中者也有
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
或先之也悅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悅於不已
生於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矜食誠
中之人樂而不悅如鴉好聲忠信之人自悅
如鴉自好熊之好經導引夫有誰為矜
非也春女思秋士悲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
化矣號而哭幾而哀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
拙倭倨佞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
至平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

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
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有
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
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
人君道路不拾遺未耕餘糧宿諸晦首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凡高者貴其左左天道故下之於上曰左之
臣辭也左君道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
之君讓也右君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專也
左臣辭也左君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專也
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
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顛害儀顛害儀
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獄繫而無邪子產作刑獄繫而無邪
辭也而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
辭所窮也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方士無
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
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天堯舜傳大禹
先形乎小也微小也先見刑於寡妻至于兄
弟禰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禰傳也言堯舜禹
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天下服之也
大舜之民以小知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之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子奈何弓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蹠履也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神二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食損義多憂害智食憂開塞故害也多懼害勇勇生乎小人行也變夷皆能之變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美猶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

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法刑
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
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
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誠也
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閭
內失之乎境外閭內亂而外亂而齊桓失之乎閭內
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
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
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
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見
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
武侯武侯名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我力有過必謂之是武侯如
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
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
能成也人之為天賦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
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
我也非我也天所為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
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
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

爲喜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
 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
 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克以天下與
 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
 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
 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
 之不知其碧瑜囊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爲囊土也人之
 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
 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厚腍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
 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
 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
 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
 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棄國與平不食周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善人而福之萌也懸懸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
 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
 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不與楚史恐
 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以趙所獻酒於楚王易魯酒不與楚史恐
 魯酒於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
 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明主
 卿久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

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通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通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彘共彘臣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論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遠去周政至至其政善教未至教未至也夏政行行善政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手太
○十二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孝己王高於達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不能與孝己爭名者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
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勞而不勞通智達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今人貪而弗味孔子嘗人之而己莫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言不足於金石然

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人能導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也如草之從風草上之召公以桑桑上之耕種之時死獄出拘召公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
以千里之地文王不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締結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知古知古者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而後有影形可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燕後者在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速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獲稅之捷來措措刺故子路以勇死衛
之難長弘以智困以術輔周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鸛巢知風之所起成多風則獺穴知水

之高下水之所入則暉日知晏暉日知晏也天將晏靜陰諧知雨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審威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應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眾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濡殺簡公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
雖清濁失和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幾幾危也知象箸之有以偶人羣而孔子嘆偶人相人也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食令奇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治國辟者張瑟大絃絕臣相坐之法卒矣故急懲數禁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聞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之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室至乎澤德彌廣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

近君子誠仁於施亦仁不施亦仁道元為而此而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威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律謂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事也一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謂不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禾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擇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諱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儂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

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戰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卸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神三

太尉祭酒 臣許慎記上
齊俗訓 齊一也 四字之風世之象
理皆混其俗今為一連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後為義者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失誠構構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美平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刀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也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捷也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緡羅紈細也必有管籥跼蹐短褐不完者管牙也跼蹐也跼蹐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鴉鴉也水蠶為蠶水蠶為蠶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陰入陰夫胡人見麋下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彘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則民親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田氏之齊也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君位而代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

以也升故一極國什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可以殺人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于讓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于贖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厦閭屋連閭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九韶樂六英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水尋枝獲杭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音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備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齒音雀不可以持屋雀音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鈎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斧鐵不

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單據半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蟻黑蟻也能與雲雨能與雲雨也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角也不厭薄薄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養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養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櫛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國宜舟陸地宜車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為於淵物各因其宜故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襄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菽九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

焉若風之遇蕭蕭也怒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杭得茂木不舍而穴恒格得墜防弗去而緣水所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里難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威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無藏而不得清明者物或裸之也裸也羗氏雙翟嬰兒生皆同聲嬰兒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驩象狄驩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今三月嬰兒生而徒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淺

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藏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手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手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謂顏回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填璽也正與之正正也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一為是釋衛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

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誑
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戴
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
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
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
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
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
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
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
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通照海內之民哀
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通瞻萬民
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
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
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
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
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趙宣孟
之東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
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曾

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烈君也魯子其
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習以相親越
人挈臂挈臂也中國執血也執血也所由各
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鬻首鬻首也野蠻以象
也象也無人括領括領也中國冠笄冠笄也越人剪髮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
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也今之國都男女切
跼跼也有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
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綸仇之俗相
反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
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
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
遠越王句踐剪髮文身無皮弁措笏之服弁皮
以為爵冠也也相佩也拘罷拒折之容拘
折方也也然而勝夫羌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
國縱體施髮施髮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
必無禮也楚莊王裙衣博袍裙衣也令行乎
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也羊
之裘章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

之謂禮乎禮也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
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不入不迂達而進
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也結執乎遠方之外
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
故禮困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
也併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
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
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
制五絰之服五絰謂三年九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
葵鍾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
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
非不知繁升降還之禮也也蹠也齊肆夏之
容也齊肆夏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
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
鐘鼓感莞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
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義於音非不
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
繁也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
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莫不禮足以收斂蓋藏

淮南鴻烈解

卷十七

八五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施也去
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
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非之非至
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
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
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為寬裕者曰勿數撓撓也為刻削者曰致其
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
而撞之跌柱宮壁柱也左右欲墜之
所墜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
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
子聞之韓子非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
密子者密子子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
過里我而笑是機也機也談語而不擇師是
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
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

小人所自是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
親身疏即謀富而見疑毋親為其子治托充
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
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
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
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兩也無之而不
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此所慕而不能
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
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
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也一曲而辟
小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
若視之見風也便風風而也無須臾之間
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待有為
則幾於免矣近於免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
易為也其體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
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

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
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
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
功也脩脛者使之跼蹐長腰以強強脊者
使之負土負土者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偏者
使之塗偏人塗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
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
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
也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
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博聞強志口辯
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救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
民化神機陰閉閉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
世不以為民業故長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
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所辯抗辭
別同異離堅公孫龍人好分析說異之言
二不可以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
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以為世
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
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

林頌榮原
期皆隱賢意不懷陳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
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
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
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
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
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
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
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
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
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仁上無淫巧其
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
行者相揭以高揭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
於雕琢器用遠於利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誠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僥倖久積而
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
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
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
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
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拊形有

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
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衰世之俗以
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
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淳薄也
析天下之樸特服馬牛以為牢滑萬民以清
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負信漫瀾人失其
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
目芻豢黍稷荆吳芬馨以墮其口墮其口
林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身趨舍
行義禮節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靡沸豪
亂篡行逐利煩淫淫淫法與義相
非行與利相離十管仲非能治也且富人
則車與衣纂錦錦馬馬帷帷幕幕茵茵席席綺
繡繡絛絛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
帶索索啜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
解解札札短褐不掩形而場場口口故其
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
君與僕庸不足以論之夫秉奇技偽邪施者
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

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
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
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
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
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什陵阪
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
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
則思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
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
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
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
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新湖上
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宜則欲省求賄則爭
止秦王之時或人蒞蒞子子殺殺利不足也劉
氏持政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
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
效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干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神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

太清問於無窮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曰子知道

手無窮曰吾弗知也

又問於無為

無為有形而不為也

曰子知道手無為曰吾知道

無為有形子之知道亦有數乎

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

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

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

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

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無始本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

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

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

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

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

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

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

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

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

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

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

微言

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勝也楚見孔子

不應

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留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

謂者不以言言也

不以言爭魚者濡遂獸者

超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

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白公於浴

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

為國法

惠子惠王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

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

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

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則

九〇

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
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
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齊王
齊人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

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
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
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
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而變化也齊
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
稱者材也材不及材林不及雨雨後生也
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本之
也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白公勝
也其材而不分人七日石乙入曰石乙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
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
公入葉公乃發大府之貨
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
九日而擒白公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

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
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也何以異於梟之愛
其子也梟子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
後重闕子曰無郵賊趙簡子之名簡子之庶子

也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
稷忍羞稷子能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
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
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歲十月
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踰隊而擊之知伯
知伯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知伯
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豁豁
缺問道於被衣被衣被衣曰正女形
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
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焉若新生
之積而無求其故言未卒留缺繼以離夷離夷
不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
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使

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
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風
暴兩日中不須臾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
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

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
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
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
勁於國門之關勁於國門之關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
知知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
王蹠足聲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
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
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
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
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
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

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受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受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九四事皆累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非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通官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夫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也舜之佐七人謂皋陶禹契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覓後謂之麀鼠後而覓前謂之麀鼠趨則頻走則頻常為羣登驅驥取甘草以與之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

麀有患害蚤蚤驅驥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謂君術也嗣君應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愛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介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惠分為西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魏之相也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

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虐上下俱極兵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則於千運也地代其大差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千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將任車任車也詩曰我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問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韓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王道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豈父居

邪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
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宣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
子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
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
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
其下有周地因是大王宣父可謂能保生矣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
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
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
天下焉可以託天下受以身爲天下焉可以
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解謂詹子曰身
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言志在於已身心
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
意則已神無
怨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
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
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
杜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
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
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
修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輪
齊君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
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
其人在焉輪扁之名問作桓公曰已死矣輪
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已讀之精也桓公
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
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
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
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歟
于手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
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
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
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
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
其美于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
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于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
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
之徐馮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
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
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
焚其書故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今
尹子佩請飲莊王尹子佩楚莊王之相莊王許
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從也曰昔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也果誠意者臣有罪乎
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
以臨方皇料山一名方皇水左紅而右淮其樂
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
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
公子重耳出亡過齊無禮焉齊公問重耳
以禮之聲負竊之妻謂齊侯曰君無禮於
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
為聲負霸遺之壹鉸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鉸而反其壁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聲負霸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馬果擒之於千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劉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合而城自壞者十人戮于擊金而退之故以軍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義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姓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也若夫其人不可見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頭徹尾也

臣之子皆下林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僇繆采薪者九方堙理人也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屈宜若楚大夫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魯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應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則之徒利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悅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葵感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也曰然感在心何也子韋曰癸感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其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記記水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

之處世不遇有使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喻之子發楚之將軍喻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子發辭不受曰治國主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榮而取其爵祿者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也與大夫期三日二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子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寔方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

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孫叔敖大人老而後於人者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楚果鉤者年八十矣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撻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分天也文王三紂聞而惡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故

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
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地名也在河內湯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
騶虞難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赤金自天
玄玉百工一玉爲大貝百朋一朋也玄豹黃
羅青犴音岸犴胡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囚費仲而通費仲紂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
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臺臺相女
堂擊鍾鼓堂名也以待
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呂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剝孕婦殺諫者文王
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
公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佚而
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
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
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
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神農之問有共工
宿沙窮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
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

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素適其無道
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
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
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
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
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
也願以技偷一卒偷備子發聞之衣不給帶
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
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無幾何齊與吳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
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
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
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
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
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
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
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
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

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
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
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
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
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忘矣忘言
自忘其身
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
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
賢薦薦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
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鄰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
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
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
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令行數千里又數絕諸
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
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
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

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
先軫言於襄公先軫晉大夫也曰昔吾先君
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
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
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
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故老子曰知而不
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
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曰
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珥之所在
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薛公故
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大臣之所制故老
子曰塞其兌閑其門終身不動盧敖游乎北
海盧敖燕人秦始皇不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北方之山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
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淡注淡注水貌而席有豐上
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
下其臂慢然止遜逃手碑碑石也而食蛤梨蛤梨梨也
之方倦龜龜也而食蛤梨蛤梨梨也
盧敖與之語曰唯教為背群離當窮觀於六

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切而好游至長不
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
是子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者蕭然而笑
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
日月言太陽之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
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實與也言其所
不可名之地以虛數而所若我南游乎岡
官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
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
聞視焉無胸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水貌
之際水廣其地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外也
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始於此乃語
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
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
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
弗見乃止駕止其所止極治楚人謂恨不悖
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蟻蟻也
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十寸為尺而自以為
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

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
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固兩問於景景因雨水之精也
也曰昭昭者神明也昭昭光明也景曰
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
照宇宙扶桑日出之所也罔兩曰然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
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無有無形也
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能生物故問果

有乎其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也言我能使物無有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起兵亂因思慮之罪朝而立到杖策銀針上貫願有針以利其口之誠則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其棺也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滿理其形也謂神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鍾謂鐘也上之鐘所轉閉鍾以編簿帝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抱瓦弓絕絃去

含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勞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紼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者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顧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千隊千者衆千四在今應淮出寶劍蓋萬要邪邪邪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船中二千五飲非謂船者船中二千五飲非謂船者曰當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鼓瑟橫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并劍而已余有美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并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焉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倭而使鮀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門者名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故必杜然後能門門墨者有田穉者田穉者學墨者也欲見秦惠王約車中轅車中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啗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子集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
下無維之而欲解則不可也豐水之深
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
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
石上不生五穀堯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
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
亡乎六將軍韓魏趙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
何乎對曰其為政之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
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壁之猶廓華者也廓
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
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
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
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
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在房心
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
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
陽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
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
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銳

文侯觸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
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
為塞重舉白而進之塞重文侯臣也曰請浮君
浮猶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
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
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文侯受
觴而飲醕不獻亦何如不足貴也臣故
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有器焉謂之宥卮
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正顏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也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損而損之曰何謂損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
故聰明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天守之以陋德
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
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

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聞
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
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猶禽恐不能殺
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
塞民於兌兌兕目鼻口也道全為無用之
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替故也
冠者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
著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
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
久喪以重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
深鑿高龍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
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
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神五

太尉祭酒 許慎 記上

記論訓上 傳世間古今得失以道

題以

古者有整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

整頓者 統整謂言未和制冠也 總領 度未展

而統之 如今制家 章反相以爲領也 一統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德也 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予而不

機杆勝復 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古者則紹而耕摩磨而耨 也 利也 紹 申屬

利也 紹 申屬 木鉤而樵拖 既而汲 鉤 申屬

木鉤而樵拖 既而汲 鉤 申屬 民勞而利薄後

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而民勞而利薄後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世爲之未紹 紹 申屬 而民勞而利薄後

武王非制也 禮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行二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 陰陽

治掌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禮義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失道之缺也不

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

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

意得其所以言者言非能言也
之口不放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妙聖人所難得

能言言可道者非道也
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傷

事無由已請以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

屬屬蛇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可至也侗讀挺桐之桐屬讀犁獨之獨也

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

平愚丈之夷狄猾夏未嘗慕之罪蔡叔周

平叔之爵平除之也該管崇之罪公兄也

義流負背也負宸而朝諸侯負背也來戶謂之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

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

卷十九

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或王致書降北面委玉帛之

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自無擅恣

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於大其善也可謂能

臣竊竊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立達其得

人人以其寵位行其神五久其威勢共著歟而

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

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

不權則國事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

○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有文六川

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台也言法制故法希禮

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在其人之德
猶矢射之具也非必中也在其人之德

也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

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
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
可殺耳故爲人者當方而不變隨其時而

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於其宜當於

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

不虛華也工麗氣堅緻也商損
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

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
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繫策銀
而御駢馬也所制馬口中鐵大如雞子中黃
也馬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之治之唐
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
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
法千孫改夏后氏不負言言而般人誓以言
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逮至當
今之世訓非南上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
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
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為高
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
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戰無
別槽柔木牙也無擊無鐵刀也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憺以守隆衝也衝所以射敵
渠甲名也國語曰秦文渠之甲是也連弩以射銷車
以關連弩通一紐以平挽之以刀著左右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
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
今之所以為辱也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
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

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民
伏義神農舜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
階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疆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
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
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
肖者拘焉拘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
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
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
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知法治所
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
亂今世之法藉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
循先襲舊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
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
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
不行也不能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
其所非也言之而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
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

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
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受天地之氣莫
大於和和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果嚴而溫柔而直猛而
仁言剛柔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
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源積陰則沉積陽
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
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故聖人以
身體之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
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濡儒則不
威推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
不令教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
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擅勢私
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掌故使陳成田常鵠太
子皮得成其難難也使呂氏絕祀呂氏
陳氏代之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儒所生也

呂望召公奭而王

縣志
鐘鼓磬鐸置報以待四方之

鏡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

於此之時天下雄雉豪英暴露于野澤
才過千人為勇百人前蒙矢石而後墮路壑
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
仍代之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
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商逮至
暴亂已勝勝暴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
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
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總鄒魯之儒墨
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連九旂
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至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
帝樂也干戚也咸池也泰夏舞者所執當此
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性一世之間而文武
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
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
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
之廣大也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
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
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國之
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家之所以
亡者理塞也理塞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

地以有天下為無十人之象湯無七里之分
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
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
身王不待行仁者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
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
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
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威衰風
先萌焉伯夷太公先見之有威德者謂文王也
史命終古及向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是也
有亡形者雖成必敗紂夫夏之將亡太史
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
亡武王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
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
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
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亦愚無趙襄子
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襄子
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伯仲韓魏之
君國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使張武與韓

經通謀韓魏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其首以爲飲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
王以大齊亡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齊伐
伐之得七十城即墨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故
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
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智伯是道之行也雖
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
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
雖小以爲無傷而弗詩云乃眷西顧此
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
在西天乃泰然顧西土此唯周也故亂國之
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而悔
不殺湯於夏臺臺或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美里河內湯陰是也
美古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若
知所行之非也微令能得仁義若上亂三光
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也失雖
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違人能奪之今不審

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變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養運履，正運至其溺也，則擇其髮而拯。拯，升也。出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梓父視則名君子。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子乎？故溺則拯之，視則名君。同人以請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末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也。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末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末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能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之獨見也。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十五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窮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嘗獨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也。掩其身，故曰不能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持來事憂喜之

微則其知東也知西也知南也知北也知天之氣日月之行數者也此脩短之分也昔者黃弘周室之執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也以其君也私事劉太公故周人恥之至王二十八能自和車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輟焉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蘇秦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頃刻之間為武安君初帶橫策諸侯所不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諸侯故曰之患蘇秦不自免於車裂之患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記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東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也大夫亡也七隸焉曰荆文侯而徐亡是也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鍾而死報怨於吳王夫差種千里之地而無三計之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鍾而死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自知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窺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使天下荒亂禮曰常在小能小不窺也義絕網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蟻也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蟻也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戰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誣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小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周公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政太平七年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以滅爭國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規不可灼也疵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也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水激興波高下相臨

差以尋常猶之爲平多也猶猶以爲平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劉劄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官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管仲輔公子紂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走不死其難不子紂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羞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未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學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鱣涿水也牛蹠中銷也大魚長丈餘細鱣黃首白身短頭在腹下銷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爲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小形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

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豎粟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阻也而爲文侯師師但一日驅市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官魏國之大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五卯齊人也及爲魏也戰國策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道也李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襄李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屈仲子故小謹者無成功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警行者不容於衆好辯人之善稱人之短警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警體大者節疏行有礙者不爲衆人所容也距者舉遠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謂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謂湯武有放弑之事武放弑宣室也

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故曰有暴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管文武而不以責責備於人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賄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五也考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衣光顯若若結之結類也顯若若結之結類也然則天下實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調五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屠牛爲食齊威之商賈齊威之商賈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濟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出于屠酤之肆肆公呂尚也解子累紲之中解子累紲之中所以東縛興于牛領之下興于牛領之下也興于牛領之下

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燧火立之于本朝之上
倚之于三公之位雖大取大於日之官也周
所以後除解也內不難於國家外不愧於
諸侯符執者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
賢者竟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
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
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
用度量之術取人而求賢於朝肆之故不復
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多矣何則
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
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者衆人之
所眩耀也林似象也嫌疑謂白黑之有象也故很
者類知而非知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
仁愚者不能斷利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
仁仁者不能斷利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
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言窮之與豪
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其相類
者唯歐治能名其種良工眩玉之似碧
虛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魯之富人能知玉理
情也不夫其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

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
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燭庸子見
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氏子通利劍
兒易牙溜澗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
矣史見易牙溜澗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
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廉立中不盜刀
鉤未見從道未得行不虛虛辭而不受故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不說改口不計於封侯也故未嘗約而不
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
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
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
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
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
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
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賞少而勸衆趙襄子
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是也王行
善子者用約而
為德行之是也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
襄子圖於晉陽罷圖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
首何也伯來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爭韓
趙襄子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
晉陽之圖寡人杜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
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
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
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
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
蕪倉廩虛困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
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
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
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
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
與晉惠公為韓之職酒之明年也晉惠公長
吾信秦納己之賂秦與兵晉師圍穆公之車
梁由靡和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和
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
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

犀甲一戟六尺犀或作三尺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重者分而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者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失治箭之弊鑄金而為刀刀五寸也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而實賞至刑不濫而實刑不傷善也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諸人孔子相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誅姦人之故也止也傳曰鄧析誅姦而用其刑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易善難不善無欲信仁而已慎其天性其天性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纂弑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皆壯篇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國開藏也纂弑下謀上也矯誣作

人所以犯圜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固其姦邪勤率隨其蹤跡勸者問也無思夫姦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村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進斬首之功功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汲汲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東也勒主問吏而改也對曰吾不見人

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嘉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若樂與射無道術度之有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累其身也荆欬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惟物不能驚也不驚而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捨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佐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弱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在

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恠也老槐生大
久血爲燐人弗恠也血精在地墓雲百日則
也山出藥陽帶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水
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單方狀如鳥青
色赤脚一足井生墳羊土之精也唐李淳
不食五穀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唐李淳
也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
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
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
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總形推類而爲之
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
爲爲上柱大高祖一葬死人者表不可以裁
相戲以刀者太祖射其肘射其肘也讀近枕戶
構而卧者鬼神踰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
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爲爲上柱
者非誠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
何也以爲饗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表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
綿曼常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表者難得貴賈
之物也曼曼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

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
實用也相戲以刀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刀相
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汲血之
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
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其心枕戶構而卧
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
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也夫
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
穢者也離者必病離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
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
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
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
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
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杆者
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
山崇朝也旦至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
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扶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

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
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恩故炎帝於
大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大德王禹勞天下
死爲社禹力謂天下死祀於土之神后稷作稼穡
而死爲稷稷周葬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葬古之謂侯河伯溺人
室葬射中其膝又葬九嬰安宗之屬有功於
天下故死祀於宗布祭因爲宗布謂出也一
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比楚有
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
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
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
汝數止吾爲使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
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
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
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
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
君公之其盜也逃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
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
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既載者救一車
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

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
玦而遂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
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秦亂國之治有似於
此夫鵠目大而睡不若鼠蚺足眾而走不若
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疆
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
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
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
解劍綬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
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
所在而眾仰之夫螽蟴鵲巢皆嚮天一者至
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舉道合至和則禽獸
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神七

太尉祭酒 臣 許慎 記 上

詮言訓詮此也說萬物之指以言其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

太一之神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

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

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

謂及己之性宗同於洞同故動而為之生死而謂之窮皆

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不物之物物物

者亡乎萬物之中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

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

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主不為謀府不

為事任不為智主藏无形行無迹遊無朕朕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係於虛無動於不得已

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

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

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

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

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

人辨明於不刑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

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于闔閭拔劍要

也忌者使亡在鄰國開其之使要難刺慶忌

也羿死於桃梧桃梧大枝以桃木為之以擊

路植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莫不貴

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

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

之彊束射蜚銳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

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

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

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為人性之無以通命之

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

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

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矩矩也未

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

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

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

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

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

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

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威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贏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忌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親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已力一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曹父處卻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者老而從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之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撥法厭持也撥持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手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欽之持舟楫者為近岸為遠岸為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竊不怒

而今怒獨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管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固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愚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又地之有故治
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而事為治者必危
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也福莫大
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也
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道之
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般秦勝公勝而戎
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楚勝王勝諸夏故
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
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
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送將人雖東
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
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城故不為善不避醜
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脩天之理不豫謀
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
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福
福不主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為不善
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
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
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
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

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
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
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
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
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
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
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
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
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
章明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
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
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
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
事不須時治不脩故而多責事不須時則無
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譽焉為
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更責更責事之敗也不
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
執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天下非
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

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
則怨人舉其德則譽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
見其善則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
矣而不與己者鏡也公孫龍聚於醉而背名
公孫龍以白馬非馬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
不察決不熱故曰貨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
故鄭人以訟訟之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國
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
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起始
也以其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
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
掩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
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
賢聖之實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未而可
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
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
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
也非知能所求而求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
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
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
而自治善不章則士爭名利有爭則民爭功

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拚跡於
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
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實幣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
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
反無曰反皆雖割國之錙鍾以事人錙鍾曰
錙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
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
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
與之守社稷敬死而民弗離則為民者不伐
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
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
也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
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
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為智者不以
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
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
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
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
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

憎下之徑僭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
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
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
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
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
敵而簡備自俱而解助神七自負自恃解助一人
之力以圖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
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
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
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
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
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
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
性為衆人勝欲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
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
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
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
相害不可兩立一值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
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
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

道視而不便於性三宮交爭三宮三關以義
為制者心也割座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
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
快也飢而大殮非不賻也然而弗為者害於
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
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
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
在已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癰疽之
與座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
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崑山之玉璫崑山崑山
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
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
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
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
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
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
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
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
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三代之所
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

殺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取也，強取之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已不能使，使人不能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言使人不能智也。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人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可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承，承受也。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性，自然之性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如塵步以其細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

貧也。百姓伐木交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也。直已而足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所生焉。不為賴用之者，爾不受其德，故寧而能文。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于者必多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也。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喜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託，託付也。天下記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遠於事禍，禍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怨人。怨，怨也。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狂生，狂人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者。天若地何不覆載故舍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激，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奇，奇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不視，不觀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備，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損趨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符檢，符節也。行所不得已之事。不得已，不得已也。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焉哉。豈，豈也。不得已而為者，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恨心者。恨，恨也。善博者不欲平，博者皆無有恨心者。平，平也。意捉得其齊，意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數不在於欲也。欲，欲也。駒者不貪最先，駒者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

微音之中有明聲而以微音故仁義智勇聖
名之者則音微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
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仁義智勇
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
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謂
適相似以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
大熱與大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
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
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翟藿唐之先
出於翟與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從生
尊尊也樽之上玄樽尊尊也樽酒器所從生
魚祭組上有豆之先春羹大羹不調五味
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通於口腹而先王貴之
貴之所祭宗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
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
地坼水凝火弗為寒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
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
也可變於大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
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
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
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
時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之

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遠而求舍時之去不可
追而後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日
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
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樂道而忘貧故利不
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素而能樂靜
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
至於荒芒爾遠矣荒芒荒芒上已生以前至
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殆矣已身死之故
憂長以數難之壽壽難也人一生子後憂天下
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涇而益之也憂三千歲
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涇而益之也憂三千歲
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
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
君子為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
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
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
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
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
感知命者不憂憂命者之主卒憂其散於曠野
之中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神貴

於形也以人神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
形體不心以形勝則神窮神窮則神
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神安而身全
謂之太沖神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无形象地出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悛悛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呼而比雷電音氣不戾八風誼伸不獲五度後說也五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實萬物百

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不究沒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莫不順比道之沒洽得渾渾纖纖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也格的也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擊鼓之日素行無利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轡不發轡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也甲不離矢月不嘗血朝不易位賞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貴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衆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關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片園要遷者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提梓招杆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得其愛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戚之所加若崩山決壑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

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隨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搗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鐸相望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抱綰而鼓之也白刃合流矢接流血屬勝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擯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也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也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

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
謹海陰爲賢除動靜時更卒辨兵甲治正行
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尉所以前後
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登斥不忘遺斥有所見
此候之官也軍使也隨路坐隨道也
行輜治行輜通賦丈均賦丈均平處軍輜井
電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官也收藏於後選
合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與之官也與與也
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
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
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
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
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
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
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
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
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
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勝
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二水名北繞潁
泗泗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襄鄧巴蜀鄧
以爲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
縣之以方城縣也山高阜雲駘
肆無景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
革犀兕以爲甲冑革犀兕短鐵短鐵爲前行
積弩陪後積弩陪後錯車衝矛疾如錐矢錯車衝矛
以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
地東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計衆中分天
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懷王北畏孟嘗君皆社稷之守而
委身強秦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
二世皇帝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
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
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匿也
與萬衆之隔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宮發閭
左之戍左之戍收太半之賦收太半之賦
而稅百姓之隨遠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遠
然若焦熱燠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
相憐相憐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據臂袒右

涉險人也涉險人也大將帥大將帥爲大楚而天下響應
當此之時非有甲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憂而爲矜憂而爲矜周雖鑿而爲刃周雖鑿而爲刃
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蟻
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拔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猶怨在於民
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武王伐紂至汜而水泚
大順水也至共頭而陸大順水也至共頭而陸
出而投殷人其柄出而投殷人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踰難
之賞而後無適北之刑白刃不舉拔而天下
傳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聞
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
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德德
積而民可用怒奮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
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悍則
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
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貴
不爭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

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
十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
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戰兵
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寡力敵則智者
勝愚者作則有數者會無數凡用兵者必
先自廟戰主執賢將執能民執附國執治言
積執多士卒執精甲兵執利器備戰便故運
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
形峙者天下訟見之有屬籍者世人傳學之
世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善法也所貴
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
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應也智見者人爲
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
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
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
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彙蟻振風
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也也當以
生繁死以盛衆衆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
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
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

意與飄飄往與忽忽莫莫知其所之與條出
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
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
鐵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
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
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
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兵之聲疾雷
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鈴
擊鼓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
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
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
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
不廢澤崩地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
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比力
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
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
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
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
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次而動將無疑謀卒無
二心動無隱害口無虛言事無實試應敵必
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
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挽北心不專
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良
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
之足所馬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
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
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
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刑不戰守
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
之機國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
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
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
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踞見却笠居也却笠居
羊腸道羊腸一發弩門其門可入而不得出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
勞倦怠亂飢渴凍餒推其捨捨其揭揭揭
也揭揭欲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謀人軍之
間也

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撓排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無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爲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後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窺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窺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朴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

應獨盡其調了後盡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右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遂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輟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維衆多勢莫敵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蟠乎黃虛之中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冠下擊填填之旗填填旗也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之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罟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操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躁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厥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挫挫挫萬人之更進也不如百人也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臺以升勺之汰而校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盞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之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求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

淮南鴻烈解

卷二十二

—
—
—
—
—
—

強為之以飲而應之以發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實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辦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當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改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實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王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

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使飢寒故其死可得而重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隆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久其三豈國雖果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復子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芋敦六博敦者投高臺兵猶且強今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隨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使

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速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監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窕實實執知其情發必中諺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捷捷通動靜之機明閑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殲考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將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鵠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人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正之相應者水火金木之代為

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又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擄巨旗擄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贖不相越凌翼輕邊利翼軍之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備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爵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竭也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祥者也鎔鐵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幹者也充幹對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

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密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渴勞倦怠亂恐懼窮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隆則用弩隆可以手弩以為器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者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不服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闕虛則走威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樓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此也

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僥倖遂過僥倖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天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介鬚鬚也設明衣也明衣也於闕實故言明鑿凶門而出此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神九

太尉祭酒 許慎記上

說山訓 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

為題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粗於陽故魄問魂道也曰以無有為體道無形以無有為體也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有無之形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道之可待而知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可待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道之可待而知也

以喻道而非道也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乃內視而自反也

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今汝

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

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

愚物故大惑也人莫鑑於淩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淩雨雨潦上覆也澄水止水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故得千歲之鯉也曾子至孝遠親喪悲來攀援柩車而輓

止也曾子至孝遠親喪悲來攀援柩車而輓

行輪輶輶者車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人

而少也其母聞已人行歌聲感之至也鼓瑟而

淫魚出聽其母聞已人行歌聲感之至也鼓瑟而

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頰下似鰐鰕魚而無鱗出江中也百牙鼓琴

駟馬仰秣仰秣謂馬食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

垂泣介子推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推也

其所有者介子推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推也

山而草木潤故能潤澤草木也淵生珠而岸不

枯珠陰中之陽也有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蟻一名上食晞燥下飲黃泉用心一也也

之深也一情專也清之為明杯水見年子

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

龍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道貴無為故治也

有為也故治有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

治者常載為者不能無也為者不能無也為者不能無也

靜無為故曰不能無為者不能無為也行清

立其功也故曰不能無為者不能無為也人無言而神

無言者道不言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道能化故神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言而神者無道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則傷其神之神者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中者謂鼻耳也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所無用也 以為不信規續與竿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成音也 故曰念慮者不得卧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展轉伏枕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寐寐永歎 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抑太合慮非真真無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合慮則與物所止矣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若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治所用者非其言也 用所以言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也 用所以言者 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其詩也 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而不可使長 其色縹緲能勿人言長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人言也 不知所以長言教令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之言故曰不得其所以言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生迹者也 循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利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自為長主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之也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斷也 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籠宋元王在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籠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到以卜故曰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能見夢元王而不能 四方皆道之門戶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自出漁者之籠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也在所從聞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御可以教刺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不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運故近在五步之內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法也 言不曉射故不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知易去參天之法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猶越人之射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不可以乘陽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新至晦則盡故曰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陰不可以乘陽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先也 是陰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光也 是陰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鮫魚之口是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之是以能上之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膠而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漆入膠亦散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莫相愛於冰炭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本還為土故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日愈其立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反水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宗本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秦山之容巍巍然高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形去之千里不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見埴堞遠之故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大不可以為外矣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可為外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莫知而止伏性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揚舒緩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腰無內無外不匿瑕穢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而濡望之而隨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順善以安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其身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天下正無所阿私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捷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劫之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子罕之辭其所不欲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欲所欲不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策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於桓公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衛之罪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文侯見之反披表而負芻也 有言者則傷道 道不實言無

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解者而能此
 皆微恥可以觀論者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
 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
 其天器者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

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
 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
 中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
 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不救要故難復處
 皆謂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

坐沮舍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路執獄牢者
 無病執主也罪當死者肥澤無病計決心之
 說治當死者罪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
 也心無累故之累精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
 神不耗故多壽也

故無病也治正性神內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
 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內手善閉
 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淳于髡之告失
 火者此其類淳于髡也告其隣實將失
 夫大言者不為功大言者不為功大者焦頭爛額為上客
 人教以清入濁必因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

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惠
 則拔之子行善亦如也天二氣則成虹地二
 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二氣則成病正氣干
 成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
 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相兼也善射者發不

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善釣
 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
 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
 鐘音充大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物
 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

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紫芝生於山而
 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植無慈石能引鐵及其
 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水廣者魚大山
 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德猶陶人為器
 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速也操請

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蠅應於下同氣相
 動動不可以為遠月或則羸蠅力故曰羸
 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雖於下月陰精也羸
 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挽而
 呼狗欲致之頤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

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也剥牛皮鞞以煮鼓
 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
 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
 若走於澤於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
 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

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
 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馬服故不
 子墨衣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
 炬為人保者不敢畜噉狗人也不敢畜噉狗
 也雞之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也

鳴也以無知謀不能免於鼎俎以
 喻將軍當五材不可以無權請山有猛獸
 林木為之不斬國有禁蠹蠹為之不采
 也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為墨而朝吹
 竿墨道尚險不好樂欲滅迹而走雪
 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

夫聞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
 愚無失矣是故不同子而可以成事者天
 下無之矣和求美則不得不求美則美矣
 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求醜
 有美名矣故老子曰欲數與無與也求醜
 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

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故以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
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
以爲抗抗中徒狄人也人也不忍見弦高誕而
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
行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
爲常人有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也
也百舌之聲故曰百舌也以
喻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
脂之戶也言其不爲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
語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多耳目
也少言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
一人舉而趨抗舉也浮舉也百人抗浮不若
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人兩
縣六人故謂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
弱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
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
水濟水能能食之是謂同故不以相治異謂
齊君之可齊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
可以成千年之松下有夜苓上有免絲夜苓參
而無根也免絲生其上上有叢蒼下有伏龜聖
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
文非儒也好方非賢也好馬非驪也知音非

賢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
此六卿者皆善之而未統無所披甲者非爲
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
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
言相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
殘林木而廢故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
殫故澤失大而林木憂憂見上求材臣殫木上
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
言若綸綸大上有一善下有二舉上有三衰
下有九殺殺殺皆喻喻也傳曰上之所大夫
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危也長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士爲周知
遠而不知近近謂其也畏馬之辟也不
敢騎旁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
利也空不孝弟者或晉父母生子者所不能
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
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村是會之玄孫
者趙簡子伐之故入竊其鍾然有聲懼人聞
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悖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

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
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
在解之中夜先針而後縷可以成惟先縷而
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
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有也上曰幕故曰惟
也葉土龍也始一簾以上於染者先青而後
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
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循此所先
後上下不可不審審水濁而魚殫魚短氣黃
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故國有賢君折衝萬
里伐故能折衝於遠敵之言賢君德不可
敵不敵至也觀文侯禮下段千因媒而嫁而
不因媒而成媒人因媒而嫁而
親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遠不合行
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迩人遠海水雖大
不受鬻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燄取水方諸
不此不得故曰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
倖之手而愛己之指倖讀詩憐其栗之端
巧人不能以倖巧故食其手也謂不愛江漢
之珠而愛己之鉤故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已得

集無能需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此其至本
有濡也失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濡
唯止能止眾止止猶失止乃能守物一日止
得已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
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
龍以求兩芻狗待之而求福本猶得待芻狗
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能而雨而得食故得
新得食而雨者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
往徒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
鄉壁若樹荷山上本曰容其根曰其華曰
○美其考曰美其考曰美其考曰美其考曰
秦言胡而富火井中標釣上山揭斧入淵欲
得所求雖也方車而蹠越乘將而入胡方出
楚王有白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楚
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其
楚王之臣養姓訓張矯直擁抱號有先中中
者也有先中中
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
時時謂來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

責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形之君現
而眾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
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
使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立然後中恭然
然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
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恒殺者民之命是以
故曰必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李
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
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
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
直順其理而從之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眾曲
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
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達直
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殺太子申
害此其眾議成林無翼而飛生林無翼而飛
以人為信也三人成市虎
市非虎也而人信以為虎一里撓推撓弱一
能屈信者人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

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水居之蟲不
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
水中之故曰不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
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約
至不去沒溺而死故曰信之非也
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
者子之出母非孔子之上名白仲尼曾
其出母乎只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者先
君之所失道從而陷道汚穢而汚穢則安
不又出母乎自子思始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
問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
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
若知常復作玉杯有玉杯又有象箸則曾以
勝以極其侈故箕子為之號泣而哭也後世
偶人墓而孔子嘆必用殉故孔子為之嘆
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
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
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失之
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
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
人畜道以待時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
王伐規屯犁牛既耕以備決鼻而羈牛也

淮南鴻烈解

卷二十一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活人人乃仁其望救同所
 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
 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
 報而身見殆殆危文王汚膺鮑申偃肯以成
 楚國之治大王楚武王之子熊政汚膺也
 裨謚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謚大
 國之事故則名鄰國有難子產我如野與後曰
 之世叔訓論之東朱儒門徑天高於脩人脩
 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
 事必於近者美脩人冠難至覺者告盲者盲者
 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
 使覺者走失其所也郭人有鬻其母為請於
 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郭楚都
 也食養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
 以固介甲龜龍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蟻
 為無生此之今日貞而有能羅之動以攫搏
 攫能羅多力故兕牛之動以觸觸兕牛
 能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觸觸兕牛
 牛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治國者若
 鐸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
 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

以利金金之屬也概不正而可以正弓概不正而可以正弓
 口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利者正者弓也
 利者正者弓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
 為上齊捷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
 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剋靡多釋牛車絕
 轉制切人謂門切之轡車行其上則斷之
 急古治之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
 感感即言也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
 就藥則勃矣口物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 記上 疲一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象年若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
 遺其劍遽契其舟扼契刻扼松板壁於
 此下失劍扼如左傳襄暮薄而求之其不
 王出居鄭地之也也暮薄而求之其不
 知物類亦甚矣所刻扼故口不知物類
 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貴也譬若旱歲之上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
 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也曹氏之裂布練者貴
 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璜使人名命為曹今俗謂
 之曹布練以傳諸練璜則愈故練者貴之半
 璧曰璜璜以發東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
 氏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
 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足以蹙者
 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者蹙能生天地也足以蹙者
 而後行者知所行者知所行者知所行者知所行者
 明明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蹙以手抃不得
 其數愈蹙愈敗蹙敗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

者矣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免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母胎盲者鏡母予璧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實遠章甫冠越人推固百柄不能自極目見斷無用冠焉推固百柄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也狗彘不擇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致之故近其死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卿蛆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卿蛆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卿蛆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卿蛆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脩短也鳥在日中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殤子去所歸彭祖為夭矣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為出於不為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聞

傳快叫涼呼不斷不自斷則豆豉豉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調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玉鈺者發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上者操龜策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安所問之哉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倏人之頸倏人之頸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急所用也之從事或時相以或時相以其間五味以和其間五味以和其間骨肉相愛其間骨肉相愛殺頭而便冠殺頭而便冠

殺其頭以便冠殺其頭以便冠昌羊去蠅虱而來鈴窮昌入耳之蟲也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其無為牆之覆壁瑗成器壁瑗成器磁諸之功磁諸之功邪斷割砥礪之力邪斷割砥礪之力高鳥盡而強弩藏高鳥盡而強弩藏千里而不飛無稊種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禍中有福也常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其壤在山其壤在山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絛則履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不可誘以物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失其制乃反自害失其制乃反自害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

終始哉其錫之誠也錫音通宮池澤則溢旱則涸涸音多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涸音通蓋非撩不能敵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秣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寒江也覽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翻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鳴也動發發則得鼠是釣得魚是抗不能芳蛇牀臭謂許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音通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速曰歸風音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秦林生臂手上駢音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受造化終日言必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祥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蹠蹠顙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

淮南鴻烈解

卷二十四

三
七

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鄙人人性便
絲水帛或射之則被鎗甲為其所不便以得
所便利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
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阻嘗被甲而免射
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
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
馬腐索猶失若簞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
人故曰蛟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
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
不善用人者若妍之足眾而不相害妍謂
之善也妍謂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
敗敗謂清醖之美始於未釀醖謂酒
也釀謂醖之美在於抒袖言為飲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聲不如布或善為新或
惡為故善謂醖在頰則好在頰則醖醖謂
上室室者醖謂醖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試醖謂
衣水蠶蠶故曰宜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
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石生而堅蘭生
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扶之與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失
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楚人謂

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者弗能為工善或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
昏時落昏時不特秋母曰不幸甄終不墮井
抽替招憐有何為驚憐憐血精似野大
招則不至故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
可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
知善走水蠶為蠅子子為蠶水蠶化為蠅
水上到蛟兔齧為蟹兔所當擊在蟹心中
為蟹名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
者不怪怪謂銅英青金黃玉英白廣燭捕
膏燭澤也兩光相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
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
捕景之貌不形於心皆所不見冬水可折夏木
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
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病熱而強之餐救
賜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衣經溺而投之石
欲救之反為惡惡謂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轉
發戶限而水雖欲豫就酒不懷辱辱戶限
言乃得之也孟賁探虎穴虎無時死必噬
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虎山雲蒸柱礎

潤潤下伏莽掘兔絲死伏生者一家夫標
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
故曰百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滾水中有
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湯沐
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
於已止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
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免絲無根
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有然之者也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
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蜉蝣名紂醢梅伯文
王與諸侯構之構謀桀棄諫者湯使人哭之哭謂
也哭謂狂馬不觸木衛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聵而
不自陷又況人乎聾聵無愛熊而食之鹽愛獺
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
道也熊食鹽而心所說毀丹為杖心所欲毀鍾為鐸鐸
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管子以小辱
成大榮辱謂相相子於不能死為魯所因是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
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
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足加舟船能沉
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足加舟船能沉
加足其沉詩云汎汎騏驎之不進引之
揚舟其沉哉浮是也騏驎驅之不進引之
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若欲與我交
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以水和水不可
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
柳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損於朝美女損於宮
也損棄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於
巷適子懷於荆精相赤肉縣則鳥鵲集腐牛
鷺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
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
以解暢連不得達至交止解連環也臨河而美
魚不如歸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蠟之病而我
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在猶易
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訶是而
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夫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
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異
青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于枯
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國謀也寅丘無堅
泉源不溥言汗小澤水名寅寅之丘尋常之
谿灌千頃之澤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見之闇晦必留其謀至之與石言可則也闇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
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
為其一入隕而兩人殤言善舉者皆若
乘舟而悲訶一人唱而千人和言人心也不
能耕而欲泰梁不能織而喜采蒙無事而求
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紱者必
有麻削言有成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
畏其誠也鳥大鵬也期州水上南魚今出傳
其精誠也使獲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
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衛萬曰丘
邪為下言也夫志意出死必獲改蝮蛇螫人
傳以和重則愈和重野物故有重而害反為
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暴中
源時言聖人居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忍也
日在西方桑榆間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
將夕故曰易忍

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訛訛不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准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
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直之尺能平直繩者亦
乃見善游焉奔乃見良術善游者不溺
之見爵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
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心兕虎在於後隨
侯之珠在於前弗及兕虎在於後隨而後就利
隨侯在漢東澤畔出遊於野見大蛇
在地隨侯以寶珠投之蛇得珠而喜
隨侯之珠也以物賈也遂賣之不顧之
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不顧先調
而後求動馬先馴而後求良動馬先信而
後求能又非信陶人棄索車人授之屑者棄
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
一月之光十隴畢開不若一戶之明天之於
十步貴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太山
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引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
賊賊也害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瑕美珠不文質有餘
也性自美故跬步不休跛覽千里跬步累積

不輟可成丘阜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
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
之則弗得疎也數之則弗中數也正在疎數
之間得其時從朝視夕者移徙準直者虧
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也同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也道九達也墨子見練絲而使之為其可以
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
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文
也一也鳥不千防者雖近非射焉是也其當道
雖遠弗釋言道為作防也酤酒而酸買肉而
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
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蒙而救火
毀漬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狀貌不可
同世稱其好美約也堯舜禹湯法精殊類得
民心一也供一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
立功終則具摧對卑則脩土龍摧對財水
臨蓄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戾悖戾
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纂繹曰夜作茶之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不入其耳

矜和切適舉坐而善矜和切適
吾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吾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
傷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傷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
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
仇仇聖人其要夫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仇聖人其要夫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
也嬰兒嘗老莫之疾也賊心賊心危生之信
不如隨牛之誕牛之誕而父說一不信者乎而父說一不信者乎
不為牛之誕而父說一不信者乎不為牛之誕而父說一不信者乎
作一不為牛之誕而父說一不信者乎作一不為牛之誕而父說一不信者乎
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親治祭者庖也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親治祭者庖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太尉

人間訓人間訓失之端及存亡之中微得

循靜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
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莞謂之心見本
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擢要而治
詳謂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
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輟錯之後
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
下排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
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
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隙之煙焚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
蹟於蛭蹟於蛭是故入者輕小客易微事以
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
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
黃帝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

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時河雍地也而封孫叔敖而不辭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必諫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侵丘者其地確石之名醜醜丘今汝南國地也荆人鬼好鬼也越人機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

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終終威服四方而無所誦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幽者中行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張武教智伯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所中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叔時大夫也莊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魯季氏之臣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順伯順陽虎之臣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探之不窮我將出于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肢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責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王傷王與晉人戰於鄢陵反渴而求飲堅陽穀奉酒而進之陽穀其人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不殺親傷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

於是罷師而去之新司馬子反為僂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穀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雖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目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獵麋而得麋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

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覓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南君魏公子卬而殺之魏公子卬而殺之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國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官之奇諫道官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掃嘗郊望掃嘗山川也掃嘗祭日月星長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為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今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有陰德也周宣褒桓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如趙生於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李斯上

絕而霸故樹秦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背
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
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生
凡先生者也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
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
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
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
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
其後楚攻宋圍其城宋莊王時當此之時易
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莊者死老病童兒皆
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
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育之故得無棄城軍
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
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
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
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
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
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或曰高陽將為
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
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
陽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動塗乾則益輕以
助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
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然善也然高而
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薛
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
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
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友走靖郭
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
願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
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湯

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
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
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
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
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
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
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
牛子括子牛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
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
齊牛子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
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
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
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
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
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
而慮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
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
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

覆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覆覆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趣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

能安無爲貴智伯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杜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義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鄴文侯廉無積粟府無

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適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當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穀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果未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也拊兵拊也弩而出再鼓負糈粟而至驅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歛之復不可復用也燕常使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軍而可賞也解扁爲東封解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

能下中大數其能聞倫曰鼓之善夫聞倫知之大數其能聞倫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倨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倨人倨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倨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孟盟舉兵襲鄭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三率相與謀乙丑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擊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從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致致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微舒執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遷卒成陳成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與兵而攻國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為智伯謀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國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滅之此務為君廣地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

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倫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亂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避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

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馬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於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无忌无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泰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威王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舅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泰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橋梁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黍飯黍案服輕暖乘車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

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刺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劍索之離朱明目得善於物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

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壅漏若懸穴一樓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失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五丈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禍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諸御執復於簡公諸御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難季氏郈氏皆魯大夫季氏介其難介以難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金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先君襄公六伯之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氏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

矣遂與兵以救之師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
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如於難定及其大
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公與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之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
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閭難季氏金距邱公作
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棘楚
禍生而不衰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
益大難疽發於指其痛過於體故蠶吐絲割梁
柱豎直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
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
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
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腸使之袒而捕魚
鱉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
王之佐也三人霸王之佐也過之無禮必為國憂
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
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
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
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
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

人深居以避辱辭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
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
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焚而用運也耳
塘有萬穴北魏地理志塞有十魚何遽無由出
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
於隙釁之折必有覬覦聖人見之審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
大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匕斂而沃之明
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
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
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邱尹而管之三有尹
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
之未孚於卵也一指養之則靡而無形矣其
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
揮騰六翮凌乎浮雲背青天摩赤霄
飛翔期翔乎忽荒之上折揚乎虹蜺之間雖
有勁弩利矰微纖滿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
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
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經丹徒丹徒在會稽
起波濤波濤起於海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

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
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
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
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
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白三人皆賢夫
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居辯
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
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
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牛缺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雖然有以自得也
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
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
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
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
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
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
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
而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
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
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
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
也秦皇挾錄圖挾錄也秦傳士盧生使人見
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
楊翁蒙公蒙恬也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臨
北擊遼水遼水東結朝鮮朝鮮中國內郡
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翠
珠璣翡翠者為珠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發卒
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韓城之嶺韓城在武
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一軍處者焉之
都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一軍結餘
千之水餘千在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
以轉餉又以卒鑿渠鑿渠秦特也鑿道而通
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西嘔人而通
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
為秦虜相置桀驁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
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
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
剡麻考繅考繅嬴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衛
於衛會飲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

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在地名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
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
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
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
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穀
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
秦之設備也鳥鵠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
或聽從而反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
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舊居之西
更以為西東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
以問其傅宰折宰折姓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為不祥子以為何知宰折曰天下有三
不祥西益宅不與焉東公大悅而喜頃復問
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
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
默然深含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
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
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于以弗解之者可與及
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
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
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
人譬以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
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
之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
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
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柝夫歌采菱
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
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
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
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
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
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楚王曰王不
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
 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
 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
 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
 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茶杜蒞申茶杜蒞
 皆香皆香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漸則
 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
 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
 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義笠盤旋也今霜降
 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
 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
 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于噲
 行仁而亡子噲王也徐偃王也噲子噲王也徐偃王也
 公好儒則削齊公代君為墨而殘之則國滅
 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
 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
 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
 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

官人育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也故
 善師不同排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
 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
 而誅誅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
 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過其世僅
 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
 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
 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
 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巖居谷飲不衣絲麻
 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遇
 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過宮室廊
 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仇
 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通情堅強
 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
 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
 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
 也今掩掩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

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
 宣孟活飢人於桑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
 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曰少而
 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賸
 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
 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
 此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
 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士
 矣迴車而避之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
 子方隱一老馬定隱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
 螳螂而勇士歸之湯救祝網者而四十國朝
 晉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救去其三而文王
 紀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
 葬死人之體而仇夷歸之文王治靈臺作死
 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葬賜人於櫬下
 哀明者之熱故陰之於左擁而右扇之而天
 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
 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
 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
 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淮

零要之野零要今莊王知其可以為今尹也
子發辨擊劇而勞侯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
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侯齊之賞各有齊等
故勞侯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
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
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
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
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
無所用多矣夫卓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
要在三寸之輅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
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
吳衛君衛侯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者說
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
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
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
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
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
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
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
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
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

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
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
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
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
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
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
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以為著龜以卜其
之吉也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
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
之於王王報出今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
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
公為室而太公宣子諫公宣子諫大夫大室大衆與人
處則謹少與人處則慈願公之適公曰寡人
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
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
昭而右穆昭穆先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
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
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
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

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
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振
膏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
奈何言物皆可有人無奈何事有人材所不
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
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
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
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為墮腐鼠而虞氏
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
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
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中反兩
而笑飛鳥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
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
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
無以立務於天下務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
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
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
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旗司馬子期子旗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弒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時也發得王而出奔刑者遂蒙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庭踰足而怒踰足又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懣於骨髓懣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勾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睛植睛性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疲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上

脩務訓脩務訓猶勉勵也聖人隨時冠政弗以濟萬民故曰
能務用以勉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而來

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如為人
之言嘗問之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蚌之肉時令

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穀麥黍稷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

高陵也下濕也也常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今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此神農神農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難役

必加之子必加之子愛過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交趾南方之國也四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是化故親往行教導無之以仁義也放謹

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臣也南極之山三

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以火不可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輜山之用藁夏漬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到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創擊折銳精攻無軍之宋缺負天下以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也長上與雲梯故曰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雲梯賊器設施也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為閭軾伏軾敬有德兵車不軾而威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水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段干木先于德寡人先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段干木之已賢易寡人吾曰德尊于影影人之事不貴為之矣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也或作盾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

甕或以盆五其方負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謂也異轉而皆樂樂音九夷八狄之天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謂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故在所以感感發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損益此故不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踴躍蹠蹠尾而走人不能制尺以下為駒故在草中故蹠蹠蹠蹠也制禁也訖昨足以啗肌碎骨蹠蹠足以破盧陷匈昨猶也及至困人擾之良御教之良御教之掩以銜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壑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驍驍也驍音無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慙而為義帽慙蓋滿積思之貌

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何以知其然？夫宋書吳治刻刑鑠法亂情曲出宋人之治則鑠之功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胡曲衛故在陽內後徒頓丘今東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相中義纂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不能逮國之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合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持也時極效之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一同而亦避害就利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力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交誼應故力竭功沮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增弋。蘆所以今雖不得其翼也。蝗知爲垤羅格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充背棲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也。衛景以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陋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月星辰胡曹爲水。易曰黃帝垂衣裳後稷耕稼。詩曰胡儀狄作酒。本見世。吳仲爲車。仲爲夏車正封。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有所不能。萬物至東而知不足以奄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也。而皆備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操拂手若蒙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其成學之智激讀強車之維攫讀強立木。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投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也。故弓待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故弩待石玉堅無敵鑲以爲歌首尾成形成磁諸之功。爲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也。磁讀康氏之康一曰溫也。木直中繩標以爲輪其曲中規。規負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鑠標以成器用。玉皆堅鑽物之。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以道遠仿伴於塵埃之外。而與之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也。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漢列公劉白等策得失以觀禍福。非策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功業榮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達也。然而莫

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蘇大夫子車
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蘇虎傳曰卒
伯人比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蹢塞而東
塞函谷一曰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
武關塞也
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婿之谿公婿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
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夫七尺
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
一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
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飾肝猶
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
電解如風兩員之中相方之中矩破敵陷陳
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
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
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是
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
不精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也侯王懈惰
後世無名也世備詩云我馬唯驥六轡如絲詩云
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十載馳載驅周爰諮謨
驂四馬如絲言調勿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
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諫言當駢舉以
專己慎之至乃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
聖人之務也喻明非察於辭
之也喻明非察於辭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疲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精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靡蓬蓬未轉轉變迭見焉乘蓬者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知鳥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知魚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

春雨之濯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者有以相道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稷有以相蕩也精稷氣之使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珉珉文彩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族族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葉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銳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

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祀而請雨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也居木棲巢枝穴藏於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風蟣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陵而伏於淵其卵也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謬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輟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曹父處郊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輓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今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曹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斑白不

戴負有白頭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穿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樹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能循則必大也禹鑿龍門關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糞三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審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刀鑠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今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棄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校簡車馬也出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藹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純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官有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十二月之政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舊。俯視地理以制度量祭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麓於山曰麓。堯使舜入不迷。林麓去遠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九男。贈以昭華之王昭華王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子也夫物未嘗有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變之初作樂也。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入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圖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允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趙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敦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故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

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起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通調六藝異料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鬼以氣也。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怨也。書之失拘。拘有無謂之禮之失伎。禮專尊卑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遵王人故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遵王人故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遵王人故也。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奐與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駭欲馳服欲疾。車也。帶不歇新鈞不歇故處地宜也。開雖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宋伯姬
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春秋大之取其
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
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群應之紛也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
而出故吸而入新跡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
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
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
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
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
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
謂慈父也故可乎而不可乎不可乎而不可乎
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趣而皆賢故用
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
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
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闕而不可今
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
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王

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
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
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
高者事不可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
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
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
如簡絲數米則煩而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
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默約事不
默省求不默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
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
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
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
麥葉成行甌甌有是稗薪而費數米而炊可
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貞中規方中矩動

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
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
以養衆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割狗燒豕調
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謂方中者為簋也列樽
俎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
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
伐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
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牧於前鍾鼓
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
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
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
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
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
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或謂嗥天
之兵馬也必有雄雞鳴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或謂兵馬
之驚也今曰解怨讎兵家老甘卧巷無
聚人故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夫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夫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今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渾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腐體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

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士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官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玃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

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魯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鑊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嚴刑皮為勸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誅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

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
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
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
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
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
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
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
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
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
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之使
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
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
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泰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
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
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
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

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
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上十
五用於是負鼎俎調
五味使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
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
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
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
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
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
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安公
夫人南子也彌
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
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
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
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
樹米而欲生之曾
子架羊架連架所
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
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
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
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
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
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
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
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
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皆魏文侯臣
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
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
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
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
之晝吠鵠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
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
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
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
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
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
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日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

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錫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提觴而朝天下百姓誦詎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之漢以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墓鍾離也鍾離之墓鞭荆平王之墓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舍昭王之宮昭王之宮昭王之宮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闔閭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發乾谿之役楚君發乾谿之役楚君發乾谿之役於外內搔動百姓罷弊齊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之比立公子之比比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蕪飲水於乾谿食蕪飲水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

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因之寔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

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患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

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鑒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鳩鷹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奔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受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

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蠶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麗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網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害}符^{中不害治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權志}}儀^{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權志}}秦^{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權志}}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權志}皆擷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庸}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絃管聞其}

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辭悲則感怨
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山水之嘔者莫不殫淨荆軻西刺秦王荆軻刺秦王於秦也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誦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誦於易水之上莫不瞋目裂眦髮植冠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與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輅與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美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美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呖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手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之言

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彈深藏黃金於薪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諝比鄙之音師延為平公鼓朝諝比鄙之音所為射師謂之為之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所為射師謂之為之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空衰也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空衰也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

為楚滅爵祿之令爵祿之令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二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數之史蘇數之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牙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襄子再勝而有憂色亡汶陽之田而霸亡汶陽之田而霸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暴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耨之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藏愚者或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鯉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鷄也故事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基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子對家一基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拓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還有苗堯先有苗愛苗所故使也知伯有五過人

之材也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一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功又難生四材也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生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而勝之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勛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淮南鴻烈要畧問詰卷之二十八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其要畧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楚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楚樸大宗也則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繇有齊俗有道應有比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牢六合虛牢由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專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

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洽謂五藏藏諸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萬方覽耦通耦自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也似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統也也垺也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塞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大之初一天六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缺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考所以

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人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發號施令以特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攝撮取也沒想宵類微也也類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窅滯決潰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今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冤冤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搏流遁之觀搏止也流遁也即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舉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匿者也匿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摩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分道應者攬撮遠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記論者所以歲縷繚繚之間縷縷也攝擗擗也呢呢也鵠之鄰也鵠也接徑直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贖贖也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

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神明之精澄澈也澈澄也以與天和相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

淮南鴻烈要略閒註

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狀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使紛紛遠授所以洸汰滌蕩至意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腐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足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暗凡得要以通九野也徑十門也外天地捍山川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挑也潤萬物而不耗也洸乎洸乎足以覽矣貌乎浩浩曠曠乎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欲無度殘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也賦欲無度殘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也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也

文王武王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也躬擐甲冑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達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也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也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措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也

厚矣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也鑿江而通九路也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損也死陵者葵陵死澤者葵澤故節財薄葬也開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也一朝用三千鐘也丘據子家會瑱也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路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也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
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險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
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
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
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張氏強力寡
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
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
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
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
○
也○
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
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危
治儲與猶廣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覽
管覽之楚人謂澤也斟其淑靜
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
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
究究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

淮南鴻烈要畧間詁卷之二十八

○

○

○

○

○

○

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外篇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戰勁翻於鸛鶴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王驚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驢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閔也以要離之贏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萊有葆栢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者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

以示一隅異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二同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先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霏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兩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治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繼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榮尉一作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預清醪芳醢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盼爲殺

生之神器。脣吻為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手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矮地。哀蕭鳴以凌霞。羽蓋浮於連漪。撥芳華於蘭林之園。弄紅鷗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擘。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醺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手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責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先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手。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手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坑紅。踐蹕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願先山林。紆鷺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

中。繼纒帶索。不以背龍章之暉。晬也。負步杖。笑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達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耨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澹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歎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金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但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手。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譏何足以戚之手。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砥瘡痔以屬車。登朽蠹以探巢。泳呂

梁以求魚。旦為稱孤之客。夕為孤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輟藻。枕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街廡之衛。翳其鱗角。幸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鵠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鄒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時華轂易步趣鼎鍊代未耨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

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今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輶嶺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聾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絳於安能當克諧之雅韻暉暉之鱗藻哉故聾聵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

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菱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梓柯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槩斷之正如此也又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性之覺氷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翾飛水虜為蛤苻本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為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鼃枝離一作錢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

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諸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為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趣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眇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衆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汗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

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䟽之雙耳出乎頭巔焉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覩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甚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遂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問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

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舍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佳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付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逸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

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其斯亦何可求於人世
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得其人所撰錄不可
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
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
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
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
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
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
朱倚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
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
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用兵
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
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
始勤而卒怠或不遵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
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
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
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
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
之重貴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

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
之在于醇醪酒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莖所以
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
蚊蟻膚則坐不得安風群攻則卧不得安四
海之事何抵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
長齊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
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
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
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
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
寬蕩心百枝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
弋高仙法欲令愛速壽蠹不害含氣而人君
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
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不絕於市仙
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膾
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夕藥旨
嘉饌飲仙法欲博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
燕弱攻昧取亂摧亡闢地拓疆派人社稷駢
合生人投之死地孤寬絕域暴骸腐野五嶺
有血刃之師北關懸大宛之首坑生熬伏動

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藁彌山
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
下數然尸口減半視其有益粗亦有損結草
知德則虛無必怨衆煩攻其膏肓有人鬼齊其
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
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
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
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聲困家有長卿
壁立之貧腹懷賢集絕糧之饑冬抱戎夷後
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
車之用欲有管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
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手口玄黃不過
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
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无戀也
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恨於
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瓊落
日日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
流俗之臭風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
違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
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

少事正位。乃旬月之齊數日。閑居猶不
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
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
漠。豈不渺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
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
飢渴。榮貴。千貨賄衛。虛妄於苟且。志患禍
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
無山哉。昔句踐執怒。蠅成卒。蹈火楚靈。受
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
宋君。責希考。毀後者。比屋人主。所欲享有不
至。漢武招求方士。殺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
虛誕。其樂太若。害有道者。安可待。然手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錢。見印綬如線。經視金玉
如土。真觀華堂如牢獄。豈當執腕空言。以候
侍。榮華居月。極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
印。而公之貴。晚淪移利。不知止足。實不得
道。固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
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
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

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
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
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
帝令人發其棺。棺无尸。唯水冠在焉。按仙經云
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
必尸解者也。近世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
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郡縣。其家各發棺視
之三棺。遂有竹枝一枚。以丹書於枝。此皆尸
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
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
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識神農之
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
可怒帝軒之造舟。酹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爲
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无乎是
猶見趙高輩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
召神効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
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无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効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覩。在女爲巫

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
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
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
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
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惟此
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
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
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
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
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訛。故終不言
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
校練東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
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
間无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鬼。鬼
鬼鬼。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
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
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
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
云无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
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

託形於玄象如意假親於蒼狗確夫守四盼
子義捨燕簡辱收之降于華樂侯之止民家
素妄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
臨羅陽仕於兵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
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之況長生
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今蚊蚋負山
與井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
天下无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
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今人之信有
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无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
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
損无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
也斯朱公所以鬱悵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
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
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
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
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
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
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

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
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
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菲无以
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
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
國作水精枕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
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
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況
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
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
所作又不信騾及驅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
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
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
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三四同

疲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
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
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
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
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効其道引以
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
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
壽獨長者猶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
松栢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
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
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
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異
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承服食非生知也若道
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
亡興雲起霧落致此合衆魚龍三十六石
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濟金爲漿入淵不沾就
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
皆効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遠

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今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侯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王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王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彌猴壽八百歲變為獼猴壽五百歲變為獼猴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地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年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穎川陳仲弓為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

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綻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俟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敝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眾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為須臾之勢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

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整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今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整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鍊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整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鼯蟲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黃英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鴛鴦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邇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古天漢書樂大初見武帝試令關基慕自相觸而後漢書又

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微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慕嘗之禮莫之修奉先是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舉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達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瑤室行則逍遙太清先是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无王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同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輶而嚙蛟龍或素神州而宅蓬瀛或遲遲於流俗道遠於人間

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邀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壽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

本不以汲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遠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脩而但務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贊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爻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于橫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殺蠅之薄術而僂僂有八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

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脩之其精疑在胸臂自其命不啻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養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貴者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理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齠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藤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鵝鴨

之足作目異物之益未可証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搗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鬚之疾邪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膾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膾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艾草而免絲萎川蟹不歸而蛙敗葉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膾脂為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論於無象易說以成於異物結中投地而免走鐵經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澆濟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李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性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著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為同文无一人不有道德經唯以此為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國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

者甚夥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洒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无一信如何夫飲玉柏則知漿苻之薄味親黃腸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親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

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腳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杆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无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過之者直當息意於无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開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其嚶嚶无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

神藍丹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深淺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敵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邇邇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間仙道而大策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懸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

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夷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五勝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淫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以弊一作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觀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汜之而有道者自實秘其所知无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之聖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无得之者是无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為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

斷世間必元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為元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僅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為暗惑若心所斷為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元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釣咬血為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汙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美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

卷五

十

之樂埋之即腐衰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本作汞或鹽鹵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无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

卷六

十一

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素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囊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間不可得之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无足傳當況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霹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眾仙

皆辯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為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手凡人唯知美食好水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段之徒慎无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諸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章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處徑去无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息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

被殃欲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本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讀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亦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五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七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九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十年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十四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十五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鼎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

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及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之

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曾青慈石也一石轉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一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

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目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者自愈疑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偶墊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照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无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丸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冠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在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

一服之能棄虛而行云朱草狀似小棗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至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九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葉一作及櫻桃汁淹丹者不津器中練蜜盡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持木亦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鰒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然之陰乾百日并毛明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鰒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

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驚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管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一本作入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鬼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祈師內一九與硫黃九俱以水送之令人侯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九日三至一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覆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九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

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心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麝香和九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大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甬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授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又一法以陶甬日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大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精汁樟汁和丹蒸之三十日

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今雞伏之三枚以玉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暮服之經年不饑畫一斤壽百歲又韓眾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二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欲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富妻子居官秩在意

所欲无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饕餮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入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訣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畫

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斧負草舂及酒鍊之或以搏皮治之或以刺酒礱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雜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常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嘗有人人得其經者故謂作道書者畧元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嘗祭祭則太一元君老君玄女皆

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之者不遵承經成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无正神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為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離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无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為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玉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城眉山鞍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覽

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鳥與若會稽之東窮洲蠶洲紆嶼及徐州之羊舌洲泰先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紅東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嗜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逮余者多禪翽漢耀景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而若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

藥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今可丸且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後白看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若弱成年少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淨苦酒三升漆二

无多少便可餌之膏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今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九同

至理

疲八

升凡三物合今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可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无常日中无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拂矣握之出指間今如泥若不拂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削之內清酒中无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九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溫神人玉女事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車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八日出苦酒亦爾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金千二百歲

或云

或云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眾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解脰文字登願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固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願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微亂其耳受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乘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者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

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壁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辯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過欲視之自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微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懷為平無為以全天理爾乃又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駐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覽藻禽仰鳴瓊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卷鬱而連天長谷隱而交經復躡乾元召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瞬瞬秋芝朱華翠蓋晶瑩珍膏溶溢帶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適適戊巳燕和飲平拘寬制鬼

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與而永生也然舉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為為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澆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量饒不灼凡卉以編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燔之為炭則可信載而不敗焉棘豚以優稿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繁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揚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黃老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

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曰喻附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覓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莢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水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褻却虎豹破積聚於肺腑殲一豎於膏肓起梓死於委尸返驚寃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顧以理腦元化能刺腹以解胃文舉衍期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與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耆建中

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蒸凡弊之革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法者也又云有吳書者從華作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歟冬紫苑可以治欬逆霍亂貴衆之熱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葛蒲乾薑之止庫濕菟絲從蓉之補虛芡苢逐逐逐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薤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葶藶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止傷寒俗人猶為不然也寧然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疾病及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就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書致四皓之策果

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今強食之故今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秘妙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無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獻多為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滌又以群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然可以禳天災

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蠅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无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攪取錢而手不灼爛損禁水者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火令不得吹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損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

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自棹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晝捉拊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棹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然者乃有萬計夫然出於形用之其

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韓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寧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

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孤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況得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毫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萬岱千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松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躡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懸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若明小修則小得大焉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蓼而不識糝蜜酣於醕醑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

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家千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明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微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稱頌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奉此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鱗汎迹監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蜩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始聊以先覺援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

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竊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實精愛惡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眾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治國為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為車馬輶輶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

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手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聰銳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盡待不必之大事

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手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殺辟兵獸効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覓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見自放縱遊行饕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

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微山川草木井竈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倭詬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然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虛害其下欺同其上叛其所事愛惡不感罪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敗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臘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仇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危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捨道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相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窺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然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營慕慕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今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然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然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然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

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然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為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揚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蒼莖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蔥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益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

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遍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轍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杜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罪崑崙崑崙和氣縹緲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珠金玉曜峨臚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表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其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燭無足立之命門形

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聚玉液於金池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惑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

然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
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
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
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
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
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寒難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
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
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
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
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
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
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
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
瓦器之甄於陶窰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
利鈍鑿莫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窰之事
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
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是蒼所
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
渾沌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
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
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
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萬物之小故
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

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
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裹萬物而萬物
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
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魚鱉託水澤以產育而
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
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
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蟲非
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蠨
蠨之育於醯醢芝樗之產於木石蛙蜍之滋
於污淖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
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
日月寒暑人有晡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
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彼
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
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
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
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所值也夫
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
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
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殘陋羸弱或

且黑且醜或聾盲頑聾或枝離劬瘵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速者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恙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杵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豈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實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夜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躡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曰神仙之可學

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末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澄藥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也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日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

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損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付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守無爲者也故老下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恹恹遑遑務在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恍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榮爛於其目抑銓鉞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休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

儒者所修皆當意成事出處有則語理隨時
師則比屋而可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
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
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志貞盡於
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
知則所為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
為世人之所則動履為天下所傳此儒家之
難也所為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
道家約易吾以思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
世之譏吾者則此有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
亦未謂之為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
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
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
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天而據長生之道
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
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
驗則知其大効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
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

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
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先之未朕我能先覺之
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賢冥昧無不
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
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
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點自累不
肯為純在乎極暗而丁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孤寒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
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
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
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
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
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
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
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
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
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哉抱朴
子曰妍豔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
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

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
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
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
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
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
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
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侯河之清未
為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異夫可上可下者
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
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
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
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
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或夫物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
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稼
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
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幸甫不售於轡越亦
曷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
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
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待墨墨而後辨焉所

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實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才夫八百，然後西邁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轡，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何必修於盡祿？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

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理，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異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實精行，系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忘不息，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

強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大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刀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慘

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菓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彭有能爲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生致墮閻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然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竊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動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

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懣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鱸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纖銖之益也遑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接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

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徃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之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實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官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適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之王四老風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時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龍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綢繡綠

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襍書嘉譴匪躬耕不以充飢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况又加之以委大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習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養其法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應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求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勳人者有遲數之歎勳高者有待漏之屈濟濟之感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規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運式過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

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舍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集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聲重揚於閭閻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纊息世道夷則奇士退命長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千戈載戢繫弱既韜盧鶴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佳布釋甲胃而修魚釣沉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各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真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勿喻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際之流撮壤土不足以滅其峻并勺出不足以削其所土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也二葉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榮整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性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聞且今子開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問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星辰九道所剝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畢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義我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舍吉凶之候攬槍尤矢句始絳繹四鎮五稜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宋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却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有召之徒爲是聖人

手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由不能了沉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覆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臂旁白廣君起石而沉士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宇天墮覽飛犬言一作號山徙杜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一作鶴小人成沙女一作女倚枯二負抱柱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玄讓遁生大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澆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役蕭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似桑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

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塞電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僊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洲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輪飛木鷁之翺翺離朱觀毫芒於百步貴獲効齊力於萬鈞越人搗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鄧人奮斧於鼻壘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聞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住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學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三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稍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芳臭。吳扎晉野場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稠稀涉楮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況乃復千割百判，億萬折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遠，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澹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順其神以粹素，掃除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懷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策馳

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獨亂於彼蕩。於是有所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腓，沃醑醢醢，撞金伐革，誦報踴躍，拜伏稽顙，守諸虛坐，求乞福願，異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剝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蓋爾之體自怡，慈惠天地，神明易能濟焉。其烹牲馨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輕祀所懷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不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僭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細塵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憾責於

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愆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頻，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刑之祖孫，主貴待華，嚮封以往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欽，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龍絕山祭而禍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愛者壽，壽實不太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能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化所謂畢皆妖偽，轉

相謀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癘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崇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啻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筮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或穿窬斯盜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論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托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數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詭詐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

遂以招集奸黨纒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翁王公繼肆奢淫侈服王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咸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富數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最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越元於莫敢令人振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事遐年名位魏魏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嘗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廟園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停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然生血食獨有李家道

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實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然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

猝起止咳噫目瞤耳聾齒齩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爲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實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傳承而守之莫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鰲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

榴藻稅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載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復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陰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犍其目偶愈便殺犍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犍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

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十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鵝助後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爾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

後人問前來者前來報告之云已愈無敢言
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
小點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
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
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
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
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
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
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
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
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
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
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
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
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
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
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銳鋒者蓋以
爲兵爲刃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
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
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

之劇矣不可以藉菱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
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
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
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聖
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
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
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
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
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
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
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
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令世通
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也固誠
純儒不究道意誠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
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

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薄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贅說間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煥爛侶鮒鮒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三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眾而深遠者少少不勝眾其來久矣是以中遠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桑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夥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也場

盈數而虬龍希觀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三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耀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察其祇類雲商羊戠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擗積尸塞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逾深而梯逾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踈於澤豺狼聚而走獸劇於林燬火猛而小鮮虞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

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牧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訛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或曰惑眾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觀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主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眾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集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鵬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便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

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飄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忌凡俗之聞見明靈為之不降仙藥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是鼠笑彼之遯爾獨往得意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嘗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為源本儒之為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退之術輕身重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

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懷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薄領也道家所習者違情之教戒也夫道者無為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管禮教不顧大倫侶孤格於草澤之中偶猿猿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擢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擢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蔽感嗜昔之所廢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儒

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邪又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破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僬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傳達理告頑令富崇飾惡言詆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繩力駕實以涉响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抵足速困然而嘒嘒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豈腹以吞電靈不亦蔽乎蓋盤旋環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鷯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家亦如子耳既覽奧秘之弘修而恨離

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歎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孤格而偶狻猊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儼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天神遊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薑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脂^{守四}次則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獰一名純虛是也或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遶門冬或名顛棘或名淫羊食或名

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葢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未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喫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甚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木木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四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

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嶮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關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

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挽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

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一作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鷄而雜以他鷄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鷄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日

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神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羣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

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纒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寬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鷄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惡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

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異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卑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炙炙膏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鉞鋸其頭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葛蒲寒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官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馬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塩一斗及開山符撒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神鬼不以芝與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

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類草擣血合餅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公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燒之即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曉曉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窗水若東流

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鷄冠光明暉暉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胃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玄胸腸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癥瘕滅白髮黑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眞者其命不極玄眞者玉之別名也今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爲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

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閩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得^{招一作始}一瑋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守四}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

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蔥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一作木}實芝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葦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

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少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蓂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蓂苦諸言所謂苦如蓂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

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資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瞿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設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其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盛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綠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

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竟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

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問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木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葛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葛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子明服木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三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王女往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衆癥皆滅面體如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

數百歲勿忘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空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冷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駁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戌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官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

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三言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五言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七言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九言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十一言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十三言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十五言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十七言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十九言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二十一言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二十三言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二十五言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後有九跡小神方用

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

旦服如麻子十九末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

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

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

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

數也成復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外為小

丸服三十日無寒濕神人王女下之下銀亦

可餌與金內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

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

兩餌銷黃金法猪鬚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示煖一斤金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從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和蜜凡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二九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無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詰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疑煙席不暇煖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得閑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道引長齋久潔入室煉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又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山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

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廢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圖慕之無比者則謂之慕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慕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羅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子今爲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倭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荊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技分業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

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在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鈔云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

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
驚令流尸而更生少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
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
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而又指空
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飛翺翔
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
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
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
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
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
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
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
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
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投
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
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
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
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至仲
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養生之法焉之

所服隱在水邦年壽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
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
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
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
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
各各不同論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
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
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
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
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樞業者蓋不可
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
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
畜妻妾超然獨往倖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
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
輕體柔身而貴帝遠駕醜之嫫母陳侯伶可
憎之敦洽人身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
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蔥秋蘭價同瓊
瑤而海上之女逐醅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

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椎
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隅不信仙道日月有
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
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極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設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由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匱之積然升俊者愚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

敬卒若始義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然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明朔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移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

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天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勩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者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素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玉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

殘則綴金治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具
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同極也然按神仙
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
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
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
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
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
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
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
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忽崩墓
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
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
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聞異塗務於禮教而
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
耳朱已樂已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
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
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
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
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
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右

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
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
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
帝譽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絲女從
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
彭祖覺焉而逃去一作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
也黃帝石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
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
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
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
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
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
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
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
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
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
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
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
皇剛暴而驚狼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
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

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
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恩遺又甘心欲學不
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虐教徐福輩所
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
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
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
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道引不免死者何也
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
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
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一作之要術則終無久
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
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
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
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
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蠍螫之致多死事非
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
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
冠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
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
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

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墮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於枯瘠者以其根芽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滿用力沒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膝理萎痺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株源已喪但餘其支流也譬猶入水之爐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

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矣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後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歎唾凝呀於脣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未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釣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胃炎暑而或獨以渴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眩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折隄首頽烈火燎原而燎并前焚龍槐墜地而脫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特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叢結命危

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色慾之聞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養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七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因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唯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

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
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
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顧不
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
卧星下不眠中見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
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
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
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
也謂久則毒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
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
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
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忽怒以
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
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
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
異端極情肆力不啻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
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論也雖身枯於流連
之中氣絕於統緒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
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
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朦瞶以絲竹娛聾

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
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
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
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
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
安可術其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
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
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
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
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為妖
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
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
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
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
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
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
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挺無所知也
皆復粗闢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

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屠毒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可少歎可悲也或聞有晚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駝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歎樂並廢童蒙暮暮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的咄嗟滅盡哀憂昏老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焉未有一平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

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應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論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然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者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遠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縛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蟬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今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達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違之者恒病晚而

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天子姪數百人帝親目持案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把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

節一作析遠方轉元功轉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專重經義如此此但能說死令之餘言可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養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躋從未至要罕可得乎夫學者之恭謹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息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此

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洞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賂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執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器具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父累動應試者不能得也雖服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跡蓋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為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養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定也昔秦

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寶倚為了無所益況於足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餽祝願鬼神以索延年益壽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詎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為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求明師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禁而道燕雖良馬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實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詭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強喧鳴悅仰抑揚若所知實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

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動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臨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憤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遊俗間凡夫不識妍媸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談於學者常待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輩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悟有志者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勢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計必當有

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雷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何之龍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惡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急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增忌於實有道者而誘毀之恐被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

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函智矇闇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窺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振物鍾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輩輩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刀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教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羅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靈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今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今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

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衛
矚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於迷往
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
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慙
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
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
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
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
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復道士之
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
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鬱於幽
腎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
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
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
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
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
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論也夫治國而
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
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豐勞雖曰不愚吾

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
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爰爛而保規息甘其苦
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憂
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剗之辜可得延期者必
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
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
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羞
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
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
貴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
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箴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
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墜井引縋愈於遂沒但惜美病而距惡石者
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
晡頽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
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
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
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
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

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
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
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
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
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
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守七

雜應

或曰敢問斷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人正可息者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水及餅黃精又禹餘糧九日再服三日今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計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之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樓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

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九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木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今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蔡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杜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三寸七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蔡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更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今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

又當煮之有新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却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人名黃震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

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
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
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
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
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
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卿得酒鄭君言先
釀好雪液勿壓凝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
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鷄子許投一斗水
中三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糯米及
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
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
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
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
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燕斷穀已三年
觀其步履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
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
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
道士輩為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
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
斗餘脯脂粉補棗栗鷄子之屬不絕其口或

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
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
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覺煩矣未
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
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
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
取鑠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三升水如此
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
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
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
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
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
兩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
則十二月之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
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无雌雄
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
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
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
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
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水之九或服飛霜之散然

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
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
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
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
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
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
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
為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
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
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榮惑星主之劍名失
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
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
五日作赤雲符著心前或丙午日中時作
燕君龍虎三靈符藏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
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榮
威朱雀之符佩南極鑠金符或戴却刀符祝
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
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
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
劍或帶武威符發火丸或交鋒刀之際乘魁

履剽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杵九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關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一作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婢側之膠駸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

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慧苒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糝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澤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閑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聞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痼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痼患者則今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

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却退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慢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目非舊醫備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難陌之間顧盼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

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
誤人未右自聞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賢
又不可卒得得不肯即為人使使勝理之
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
而遂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
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
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策推三素步
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詠詠詠於物類
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
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
皇天文君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
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
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
召六陰王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
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
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勒刀圭方
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
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
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
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

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
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
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自或乘龍
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脩其
道當先暗誦所當教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
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
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
節壽君九首蛇腰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熱視
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
有侍從瞻睇力士甲卒乘龍駕虎驚鼓嘈嘈
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
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
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
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
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
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
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
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
十六辟和雷電在上是見是呈此事出於仙

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
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
池洗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
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瘖
石散丸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
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
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能經龜咽驚
飛蛇屈鳥伸天倪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
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
者以玄龜齋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
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慈涕合內
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
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景召大
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規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
以苦酒煮蕪菁子子七今熱曝乾末服方寸七日
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
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鷄舌香黃
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自者皆愈而
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

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苦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箭送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豎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烈能勝人也師言爲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搯之而自進者漸乘烈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流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王躋耳雖復服符恩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

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輒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跡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重寶丸崔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凡皇符老子領中符赤籙子桃范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黃白

寸八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齊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一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隱飾也余又知論此書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末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

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硬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逞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實治雙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功其紹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者遂爲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菴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異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者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

其根源之所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授鼎中以鐵肥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線線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甯甯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由不肯告偉

偉乃與伴謀擿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

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詮曰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為即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黃白之變化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醋羹臠猶不成沉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玉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而傾山澆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恤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

金耳余難曰何不明世間金銀而化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謔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沙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有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鴉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殮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

者也王慊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竟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國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贍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今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遂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官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

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蛇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鷄頭鴨蹠馬肺火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鏝大戟鬼箭天鈞則謂之鐵瓦之器也作鈞一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鷄冠而光明無夾右者多少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養之今燥似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膽末薦金中令厚二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今厚二寸以蛭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正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簫簫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簫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綠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筒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簫口以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累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

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合內鐵器中以炭火大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樓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鏝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筒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酢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白青水方

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箇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箇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箇成中六寸鑿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鹽和塗之小箇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求不見為候置小箇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箇居爐上銷鉛注大箇中沒小箇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箇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蛭蟻等分作合以為泥塗裹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箇中塞以

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復以蛭蟻重泥上無今泄置爐炭中今有三寸炭箇口亦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箇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箇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火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者規聲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眾毒冷風暑濕不能侵入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行血朱草煮一九作料一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中八以青羊血丹鷄血塗一九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九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

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九投柱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九置六陰之地行厨王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九持入水水為之開一大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雷也以紫莧黃一九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煮一九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九以蔽火中則隱形含一九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九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九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九內瓜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從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字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
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
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
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
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小小
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
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
今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
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
人遭虎狼毒蟲犯入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
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
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
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
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
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
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
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穰居宅亦然山岳皆
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

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
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
不以戌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
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
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
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
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
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
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
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
中好神者故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
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
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
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蓋
踏及偶高一作高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
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
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
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
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

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却一作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搏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伴誤以燭燼焚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倨倨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

月亥三月申四月戊五月未一作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五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戌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哭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懸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王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爲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道之也余山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爲囊中二成然示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勅鬼魅施符書言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藏爲天藏六已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新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

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
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
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
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
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顧視
九跡又禹步法正五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
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
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
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
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
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
寶曰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
己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
己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曰者支干
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
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
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
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
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
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

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
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
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
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甲
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
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
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
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
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
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
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
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
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即不敢爲害也抱
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
其精名曰雲嵬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
皆久枯木所作中九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
鐵之精見秦者有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
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
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
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

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茅以刺之
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
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
箠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
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
日稱犬人者兔也稱東五父者麋也稱西王
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
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杜中
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
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
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
日稱將軍者鷄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
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
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
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
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
辟蛇虺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
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
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鷄冠者五兩以
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

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
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
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
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
灸須更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
時不得齧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齧大竹及
小木皆即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
而不曉辟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
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
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
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
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
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
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
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
以物抑蛇頭而手繫之盡地作獄以盛之亦
可捉弄也以繞頭頸不敢齧人也自不解禁
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飲去也若他人
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
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

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
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
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蛇
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
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董身或
帶王方平雄黃凡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凡
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香及野指皆啖
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蠅龜亦皆啖蛇
故南人入山皆帶蠅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
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
蠅是鴝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
盛活吳蛇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
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
圍者吳蛇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
見吳蛇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
其吳蛇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艇
者直下水至蛇處須更蛇浮出而死故南
人因此末吳蛇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
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
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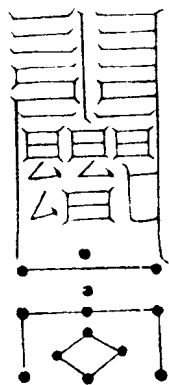
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衛霍正岳猶多
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
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
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
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
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
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
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親雨後及晨暮
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
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
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
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
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行有此
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
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凡及度世丸及
護命丸及玉壺凡犀角凡及七星丸及薺芫
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
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
帶一丸如鷄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
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

愈五茄根及懸鈎草黃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搗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做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樓巖底岫不必有網縵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葦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水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蛟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鷄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目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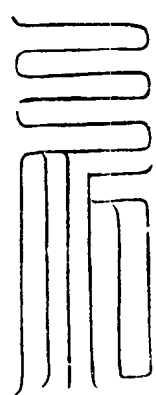
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弓連何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月中搗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敲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今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爲雄劍取牡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重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

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眾鬼自却其次服鴆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蔥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祗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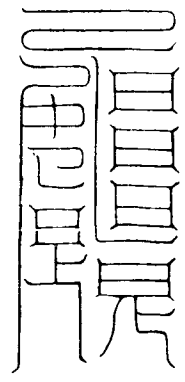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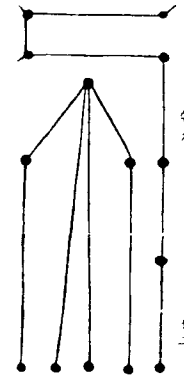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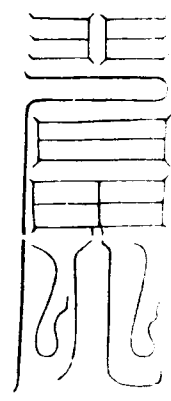
入山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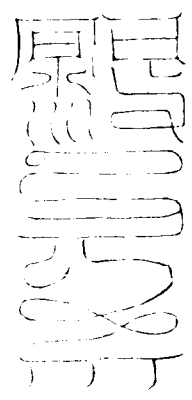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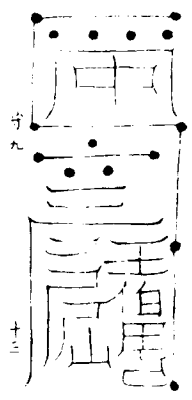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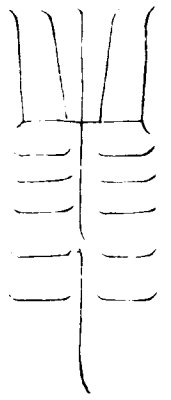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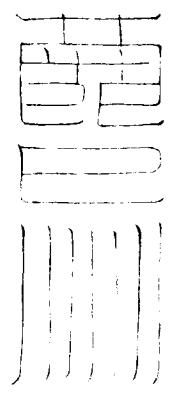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今滿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眾物不敢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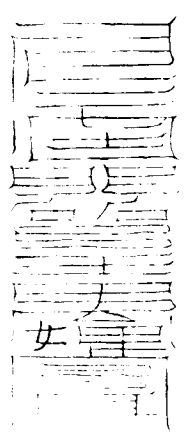
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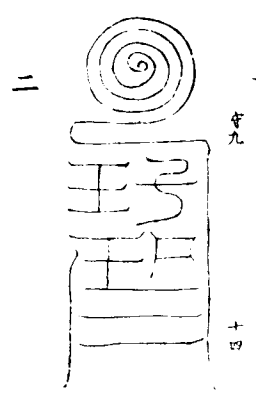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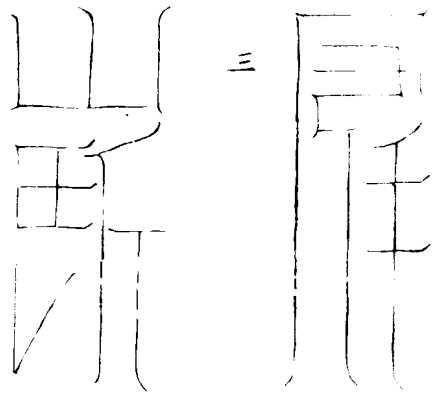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葉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是老君所戴符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橐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无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綫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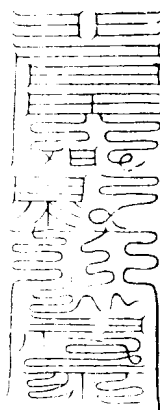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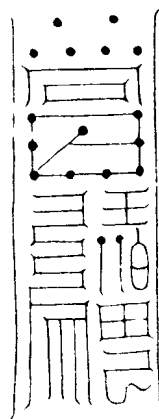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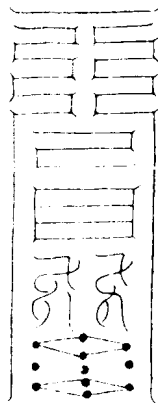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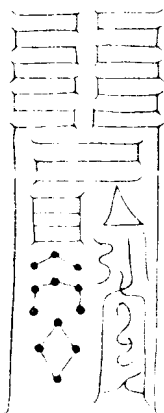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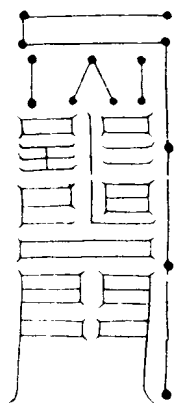
駭鷄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道通視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塊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涎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

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晒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垂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長三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悉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悉畫地作方枳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句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

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
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
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
牛辛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
四符也

中九

十七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
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中九

大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同卷

地真

守十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
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
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
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
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
之則吉。背之則凶。係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
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
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
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
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寸田中。或在心下
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
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
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歎血口。傳其姓名。耳一
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
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
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

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勅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水觀百令之所登採若訖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玉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扎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杜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置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關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失能服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

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魘魘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歟白姓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其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數蛇蝮之處守一不息眾惡遠避若惡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

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宮皆不復按堪輿是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可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已身隱之顯之皆曰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劉子訓皆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右口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脩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分則自見

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胃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今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威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龍吟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

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郵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余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繼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庭廡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

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二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晝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百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天文三卷元文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

經靈下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敘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太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衝經飛龍經經鹿盧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卧引圖含身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內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杓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臺一作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皇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

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
公黃白經天師神錄一作經枕中黃白經五
卷白子一作白一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
文人經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侯經
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冰仙經戶解經中道經
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
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
經歷藏延年經南閣記協龍子一作開一七卷
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
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
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
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
真人玉胎經道振經候命圖及胎胞經枕中
清記幼化經詢化經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
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
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
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
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
收山鬼老爐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

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
江海劫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
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
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
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
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
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
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却公道要角里先
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字卷樊英石壁文三卷
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符
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
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
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充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
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
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
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
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
大捍厄符玄子符武華經燕君龍虎三囊辟
兵符包元符沈養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

監乾符雷雷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
巨勝符採女自玄精符玉曆符壯臺符陰陽
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
壹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
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
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
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
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
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
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
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特能
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
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
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
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
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
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
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
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
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

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軟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書祖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臺緝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因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立風波得其法可以

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已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今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感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

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吮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李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附刻

守土

法感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捭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斬斬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實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饌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

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

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嚙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肯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華靈合意守款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冒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之不作云已見堯舜禹

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鬚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榮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嘗諫論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姐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

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章編三絕鐵槌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髮髯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人強轉悟者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張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張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各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

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父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葉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說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此罪見責送吾什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項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僱僉子王喬諸仙來接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竟共問之

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王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螭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鉅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擊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關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鸛鵬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魯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魯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窺窺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布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王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其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魯都登岸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願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

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址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述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繁誕項魯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別旨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羸氣也羸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羸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爲有羸氣之出入也且呼吸由不欲自閉況咽有聲乎夫入氣羸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羸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羸氣也可以移山嶽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羸氣羸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羸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羸氣自除即自以羸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絕者患其穀氣熏蒸五藏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

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躕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羸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不引則聲大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瘳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別旨

○

○

○

○

○

○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嘉通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觀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什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遠古庇峻岫之巍我籍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如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頂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多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數枯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

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惟覃思殫毫駟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池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疎卑則淵池差我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遊於太臺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皇竟舞一致慙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聖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

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賢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駉踠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喙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索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擒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蹄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

戰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遶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禄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閑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礪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躬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邇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蹇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結網驕不墮甯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燭以誑楚陳賈劉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追醢羸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荊荆卿

絕願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投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濟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耕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叔溺言元悔則譁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僞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亦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鷓鴣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楚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龜永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

爭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負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微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觀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元悔而貪榮之慾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累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通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臺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

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任爲榮
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
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
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潢足以泛龍鱗豈事乎
滄海藁藁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醴醪攝美
於赤舄緇袍麗於袞服把檀安於杖鉞鳴條
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
嵩峯爲臺榭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吏
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
欲遊九臯以含歡遺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
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嚙芝
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
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縶於犧牛
哉赴勢公子曰夫人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
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
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
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競勝之時則不
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
所以或避危亂方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

者慮巫山之失火恐楚艾之并焚耳方今聖
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亨以高
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汪濊四門
穆穆以博延主恩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
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
覺猶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覩暴
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
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
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
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
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
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
存夫交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
所以逍遙於丘園飲迹乎草澤者誠以才非
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十雲起髦彥麟萃文武
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
之間拊觥餞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
節銜裘鍾平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
時之巨咄若擁經著述可以全具成名有補

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
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
非損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
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
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
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昇倫非有隱者誰
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
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
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垂乎滄海者必仰
辰極以得返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
策驚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隨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溼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羈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魚蛇之噬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潛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貶賢貞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

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穎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沫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澆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劇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奇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軼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速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轡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一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質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并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

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

此常態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管督之危辱，之使迫，猶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飲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平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賄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

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今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講鸞也。則鍾鼎錫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闕風而臨雲霓，墜汀游潢，未浮南溟而涉天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淖風足以濯百伐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唐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斤鷄不以蓬榛易靈，靈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鸕登高巖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

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籍，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夫不辱者，知羈縻之爲濇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帶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階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陽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口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手，無外宣，姬嬪之和氣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

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刃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蠅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文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莖為鼉鼉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錄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巽入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

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衣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有糲冷又獲逼下邀僞之機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誇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饕餮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樂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脩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

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吮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于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為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丰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

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五帛安車輅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五帛安車輅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捷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水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四同

勗學

真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鑠璞鑿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固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斷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

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齒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鷺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犢靈珥鳴蟬杖

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拙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收微博奕之游戲矯寢坐睡之懈怠却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

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鳥若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幸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僉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駉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鵲鷯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陽谷而牧之於虞淵方知昆由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扣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

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絮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贖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眾以浮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問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于矜之所為作慙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冠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慶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治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翻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十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

該惠風彼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誕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星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盤粉手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手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說鮑者忘廉惠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割之本染通訓者無邪僻之人餘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夫亦有飢寒切已藁藁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鑕不經歐治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遊安綺紵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日倦於玄黃耳疲手鄭衛鼻饜手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緼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駟慶封之輕軒

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楹桷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醺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辨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子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救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屬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厘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忠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飲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棄奔以履冰故能多速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葛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申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身伊呂其興勃然卒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柄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兵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詠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徇馬之勦驚議遠遊之虞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

精麤校彈碁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持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為朴驥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蔥或射勇禽於郊垌馳輕足於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棄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賈罰棄而不治或浮文假於澆濫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鯉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置果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殪狂兇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

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恩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遊逸漸篤其去儒學細手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擢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六同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釣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介効其斷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灰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穢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一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秉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

法家敬折獄淳化治則匪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為身軀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過覲覲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親賢幽之不守則覺嚴險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宵以遐熏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姬照軌秋霜以肅物訓詁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

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邇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淪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貴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眚以警密麟時以接疏各無擊壤之叟則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肫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繩蓑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鵠夷有抱枉之冤鑒操彤之社伯惟人立之呼豕廢適

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
 敗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
 慮袖蜂之誇巧飛鷹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
 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
 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
 則沈樂激除蒸子之詔親放麋之仁鑒白龍
 以輟輕脫觀贏以節無饕防人羣之變於六
 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
 渴酒醢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載怒龜
 以勸勇避蝗蜋以厲武聆虐會之謙言容保
 中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
 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筦諾以迪梁伯
 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于瑕以杜餘
 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
 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治明考試
 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
 有勞者不遺傾下以納忠聞運耳而不諱廣
 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
 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翽孟明有修來

之効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鉤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
 鵠臬化為驚鸞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
 鹵夜光起乎泥濘劍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遠巡以延師友之才專事老叟以敦孝悌之
 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
 熒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
 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茲黜庶讓畔於
 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
 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
 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
 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
 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
 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脩柯
 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
 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觀芝
 華灼榮甘露淋漓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
 丹甍遂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朗百川無沸騰
 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涓人無
 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震厝正朔所不如

冕紳所不暨龜裘皮服山棲海寬莫不洽歡
 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
 極負音繇善猶氣氤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
 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焉不調造父
 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
 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
 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
 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
 鑒於亡微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
 清濁文則琳琅瓊墮於筆端武則鈞銘切韻摧
 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辭猶無
 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
 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闔元本之端也誠
 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棄之戒
 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
 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
 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
 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蠹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善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使所揚引則逮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伏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尊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怙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授之士或披褐

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寒譖貴珠玉而賤智略豐壽祿而約惠澤緩振濟而急聚歛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升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園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收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朋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嚮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

不堪命衆怒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而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刀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弄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際凌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騎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閭有鳴鳳之果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大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褻褻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杜榷之醜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實而不加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舍滂而談案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風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誅貢士不宜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

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擘衝執鉉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張陳之晝夜奇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矣身之分成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動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懔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疎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鷙鳥其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昇器能者鐫勲臯閔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履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

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剌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偽親覽傾價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膏復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于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彛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

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
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
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
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
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
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僨不改
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
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
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
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
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貴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于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彘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付引轅

若載重勢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嶠於挹盈也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八九十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食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真五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

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于辛推哆尺氏切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燭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言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勦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討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

妻而論前誓之惡買僕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年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闕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說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及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

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絞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隘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皐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宜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干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則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手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嚴間傳說之

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策
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遺文王高宗者必
不皆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駟騶之騁逸迹田造父之御也禹
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
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驕騃殷
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駕則轡急轅通欲盡
規竭忠則禍福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
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
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
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
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搖背千金而逐
炊煖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鼃即患不賞好又
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
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
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
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
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
積輪曲輻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
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
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
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
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
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雖鑽不可以
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
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其五

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輶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速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風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患於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榮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酒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

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倫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碌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掩且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伏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弊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牾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使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舜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

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
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
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蠡入而越霸
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
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
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
置之於端右乎鄧都之象使勁虜振帽孔明
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
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
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
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
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
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質於
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
簪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玄唐脚痺
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
其勞楚王受筭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
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
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同卷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刺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能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數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痛驚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逮義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

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疆尸流血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寬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痺摠滌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究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患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扑廢於家則僮僕怠情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

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若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疹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奔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洽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礫之割愛以威親晉文

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藥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藥策須更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鎖鑰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乎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曰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桃作或將來者由平慕虛名於性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

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謂申

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子不拍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肓矣必能厚惠薄歛救之權帶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條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廢事細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機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駕當其弊也更欺民巧寇盜公

行髡鉗下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禁覲鉅重目以廣規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爭焦心以息紆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平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平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損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矜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順之搔背其爲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苛使伯氏無怨於失邑盧竊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重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上梓瓦載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千將不可

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鑿圜牆有司滅利書鐫千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搭衡量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皆有準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干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抄季驕於得意窮者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徒而具驪山之役

太平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比擊擒虜猶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眺之讎趙高入而七材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愚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癰疽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當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觀亂萌則若雉兔田之艾蕪歲於秋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成

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覺其更生之髮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曰行理弄之不知者眾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頑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

者駁之曰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
陸未賓遂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
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爲肉
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
爲急耳

其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手
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
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
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
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
神鑒未光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
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
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
務施玉帛於丘園馳輶車於巖穀勢於求人
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卑隸論道經國莫
不任職恭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
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備構室一物不堪則
崩撓之田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
末葉栢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
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進履道而進
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要
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低眉膝以

其六

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
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食
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
於焚絲引用薦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
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
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
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珍瘁攸階可勿慢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
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
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
伐檀宜免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
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
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
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頭論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鳬鳴屯飛則駕鳳
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
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
蘭茸爲伍清節羞入簞簞之賢舉任並謬則
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

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倚托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敬敬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遊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紛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手靈獻之世間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奉者望遠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實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

劾君行臣其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僧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窄乎泥滓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範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滕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

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備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當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賂如流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賊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為盜

跡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目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拔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聞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女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守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舉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

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莪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偏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社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受人以禮況爲其惶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

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忘志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薦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照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賤俗人視儒士如僕隸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舊章甫於夷越狗彘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於世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當追恨于時執

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者一處高選臺者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箕室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頌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十九同卷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倣讖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鴳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余前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踴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悞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

彼若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遊客疏拙以奴顏婢睨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大程鄭王孫羅良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赫弄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于不能易

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時失弁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且之貴；若釣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

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橫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高岱，鄧林之墜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辨訟有無，而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遂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

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糞票訥駭加之，以天挺篤嫻諸戲弄之事，彈恭博弄，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數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共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

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長水者何必發舟
揖忘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尚矣
天地不交則不恭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恭
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
甚易終之寬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
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
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
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于色不能成袞龍之
璋輝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
林之茂玄關極天蓋田衆石之積南溟浩濤
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歲和照
則曲影覺矣藥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
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全及
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
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
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
則有以相恤耻今譚肯專而地之篤不使王
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

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得眼
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網歎或睢^九皆
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
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
夫梧禽不與鵠巢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
清源不與濁漣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
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
敢問善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
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
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
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
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
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
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
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說之累
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
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
參辰至歎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
悔亦無以往者漢李陵遲皇纒不振在公之

義皆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
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
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舉美姦
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
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
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
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
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求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諂諛之源何必裸袒以跪
彼已斷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爲非重諫而
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其七

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驃褭於說切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踴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凡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未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枯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額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儔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攝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樵耳則棟梁不如鵲鷄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鼎無所售而見師

於丈步將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瞶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囊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閑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瘡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繁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過況乃潛於卑數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孫臏思其秘略而司馬則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合篤好之物猶獲罪載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探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於也蓋諗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音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

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岬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剝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軋如實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潮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雷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組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陽谷播大明乎九垓敷陰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鵠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敏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條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焉

過隘而與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令英偉以邈俗銳輪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騭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璉之末體不免於負新之勞猶秦和音於聲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香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埋鬻之珍哉夫龍驤維繫則无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刀鯁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騰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冷元化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

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恍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東於渾渾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滂納行潦而潘壺渤澥合百川而不盈魴鰕踊悅於泥滓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舍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燭而修鳴騶驂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說過以毀名還也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千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葵藿而陶鈞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養若性如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栢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嵇德以

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宜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鸚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寔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凌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通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之售多失計千上毛我則未暇矣五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真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謬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輶磻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聲替哉心神所設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絨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殺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鍊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迷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櫟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斤鷄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勃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勳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辦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受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崇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與亢龍高隱泣血遯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蹇矯首於瑯多切輦賦驥委牧手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中亥或摧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

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剗之猶未愴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凝然特立才速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膺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嚮疏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力切也安肯盛

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鵠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藁藁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背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牛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僂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齋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操壞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

鼓戰雷霆之音馳捷刀鞭切志喋聲高之響若惠爰表臯鮑佩御玄宅傾弁而不羞醕醕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指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寧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判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階堅之功飛兔待子豫而飄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掩符彩之耀曄頤雲禽於千仞騁遙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赫於凡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舜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遂讓文學邀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閤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

關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騾騾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鵝鵝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狀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責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崇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啓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人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李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李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純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閭閻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疴痒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螳蜋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隆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為此入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

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昂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操以邀俗虛靈機以如愚不惑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營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也抗銳辭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

各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避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湛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

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覲利地而亡義莽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

邪人也既傲假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辨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聞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殺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己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援者穢人也枝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也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殺人也達道義以起超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

也事曹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虐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衰色而廣欲非宜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脩麗風表間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藏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樸容觀矜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溢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策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

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奉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勇踴躍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譏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

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鵠鵠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驤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常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砒砒上音武下音大之亂瑾瑜鵠填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今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弃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

毫翰之所備錄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閭閻褻辱寒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譴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聞竊有疑

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近彼則暗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弄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婢娉倍貧者所憚也豐於則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婢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切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忿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的威恃可數奪必憤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連禍莫此之甚矣曩人書法慮闕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

半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座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五計二切此在計成怨又喜委衰遂感踴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抵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遂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同卷 真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蔭昌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數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湯之恣冷雖適已

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固非酒然而俗人是
酣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廉厥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
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
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
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僻蹢躅
舍其坐遷載號載女交切如沸如羹或爭
辭尚勝或啞啞為格切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為居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
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蓄捷
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
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
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
闕茸之性露而傲倨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
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谷庚切谷而不憚以九
折之阪為塹封或登危踟躕雖墮墜而不覺
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酤
為今切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
熾火烈於室廬播寶玩於淵流遷戚怒於踞
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

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
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勿
賤悖慢於者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
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捧杖奮
而固顧爭前後搆瀝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
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
特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
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
疴於膏肓呼九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
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
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
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料溷雷於小餘以
稽遲為輕已傾臣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或薄
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
夫風經府藏使人愀怛及其劇者自傷自虐
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
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
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
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
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

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孟仰唯天墮俯
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
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卒癸
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街益景升荒壞以三
雅之爵劉松爛腸以迷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褻子之亂政趙武之
失眾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
陳遵之遇害李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
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
戒之畏之者至少彼眾我寡良哉安施且願
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
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
索收執榜傳行切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太
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
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
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
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之從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
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

飾賂遺休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乃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雖旦酒有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安巨醉故能斬蛇鞠放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榮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辭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誰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雖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

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需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眯目不覺颯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着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畢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赴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親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緣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傳類飲會或踣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縠統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切五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切五風朝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敝切五發切五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振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媼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不矣以陰私相訐居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侶居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闔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切五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諷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

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電電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蠅所以燭百尋之室蠹蝨所以仆音仆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含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顧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悟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不坐爭處

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
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
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撻頓嗚呼悲哉
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陰讓路勞謙下士
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
緬然之不育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
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
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
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
行入墻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庖望拜林宗
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
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鵠梟
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
至詣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其逢虎
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微之以爲
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
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
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
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
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
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
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
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
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
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肖事
之不行做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
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
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
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
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
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
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聲切各
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
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
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
將侍從暉暉盈路婢使更卒錯雜如市尋道
褻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
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吊開車
寒幃周章城邑其孟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
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
不念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
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
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賄名位粗會便背
禮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
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隘少於
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
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
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
室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
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
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與穿隙有
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
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

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楊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泰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俠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嘔謹戲醜態窮鄙極贗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風之無儀天桀傾紂覆周滅陳亡成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讎爾乃歎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繼而肆之其猶烈猛大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第彗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

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末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之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楚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酌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_其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

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詎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逸世矣或因變故僞爲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喧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閭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指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芳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歲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肅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朝族以叙歡交極贖以結情歎

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指荅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鉅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掃松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悅悖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相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

冰津而華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真

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真十

識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子攬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蠆遠泉流蒼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運古民無階級上聖倬混然之甚陋惡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益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禍敗之階也魯東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鼓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

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
近人值正化之出從庸民遭道網之絕索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
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
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
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效
効所謂京輦貴夫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兄
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
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
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
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
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
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
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乳明
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
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
可不煩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
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
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

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
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噫之孔子云喪親
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
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
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太哀或
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
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
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
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
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
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
衰老於禮唯應緩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
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
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
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多
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
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
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
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
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勢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舍有欲迹僅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衆讓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獻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豈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手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遠韻速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

於外冠摧履決藍綬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感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錡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蟪蛄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鯨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建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昂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倣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倣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踣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袒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

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夫財不相輔向使二生敬踣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遽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而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

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
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
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
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
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
便當崩騰競逐，彼闢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
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眾，不改雅以入鄭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
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
子聽使以充亮方，摛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
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
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
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
泥刺足，適復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
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
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
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
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

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繫枘
斲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
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
而縱肆邪僻，訛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
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
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
通乎麤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
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
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
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
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主
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
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
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達達焉。於是俗人莫不
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
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
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救身

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
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己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
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
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
則見饒有惠，則見校所論，薦則塞驢蒙龍，駸
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譏，故小人之
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
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
猶炙水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網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遠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閭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无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无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獨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擢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无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

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踈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溺者矣或有園基繕補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豐欲發聞寔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東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禁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騷冒昧苟得開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驚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

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翮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審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歸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枝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費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蟥之並蒿俗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疔之無外習拘閹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時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何也然守株之徒嚶嚶所既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

淺賁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刻如價弊方以偽題見實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美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鈗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位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陵華泰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貴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罰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掌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黜黜請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

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道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解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車馬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滋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難歸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乎見更相貫涉舊儒等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涸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

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於惜懷推車達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而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其十一

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蒿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適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間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賡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騷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絏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也。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鉛錙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衆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散，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之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若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合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

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寒暑所稟有主朗昧不同料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五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虞棄專知音之難厯馬千駟而騏驥有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呂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節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羣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蟠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尺尺兩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

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疑間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无階而高致驚寒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力切敬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

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剝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典邪殘仁害義躊躇背憎即輒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滅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千時率皆素餐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損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驕虐植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萍流者謂之弘

偉大量奇碎峭嶮懷整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今色慾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芻驕矜輕佻者謂之魏我瑰桀嗜酒好色謂之蕢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沉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領凌尚侮慢者謂之蕭露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從者謂之知變之奇頗有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與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詭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整馬弄稍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

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歲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閭駭徒苦風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不為鼓其果毅忠寒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因捕誅鋤天下嗟歎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烟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抗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闈左椎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莽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湖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吏無復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七同卷 吳失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末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觀枳首之爭莖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惠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素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驚鳳卷六翮於叢棘鷄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水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先可

以鑒豐屋則群鳥爰止叱吒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渠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嘗實有安昌董鄧之汗雖造實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賈千艘腐穀萬庾園圍擬上林館第階太極梁肉餘於大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開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救麥之同異而恭切顧問之近任大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

犀兕騁驚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窮狗而責盧鵲之効繡鷄驚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芻亡微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孟軻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承數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鵷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楮如盈庭蕩蕩薤薤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

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驕虞窮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珍寒燠緣節七政吉凶陵谷易所啟雷輪碾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半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撤達量被褐懷王守靜潔志无欲於物藏器淵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賢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因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寒蘇馬磧磔積於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忍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興概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呵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堵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寂丘之莫爭簡堵土以葺宇錚精藝文意忽學稼屨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子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料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甍非之千倉積我廩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俟服而王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元含秀之苗水无吐穗之株稗穠曠於園廩薪爨廢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无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詭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嘗

之久也鄙人或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銓
鑄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
籍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賸者不可督之
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青井惠不
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
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
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
以一概杞越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隋閣
風陟高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
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沔是以注清聽
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
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鷗鷺亦宵
以高翔鵲鶴傲蓬林以鼓翼濤隆殊途亦飛
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
野馬六月而後息儵紺汎濫以乘鱗靈虬勿
用手不測行業非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
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之而貪
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
牧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避武也情華華於

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
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
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
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
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
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
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奢靡之門閉矣姜望
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
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
識之以情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
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禍
壘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
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
不貴禽魚鱗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蕪
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牧盛
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爲務哉昔被衣以弃
財止盜庚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

孫之禍叔敖取壻以珥可欲之憂牛缺以載
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僂
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
以產業汨和追下惟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
子以臭鷄之甘呼驚鳳舞蟹之計要猛虎豈
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運轉播流氓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式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虛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荷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嗇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應賞厚則果穀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靡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圉園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

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根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差術沾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緇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達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繫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奔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之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臨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贊幣濃者冠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奔林垌當援多者借鸞鳳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跋鼈以沈泳夫乞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䟽之可弔奚

不況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席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順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感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賈可以崇實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街蹕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妙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太存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享享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

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浚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靠輓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同達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實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孤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醪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驛爲鐘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諫者忌盈舍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語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笑切噍也然赴阮奔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燧潛景以易咀生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觀敵釅而改

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傷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違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交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惑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數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不仁不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討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定

讓生方欲抑頓貪殘襄隆仁義安得不勤
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
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
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
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
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
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
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
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而明之此
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
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
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
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
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而明不云向仁
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已斯則人
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

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
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
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
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
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
在於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
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二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鎔鑪鍊方凌霄
必始於分毫是以行際集而南溟就無涯之
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
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
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
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
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閭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
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
芬駁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
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
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風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
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以淮陰善戰
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

給

抱朴子曰：拘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繁情，是以紀信甘及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鳬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宵無殊，並任則騷騷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鵠鶴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盼而灰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紫鱗九

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繩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蒹葭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控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

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貌，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銳外迹則凌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愧，懷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

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瑠璆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禹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下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糜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舡艘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僂於險塗，焉青萍交曹

刻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過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牡蛎之負屨雖寄命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之違冷，重鑪以却暑，遂先以逃影，穿舟以止漏。

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枕之盛沸湯履季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表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擊夫設高唱遠謀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信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蹀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鷺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遠

抱朴子曰桑林鬱謁无補柏木之凄列膏壤帶郭無解縣敖之蒙袂然繭繡緇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繁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畫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打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於庭場則受覲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躋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下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濞則混滓滋積嘉穀不芸則莠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閤實繁講肆

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置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習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妾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邇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剡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昇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冰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義和納景萬刃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和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

必知敢諫之鼓惡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亮而亮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萌鵠萬歲冬生無解畢發之爾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媒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馬也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豈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拘執鸞鳥以智慧見龍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琬治鑠蘭蕙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縻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孤鳴哀呼世

忌其多是以俊父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護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鳥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嫱風迅非徒驪驪騏驎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馬鳴皋集於垣宇未有分楚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竊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踰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弄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羣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休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

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言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述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庄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替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孤議治衷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俯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質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縵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寧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

聲無耳而暑聞蜩無口而揚聲故聒聒而與辯者同功晉野誓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屬鼻不能識氣金目不能

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蒸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蟻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街飆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

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鉢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手專征之服裂翠爲

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數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

濟衆短是以難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螈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彭木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竭食毒以中蠶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

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稱量衡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木朽則

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過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沈

魯舉宜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

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

芳秀不限於斤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榮感殷朝

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雄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損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

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渚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

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童鄺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

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實仰磁礫以摘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今質

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戩戩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剪絳於濯龍之廐是以振蛻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迥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

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

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斗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腊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驕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

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

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

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鷲雄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

連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獲狢與獲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苦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繁抑淵滂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筭之吏黥布者刑戮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絆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焉獲運新輦驢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剛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龜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本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

而建弘勲於佐命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渾渙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沉愛而與進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同卷十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抱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洽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侯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屨棲高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金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

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絀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遠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高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頤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木不必為閭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析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

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篇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軍屯之原無蛟登之流毫釐之根

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深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觀瓊瑤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觀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浸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章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烹犢之犯虺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莖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

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
帷帳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
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
則五明消隆暑熾則裘纊退高鳥聚則良弓
發狡兔多則虛鵠走干戈興則武夫奮留夏
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
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茂
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豈不枯沘叛聖違經理
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
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
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
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厚
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銜觚謚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
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
而俗貪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
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
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虬
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
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
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
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莠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
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
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
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
觀機理於玄微之末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
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
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
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
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
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

涉之福善莊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
之慶故閭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
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達於的與奪
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華倫攸
歎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
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
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
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已
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
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
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
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
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遠劔膠柱不可以諧
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
味淡則加之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軼血不能救違約

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止以觀之其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也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以鴟鵂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

孤弱退驚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礫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

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

讒而誅之或放乎穴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元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挑蟲綿駒吞聲則與音人為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鯢鮓絳虬於淵滂驚蹇駢駮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壁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紃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

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

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陵凌風蹈雲不蹶不聞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

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焰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

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朝為蜩翼之善夕王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寒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履雲之招擽禽雖瓊瑤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獨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頻遙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履雲之招擽禽雖瓊瑤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獨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頻遙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芳猛虎競闕不能威蚊蚋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志退所以危我身也聚竭攻本雖權安然必領之微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颶風為虎發非狢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王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陷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事雄之禍多商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實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啖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為蜷娘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曹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颶不能揚大海之波臺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剡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寬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狢不可以釣繆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

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渚處貴者眇怒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鴈鵠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言凶昭哲於無形春龍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莖之燔藝操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擗舉不及義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震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

攸敘英俊孤任之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幽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飄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張弩危機嚴鐵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聞政亂邦惡直如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墜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

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溢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涂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駭解所校

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刀利則先鈍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

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猜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標不別在危國而況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琬書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固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佞爾乃陰奎雨集陰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顏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瘡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

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涓繁伐擅之民王帛徒集於子陵之菴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衰藻之榮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跽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離高操之孤立猶實堅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威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榮煥非漸榮之采蔭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覩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勉能擬逵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必差萬品或浩漭而不淵渾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閭於自料強欲兼之達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

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則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遠者則羅綱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醒齷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避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耨耨之用蒞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迥弱也繁華暉暉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決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二

志三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巍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抵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無猶狂華千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維霜猶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則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躊躇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无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无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卷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管抱一輅景靈淵背俗獨往遊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餘於曾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肝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无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微風雲空板

億萬不能救无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刺土梓之盈案无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損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舉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美隱惡豈所巨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无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謚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禁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磨流遁之間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礫迂闊屬難驗无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列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无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大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手畫教倉以救飢仰

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服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驚馬之周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俞敏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寔爲奇積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衮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波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泰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問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寬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无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滄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藉蒿低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品括八荒緬邈无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无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无吞舟之鱗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蟻垤之顛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挑盤

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聲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速王生學博才大又安有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錄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无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瑱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贅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寡實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覓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矢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吞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記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无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割眼療淫痺而則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蒿蕝。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踳躐於泥滓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元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晷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文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鎔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

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文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荅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无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韻畧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鉉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繫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變，襄專清聲之稱。概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

編之因素地珠王之訖蟬石雲雨生於膚寸
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
里故螻蟻怪其无階而高致驚塞驚過已之
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
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鬚鬚詰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
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
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離
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
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
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正郭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
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
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
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
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
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
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
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
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
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
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
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扶之見推慕於
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
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
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
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
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

安彰僂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
研其實說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
復見飭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
於是故其雖有數陳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
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
固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
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
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
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
乎未若嚴岫願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
之所辯審矣法當仰齊商洛俯泛五湖追巢
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容
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滄翰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
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
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
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

治亂退無近於竹帛觀視汨冰津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焚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執堂列赤紱之客輅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在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肯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以塞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鴻鵠雉冥之方雲鵬騰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勸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手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

宗焚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壅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

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雲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闢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而驟改價易安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間無救於世道之陵遲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處樂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

甫敦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
臣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
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也則方之
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
則擬之仲尼素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
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
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
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
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
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
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
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
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
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
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大
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氣飯氣耳百官
大會衡時在坐忽顛顛懷愴哀歎慨或譏
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貼座視稠衆
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
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後無正有入法應
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譎作鼓吏衡
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
異聲並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
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

作書與孫權討還子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
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
使孫左右柱刀見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
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手惜之也索紙
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
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
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
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
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
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
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
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
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
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
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
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
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

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
萬葉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
足蹈禍爾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
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囀人皆不喜音響不改
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
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錕班輪歐
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
此乃衡惜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
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
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
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手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爲古
者无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
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
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
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
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手
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
以无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政剝桂刻漆
非木之願拔鵲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藥非
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必力
違真伐根之生以飾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
穿本完之鼻絳天放之脚荒非萬物並生之
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向无死
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
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
彰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

不競不營无榮无辱山无蹊徑澤无舟梁川
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
鱗羣遊於園池凱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
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福阮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
道疫癘不流民無侵者終純白在質機心不生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
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
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
損益之禮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
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涿淵採珠聚玉如
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
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崇曰
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
開造剗銳之器長侵割之患督忍不勁甲忍
不堅錡忍不利敵忍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
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堦人章諫者脯諸

侯植方伯剖人心破人腰窮驕淫之惡用魚
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
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應日滋而欲攘臂手
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懷於廟
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開之以禮度
整之以刑罰是猶開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
塞之以操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闕降濁升清穹隆
仰靈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
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
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
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
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
言亦知鳥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
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
若庇體廣廈稂梁嘉旨黼黻紉紃御冬當暑
明辟莅物良宰匡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
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
憚是以有聖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收漁

或瞻辰而錯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
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
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
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
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
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
於河湄景老攜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
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
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于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
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
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
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
訟巢窟之地土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
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
流血終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
鳳河圖洛書或鱗衛申負或黃魚波湧或丹
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
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
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今有君不合天

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
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
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聞哉雅
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
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
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
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患
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
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
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冰之游
之山行則徒步負戴垂鼎鉉而爲生臊之食
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
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
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
寒者報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
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豫茅可
以生聞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
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
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

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肝食延訓
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誣以屬省鑒
履尾而夕惕飈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
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
討大慙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憂
作威之凶家忍^五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
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莫世之
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滯所憑
而冀家爲吏齊人皆抑惠何里負豕而欲無
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革而御奔馬棄施槽
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
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
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
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
下民貧靡索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
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
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
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

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賈宿衛有徒食之衆百
姓養遊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
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
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鑒於下臨
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
祿以誘之恐姦蒙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
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墮而臣驕城嚴則役重
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懼
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
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況
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
拔葵^五囊爲幃濯髮布被不衣帛馬不秣
粟餼以率物以爲美設所謂監跖分財取少
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
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
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
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
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
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杆軸之空食

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今勿亂其可得乎所救
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開巢所以禁非
而猶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
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
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
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
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
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
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
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
斯怒陳師鞠旅推無難之民攻無罪之國僵
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橈丹野無道之君
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
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
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
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
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
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
今則煩爭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
飢虛而今則焚林灑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

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吞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摘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鑲黃白之鑲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崕嶺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青又減撤之無已之態不在有道子之所

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

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制農課之事實貴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丰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山人得其志網罟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設使人習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吳肝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目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之言何憂機事上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彛倫敘念荒則彛允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應祥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矧遺外域使送瑞物宜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

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其爲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蚩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遇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咒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蟄挾毒以衛身智禽衛窟以扞網羅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刀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刀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

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蛇之不釣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用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割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剝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公陋而元凱畢舉或拔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碑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天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厄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

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
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
危也若夫善養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
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鋒於香餌之中寤
覆車乎來軻之路遵險塗以遐濟故能免磨
何之鈞緤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
未霜從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
風之前瞻九筵而深沈望霽尉而曾逝不託
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
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優儕獨往不羣常慈
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營介其純粹
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
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
者不賞校免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
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
術規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
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
盈田豫釋絃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

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
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
謀大或輕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
盡忠許於兼會或唱高寡而受屍錯之禍或
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踟高踰厚猶不
免馬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
子長熏膏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
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
天下黜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
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
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
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
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收詆謗其不
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繡繳紛紜則駕難回
翻坑非允蹊則麟虞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
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遺慾爲謀者猶宜使
忠汎自爲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
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
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

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其裂知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策奔而不止者豈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所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施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基之際議治亂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魔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水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水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盬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期翔兕虎之墜碎而爲鑿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于紀不慮嫌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轍者不之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未惟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繁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渌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容宴繼集醪醕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澆澆采羽頡頏飛轍隨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玲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摩節翕赫金口嘈獻戈甲確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中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

詒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歲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有謝貴戚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滿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潛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關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覆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蒿蓀不託地則不能蟻峻極極雲霄是固夷塗以

騁龍腹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
楚金非歐治不剡豐華佐發春而表艷樓鴻
待衝颺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
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
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爲生由勝之之談
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禁之孔明公瑾
貢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
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
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
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
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
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
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
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東國
之鈞黜陟使已寢貶由口者歟哉免乎斯累
也又況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
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
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數澤或立朝
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

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
用不騁於一世動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
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
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
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
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
辱於自然者豈懷悵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
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
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怕先生者齒在志學固
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書競義和之末景夕
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
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
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
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齋筌蹄之
可棄道畢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
敗之戒思金人三絨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
脩輪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
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

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
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先生吞
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
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
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
九不遠速復乃覺有以也夫王之堅金之剛
也冰之冷也大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
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
能止將有一失之疏觀憑河者數溺於水好
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損
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
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
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
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
學或與聞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
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
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鼓壞而弊節
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頰

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平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為姓焉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處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天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比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

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任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棄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壤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賀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

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實國肅雍
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
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
耨承星履草露多晴髮又累遭兵火先人典
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
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月伐薪
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
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及覆
有字人勘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
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
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
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
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
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
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
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
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

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
以此自營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劉錄藝文志東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
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
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
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
今當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
無爲偶耕藝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純訥形貌
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縷
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
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
不敷脚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
絕朝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
爲抱朴之士是以供著書因以自號焉其稟
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
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
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
權毫之徒雖在露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
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

貧無僮僕雖落頓浹荆棘叢於庭宇蓬蒿寒
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
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
見官長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
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同每見譏
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
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
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
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
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
疵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
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
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
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
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悲
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
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
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
舉綱領苦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
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待

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已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馬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餉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動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責選舉以取謝有成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

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賁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恫恠官府之間以窺拾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擇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責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機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已為戒遂不復言

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平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乎或有始無卒唐亮公且仲尼季札皆有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嚶嚶管見發獨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責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遠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數連檐洪獨約令

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畢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又誰國愁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衣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題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選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

可得留也陸陸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有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高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

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敘未及彈基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焉洪體鈍性篤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聞雞驚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

賤是以至今不知慕尚上有幾道精蒲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煩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成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

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金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

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願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沉或未明而殞穉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鳥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鏐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姿姿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言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麒麟六虛雖曠而異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巨國下無顯親垂名各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迷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願將來之有

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文始真經註

通玄真經註

洞靈真經註

關尹子

維七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連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所著書後為文始真經

文始真經直解跋引

皓月圓明普見千江之水真空妙有該通萬卷之經因水見圓明由經悟妙有圓明以皓月為本妙有以真空為源本末是同源流非異既循末以歸本仍汴流而還源源即具空乃是不容思議流為妙有爰非專一無言無言之言以為經無說之說以為妙無說之說以薦言前無言之言以明意外言前洞外意外幽深非由直解以難通不假詳箋而莫曉因指見月忘指而真月昭彰因解悟經忘解而真經洞徹見千江之月影知一月之緋綱究羣經之真詮悟一真之統攝見知雙泯究悟俱忘天眼龍睛詎可窺於彷彿神靈聖智豈可測於依稀意外難思言前莫議也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神峯道遠子牛通序直解

一字篇字者簡真空之道也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

非有道者元無道之強名故不可以言議

也經云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是也

故云非有道不可言也

不可言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言議未有之前了然薦悟

妙道故言之不可及也故云不可言即道也

也

非有道不可思

非唯元無道之強名抑乃不屬思惟也思

惟則屬意識知解也道不可以知而識也

故云纔落思惟即是鬼家活計正謂此也

經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故云非

有道不可思也

不可思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思惟未生之前了然薦悟

妙道方知思惟不可及也故云不可思即

道也

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

天物者本分天真也怒者威光也威光赫赫廣無邊際也流者心也源流注六用紛紛與人事交雜而不一也經云性水也心流也故云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也錯者雜也言迷人從事於道見解紛紛不一如下文也

若若乎回也

若者象也似也想象道似太虛似明月似澄潭似冰壺如此想象比似則與道相違之迷故云若若乎回也回者違也

憂憂乎闕也

憂憂者相擊之聲也闕者諍論也以言語相詰難辯論其道以戒諍論也故云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盾矛遞相攻擊以戒諍論也故云憂憂乎闕也

勿勿乎似而非也

勿思象勿辯諍論擬此見解似即似即不是故云勿勿乎似而非也

而爭之

爭者鬪志也三人兩衆同處學道勇猛精進鬪志為高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爭之也

而介之

介者孤介也孤然獨處精思妙道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介之

而覘之

覘者唯古人之言贊美妙道也逐言思惟贊美妙道亦未悟也故云而覘之也

而嘖之

嘖者呵嘖古人名言法相默然精思妙道如此見解亦未悟也故云而嘖之也

而去之而要之

去者捨也要者取也捨諸妄而取真道也既有取捨即是有為亦未悟也故云而去之而要之也

言之如吹影

影者喻名也即憂憂諍論嘖嘖之贊美呵嘖者也言呵叱名相如吹影不能去也何

謂也

思之如鑊塵

塵者喻識也鑊者削刻也即前若若想象比似勿思辯爭之闕之介之獨思去要取捨者是也如此屬識見如削刻塵而不得淨盡是也

聖智造迷

聖智能解萬法以智造道而不能至即智是迷也絕聖棄智了悟妙道如此則即智是迷也故云聖智造迷也

鬼神不識

鬼神存識見識見不能知道也故云鬼神不識

唯不可為

道本自然不假修為也故云不可為也唯者因上仍下之辭

不可致

致者從外邀至也道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故云不可致也

不可測

道鬼神難窺陰陽莫測況其凡乎故云不

可測

不可分

道混然天理杳冥莫測故不可以心思言

議而分辯故云不可分

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故曰因上結下之辭天者無為而為自然

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神者陰

陽不測之謂也玄者杳冥莫測玄之又玄

也合者契悟也了悟天命神玄方契妙道

也此章明道不在言思在人心開了悟而

密契之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

天者自然而然而然即道之異名也

物物皆道生即物是道如漚從水生即漚

是水故云無一物非天也

無一物非命

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

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道之命也故云無
一物非命

無一物非神

神者不神之神陰陽不測亦道之異名也

物物咸具神道故云無一物非神也

無一物非玄

玄者窈冥莫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此

玄道故云無一物非玄也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

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咸具妙道

人豈不然乎故云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也

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天命神玄既是道之異名名雖有四其道

不二道者人人具足箇箇見成若人了悟

不假修為立證無生位齊諸聖矣故云人

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

彼玄此非玄

人人俱有本分天真人人俱有不神之神

人人俱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人人俱

有窈冥莫測之玄天命神玄者在凡不滅
在聖不增纖細不少洪巨不多豈可彼物
而獨有此我獨而無哉故云不可彼天此
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
玄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善吾道者即一

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者從緣悟道也

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盡十方世界

是道人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

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便恁麼去只是光

影裏作活計向光影未發之前洞然開悟

方信道無不在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

非他物也故云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也知者悟也致造者

皆至也言吾之至也

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名分析不異道

之誠實感於名而迷於實也故云學之徇

異名析同實也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實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不在悟實忘名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

觀者照也以智照理如照水也此借喻也以觀沼為未足

沼者喻凡人也以智沼度量凡人雖是有道疑道在凡人不具足也故云以觀沼為未足

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之者往也河者喻君子江者喻賢人海者喻聖人疑道在凡人不具足又往觀君子又疑道在君子不具足又往觀賢人又疑道在賢人不具足又往觀聖人方不疑曰道之至也故云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

第七

也

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津液涎淚喻動靜語默也殊不知動靜語默皆是道之用也因用悟體方信道在凡不少在君子賢人聖人不多故云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無大無餘聖凡平等具足是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

甲喻聖人乙喻凡人道本無我相豈有人相哉了道聖人忘其見解故不見聖人是道凡人非道也故云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也

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

進者取也退者捨也道者取之不得捨之不失道既無我相聖人忘見解故不見已進道而取之已退道而捨之也故云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也以不有道故不無道道不屬有無聖凡平等此釋不見甲是道

第七

乙非道故云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不屬得失本自見成此釋不見已進道已退道此章明道不屬有無得失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

不知道者迷人也妄意卜者妄以意識卜度也射者猜量也覆孟者喻迷塵覆蔽也迷人不悟妙道妄以意識卜度妙道如猜量覆孟之下所合之物故云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

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金玉喻玄妙之言又金者明白也玉者瑩淨也智見高者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如金之明白如玉之瑩淨又曰金鉛玉汞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或是道否迷塵覆蔽雖執至言亦未悟也故云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角者喻智鋒銳利羽者喻輕清中智之士

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智鋒鋦利無為清靜保養精神身體體健又曰如羚羊掛角鸞鳳冲霄敢是道也如此猜量亦未悟也故云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卑之者曰存瓦存石
瓦者喻曾經燒鍊也石者喻堅固也下智之士妄以意識卜度妙道煨鍊頑心一志堅固不移又曰道在瓦礫如此莫是道否如此猜量轉不悟也故云卑之者曰存瓦存石也

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置者委棄也知者悟也已上高中卑三等之人妄以意識卜度金玉角羽瓦石之物或是或不是唯委棄物外內忘意識了然開悟迷孟去盡無所覆蔽方信道不從外得故云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此章明道由心悟非妄意卜度而知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範上曰陶陶者燒磁瓦窑匠也一陶能作萬般磁瓦之器陶能使器之成壞器安能成壞陶者手故云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也此章借喻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道運陰陽生成天地萬物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作者生也道如虛空窈冥莫測本自見成不假修為造作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道既似虛空萬物焉能害虛空哉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生萬物無物能害道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手心儻儻而無羈手物迭迭而無非乎

道者心之體心之體者真空也真空窈冥茫茫然知識未萌之前也心既以真空為體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物者心之用即體即用應變常寂則迭迭然無非道也迭迭者周行而不殆之義也故云道茫茫

而無知手心儻儻而無羈手物迭迭而無非乎

電之逸乎

大達之人得自利利他人之妙為上根之人機鋒迅急如擊石火似掣電光擬議之間千山萬水上根之人直下頓悟洞徹妙道也故云電之逸乎

沙之飛乎

大達之士平等普利不遺中下以迅機接上根以善巧方便廣演萬法周徧沙界接中下之人故云沙之飛乎也沙之飛乎者言廣演妙法如風飄塵沙也

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心一物一道一三一之名如日之光明日是明之體光是明之用雖有三名其道不二故云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不以一格不一

一者不二之體也格者度量也不一者應變之用也即體即用無用之用如空谷傳

聲應變常寂不以從體生心度量應變也故云不以一格不一也

不以不一害一

無用之用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即體即用不以用之妨體也故云不以不一害一害者妨也此章明道心物不二體用如如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周回是水中有山曰島以盆為沼中安一石以為島放魚於水內魚繞石環遊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為何故夫何者設問為何故也答云水無源泉亦無流歸所以不窮也此借喻也故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夫何故水無源無歸也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本者真空之體末者妙有之用聖人洞了真空妙有之道道無首尾莫之可測環樞

應變而無窮盡也故云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此章明道無首尾應物不窮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者禁止之辭也言無愛道道不為愛纔萌愛念則落五行中屬水也則與道遠矣故云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

無得觀逐言思其道道不屬色行名情宜可觀逐言思而測知也纔萌觀逐言思之念則落五行觀屬火逐屬木言屬金思屬土役於五行則與道遠矣故云無御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此垂誡後學深切也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唯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唯聖人不離情者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也愛觀逐言思未

萌之前即是真空之體真空即道也真空心未萌生道之名亦假立也言亦無道之名也此垂示學人悟道之方也故云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也此章明道不屬五行向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薦悟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重雲蔽天於夜濃陰重厚黑雲蔽障於天無星月以照耀則江湖之水黯然而黑暗也游魚茫然迷之也於是漁者執燈火擲釣餌於水中魚忽望見波明食動不意人擲釣餌而曰幸賜於天即而就吞之彼漁者釣之而斃死也故云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也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迷人無明障礙重雲蔽天心地不明如江湖黯然不悟妙道如游魚茫然智波流浪

泥法求真如忽望波明食動智波迷道法塵障心如魚即而就之喪道迷真如魚釣斃焉不知者不悟也不悟我本無我即是真空之道而妄有我向外逐道者與上譬喻亦然也此合喻也故云不知我無我而逐道亦然也此章歎迷人不悟道而喪其生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

凡在天之下百家之學道術廣博故云方

術之在天下多矣方者道

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百家之學不能徧舉略言其四尚者貴也

或貴韜晦不欲人知或貴彰顯明明教誨

或貴能行自強不息或貴柔弱不與物爭

故云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也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事者用也若執尚晦尚明尚強尚弱皆謂之用也執用而迷體豈能洞徹妙道哉若不執其用則用無用而無所住者無所住

者則離種種邊名為妙道也故云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也此章明道無不在不可執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道

道本真空不屬得失有得則有失道在人

聖凡同體無欠無餘如初生赤子與大人

同體不與大人同用凡人與聖人同體不

與聖人同用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

於惡則名凡人用之於善則名賢人用之

無所得則名聖人無所得而得之則名德

不名道也故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

德不名道也

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道要心悟不離本情而登大道故不可行

也彼可行者名善不名道也故云道終不

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

聖人得自利利他人之道平等普利不求

報恩名為德行此德行所以善吾接物利生也故云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此利他也

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死者心休歇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藏諸

用也藏諸用則無為也無為所以善吾心

之休歇也故云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

善吾死也此自利也此章明德行為用道

為體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若學人聞道之後所行為為之事有所執

持智解則所往與人事同也之者往也故

云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天者天真也聞道悟解罷絕學藏諸用

無所為外不執相內不著空湛然清靜則

契本分天真也故云無所為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

為者必敗執者必失

有為者必敗於道有執者必失於德也故云為者必敗執者必失也

故開道於朝可死於夕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開道於早朝可死

於晚夕便全身放下心死休歇而保任之也故云開道於朝可死於夕也此章明悟道者無為無執休歇保任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

冥者真空窈冥莫測一情者情返歸於真空也如此則名聖人也故云一情冥為聖人也

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

從真空體上忽萌情念不趨於善必趨於惡情起時其可不謹乎若趨於善而積於善積之大也則成德行之福而名賢人也若趨惡而積惡積之大也則成凶暴之禍而名小人也故云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也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從跡復本也從跡復本冥契真空之道不得出示於人也經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是也故云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也

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

無者真空也有者情也從真空上忽萌情念趨善積善趨惡積惡是從本降跡從本降跡而善惡之跡不可得而秘隱也故云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也

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

言一情善惡屬知識則與蠢動有識之物者無異也故云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也

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一情與真空冥符則知識未萌之前也知識未萌之前真空妙有之道充塞太虛無所不在故云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也此章明道不屬情識無處不是道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

勿者禁止之辭也勿得言以聖人力加精進行之不懈怠則曰聖人學道固以勤苦而得道成言非如此也道由心悟本自見成豈待力行不怠勤苦而後成哉故云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是也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

勿得言聖人堅固保守而不改易則曰聖人因以執持而得道言亦非如此也聖人心開悟解以道為體真常不變無為無執無失無得也故云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也

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

夫者箭也聖人應物慈悲普利而不息人以謂力行殊不知力行慈悲普利不息猶似人射以弓發箭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行也故云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也言行之無心

聖人堅守猶之握失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握者把也聖人恬然獨處人以謂堅守殊
不知聖人堅守猶似人未射之時以手把
箭因彼不應所以靜默豈有心守靜默哉
故云聖人堅守猶之握失因彼而守我不
自守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我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
有得時

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求道本無跡不可以
行求道本無法不可以學求道本無情不
可以識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如石轍之
互相宛轉不離名跡法情何時得悟道哉
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
得時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槲影知識
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知言如泉鳴則聲不可辨聲不可辨忘名
也知行如禽飛則跡不可循跡不可循忘
跡也知學如槲影則偽不可取也不可取

第七

二十

則忘法也知識如計夢則妄不可信妄不
可信則忘情也息者一呼一吸為一息一
息之間名跡法情頓忘而不存則契於妙
道故云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
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也
槲者以手提取也此章明道不屬名跡法
情不可以言行學識而求之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

以事者皆用也建者建立妙用也物者人
物也言建立妙用普利天下今人人了道
則誠為不易也故云以事建物則難也掃
蕩復本一物不留獨露真空妙體有何難
哉故云以道棄物則易

天下之事無不成就之難壞之易

天下之物紛紛億萬俱要圓成誠為不易
故云天下之事無不成就之難也此釋以事
建物則難也如秦之阿房宮非一歲而成
楚之一火而盡豈不壞之易耶故云壞之
易也此釋道棄物則易此章明建立不易

第七

三十一

復本不難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
存

火者無我之物或鑽木或擊石取火之一
星而灼藝之及其大也則劫火洞然能燒
萬物及至燒盡萬物火亦不存為火無我
也故云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
存此起喻也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一喘息之間洞徹真空之道則豁然冥然
元無一物如此則外忘萬物外忘萬物則
內亦忘真空道之強名也故云一息之道
能冥萬物物忘而道何存也此合喻也此
章明了悟道者亦無道之強名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
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

人生壽夭不等或為赤子而死者或為童
子而死者或壽滿百歲而死者故云人生

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此借喻也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利根之人遇師垂接直下頓悟於一息之間

當時心死絕疑如人生一日死也故云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也中下之士遇師

垂接卒難了悟如水浸物漸漸得透或十

年或二三十年志心不退觸著磕著有日

洞徹心休如人在世十年百年而死故云

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者也此合喻也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

彼者指上一日死者十年百年死者三等

之人也彼三等入未死之前雖動靜作為

昭昭靈靈智慧止名為生不名為死也故

云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

為死

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

道

彼者指上頓漸三等人也彼上中下三等於未了悟契道之前雖動靜作為昭昭靈靈智慧之用止名為人事而已不名為妙道也故云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此合喻也此章明悟有頓漸道則不二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迷人不悟道本無名跡故云不知吾道無

言無行也迷入泥著古人名言法相求道

或古人靈跡異跡求道既有尚靈異之心

忽遇邪魔化為異人談天論地說事說理

或逞神異變化迷人橫執以為了道聖人

而欲師之求道故云而即有言有行求道

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道由心悟靈源妙湛體用如如迷人不悟

源名跡而向外求道此迷靈源而逐名跡

流浪也本即源也未即流也如此流浪逐未欲返本源不可得也故云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此章垂誡學人勿逐名跡而求道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

習射者習射弓箭也習御者習御車也習

琴者習撫琴也習奕者習奕碁也已上四

者必以歲月而習之四者終無一事可以

一喘息之間而得其妙者故云習射習御

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也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道乃真空故無形像無方位利根之人且

下頓悟真空於一息之頃而得洞徹故云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也此章明

道易學於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

弓人相遇而關射則中者見為工巧不中者為魯拙也故云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也兩箇奕碁人相遇關奕碁則贏者見為勝則輸者見為負故云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也

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兩箇洞微妙道之人相遇則無可出示呈似也無可出示呈似則不似射奕有工拙勝負也故云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示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也此章明道無工拙勝負無可出示呈似於人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

海喻真空金喻微言妙行真空能容衆妙萬行窈然觀之不見故云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也石喻衆善真空能容萬善窈然示之不見故云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汗穢喻衆惡真空能容衆惡窈然視之

七

不見故云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

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鰕大鯨

小鰕小魚喻小人衆生大鰕大鯨喻君子賢人真空能運小人衆生君子賢人平等普利自生至死受用恃產但日用而不知

也故云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鰕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足

真空益之不盈故冥天地萬物而不為有餘真空損之而不虧故生天地萬物而不為不足故云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足此章明道無欠無餘而無所不容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

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道乃真空窈窕冥冥陰陽莫測鬼神難窺故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也真空雖然窈窕冥冥陰陽莫測鬼神難窺其用事也似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

如懸鏡以鑑形又如空谷傳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萬物不能逃其鑑也故云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章明道窈窕冥測應變無窮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

權者用也小人愚癡顛倒所用皆歸於惡惡者何也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言惡口兩舌貪愛瞋恨癡迷大逆不孝不忠不仁不義是也故云小人之權歸於惡者也

君子之權歸於善

君子燭理所用皆歸於善善者何也不殺不盜不邪淫不誑語不巧言令色恭行五常百行是也故云君子之權歸於善

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為道

聖人之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上德不德應變無方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強名真空之道也故云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為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善惡迥超諸有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以劍喻道道冥萬物普利無窮故云吾道如劍割物即利也執持染著昧性迷道故云以手握刃即傷也此章明道普利無窮迷執者自傷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邊不問豆豉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邊者以竹爲之以盛棗栗豆者以木爲之以盛菹醢以供祭享道無不在邊豆瓦石不相問答而終日問答雖問答而未嘗問答也道亦不失也故云邊不問豆豉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也此無情說法昧者不知也故云不應答藏真應答無知知處是真知正謂此也

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本無問亦無答向問答未萌之前薦吾問答未萌之前則心不生心不生則一氣

不往不來一氣不往不來則心無生滅無生滅即契妙道既萌問答之心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是知一問一答則一氣往來一氣往來與道遠矣故云向上一機擬議即墮是也故云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也此章明道無不在問答殊難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駁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跂者企羨也駁者馳求也如者往也仰慕聖人之道企羨不及故云仰道者跂也往外馳求妙道而不得也故云如道者駁也事者用也已上企羨馳求即道之用也隨用而迷體故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也故云道源不逮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真正謂此也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歎者欠少也豐者餘多也借者假也賈者賣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真空妙道

第七

二十八

又始真經註卷之一

本自具足無欠無餘聖人了了洞徹道本具足故不望道而欠少真空無有亦不恃道而餘多道既人人具足亦不假借道於聖人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亦不賣道於愚故曰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也此章明道人人具足不相假而取捨之也

右第二十八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維八

神拳道通于牛道淳真解

二柱篇

壯者通五天地陰陽之用也凡一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挽若孟若餅若壺若甕若盤皆能建天地

挽孟餅壺甕益六者皆所用之器也器之為物者外實而內虛也實者屬陰虛者屬陽陽屬天陰屬地故建立妙用物物可以取法也故云若挽若孟若餅若壺若甕若益皆能建天地

先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先者吉凶先兆也以火燒銀而鑽龜殼詳裂文以辯吉凶之兆也數著者著乃著屬出蔡州一科五十莖按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一象太一平分為二以象二儀劫一以象閏以四揲之以象四時三揲而為一爻十八變而為一卦卦既已定吉凶兆焉破瓦者打瓦卜也打瓦破碎而奇者屬陽吉之兆也偶者屬陰凶之兆也文石者打石裂文以辯吉凶文正數奇則屬陽告

之兆也文斜數偶則屬陰凶之兆也故云先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者也。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是知者因上挽孟餅壺甕益皆能建天地

先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大以此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成理者道也言道本自見成不假修為也道無不在天地萬物在道則存生失之則亡滅故云知見成之道物物皆包藏妙道非物能包之也為天地萬物不離妙道也故云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也不相借者物物具足不須相借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龜著瓦石也我者占卜之人彼枯龜

槁著焦瓦堅石豈有神靈先兆吉凶哉為

以我之精誠合彼龜著瓦石天地成理之精兩精相激搏而有此神靈應之也故云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也。

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

以飛禽配偶名曰雌雄八竅者卵生以走獸配偶名曰牝牡九竅者胎生也故云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也。

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彼者雌雄牝牡也雌雄牝牡交感精神混融為一而成卵胎也卵胎之形是雌雄牝牡之精也理者識性也是彼雌雄牝牡之神也故云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也。

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

我者說一切人之已也人萌一愛念則屬己之精情寓目觀色則屬已之神也精屬水故愛為水神屬火故觀為火愛為水觀為火相執相合因化為木其木絞之得水以見母形也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觀為神愛為精相存相合攝化為金其金擊之得火以見大形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故云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

金也

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

彼者母也父性真空本來清靜清靜真空性上忽萌想欲念如道生一氣也故云先

想乎一元之氣也既萌慾念則母形已具

乎識中故云具乎一物也母形具乎識中

執著相愛以與母交合精血故云執愛之

以合彼之形也父母交感情識混融於恍

惚窈冥之際因以觀形而生愛以成交感

父之識性與母識性相合則成胞胎之象

人形已存於胎內故云冥觀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矣理者識性也已上說禽獸與

人交感相媾精神與人精誠感應著瓦石

之神應同也

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

降為地

道生一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無極而

太極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

太極雖含萬象猶未離無極故云一運之

象周乎太空也太空者即無極也太極而動動而生陽陽氣輕清自太極中上升結而為天故云自中而升為天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氣重濁自太極中下降凝而為地故云自中而降為地也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

冬至一陽生行三十六候氣上升一百八

十日陽氣至天陽極生陰夏至一陰生行

三十六候氣下降一百八十日陰氣至地

陰極又復生陽屬乎陽自升屬乎陰自降

升降往來周流不息所以生生化化而無

極矣有升則有降若無升則無降無升無

降則無生死也故云無有升而不降無有

降而不升也

升者為火降者為水

火屬陽自然上升火發向上升行之象也

水屬陰自然下降水流向下降行之象也

故云升者為火降者為水也

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

金

水生木木生火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子母之情具在水中火欲升水欲降木之氣欲升而不能升故云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水者金之子火者金之夫夫子之情具在火中水欲降火欲升金氣欲降而不能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

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鑽木得火以見子之情也絞木得水以見

母之情也此釋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

故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擊金

得火以見夫之情也鎔金得水以見子之

情也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故云

金之為物擊之得水也如上所說以此知

金木各具水火之情相交孕化為金木也

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水者陰中陽也如坎卦屬陰中爻屬陽屬

陽自升天之象也水在五行為水在氣為

天在人為精在方為北在時為冬在數為

一六在卦為坎在五行為智在星為極在
獸為恒在臟為腎在支為亥子在干為壬
癸也故云水為精為天火者陽中陰也如
離卦屬陽中支屬陰屬陰自降地之象也
火在五行為火在氣為地在人為神在方
為南在時為夏在數為二七在卦為離在
五常為禮在星為榮惑在獸為衛在臟為
心在支為巳午在干為丙丁故云火為神
為地也

木為魂為人為魄為物

本在五行為木在氣為人在神為魂在方
為東在時為春在數為三八在卦為震在
五常為仁在星為歲在獸為泰在臟為肝
在支為寅卯在干為甲乙故云木為魂為
人也金在五行為金在氣為物在神為魄
在方為西在時為秋在數為四九在卦為
兌在五行為義在星為太白在獸為華在
臟為肺在支為申酉在干為庚辛故云金
為魄為物也
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

五行運轉無窮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故
云運而不已者為時也天地相包羅萬物
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故云包而有在
者為方也

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土無正行旺於四季一歲始終生成俱有
土氣春夏為生長物之始秋冬為成實物
之終故云惟土終始之也解者解散而隱
者也正月二月木旺而土隱也三月本旺
十二月土旺十八日旺者顯示也四月五
月火旺而土隱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
八日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九月金旺十
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
隱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土在
五行為土在方為中在時為四季在數為
五十在卦為坤艮在五行為信在星為鎮
在獸為蒿在支為辰戌丑未在干為戊己
在臟為脾在神為意識開微言則妙意
解悟得自利之妙故云有解之者也妙意
解悟既得自利亦可利他為上根者動容

容示直下頓悟妙意亦無妙意之量故云
有示之者也此章明達立天地萬物之妙
用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

凡在天下之人種類無窮蓋不可以十萬
為一億十億為一兆之數而計算之故曰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也
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
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盡計

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有夢境不同故云
人人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夢境不
同故云夜夜夢境亦各不同故云夜夜之
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做夢時一般見
有天地人物故云有天地有地有人有物也
夢見天地人物皆是平日妄識染著天地
人物於其夢時神思昏惑尸魄專權平日
所染隨思顯見故云皆思成之也天下之
人同夜做夢各異尚不可以數算況夜夜
各自不同蓋不可以盡數計算也塵者如

日影見塵

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安者寧也寧知今時未睡見天地人物不
有思者乎言未悟之人識見染著所見天
地人物亦與今時不異也為晝夜俱迷也
故云安知今之大地非有思者乎此章明
識迷覺夢計天地人物皆事妄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

天地生物各屬五行棗亦屬火火在臟為
心故云心應棗也榆青屬木木在臟為肝
故云肝應榆也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
棗榆心應棗肝應榆是我與天地相通也
故云我通天地也

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天氣欲降地氣欲升將作陰雲為雨陰氣
感人夜即夢水故云將陰夢水也天氣欲
欲其降地氣欲收其升陽氣感人夜即夢
火故云將晴夢火也如上所說天地陰陽
之氣感人先夢水火即是天地與我相通

也故云天地通我也

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如上說我通天地天地通我即是我與天
地似契合則又不契合天地有人人亦有
天地天地即大人人即小天地也似離遠
又不遠故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也天地
與我並生天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者純一
而無雜本自全真道為天地人歸宿之所
故云純純各歸也此章明天地人物咸生
之道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

天玄而地黃故有色也天圓而地方故有
形也天地既有色形會歸於壞故有數也
天地有八極上下故有方也天地雖廣大
有色形之可觀有數方之可盡也故云天
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者也
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吾有真空之道視之不見故非色也搏之
不得故非形也真空無盡故非數也真空

無處所故非方也真空之道生天生地天
地有數會歸於壞壞而復生生而復壞壞
而又復生生生壞壞而道無生無壞浩劫
長存故云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
天地地者存此章明天地有成壞道無成
壞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
地雖大彼固不知

彼者死胎中人與卵中物也人物之性透
入胎卵中未生而死天地雖廣大彼人物
之性固是不知也故死胎中者死卵中者
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也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

人性雖在胎中未知有天地及乎已生成
童之時始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自童至
老不能忘者是知計度有天地者皆我區
分之情識故云計天地者皆我區識也
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手喻識也刃喻天地也譬如手不觸握劍

刀劍刃不傷人手也識不染天地天地不昧識性也識若忘時亦不知有天地也故云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也此章明妄識障道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焉人睡夢之時恍見天地人以鏡上下照鑑天地人視澄潭水中上下皆天傍照山原亦水中天地也故云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焉

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益不汲迷人不悟真空無礙於天地天地亦無礙於真空也迷識染習妄去夢中天地不知夢亦妄也何可去之哉若去之者則寢不能安寐也故云欲夢天地者寢不寐也古人鑄鏡以鑑形容照天見天照地見地鏡本無心妄識計之曰天地彼鏡豈知哉何可去之若去鏡中天地者碎鏡則去也若碎之則無以鑑形容之妍醜也故云欲去

鑑天地者形不照也水之澄也仰照於天傍照於山原決之潤物汲之濟人若去水中天地潤之可也若潤之則益以汲之爲用也故云欲去水中天地益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彼者夢鑑水也此者識也彼夢鑑水中或有時夢見天地或有時不夢見天地或不鑑不照天地即無天地也夢鑑水中或有天地或無天地在此妄識計之而有不在彼夢鑑水也故云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也是以若因上結下之辭也聖人了悟真空識浪淵澄天地真空各自如不相星礙故云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也此章明覺破妄識真空無礙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

天地不能自生生天地者道也道生一者太極也一生二者天地也故云天非

自天有爲天者也地非自地有爲地者也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天地待道以生成喻似屋宇舟車待人造作而後成就彼屋宇舟車豈能自成哉以此知天地非道運太極元氣而生成哉故云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也彼者天地也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知彼天地有待道而生成知此大道無所待而生成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是也知者悟也了悟妙道迥絕對待既絕對待上下天地內外人我對待亦不見矣故云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此章明天地待道而生道無對待生死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時數者一氣之運耳彼妙道真空非氣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日月豈

有晝夜十二時哉故云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也

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

有方位者以形定之耳彼妙道真空非形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形位豈

有東西南北之四方哉故云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也

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篲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

自設問何謂妙道真空非氣也自答云氣

所自生者譬如人搖竹扇而得風涼喻道運而生一氣也故云何謂非氣氣之所自

生者如搖篲得風也篲者竹扇也彼未搖竹扇時非風之氣喻道未生一氣之前也

故云彼未搖時非風之氣也彼未搖竹扇時而得風涼之氣即名為氣也喻道運而

生一篲名為氣故云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

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此又自設問何謂道之真空答云天地之

形所自生者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故云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也彼人未鑽木時非有火之形狀也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故云彼未鑽時非火之形也彼人已鑽木時有火出見即名為火之形狀此喻無極而太極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故云彼已鑽時即名為形也此章明道不屬時數方位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

道運元氣變化陰陽五行而成冬寒夏暑春溫秋涼四時之遷變元氣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如夏火旺時元氣隨火氣而

為炎暑也置之水即寒如冬水旺時元氣隨水氣而為嚴寒也人以口

呵瓦石久之即溫暖如春木旺時元氣隨木氣而和溫也人以口吹瓦石久之即涼

如秋金旺時元氣隨金氣而清涼也故云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也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

瓦石本無寒暑溫涼而特因物有水浸火燒呵之吹之人物而寒熱溫涼有去有來

而瓦石本無寒熱溫涼之去來也故云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

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溫涼之去來特因水火金木之氣盛衰去來而有寒暑溫涼之去來也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先以瓦石水火呵喻元氣寒暑溫涼之去來恐人未曉又說譬喻令人曉悟元氣

如水火金木之氣如水中之影影有去來水實無去來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

盛衰去來而元氣實無去來元氣尚無寒暑溫涼之去來而況於道乎故云譬如水

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此章明道不屬元氣元氣不屬時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虛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先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

人即小天地天地即大人風雨雷電天地所為也人亦能之人衣搖扇虛空得風來人以氣虛可物得水生此風雨之象也人以水灌注於水則聲鳴人以兩石相擊而火光迸流此雷電之象也人能知此說者呼召風雨立興雷電不為難矣故云衣搖空得風氣虛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先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也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緣者因也蓋風雨雷電因陰陽而生也陽氣下降無陰氣以承之則化為風陰氣上升無陽氣以接之則化為雲陰陽激搏化為雷電以此知風雨雷電因氣而生故云蓋風雨雷電皆氣而生也人了悟真空妙道得陰陽一氣之源洞明造化之妙真心妙運一氣變化呼召風雨立興雷電聖人

之餘事故云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大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也

先說風雨雷電皆可為之恐人信之不及故再說譬喻以曉之譬猶有人行持有為扣捏之功法內存想下丹田如大火輪久之通身發熱人覺知此熱以為冲和此非也又如人內作觀想身心如大寒潭澄澄湛湛久之覺通身寒冷以為清涼境界此亦非也彼且妄想寒熱猶隨心變況了真心手人能知此譬喻之說者呼召風雨立致雷電此天地之德達人皆可同之也此章明道為陰陽之祖德同天地之用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卜當年之豐歉

五雲者五色雲也五色雲者青黃赤白黑也變者五雲互相更變也當年者當一年也豐者收熟也歉者饑饉不收熟按占雲書云每於正月朔旦五方觀之隨方五色雲見主隨方豐歉也見黑雲者主彼方當

年雪少雨多也見赤雲者主彼方當年荒旱也五穀不收熟也見青雲者主彼方當年有蟲小麥薄收見白雲者主彼方當年人災稂糯薄收見黃雲者主彼方當年人安禾稼薄收見黃雲蒼色者主彼方五穀大收熟也五穀者稷房芒角穗也黑赤青白黃各獨見者主歉也五色相雜或蒼黃者主豐也故云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也

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八風者八卦之方所起之風也朝者從彼方起朝來之風也按占風書云每日寅占之從乾方風來名曰不周不周者半凶半吉也從坎方風來名曰廣漠廣漠者無凶無吉從艮方風來名曰融風亦名凶風融凶者半吉半凶也從震方風來名曰明庶明庶者大吉也從巽方風來名曰清明清明者大吉也從離方風來名曰景景者大吉也從坤方風來名曰涼涼者凶也從兌方風來名曰闔闔闔者大凶也故云八

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是知者因占風雲知豐歉吉凶以此知風雲變化為休咎凶災歉祥豐一氣之運耳故云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人我天地咸是一氣之運行而有其生彼氣盡人我天地則死矣今人我天地存者以此知渾同一氣耳故云渾人我同天地也已上占風雲渾人我同天地者皆彼妄識私智計之也彼妄識私智非本來之性也迷人認妄識私智為己之性則非也故云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此章明私智非性皆一氣之運耳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寄託也氣莫大於陰陽形莫大於天地天地者有形中最巨者也太虛中細物耳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故

云天地寓也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故云萬物寓也我本無我無我之我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故云我寓也道本無名聖人寄託於強名以宣此道故云道寓也苟且也且離了強名之道則無名可名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苟離於寓道亦不立也此章明從本降跡不離於寓名從跡復本道之寓名不立也

右第十二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維九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三極篇極者超凡越聖了道之極數也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聖人者了道之聖天子也治天下者聖天子以道德撫安天下之民也故云聖人之治天下也不我賢愚者聖人無我而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而賢愚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賢愚也故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言衆人皆曰賢聖人因人稱賢故亦賢之而進用也衆人皆曰愚聖人因人稱愚故亦愚之而退黜也故云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也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聖人既無我而是非者自是非者也自是非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是非也事者用也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善衆人皆曰是聖人因人稱是故亦謂是

而賞之也用之於惡衆人皆曰非聖人因人稱非故亦謂非而罰之也故云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也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

知者悟也古太之前道理也今者見前之

事也聖人了道悟事理不二古今一貫故

云古今之大同也聖人得自利利他之妙

故或先以理示人或先以事示人上根之

人或從理入或從事入理事雖不同入則不異也故云或先古或先今者也

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

知者悟也聖人了悟妙道得形神俱妙身

心一貫故云知內外之大同也聖人慈悲

普利爲上根之人先以明心悟性示之上

根之人直下頓悟心源本來清靜故云或

先內也聖人爲中下之人恐難了悟先以

修身衛生之妙示之今中下之人漸漸悟

解故云或先外也

天下之物無以累之故本以謙
聖人洞徹真空體同太虛天下之物紛紛

億萬豈曾得累礙虛空哉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法江海之居下含塵忍垢萬邦流歸天下樂推而不厭皆本謙德之效也故云本之以謙

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

物者人物也聖人以道德撫世萬邦歸德

而順化願爲臣民而不厭是天下之人無

得以外於聖人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

外之也既得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爲臣民而不厭聖人亦不以此自滿心同太虛故

云故舍之以虛者也

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人樂歸聖德無徭役難行之事百姓所樂太平而富庶無難化之民故所行

政事無難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

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變之以權

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和氣流通天地陰陽

調順萬物遂其生成無一物而室塞不通

聖人以道自牧而無爲以德應變而爲用

權者用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變之以權也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

以此者權用也中者無太過不及之病也

權用合宜不失天下民心則可以制禮正

上下君臣別尊卑父子也故云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也

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樂者和也樂貴和而不淫以此德用撫世

天下和平禮樂興盛而風化美也故云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者與盛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

以此道德撫世公正無私之人可委而理

治天下之財用也故云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也

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

以此道德撫世周天下其侮尊慢上之

民不期止而自止也禦者禁止也故云周

天下可以禦侮也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道德撫世或固有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除之或因有利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行之也故云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以此道德撫世觀有便於天下之民用者可以制器而與民用之也故云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也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聖人無我以道德撫世天下之民各安其業忻樂太平而忘帝力故云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是也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天下之民或有歸太平之功於聖人聖人亦不自有其功而不謂我能治天下聖人以謙自牧必任功於天下之民此釋聖人

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故云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也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然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四帝治天下太平使民忘帝力天下之民皆曰自然太平帝力

何與焉故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此章明聖人以道德撫世無我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至大者天無一物而不蒙天之覆蔭春生

秋殺而無心天豈有愛而生之惡而殺之

耶故云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

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至明者日無一物而不蒙日之照臨因有

日照妍者顯其貌美醜者顯其貌陋而日

平等妍醜皆照而無心豈有厚於妍而偏

於照亦無薄於醜而不照也故云日無不

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此章以天日喻

聖人普利無私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

道者不可思議也天者自然而然而命者

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聖人洞徹不思議之

道自然而然而不知所以然而然道之強名

亦不立也亦無所能也故云聖人之道天

命非聖人能自道也

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符者合也聖人普利合時不求報恩忘其

所能不佳著德之名也故云聖人之德時

符非聖人能自德

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

事者用也聖人以無用之用普利無窮用

之為人亦無能用之心也故云聖人之事

人為非聖人能自事

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不有道之

名不有德之跡不有用之用故云是以聖

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也此章明聖人

掃蕩復本而無我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仁者慈惠利物也聖人妙體真空我本無

我假立我名聖人悟此在仁與仁無異也

故云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也

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

事者用也權亦用也聖人了悟無我之用以宜物也故云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義者宜也

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

聖人悟本來妙心元無我相故戒人以履

儀則之行也故云知我無我故戒之以禮

也禮者履也亦儀則也

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聖人悟靈識之源本來無我故用照之以

鑑是非真偽也故云知識無我故照之以

智也智者是是非非之謂智也亦名審真

偽之謂智也

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悟無言之言亦無我相之名故保任

真誠言行相符也故曰知言無我故守之

以信也此章明聖人無我妙用五常之德

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

以者用也聖人以道爲體以五常爲用用之於慈惠惠物故云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也或裁是非令物合宜而本於慈故云以義爲仁也或履儀則而本於慈惠或鑑真偽而本於慈惠或言行相符而本於慈惠故云以禮以智以信爲仁者也

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或行仁而兼於義禮智信或行義而兼於禮智信仁或行禮而兼於智信仁義或行

智而兼於信仁義禮或行信而兼於仁義禮智故云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

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所得不染寓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聖人逆行順行鬼神莫測蓋真空之道

跡可循故不可以行觀聖人也故云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也蹟者踪跡也勿者禁止之辭也

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

勿以言觀聖人者聖人無言之言令人薦

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者即道也道本無名言之不可及也

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

勿得以所能觀聖人者聖人無爲而爲爲以無爲故云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也

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勿得以貌相觀聖人聖人貌不異衆人體冥真空無形可觀故云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跡言爲刑不可以行言貌觀也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聖人無爲而爲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人修善卓然異衆衆爲下而善行爲高高下對待不離於跡故云行雖至卓不離高下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行觀聖人也

言雖至工不離是非

人有能言妙理異於衆人衆人言之不妙
爲非能言妙理爲是是非對待不離名相
故云言雖至工不離是非工者巧妙也此
章釋前章勿以言觀聖人

能雖至神不離巧拙

人有能造作所爲神妙異衆不能者爲拙
能爲者爲巧巧拙對待不離有爲故云能
雖至神不離巧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能
觀聖人

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人有相貌美然殊衆衆貌不美者爲醜而
貌美者爲妍妍醜對待不離假形故云貌
雖至殊不離妍醜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貌
觀聖人也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降世假行言能貌以示天下故云聖
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學人當於行言能
貌未萌之前薦悟洞徹者窺冥真空聖人
妙道也故云天下冥此乃見聖人也此章

明示學人隨流得妙也

右第七章

關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目
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

上古聖人因見蜜蜂有尊卑之序因是得

其師遂立君臣以撫世也故云聖人師蜂
立君臣也中古聖人因見蜘蛛結網取食
由是得其師遂立綱目取禽獸以供祭也
故師蜘蛛立綱目也聖人因見山中之鼠
望人拱立而鳴由是得其師遂制禮樂以
正上下列尊卑序人式倫也仍見二六之
螻蟻戰鬪爭食相咬由是得其師遂制兵
以伐逆故云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也
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
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人師問賢人以學五常百行故衆人師
賢人也賢人師問聖人以學無爲大道故
賢人師聖人也聖人慈悲普利因萬物天
然之理由是得其師種種方便普利天下
故聖人師萬物也聖人洞徹真空中處世和

先不耀同塵不染不異衆人體同虛空而
無我故云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此章明
聖人普利無窮者也

右第八章

關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倡
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受道不棄物
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聖人心冥至道反觀天地萬物皆吾妙道
也故云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
又觀夫婦之倡和萬物之始終草木之青
黃雌雄之卵翼無非妙道也故云倡和之
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聖人了悟天地萬
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無非妙道不生愛
道棄物尊君子賤小人之念也故云不愛
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也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且去之且旦與之長
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役者也
物者用也賢人迷體而專用用之不一故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也且者日也賢人日
日捨去諸惡日日與人善言令人行之故

旦旦去之旦旦與之也賢人訓人明是者理長非者理短務要人行正直端方之行故長之短之直之方之也迷體專用用之不一捨取去與長短方直辯之不息者是專用爲人物之使役也故云是爲物役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鄙雜廁者鄙薄雜混廁染不淨之人別分居者以禮儀正君臣父子尊卑上下別男女夫婦兄弟之序也賢人殊不知聖人鄙薄混雜廁染不淨之人立禮儀別分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之居處不令混雜穢行者所以爲天下人不以此爲己也故云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也此章明道無不在聖人利物無我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聖人洞徹妙道大隱於世和光不耀同塵不染何謂和光同塵不異衆人食服屋宇舟車貴賤貧富者是也聖人處世凡食亦食凡衣亦衣凡居屋宇亦居屋宇凡乘舟車亦乘舟車凡仕而貴亦仕而貴凡庶而賤亦庶而賤凡無財而貧亦無財而貧凡有財而富亦有財而富富世之跡未嘗異人故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修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衆人之跡與聖人寓世之跡不異故云衆人每同聖人也聖人每同衆人彼衆人仰慕聖人之道高德大故云彼仰其高修其大者也聖人有时建立妙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彼衆人仰慕道之高修廣德之大及其聖人掃蕩復本不立一塵陰陽不能測神鬼莫能窺而況於凡乎故云其然乎其不然乎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

魚者喻衆人也水者喻汪洋妙道也人欲履非義生異謀則違至道人誅鬼責不得終其天年而死如魚異群魚捨去其水跳躍於岸上即枯而死也故云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也虎者喻君子也山者喻巍巍至德也君子殉名而失德之實希慕爵祿被富貴所惑而不知退止或被說下或悞履危機而不得善終如虎欲異於群虎捨離大山入於城市被人擒捉而擊死故云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也即者就也

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聖人行不崖異跡同衆人非道不履非德不行體冥真空萬緣無礙逍遙自在獨脫無羈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超然優游乎象帝之先故云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特者獨也此章明聖人行不崖異寓世逍遙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作者爲也事用也聖人以道爲體無爲自然故云道無作也聖人以德爲用從體起用故云以道應世者也從體起用應變無窮衆人見聖人應用之事便即爲道之妙體殊不知是用非體也故云是事非道也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道本無形豈有八極上下十方哉以者用也物者人也寓者寄託於玄妙之言而教人物者衆人見聖人有此道理玄妙之言便即爲道殊不知是訓人之跡亦非道也故云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竟者終也示者曉示也道乃真空無形無相無相似無比倫心不可思而知口不能言而議在人心開了悟密契而已雖是聖人終不能拈出妙道以曉示學人也故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也此章明道由心悟雖聖人不能與人道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鼓鼓然聖人之言則然

鍾鼓者不自聲也感而接應應聲無心以喻聖人感而後應應言無心也鍾聲清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理訓人今從理悟入也故云如鍾鍾然鼓聲濁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事訓人今從事而悟入也故云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也

如車車然如舟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車舟者不自行也感而後行行而無心以喻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行行而無心也車行有跡以喻聖人有時撫世有時輔世普利天下其跡昭然萬世不泯者也故云如車車然也舟行無跡以喻聖人不得已而應世所行之德上德不德即跡而無跡使賢愚莫知鬼神不測故云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也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右第十三章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派去強名道亦不立故云唯莫能名也莫能名者言無所議雖天下有能者於此而遺默也故云所以退天下之言也道本無情思之不可得而知也思之不可得而知者雖天下有大知之人於此奪之而無用也故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此章明聖人言行無心道不可思議者也

關尹子曰蚍蜉食蛇蛇食鼯鼯食蚍蜉互相食也

蚍蜉者蜈蚣也鼯者蝦蟇也蜈蚣入蛇鼻竅咬蛇腦髓蛇吞蝦蟇蝦蟇吞蜈蚣三蟲互相吞食故云蚍蜉食蛇蛇食鼯鼯食蚍蜉以起喻也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

聖人所垂名言法相喻似蚍蜉蛇鼯互相吞食故云聖人之言亦然聖人之言有是一邊無是一邊迷人住著二邊乃爲學道

之弊病也此一句合螭蛆食蛇之喻也故云言有無之弊也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不著有不著無唯行中道又言非有非無之弊也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則去除非有非無不立二邊中道迷人不悟住著此言便即為道者亦是學道之弊病也此合蛇食鼃食螭食蛆之喻也故云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也

言之如引鋸然

向言有無非有非無去非有非無皆為弊者其言互相掃蕩如引拔鋸一來一往其跡愈深矣故云言之如引鋸然也

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留者住也聖人之言譬如筌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忘言者不住著於言也唯善悟聖人之道者不住著於言默不可得而互相掃蕩也故云唯善聖者不留一言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名言擬議即為弊病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龍之為物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聚而成形散而成章變化莫測能小能大大則充塞

天地小則為蛟蛇龜魚介蛤之類也故云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此借喻也

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

蛟似龍而非龍而終化龍者必以其蛟也未化龍時水獸而已故云蛟蛟而已也蛟

為水獸不能變化豈能為龍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者哉故云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此亦借喻者也

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水喻道龍喻聖人蛟喻賢人蛇龜喻君子魚蛤喻衆人龍蛟水蛇龜魚蛤俱在水中自生至老老吞吐受用各無欠少蛟蛇龜魚蛤同生在水而不能變於水唯龍變之聖

賢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自生至老日用俱足各無欠少賢人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而不了於道唯聖人了之故云聖人龍之賢人蛟之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在聖凡無餘無欠人不了而聖了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唯真常在故云在已不住空相故云無居真空圓明物物昭彰故云形物自著也著

者昭彰也真空獨露不住空相頭頭顯物物昭彰其動也如水流復澄而無跡其靜也如明鏡鑑形而無心其應物也如空谷傳聲而常寂故云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也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

聖人洞了真空心如寒灰枯木似無生意故云芒乎若亡也芒者芒昧也如寒灰無光也亡者如枯木無生意也心源澄徹湛然清淨如水之靜定而清澄也故云寂乎

若清也寂者靜也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利根之人同氣相求學於聖人聖人動容
密示利根者直下洞徹轉凡成聖故云同
也先聖唱之於前後聖和之於後故云同
焉者和也鈍根之人未悟道無所得執持
聖人名言法相似為有所得有此見解不
忘失之速矣故云得焉者失
未曾先人而常隨人

聖人寓世感而後應不得已而為中下者
立名言法相盡是方便然未嘗先立此名
言為中下之人有此染著迷病然後隨分
釋縛隨病施方也故云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心感而後應者
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遊太初乎

大道渾然汪洋無邊即聖人之體也故云
渾乎洋乎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
之始也一氣始萌道之用乃聖人即體即

用即體即用遊遊無朕也故云遊太初乎
也

時金已時玉已時真已時土已

了道聖人寓世不違時時可輔世而治天
下人以謂如金之貴故云時金已時可撫
世而安天下人以謂如玉寶之尊也故云
時玉已也時可晦隱卑辱貧賤利物濟人
人輕如土故云時真已時土已
時翔物時逐物

聖人寓世時可獨善則逍遙翱翔如鸞鳳
冲霄不見其跡故云時翔物也時可隨眾
不露神通故云時逐物也逐者隨之也
時山物時淵物

聖人寓世時可山居澗飲月卧雲眠而歸
先自樂或時可孤舟短棹煙蓑雨笠遨遊
江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放任逍遙
故云時山物時淵物也
端手權乎狂乎愚乎

端乎權乎者此釋前時金已時玉已也言
輔世撫世端正法則權變政治以安慰天

下也故云端手權乎狂乎愚乎者此釋前
時真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
淵物也謂聖人有時放任自得不拘法則
隱顯莫測如狂如愚不可得而彷彿也故
云狂乎愚乎也此章明聖人隨時達變隱
顯莫測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
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
慕心則聲裴裴然

悽悽者悲愴之聲也遲遲者思慮之聲也
回回者違怨之聲也裴裴者慕戀之聲也
人心所念寓之於琴隨聲發見心念悲哀
則琴聲悽悽然感愴也故云人之善琴者
有悲心則聲悽悽然也心念思慮則琴聲
遲遲然如思慮也故云有思心則聲遲遲
然也心念怨人則聲回回然違恨也故云
有怨心則聲回回然也心念慕羨則聲裴
裴然戀慕也故云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

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入之有道者莫不
中道

向之所謂心念悲思怨慕非是手竹絲絃
桐琴而自有此悽遘回裴之聲也故云所
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也因
人善琴得之於心心之所念符合於手手
之所動符合於絲竹桐琴之物自然心之
所念隨聲發見彼善琴者尚能隨聲發見
心之所念況善悟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
體用如如拈來放下語默起居無非中道
也故云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入
之有道者莫不中道也此章明動靜語默
無非是道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
乎人

言為思者皆用也聖人應用之跡有時與
凡人不異故云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
所以同乎人也

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嘗者曾也未嘗言為思者言為思未萌已
前真空之體也聖人真空之體本與凡人
不異為凡迷而聖悟所以異乎凡人也故
云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
人也此章明迷入同聖人之跡不同聖人
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惡心愈
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
愈明則物不契

心專明審何者為利一向求利心專明審
何者為害一向避害如此雖父子之親亦
不相和睦況於他人乎故云利害心愈明
則親不睦也心專明審何者為賢何者為
愚一向親賢而遠愚彼既賢於我必以我
為愚亦遠之矣如此則至老不能交同志
之友也故云賢惡心愈明則友不交也心
專明審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一向就是而
捨非被是非之名所拘凡事無巨細皆不
敢為如此則事無大小皆不能成也故云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也心專明審何者
為好何者為醜一向愛好而惡醜受惑迷
心一向著色雖夫婦之情不相契合矣故
云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也愈者專也物
者人物也

是以聖人渾之

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渾者渾然真心
不生分別也是以聖人真心渾然不生分
別則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名故云是
以聖人渾之也此章明聖人真心渾然不
生分別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
解

援者引也世間有等愚魯拙鈍之人恐人
笑之妄引聖人韜晦佯狂愚拙之跡以九
解釋謂聖人亦有此愚拙也故云世之愚
拙者妄援聖人愚拙自解

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世之愚拙之人殊不知聖人隨時達變不

滯於跡時可隱者則佯狂如愚則隱之至也時可顯者則名超日月也時可無爲則忘所能而如拙鈍也時可有爲善巧方便垂示迷人也故云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也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

以聖知師聖人之德造之極者僅爲賢人也故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也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造之極者乃爲聖人也故云以賢師聖人也

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友跡而合道

德用有跡蓋以聖智師聖人之德用是徇德用之跡忘道之體也故云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也道體真空無跡可徇蓋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心開悟解體冥真空與跡相反而合道也故云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也此章明從本降跡徇跡

而爲賢人從跡復本反跡而爲聖人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

賢人明理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一向見於理殊不知理障是一邊

故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也衆人昧於理

迷著事用殊不知事障亦是一邊也故云

衆人趨下而不見上也上者理也下者事

也聖人洞了真空不拘事理有時以理示

人有時以事示人觀機垂訓聖人逆順合

宜應變無方也故云聖人通乎上下惟其

宜之也

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聖人如水賢人衆人如冰水因寒而凝結

爲冰冰遇暖而復化爲水冰雖未化不可

謂冰不是水也爲冰通身是水也聖迷爲

凡凡悟復爲聖雖凡未悟不可謂凡不是

聖也爲凡通身是聖也迷者不悟悲哉如此則要知水者休離冰尋即冰是水也要

悟聖人之道休離凡究即凡是聖也明矣故云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也哉者深嘆迷人之辭也此章明道在聖凡平等具足但迷悟不同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天下有自然之理陽尊陰卑陽剛陰柔陽

先陰後故夫先唱而婦隨後應和也走獸

牡陽先馳行牝陰隨後逐趕之也飛禽雄

陽先鳴於上風雌陰應鳴於下風也故云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

雄者鳴雌者應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因觀天下有自然陰陽尊卑先後之

理遂制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尊卑先後

之言行古今賢人不敢違越而行之是彼

此言行拘束定而不得自在逍遙也故云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此章明聖人造超法則垂範後世也

右第二十四章

開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德雖絲
禁事則基布

虎變者喻聖人道之威光赫然應變無方
龍行者喻聖人用事不得已而緩緩後應
故云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絲禁者喻
聖人之道紛然無所不包羅基布者喻聖
人用事著者有條道理路下落也故云道
雖絲禁事則基布也此章明聖人之道難
測用事有法則也

右第二十五章

開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才爾胡
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

子才者無對待也徹徹者盡善盡美也堂
堂者深奧難測也臧臧者妙之又妙也胡
者何也言聖人之道何其子才然超諸對
待也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才爾
也聖人之道何其徹徹然盡善盡美何其
堂堂然深奧難測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
讚美不盡也故云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

爾胡然臧臧爾者也

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
物

偶者待也惟道無我能生萬物而與萬物
不異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無所待故能
超貴乎萬物故云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
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無一物能偶
者無一物比配道也此章明道超諸有迥
絕對待

右第二十六章

開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
所以變化不窮

雲之為物地水之氣上升結而為雲在虛
空中或卷或舒聚散往來無跡可見也禽
之為物陽氣化生飛翔虛空中南北東西
惟意所適來往縱橫無跡可見雲禽皆在
虛空中卷舒飛翔變化往來不窮也故云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
化不窮也此借喻也
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洞了真空妙有體用如如應變
無方如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縱橫變化無
有窮極而無蹤跡可循也故云聖人之道
則然也此章明聖人之道變化無窮而隱
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維十

神峯逍遙子牛道純直解

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凡一十七章

開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五行中水析而分為萬水合而為一水不假他物而獨見以此知水無人也水在人屬腎藏之精故精無人也故云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五行中火因油膏燈草或以柴薪執之見火之形若無膏薪則火不能獨見以此知火無我也火在人屬心藏之神故神無我也故云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

皆精

水既無人所存在皆無人也水在藏為腎在前形為耳耳乃腎之外表耳蔽著聲聽之前後皆聞耳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也水在五當為智智見孤

高名曰崇也智既屬水無人故曰智崇無人也水在數為一一乃奇數即水之生數也一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一奇無人也水在時為冬冬嚴寒故能凋秋草木之物冬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冬凋秋物無人

水在色為黑黑不可以變別色黑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黑不可變無人也水在方為北水壽長久不枯涸以此知全精者多壽也北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北壽無人也已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水在五

神屬精故云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

火既無我所在皆無我也火在藏為心在形為舌舌乃心之外表舌獨不能言即齒

成言也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舌即齒

牙成言無我也火在五當為禮禮以謙卑為本禮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禮卑無我火在數為二二乃偶數也即火之生數也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二偶無我也火

在時為夏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

夏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夏因春物無我火在色為赤赤可變為別色也赤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赤變無我也火在方為南火易滅故壽夭是知縱真火者多天也南

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南天無我也已上古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火在五神為神故云皆神也

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水在五神為精水既無人精亦無人以精無人譬如穀去皮穀則精米存之此無人之象也故云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也

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火在五神為神火既無我神亦無我以神無我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此無我之象也故云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也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人能保全至精孤然不與萬法為侶則善

是惡非寵得辱失俱忘之矣既孤然不與萬法爲侶是在此精而已不假彼法而獨存也故云金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者也

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人能保抱至神冥然無我隨時達變時可晦隱則晦隱而獨善時可明顯則明顯而濟天下時可行仁德自強不息則行仁德而自強不息也時可謙卑柔弱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晦明強弱在彼時而已非在此神也爲神無我也故云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此者非彼也此章明全精神者無我人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

精屬水神屬火故精神水火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滅火火滅金金滅木木滅土土滅水也故云五行互生滅也正月二月木旺三月木旺十二月

土旺十八日四月五月火旺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九月金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春夏秋冬四時循環往來首尾可尋故云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也

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

精屬水故曰一滴也吾之至精之道不屬有無存亡也故云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也

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

神屬火故曰一歛吾之至神一歛之間無生無滅也起者生也故云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如上所說神無我精無人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以此知惟無我人首尾者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故云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也此章明精神無人我與天地同生於道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魄者木

水在五神爲精故云精者水也金在五神爲魄故云魄者金也火在五神爲神故云神者火也木在五神爲魄故云魄者木也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精屬水魄屬金金是水之母金生水也以此知魄隱藏精也故云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也

神主火魄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

神屬火魂屬木木乃火之母木生火以此知魂隱藏神也故云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也

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

希玄子賈本有此四句似與經文勢相聯不失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金放於水中則隱息而不見木得水則滋生榮旺精既屬水魄既屬金魂既屬木水既藏金以此知精能析分魂魄也故云惟水之爲物能

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折魂魄
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
所以冥魂魄

火能鎔銷其金亦能燒燔其木神既屬火
魄既屬金魂既屬木火既能銷金燔木以
此知神能合魂魄也故云惟火之爲物能
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也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

精屬水水在天時則爲寒水在地形則
爲五行之水水在人五神則爲精也故云
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也

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神屬火在天時則爲夏熱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火在人五神則人五神則爲神也故

云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

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魄屬金在天氣則爲炎燥在地形則爲五
行之金在人五神則爲魄也故云魄在天
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

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

魂屬木在天氣則爲風在地形則爲五行
之木在人五神則爲魂也故云魂在天爲
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也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
合爲一水

因萬水可合爲一水之喻以此知吾之精
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爲一精也故云惟以
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
爲一水也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
爲一火

因萬火可合爲一火之喻以此知吾之神
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爲一神也故云以我
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
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
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

因異金可合鎔之爲一金之喻以此知吾
之魄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爲一魄也故云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
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也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
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

因異木可接爲一木之喻以此知吾之魂
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爲一魂也故云以我
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
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也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
何者生

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
道也既同生於道者道豈有生死哉故云
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
何者生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
我爲一一生於道道無生死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魄因魂有神因
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

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互相生也精屬水
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

也神屬火木生火故云因魂有神也意屬土火生土故云因神有意也魄屬金土生金故云因意有魄也精屬水金生水故云因魄有精也

五者回環不已

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循環不已也已者止也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相生者精生魂魂生神神生意意生魄魄生精精復生魂也若人心神不生則意不生為無火則無土也意不生則魄不生為無土則無金也魄不生則精不生為無金則無水也精不生則魂不生為無水則無木也魂不生則神不生為無木則無火也以此則知一心不生五者皆廢乃出輪迴之捷徑也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

極

偽心者業識也一切衆生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流浪生死出轂入轂四生六道販骨如山輪迴不知幾億萬歲尚未有窮極出離也大聖垂慈是經由是而說也故云所

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造化者生死也我者一切衆生是也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

果木有核者埋於土內則生芽長成樹復結果生核核復埋土生芽芽又長成樹生核如此相生不知幾萬株樹而不窮故云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也此喻心含識則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若將果核以線繫之懸於空中彼天地雖大豈能生芽哉故云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也此喻一心合於真空造化不能輪迴也

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禽之雌因與雄交而生其卵雌覆卵而生小禽長大復有雌雄相交而生卵如此相生不知其幾千萬億禽也故云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也此喻心背覺合塵生死不已也彼禽之雌不與雄交合彼陰陽雖

妙豈能生卵哉故云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此喻心不合塵則無生死者也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應之

我者心也心本無心因物境來相干則一息之間心忽見也以此知即物是心也故云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為我也若無物境來干則心不見心既不見即是真空五行豈能變真空哉不能變真空者則無生死輪迴也故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故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徧正謂此也此章明一念纔生則落五行輪迴不已一心不生則真空陰陽不能陶鑄矣

右第四章

開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魄者陰也妄想貪著衆惡是也魂者陽也清靜無染衆善是也衆人愚癡顛倒妄想貪著外行衆惡內貪色慾外損陰德內耗

元陽陽魂耗盡陰魄獨強惡習所攝死沉陰界如水流下蓋屬乎陰者自降也陰魄既獨強陰魄屬金是金有餘也陽魂既耗盡陽魂屬木是木不足也攝制伏也以強魄制伏弱魂也故云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

運者周行也聖人初學道時心開了悟清靜無染外行衆善不住行善之跡內保元陽不住空相離種種邊純陽流注陽魂運化陰魄消寂功滿蛇形升乎陽界所以爲聖人也如火發往上行蓋屬乎陽自升也陽魂既運化魂屬木是木有餘也陰魄既消寂魄屬金是金不足也

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魄屬陰陰主靜靜者隱藏之義也魄隱藏於夜魂亦俱隨魄隱藏也故云蓋魄之藏魂俱之也蓋者大蓋如此也魂屬陽陽屬動動者浮游之義魂浮游於晝魄因隨之而浮游也故云魂之游魄因之者也

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魂乃肝藏之神目乃肝之外表魂晝寓目即無疑也魄乃肺藏之神鼻乃肺之外表應當魄夜舍肺今經言魄夜舍肝於文理違背傳寫之誤也且從舍肝解之終是牽強爲魂晝寓游於目魄因隨之寓游於目也魄夜舍藏於肺魂俱游而舍藏於肺也此論之甚當若言魂晝寓游於目魄因而隨寓游於目魄夜舍藏於肝魂俱隨而舍藏於肝肝是魂之本家不應說俱隨之也以此論牽強尤甚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諸色相皆魂識所辨也故云魂晝寓目寓目能見也魄夜舍藏於肺者能作諸夢境皆尸魄妄想顛倒所成也故云魄夜舍肺舍肺能夢也

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

狂者狎也魂晝寓游於目能見衆色相皆魂所辨也故云見者魂也魂初寓目本無分別故云無分別也忽生分別之識故云

析之者分別也既生分別之識則知在上

曰天在下曰地也故云析之者天地也既識天地則是魂識狎習染狎於識性如犀牛甞月月形八角雖盡犀牛形亦不能去角中之月也識染天地萬物者亦復如是也乃輪迴之因塵劫不能出者爲此識也故云魂狂習也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

魄夜舍藏於肺能作諸夢故云夢者魄也魄初舍肺本無分別而生分別之識則分析曰彼人此我者皆魄識狂習顛倒夢想而迷真著妄也故云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

火生土故神生意

郭子謙本有此七字甚與經文勢通暢故亦從而解之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故神生意也故云火生土神生意也

土生金故意生魄

意屬土魄屬金故意生魄也故云土生金

故意生魄

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動者生也神之所生即不得名神也乃名之爲意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以此知神生則名意也故云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也意之所生不得名意乃名之爲魄也魄屬金土生金以此知意生則名魄也故云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也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我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聖人了悟真空元本無我真空者思慮未萌思慮未萌者內不知有我外不知有物也知者悟也聖人了悟真空元無物我今計物我者皆因思慮妄計之而有也故云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因上凡人以思

慮妄計萬物彼我以此萬物之來吾但以性對之性者真空真空應物常寂故云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也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者何也答曰性者心未萌生也心未萌者即是真空之性也故云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心屬火意屬土無火不生土故云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也意屬土魄屬金無土則不生金故云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者心也一心不生則神意魄精魂五者皆廢而不相生也故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也

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

既者因前章說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也既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

斯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也故云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

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如上說者我之魂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魂魄以此知凡造化者所妙所有皆吾魂魄也故云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造化者造物也既與造物者游則能役萬物無一物能役吾也經云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與此同也故云則無一物可役我者也此章明一心既萌則五神妄生不已一心不生則五神還原可與造物同游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云字傍鬼字爲魂字白字傍鬼字爲魄字於文字則如是故云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

鬼者人死所變

有一分陰不盡不能為仙有一分陽不盡不能為鬼以此知人元陽耗盡雖未死亦死也人是戴殼鬼鬼是脫殼人蓋妄結惡習死沉陰界變而為鬼也故云鬼者人所變也

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

陽氣為云云升無陰相接化而為風風屬巽巽屬木故云云者風風者木也白色屬金金氣化為白色故云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

風屬陽能散萬物故輕清也風既屬陽又輕清自然上升於天故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也金形屬陰故堅而重濁金既屬陰形堅而重濁自然下沉於地也故云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也

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人修衆善則屬陽死則善福所資則其氣輕清自然魄從魂升於陽界此亦自然之類也故云輕清者魄從魂升也人行衆惡

則屬陰死則惡業所攝則其氣重濁自然魂從魄降下沉於陰界亦自然之類也故云重濁者魂從魄降也

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

人專一行仁惠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木歲星之輔佐也為仁屬木也亦自然而然各從其類也故云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也人專行義以宜物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金太白星之輔佐也為義屬金也故云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也人專行禮以尊君父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火熒惑星之輔佐也為禮屬火也故云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也人專以智別真偽是非從真是而不從偽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水極星之輔佐也為智屬水也故云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也人專行誠信言行相符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土鎮星之輔佐也為信屬土也故云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也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人行不仁則衆惡獨擅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東嶽拘而治罪為東嶽屬木既拘而治罪非木賊而何故云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也人專行不義一切顛倒不合義理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西嶽拘而治罪為西嶽屬金也故云有以不義沉者金賊之也人專行無禮侮慢君父不忠不孝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南嶽拘而治罪為南嶽屬火故云有以不禮沉者火賊之也人專行不智愚癡所障不鑑真偽是非一切倒錯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北嶽拘而治罪為北嶽屬水也故云有以不智沉者水賊之也人專行不誠信一切誑言妄語言行相違誑妄過重則死而沉於陰界則中嶽拘而治罪為中嶽屬土也故云有以不信沉者土賊之也已上行五常之德則為五星之佐背五常之德

者反彼五行賊之可不慎歟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人行半善半惡則罪福兩停善屬陽魂惡屬陰魄如此則不升陽界不沉陰界只在人間宛轉生死也故云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間

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

前生作善多則升魂為今生富貴故云升魂為貴也前生作惡多則降魄為今生賤

賤之人也故云降魄為賤也前生有慧明理則靈魂為今生賢人也故云靈魂為賢

也前生無慧愚癡剛悍則厲魄為今生愚人也故云厲魄為愚也前生智性為善則輕魂為今生聰明人也故云輕魂為明也

前生無智性為惡則重魄為今生癡暗也故云重魄為暗

陽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今生輕薄作惡死而陽魂為羽蟲之類故陽魂為羽也今生癡鈍作惡死而鈍魄為

毛蟲之類故鈍魄為毛也今生聰明正直疾惡樂善死而明魂為神祇也故明魂為神也今生好幽暗行奸盜作諸不善死而幽魄為鬼也故幽魄為鬼也

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其形狀居處雖不同皆因業識所好之因各報如此之果也如好五常之因得報為五星卿佐之果也如違五常之因報有五嶽治罪之果也故云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惟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故云惟行之數參差不一也五行陰陽相推相蕩交感變化巨細洪纖飛潛動植所以紛紛擾擾不止於萬億之多充盈於天地之間生生化化感異類創生猶未止息也故云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以事者皆用也五用者視聽食息思歸五行者目乃肝之外表肝屬木故目視屬木也耳乃腎之外表腎屬水耳聽屬水也舌乃心之外表心屬火故舌食屬火也鼻乃肺之外表肺屬金故鼻息屬金也意乃脾之神屬土故意思屬土也故云以五事歸五行也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五蟲者鱗羽保毛甲也東方甲乙木作鱗蟲三百六十種龍為長也南方丙丁火作羽蟲三百六十種鳳凰為長也中央戊己土作保蟲三百六十種聖人為長也西方庚辛金作毛蟲三百六十種麒麟為長也北方壬癸水作甲蟲三百六十種靈龜為長也故云以五行作五蟲可任論動植之物也故云可勝言哉也勝者任也言者論也

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兆龜數著見解二柱首章也向來所說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五常之因果譬如

以至誠祝願鑽龜數著草五行應之以吉凶之兆也人之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亦復如是也故云譬如非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也若鑽龜數著之時而心不至誠吉凶之兆無一應也人心無所愛著絕其所好清淨無染離種種邊不落因果輪迴亦復如是也故云誠苟不至先之數之無一應者也

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聖人假借四大之貌物以五常之德普利羣品為之妙用也既以五常為妙用寓游世間普利羣品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既為之五常不得不對屬於五行也故云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也此章明心有染著則落因果心離染著則出輪迴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魂耳口鼻心之類魂具此識精神三也故云三者具有魂也

魂書寓目目視而辯五色亦具識精神然後能視辯之也故云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也謂目之辯色者魂識也目之神水乃精神也不獨視為然耳聽聲口嘗味鼻聞香心思境皆同具有識精神方能別辯聲味香境也故云見之者為魂耳口鼻心之類也類者同也

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

在此生身者為彼父生愛識戀母愛為精精屬水彼母生觀識戀父觀為神神屬火父母交感精神為此生身之本也故云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父母愛觀雖不同皆用識情交感生子則同也故云愛觀雖異皆因同生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彼父母生生之本也為父精屬水水數一故一為父也此身受生之初先得父之精氣以成胎元精氣屬水故云彼生生本在

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也為母血屬火火數二故二為母也此身受生之初先得母之血氣以成胎本血氣屬火故云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有父有母陰陽交感彼為父父母母而生生不窮矣故云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惟以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識不求報恩不住行仁之跡雖與世交如鎖鑲相交而無情識之心也故云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也仁者兼愛也圓明定慧如大圓鏡鑑物無心如燈破暗照物無識也故云觀之無識如燈之照也如上所說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心定慧圓明應物而無識吾識不萌生吾生死何有哉故云吾識不萌吾生何有哉此章明識是生死之種無識則無生死輪迴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寓游於世物來相感如似桴槌扣擊於鼓感而後聲也故云如桴扣鼓也我之所有精神如鼓之形我之應感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槌已往鼓餘聲尚在如感我者已往我之精神魂魄之識尚未能忘回光照破此識而忘之是終亦不存也故云桴已往矣然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
吾之歷歷精明如鼓之形也吾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也吾之魂魄之識物感不忘猶似桴已往矣鼓之餘聲尚存也故云餘聲者猶魂魄也
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人能了悟本性真空物境倏忽來往應變

常寂如此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於真空何有哉故云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此章明真空不屬五行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

果木之中有子核埋於土內必待雨陰水之滋潤晴陽火之薰蒸然後核生芽芽長成樹樹復結果核核依前種之水土三者滋潤薰蒸復生芽長樹結果核相生無有盡期也故云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也若果核不埋於土無陰雨陽晴滋潤薰蒸安能生芽成樹哉若無水土如似大亢旱時大水滯時大乾土塊時三時種物皆不得生也故云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也潦者滯也足者得也
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

精屬水神屬火意屬土精神意三者本不交生於物惟人之父母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識混融於恍惚之際橫妄見其象有此胞胎之事生生不窮如果核得水土生芽長樹復結果核生生不窮也故云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也

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父母未交合之時各自真空之性本來清靜無物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而生子者猶法術呪士巫覡之類能於至無中呼召鬼神妄見變化怪異之事也故云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也此章明本來清靜元無生死人迷愛慾屈沉生死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
魂者木也木冬時歸根復命得冬水滋養於夏得火然薰蒸則發花也故云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也精屬水

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人之魂藏於夜精也
夜屬陰陰屬水書屬陽陽屬火神屬火魂
書寓目以見神彩故云而見於書神也
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二十五

精屬水水無人也精亦無人也合乎至精
則歷歷孤明不與萬法為侶也故云合乎
精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合乎至神則
冥冥莫測感而後應應人事而無我也神
屬火火無我神亦無我也故云合乎神故
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此章明金乎
至精至神者無人我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

知者悟也人能了悟四大假合之身如塵
埃聚沫浮漚夢幻不堅固虛妄不實之身
皆是隨妄情所見以為有我了悟如此洞
徹真空以飛騰神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太清之境無日不遊也太清者真空之妙

道也故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
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也
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
作物而駕八荒

物者用也人能悟此六用神通亦如夢幻
不實了悟知此洞徹真空以凝澄清精微
之體而作生妙用駕馭八荒而為頃刻之
遊也故云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
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也八荒者四
海之外謂之八紘八紘之外謂之八演八
演之外謂之八區八區之外謂之八極八
極之外謂之八荒八荒之外謂之鴻荒廣
莫之界也又太清者太上所居之天也在
四種民天之上即太清仙境也大開之士
以真空太虛為體遠及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間陰陽莫測鬼神難窺不假他物八
荒之外太清仙境而為咫尺頃刻之遊也
或示變化警愚速啟誠信向道之心或以
飛神作身外之身而乘空履虛升遊太清
仙境或以凝精作龍虎鸞鳳龜鶴梁鯉箕

棲之類駕馭而適八荒之外以為遊戲也
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
是者此也道者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不
可思議之妙道則形如枯木心似寒灰自
然神定精凝返老還童延形長生久視如
廣成子千二百歲身未嘗衰是也故云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也既身心如枯木
寒灰即是以忘精神而遠超生滅也故云
能忘精神而超生也

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

氣白色屬金世有衛生小功法以鼻吸氣
在息須更微微緩出以為養精攻病以氣
養滋其精如金生水為氣屬金精屬水也
故云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也

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世有小功法以治心者以鼻引清風微微
來往出入則心不亂而神定亦得其所養
如木生火為風屬木神屬火也故云吸風
以養神故木生火也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吸氣吸風以養精神是假外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外以延精神也

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以漱津液而保養其精不令走泄而精益無窮也故云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也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疑思以手摩臍輪令熱如火久而神益無窮也故云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

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漱津液之水摩臍輪之火不假外物是假內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內以延精神也

若夫忘精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若夫洞了真空精神返源窈冥莫測不知有精神之可忘亦無生滅之可超吾嘗垂示學人言之矣其他假外假內小功小法吾未嘗言之也故云若夫忘精神而超生

者吾嘗言之矣此章明道由心悟而行小功小法莫之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禮在五行屬火神亦屬火禮者謹敬也人心專以謹敬慎獨不欺闇室則心神不馳騁而凝集靜定也故云人謹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也謹者專也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

智在五行屬水精亦屬水智者明真偽是非專以保真忘偽則名從是違非也如此則精不妄泄於外可以攝養至精也故云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也攝者養也

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魄

仁在五行屬木魂亦屬木仁以靜自利以慈利他慈善屬陽靜則明了魂神輕清而澄湛也故云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也義在五行屬金魄亦屬金洞了真空與道相

真陰隱窈冥今尸魄止靜而澄微也故云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也御者使止也此章明五常為道之妙用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蜣螂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蜣白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蜣螂推糞轉為丸毬丸毬既成鑽入土中抱丸而精一思之其蜣螂精神氣俱入丸中化為蜣白蟲經秋冬三時氣食養得夏火氣薰蒸出土綠上草木牆壁之類俄頃之間從脊裂開退去皮殼化為蟬飛遊林木吸風飲露而鳴也故云蜣螂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蜣白存丸中俄去殼而為蟬也

彼蜣不思彼蜣奚白

彼蜣螂不抱糞丸精思之彼蜣蟲何得生白哉皆因妄想而形隨之而變也故云彼蜣不思彼蜣奚白也奚者何也此章明生死變化皆因妄想貪著而有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庖人羹蠃遺一足机上蠃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庖廚之人將螳螂作羹之時遺留螳螂一脚足机卓案上其螳螂作成羹而遺留之脚尚自搖動以此知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遺足尚動者氣未散盡也故云庖人羹蠃遺一足机上蠃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橫者妄也本來面目真空之性稟自五太之前五太之前未有一氣以此明知真空之性不屬氣也不屬氣者則無聚散無聚散者則無生死也如此則知不悟性者但見氣聚成形以為生氣散形壞以為死豈不妄計哉故云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也此章明性本無生死迷人妄計而恐怖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

世間或有人立地化去者或有坐地化去者或有卧地化去者或有因病重化去者或有因服毒藥化去者立坐卧病藥五等之不同其死則不異也無甲死者如何乙死者如何之殊異也故云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也

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知者悟也悟道之士洞了真空心無生滅反觀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如蘊盧賃舍暫寄而已不見生之可逃也故云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也此章明道無生死了道者無生死之可見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太患患者病也迷人不悟道無生死而能生死者則不生不死也未悟如此起狀生死之心擬欲直超生死者皆是學道之大病也故云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

妖不名為道

化人者教化人也譬如為人師範教化迷人學道令人生狀離生死之心超越生死之心止名為教人學妖怪不祥之事豈名為教人學道哉故云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也此章明了道者無生死之可狀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

妄計生死之人或曰假身如賃舍舍壞人存身死性存也故云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也或有人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死如燈滅已死則無有也故云或曰死已無也或有人曰人死無蹤跡却有附人而通傳者直疑亦有亦無也故云或曰死已亦有亦無也

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騁不已或有人曰生不靈而死靈生不樂而死樂

惟神之有形猶形之有疣苟無其疣何所不可如此不亦以死而為喜乎故云曰當喜者也或有人曰人死為鬼冥冥長夜無三光之所照無家鄉之所居無相識之依託無飲饌之所食黑暗陰界誠可懼也故云或曰當懼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不喜不懼任其自然故云或曰當任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欲超不難一志學道直超生死故云或曰當超者也向來妄計生死者言死已有已無亦有亦無當喜懼任超之八人所言愈變妄識迷情奔馳驚駭之不止也故云愈變識情馳驚不已也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死復無無有也故云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也本來真空妙有與太虛同體以空合空如以火投火不問其明火不燒火也以水投水不問其清水不溺水也故云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也此章明情識不萌元無生死也

右第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文始真經註卷之五

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五鑑篇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心蔽者執蔽也蒙昧也人心專一執蔽吉凶禍福五行陰陽者則有靈通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嬰姪夫婦御女採戰之術則有淫慾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幽暗憂愁則沉溺之鬼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逐走放飛敗獵者則有狂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盟誓呪詛者則奇異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修合服食藥餌者則有藥物之

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也

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

如上所說靈鬼淫鬼沉鬼狂鬼奇鬼物鬼六等之鬼統攝蒙昧六等執蔽之人也故云如是之鬼也鬼無形相必附託物以為身或以附託陰影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陰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幽暗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幽為身也鬼或有附託旋風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風為身也鬼或有附託陰氣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氣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土偶塑人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土偶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彩畫人物之像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彩畫為身也鬼或有附託老畜走獸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老畜為身也鬼或有附託敗壞器物以為身而見

形昧人者故云或以敗器為身也

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附託陰幽風氣土偶彩畫老畜敗器

八者之鬼也此者心蔽吉凶男女幽憂逐

放盟詛藥餌六者之人也為此人專一執

蔽已上六者之事精執不移彼附託鬼之

精與人精兩相激搏而鬼有靈通神異之

應也故云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

而神應之也

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

心執蔽之人為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

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異怪之事或

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眾人敬之以為聖

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然不言有鬼附於

身唯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故云為鬼

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

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也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為鬼所攝之人預解奇異瑞事傲然以為

得道久之或自觸樹木而死或以刀刃自

刎而死或以繩自縊而死或自投井而死

也故云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

井也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神而執其

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

其心寂然

惟有了道聖人洞徹真空妙有了悟不神

之神陰陽莫測神鬼難窺化身周徧塵沙

界妙用神通無量韜晦不顯也故云惟聖

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也了道聖人能呼

召風雨役使萬神而執機也執者把握也

了道聖人不唯能呼召風雨而役使萬神

更能使可以會而聚之可以散而分之可

以禦而止之也故云可以會之可以散之

可以禦之也了道聖人之心如月印眾水

如風鳴萬籟如懸鏡鑑形如空谷傳聲應

變而常寂常明常清常靜也故云日應萬

物其心寂然也此章明心有執蔽皆邪心

無蔽皆道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無者禁止之辭也謂本來妙心元自不二垂誠學人無得專心守一若萌專心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視聽食息思之五識相並奔馳不得一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一也故云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垂誠學人無得專心虛廓若萌專心虛廓之念與喜怒哀怒未思土憂金恐水之五行皆同具足不得虛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萌虛廓之念也故云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垂誠學人無得專心守靜若蒙專心守靜之念與萬化密遷移而不得靜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守靜也故云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也

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

則動搖之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於不二妙心萌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不二妙心為二偶對也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此釋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無物妙心萌專虛廓之念則專虛廓之念填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此釋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猶如虛空無動無搖於本靜妙心萌守靜之念守靜之念既生則是動搖妙心也故云借能靜則動搖之也此釋心不可靜也

惟聖人能發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惟了道聖人之心猶如太虛無所不容化身億萬一息之間返本還源如一切水月一真月統攝其水月波流無有一水可沒溺真月之明徹也故云惟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也了道

聖人一息之間散布化身周徧塵沙界如一真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波流不停無有一切水可間斷真月之光明云為照耀也故云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自不二虛靜應變縱奪無妨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火本無我因膏因薪而見形雖千年之久若俄頃膏薪俱盡則火亦隨之而滅也故云火千年俄可滅也此起喻也迷人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輪迴億劫不能出離者皆因此識也識亦無我依境而見雖千萬年之久若蒙師點化直下頓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等同太虛則俄頃之間境忘識去矣如新盡火滅也故云識千年俄可去也此喻也此章明識是生死根境忘識去出輪迴之要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人但見舟之流行殊不知所以使舟流行者是水流行非舟自能流行也故云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也人但見車之運行殊不知所以使車運行者是牛拽之運行非車能自運行也故云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也此舟車二者借喻也人但知心之思慮殊不知所以能思慮者是意識能思慮非本來妙心有思慮也故云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此合喻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本來妙心真空為體妙有為用體用如如應變無窮神鬼難窺陰陽莫測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不知所以然而然本來妙心元在五太之前象帝之先洞然明了其來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其往不知所在而居止故云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也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疊上二句謂本來妙心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往然不知所在如此天地與吾同本原妙心而生本原妙心不屬時節故不古不今也故云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也此章明本原妙心稟自五太之前非思慮之所知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本來妙心以道為體以物為用了悟道心元無一物等同虛空體用如如應變常寂故云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也知者悟也物無物者應變常寂也洞悟道心體用無物故不尊尚卓高絕代之行為行雖卓絕不離於跡道本無跡故不尊尚也不驚異精微玄妙之言為

言雖微妙不離於名道本無名故不驚異也故云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也此章明道心應變常寂非言行之可及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心本無心因物而見物我相交而心生顯見如兩木相鑽摩而生火也故云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也

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我本無我因物來于心忽顯見非我自生心也故云不可謂之在我也物來相感心雖顯見心如虛空與彼物無礙故云不可謂之在彼也若無我者物雖來感則心不生心既有生不可謂之非我也故云不可謂之非我也我未無我彼物若不來感則心亦不生心本不生因感而生不可謂之非彼物也故云不可謂之非彼也迷人不悟無我無心與物無礙而妄立我心與物

作對執有彼我觸物有礙非愚而何故云執而彼我之則愚也而者汝也執汝彼我而不忘乃愚迷之人也此章明心本無彼我與物無礙迷人妄立彼我與物作對也

右第六章

開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無者禁止之辭也恃者倚賴也言無得恃賴汝之所言利害是非也故云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也汝所言利害是非者皆妄情無計豈可利定為利害定為害是定為是非定為非利害是非隨妄情變化豈可一定之邪既不可一定隨時妄情所計之耳果何得利害是非者哉故云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運化利害是非者造物也造物窈冥莫測其所以雖聖人大智圓通於窈冥造物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凡乎故云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也此章明利害是非

造物者運化凡不可預測也

右第七章

開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

長於夜應作書於義則通也蓋傳寫之悞也迷人夜間作夢或夢生長於晝以此知

本來妙心不屬時之數也故云夜之所夢或長於晝心無時也

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有人生長於齊國心之所見之境皆齊國

而已而者汝也之者往也既汝往宋國又往楚晉梁之三國四國境界不同心之所

存之境亦異以此知本來妙心不屬方位也故云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

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時數方位

也

右第八章

開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

羿者古人善射之號也昔帝堯賜羿弓矢

為司射之官居窮石之地至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之中九日而落之也後暴夏后

相之位號有窮國君因羿以為名其臣寒浞殺之因有其室而生羿暴多力能陸地

推舟而行後為夏后相子少康所殺也師者法則也善射弓者以弓為法取中也既

以中為則必以羿為法也故云善弓者師弓不師羿也善操舟者以舟為法則務所

往無滯為法則也既以舟所往無滯為則不必以羿為法也故云善舟者師舟不師

羿也此借喻也

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善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無為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既以善了妙心以悟為則不必

以聖人為法也故云善心者師心不師聖也此合喻也此章明心以悟為則因起凡

聖也

右第九章

開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

私識執之而有

以善美為是好以惡陋為非醜以事物與榮為成盈以事物廢枯為敗虛也殊不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自然造物者所運吾何容心哉而迷者執之以為有實殊不知皆因己私妄識計之也故云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也

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爾無曰渾渾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

既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其私識猶有計無之識尚存故云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也又以非有非無遺其計無之識猶有計非有非無之識尚在故云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也曰莫計非有莫計非無故云無曰莫莫爾也又以無遺之曰渾渾然無莫計非有渾渾然無莫計非無猶有渾渾然無莫計之識尚在故云無曰渾渾爾爾猶存也以識遺識何

異泥裏洗土以識遺識者譬如昔日曾游之境今日再到忽然記憶舊之識宛然尚在終不能忘遺也故云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也

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

此識不可得而忘亦不可得而遺善去識者洞了真空之心體以識變為智慧為心妙有之用也故云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也

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

底者平穩也向來演變識為智之說汝還曉知之乎麼故云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此設問也却自答曰曰想者譬如人思此處有妖鬼則心悚然戰慄而恐懼又思此處有強盜則心怯然而怕怖也故云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也曰識者譬如人妄認黍以為稷者似黍而黑又如人妄認玉為石此迷妄想識皆浮游無象無所

得悟本來妙心真空平穩之地而休歇也故云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也罔者無也止者休歇也譬觀奇物主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

向來所說想識譬如人觀奇異之物則生異物之想識此奇異想本心元無因觀奇異之想識也故云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也想者心思也識者心別辯也

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

先說此想此識根不在我恐人信之不及再設喻以曉之譬如今日從旦至夕今日想識之事已知之矣至於來日想識之事殊未可預卜度而知之故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也及至來日隨事物旋生紛紛擾擾之想識以知想識根不在我皆因有事物而旋生也故云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也緣者

因也

曰想曰識譬如犀牛角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

本來妙心元無想識恐人信之不及復設喻以曉之譬如犀牛角中元無月形特因

犀牛角望月生此月中之想識月形入角而始生月形也而彼天上真月初不在角也故云曰想曰識譬如犀牛角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也

曾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人曾臆中所懷天地萬物之識亦如犀牛角月月形入角也故云曾中天地萬物亦然也人能曉知如上所說譬喻者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無情識皆因心迷妄生情識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

萬物生於土萬物終盡之時復變化爲土故云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也此起喻也土在脾神爲意萬事生於意萬事俱忘終變爲意故云事生於意終變於意此合喻也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如上所說譬喻則知萬事有無惟此意根也知此意根所生之事俄頃之間非化爲是是化爲非惡化爲善善化爲惡也故云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也意根有遷變本來妙心無遷變意根有知覺本來妙心無有知覺也故云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也

惟我一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欲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故云惟我一心也塵者法也意根能生萬法能滅萬法滅則往生則來故云則意者塵往來爾也若意根不生萬事如火燒薪欲然而起薪盡欲然而滅也故云事者欲起滅爾也欲者遠也

大常者乃本來妙心真空之體廣無邊際越古今而無有變異非存而何故云吾心有大常者存也此章明心之大常無意之小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人之妄情從心上生心從性上生也故云情生於心心生於性也人迷情如水之波浪人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人之本性如水之源也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爲波流源皆是水也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也爲情心性皆是真也故云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汙然

萬物來相于吾者俄頃之間如電光石火但以真空之性受之則心不生知識物境浮汙然如太虛之雲不礙虛空如空谷傳聲應聲常寂也故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

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也此章明心性不二應變無礙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

世間有真賢真愚有偽賢偽愚世人或不能變識或有不能變識者故云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也

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

彼世間雖是賢愚真偽而別辨賢愚真偽

者皆繫我之妄識也故云彼雖賢愚彼雖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也

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若知別辨賢愚真偽皆妄識所成識既是妄故雖真實亦名假偽不真也故云知夫

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也此章明妄識非真心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

於情

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因物所感也心本無生而所以生者情也故云心感物不生生情也一切物來交于於心心別變物者非物也乃心之識見也故云物交心不生物生識也一切物境幻生幻滅尚猶虛妄何況於識豈不為妄偽哉故云物尚非真何況於識也既知識是妄偽何況於情豈不是妄哉故云識尚非真何況於情也

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

而彼衆迷妄之人於本來至真妙心元無一物之中忽生妄識堅執為有染著不捨不能明了本心也故云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也彼迷妄衆人於妄識生滅不停逐境變化之識神中堅執為本心之大常噫殊不知此妄識之神乃輪迴之種也故云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也
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本來清靜妙心上忽生一迷情不覺是妄認以為真情情旋生新新嗣緒乃積之為億萬之情也故云一情認之積為萬情也迷人於萬億之情又不覺是妄而認妄為真染著物境念念遷流情波浩渺積之億萬物境也故云萬情認之積為萬物也際者邊境也本來妙心猶如虛空廣無邊際為妄識迷情專權間截虛空妄立境界限量邊際迷染萬物而逐無窮物遷流也故云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也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

心迷逐情妄立境界不由了悟良妙之心專由迷妄之情驅使是本來良妙之心倒受制於迷妄之情如臣反拘制君也故云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也我之本來正情既迷染萬物倒被萬物驅使是本來正情受制於萬物如百姓反拘制大臣也故云我之本情受制於物也心迷逐情情迷染物迷情妄染物境限盡死後被愛染物境

牽引愛染重處受生生死死百千萬劫輪迴無有出期去來不已也故云可使之去可使之來也

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

人之五情則屬五行也五情者喜屬火怒

屬木思屬土憂屬金恐屬水五情既屬五

行五行陰陽造化陶鎔天地萬物驅役死

生去來無有休息之期也究其所以皆因

五情迷妄而有此去來死生五情未萌之

前安有死生去來哉以此知而彼去來初

不在我皆因迷情妄染落於五行造化陶

鑄中役使輪迴因無休息也故云而彼去

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也

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

迷人妄染愛境被天地陰陽造化役使輪

迴無休殊不知迷情未萌之前本來良妙

之心猶如虛空無形雖天地陰陽造化之

大但能役使迷染有形之情豈能役使如

虛空良妙之心哉故云殊不知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也迷情既萌元氣隨之則落陰陽造化役使輪迴也迷情未萌元氣返本與真空同體陰陽造化雖妙豈能役使真空哉故云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也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

之者往也心之所往則氣從之而往也心

猶帥也氣猶軍也氣之從心如衆軍從帥

也故云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也心迷妄愛

染著諸境氣亦從之而有此輪迴之身形

也故云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也

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之中

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

道本無名無形猶如太虛能運一氣一氣

分而為陰陽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既

名一氣不名太虛無形名之道也而況於

萬物乎故云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

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

虛也此起喻也

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

形

吾之本來良妙之心以真空為體思慮未

萌之前體同太虛思慮既萌所之則氣從

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如太虛中變成一

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也故云我之一心

能變為氣為形也思慮未萌之前本來良

妙之心元無氣無形也故云而我之心無

氣無形也

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

役之

知者悟也了悟本來不二之良心猶如太

虛未變為氣為形之時未有天地陰陽令

誰役之假使有天地陰陽豈能役使虛空

哉故云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

陰陽不能役之也此章明心迷墮陰陽陶

鑄而輪迴不已心悟出陰陽陶鑄永不輪

迴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

人之平安之日目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者皆是精神與物境凝結而忽然使之變化如此之異也故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也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款而使之然也

人之患熱病之日被熱氣所燒而眼花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皆是熱病所燒而心不足使然也故云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款而使之然也歎者不足也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

苟者識也知者悟也如上所說平日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以此誠能了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皆於無中示見非常之有以此了悟即非常之有昭示本來無物之妙心也故云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也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厭識既昏孰能不

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

若人平日或病日目忽見非常鬼神怪異之境但悟本心清靜元無一物一切有相皆是虛妄如此則明了不信不著彼怪自

然不呈神異也故云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厥者其也孰者誰也或有人問其識情既昏昧妄見非常神鬼奇異誰便能不信哉故云厭識既昏孰能不信此設問也却自答曰譬如能以法禁蛇之師捕捉其蛇心不怕蛇彼雖睡夢見蛇亦無怕怖畏懼之心也以此明了則知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故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畏怖也此答上問也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以捕蛇譬喻答或問之人恐信之不及又引軒轅黃帝書中所載之言以證之黃帝書中有言道無鬼神是屬陰神屬陽妙道不屬陰陽故無鬼神也假使有鬼神亦不能窺妙道也妙道運轉陰陽往來而陰陽

不能對偶於道也故云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也此章明隨流得妙心悟妙道鬼神不能測也

右第十五章

開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我本無我因識妄立思慮營營日日千變萬化本非無我之我也乃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運化思慮也故云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使者運化也誠能了悟不知所以然而然乃是真空之道也命者道之異名也了悟真空之道則外無我相可見內無心相之可見也故云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也此章明我心本空道非思慮可及也

右第十六章

開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真空心體元無一物窈冥莫測忽生思慮

妄有所見了然回光返於真空譬如人之兩目能觀見天地萬物之形狀暫時收回眼光一時俱不見天地萬物也故云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也此章釋前章思慮日變命使之然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目微視爲明目專視雕琢金玉精巧花樣久視不已而愈傷其明經云五色令人目盲是也故云目視雕琢者明愈傷也耳微聽爲聰耳專聞五音交響久聽不已愈傷其聰經云五音令人耳聾是也故云耳聞交響者聰愈傷也玄妙之法爲塵心本清靜元無一法即是玄妙之源也不悟本心專思古人玄妙之法殊不知玄妙之法俱是塵垢染汙本心愈甚傷心也經云滌除玄覽是也故云心思玄妙者心愈傷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六塵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勿者禁止之辭也揆者忖度揣量也垂誠學道之人寓遊於世勿得有心忖度揣量彼人或有用人當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以此進退於人不失人心也故云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也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人能知此無心因彼揆彼賢愚進退而賢愚進退無心不失人心也如此何事不周備何德不行番何道不貫通何人不交友何我不忘哉唯了心一法盡善盡美也故云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也此章明無心寓世自利利他衆美從之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不可制

凡在天之下所有事理譬如水火涓涓不塞漸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又如積

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惡成禍可不慎歟故云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不可制也

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制者治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治之令正而向善如此可以成德行也故云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了然照破而忘之則契於無極妙道也故云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也此章明爲凡爲聖在一情之迷悟也

右第二十章

文始真經注卷之五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賢二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六已篇已者食也食者形也凡一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

彼者人也世之迷人以我之思慮異人之思慮謂人之思慮亦與我思慮不同如此分別人我安生見解殊不知妄生思慮彼此天真隨思慮之妄境作夢也不獨夜間睡夢為夢至於白日性隨妄慮皆是夢也。豈可以思夢想異所思所夢之境不同而所謂之思夢者不異也以此論之誰為我誰為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也

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

世之迷人以我疼痛相異如二人同灸灸處不同而疼痛不異也豈可以疼痛妄分

同異人我哉殊不知夢中之人亦以疼痛相異及至覺來却又無別人如此則知夢中疼痛是妄識白日疼痛亦是妄識如此誰為我誰為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也

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先說思痛妄幻不異恐人信之不及又設譬喻以曉之如人之爪甲與頭髮剪之不容疼痛又如人手共脚不思慮爪髮手脚皆我所有不痛不思豈可以思痛妄分人我哉故云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也

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就為夢孰為覺

世之迷人以獨自所見之境他人不見者

以為是夢眾人同見之境以為覺也故云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也殊不知人之精與物凝結正晝日忽見非常之境亦他人不得見唯我獨見之以此知不獨夜夢為夢也故云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也以我之神與彼之神相合亦有兩箇人同夢於夜也以此知同見未必為覺也故云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也精結獨見神合同見二者皆我之精神變化而妄生同異之境以此知誰為夢誰為覺夢是妄覺覺是妄覺覺皆妄矣有彼此之異哉故云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也

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世之迷人以夜夜暫見之境以為夢以日久見之境以為覺也故云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也殊不知夜間暫見之夢境乃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變化所成

晝中久見之境亦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
妄有色塵之見也故云殊不知暫之所見
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暫
見久見二者皆是精神陰陽之氣變化識
見識見既妄覺夢非真以此知孰為之夢
孰為之覺哉非有真覺者不知此妄覺夢
也故云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也
此章明迷人夢覺皆妄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
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豆好智者
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
五行未有然者

仁屬木人專好行仁慈識神多夢松栢桃
李之木也故云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也
義屬金人專好行義宜識神多夢兵刀金
鐵之金也故云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也
禮屬火禮者儀則也人專好行禮儀識神
多夢燒荒烈焰或夢簠簋豆祭器儀則
之物也故云好禮者多夢簠簋豆也蓋

者以竹為之內外皆圓也簠者以竹為之
外圓內方也簋者外方內圓以威乾物豆
者以木為之以威濕物也已上四物皆以
紅漆漆之按火色也智屬水人專好行智
以別真偽者識神多夢江湖川澤之水也
故云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也信屬土人
專好行信實不妄識神多夢山嶽原野之
土也故云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也然人
專好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役於五常
夢此五行之偏也故云然

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之五行不可拘
書為妄想夜為妄夢方其夢中忽聞某事
忽思某事夢境遽變亦隨之以此心偏
執於五行心不偏執五行亦不可得而拘
之故云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
之五行不可拘也

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
亦不可拘

御物者皆用也聖人以真空之性為心之
體以妙有之物為心之用體用如如應變

常寂上與造物者同游下與外死生無終
始者為友而陰陽五行不可得而拘也造
化者造物也故云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
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也御物以
心者以心御物為用也攝心以性者以心
攝還真空之性為體也此章明心達被五
行拘之心了出五行之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
形禽翼者汝勿怪

汝者普指世間人也世間人或見人生頭
似蛇而人身者或見人生臂似牛上有鱗
如魚者或見人生似鬼形狀而兩腋有翅
如禽翼者汝世人勿怪如古人伏羲蛇身
人首神農牛首而人身彭祖鬼面此中國
之共知也如東方朔所載四夷之人西北
荒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同而兩腋有翼而
不能飛者西南荒有人身毛豬頭者東北
荒有人朱髮蛇身人面而無手足者南荒
有人口如鳥而有翼能飛無足者西荒有

人如虎長毛人面虎足狼牙尾長一丈八尺者西北荒又有人狀如虎而食人有翼而能飛知人言語此皆感陰陽錯戾之氣而有非常之形豈足怪哉故云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也

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向之所說人生非常之形不足為怪此怪不及夢只此一人及其睡也夢見諸般異境人物天地山川草木樓臺禽獸或祥瑞奇異忽然覺來一切皆空不知是箇甚麼物便能作諸般夢境此誠可怪也故云此怪不及夢也覺來看人一塊肉團有耳能聞聲有目能觀色有手能把物有臂能運動無線索抽牽是誰主張便能恁麼云為中節恰好此怪尤甚而世人不知怪也故云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也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究其六用之源乃無名無情真空妙有之道也無名則大言不能言也無情則大智不能思也當於言思未萌之前薦悟洞然心開方曉大常御諸小變向之所怪亦未是也故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也此章明大常御小變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

或有人問曰爾之宗族何姓氏諱何名表德何字故云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也又問爾穿何衣服喫何飲食與何人為朋友使何人為奴僕撫何等琴看何等書師何古人理行何今人事我默然不答一字蓋密示不言之教也故云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也

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密示向上一機其人不悟又叩之不已又不得已而應之曰自己尚猶不見我真空之上將何為我之所哉故云尚不見我將何為我所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我形可隱

人得道之深者骨肉都融形神共妙可分之為億萬不為足可合之為一不為有餘永劫不壞形可延也冥冥莫測形可隱也故云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也恐人信之不及以俗譬喻曉之於世俗一夫一婦雙生二子此形可分之象也一夫一婦二人交合生一子此形可合之象也人服食巨勝子則壽長此形可延之象也夜無月火人不見已此形可隱之象也故云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

不見我形可隱也。巨勝小者名胡麻大者巨勝出潞州上黨縣多生原野其高三尺餘其子類牛蒡子而小蒼黑色八月中採之仙人作飯食之長生昔韓衆服之百歲繞服壽延千歲莫知其終也。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向來以俗譬喻曉於學人復以真實妙道之用示之得道之深者形神俱妙變化莫測以一氣化生億萬之形物如人頭髮旋落旋生而無窮此乃形可分之理也故云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也歛一氣億萬化身之形物復合而爲一身猶如人破唇可補爲無缺此乃形可合之理也故云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也以不神之神虛寂妙湛則元氣沖和永無耗散久之形神俱妙長生不死此乃形可延之理也故云以神存氣以氣

存形所以延形也以形合神以神合無極妙道窈冥不見神鬼難窺陰陽莫測此乃形可隱之理也故云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也如此妙道汝之學人欲願知之乎麼汝之學人欲喜爲之乎麼此道不可以知知亦不可以有爲而得也在人心了悟密契而已故云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此章明了道者分合延隱而無礙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世間物物之形乃色塵也道眼大開無物不見見見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也世間物物動鳴乃聲塵也天聰大開無聲不聞聞聞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也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行推遷陰陽造化而生稜房芒角稊之五穀以養人形天地萬物之形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以此論之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也故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也以五行之氣造化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人食之保養五臟之氣萬物因五行之氣而有吾之身亦因五行之氣而有以此論之則無一物非吾之氣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皆吾形吾氣也故云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以爲我獷者獷也剛悍惡戇也耕種之夫使牛久共牛近習性剛悍惡戇故云耕夫習牛則獷也收獵之夫逐殺虎豹久共虎近習性勇猛大膽也故云獵夫習虎則勇也漁取

水族之夫久近於水習性能沉沒於水而取物也故云漁夫習水則沉也征戰之夫慣騎駿馬久近於馬習性便捷輕健也故云戰夫習馬則健也人性本來清靜但因習情染執久同物性如上所說習牛習虎習水習馬之四者則擴則勇則沉則健豈不以物性習為我之情性也故云萬物可以為我也

我之一身內變蜣螂外蒸虱蚤癩則龜魚癭則鼠蝱我可為萬物

蜣者腹中細蟲也蛔者腹中大蟲也一名蟾蜍也因所食相感陰陽之氣變生蜣蛔蟲也蟲子垢蚤因身外灰暖游汗薰蒸而生也癩者瘡也昔人生瘡於背徐生一龜引首嚙肉苦痛而死也昔人生瘡於腰徐生一魚每動則不勝其痛也癭者亦瘡也人生瘡於項有肉鼠也昔有一僧嫌蝱緣循於欄楯以火燒之俱盡不數日僧生一瘡潰開皆蝱也人身內變蜣螂之蟲身外薰蒸生蟲子垢蚤感疾生瘡或為龜為魚

為鼠為蝱之七蟲以此知我亦可為萬物也故云我之一身內變蜣螂外蒸虱蚤癩則龜魚癭則鼠蝱我可為萬物也此章明有我則物為我而我為物無我則造化莫能移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我者能所自專之心也心如灰而無我因膏因薪而見火之形膏薪若盡而火為灰矣心本無我因境而見境忘心滅無能所自專之我也故云我之為我如灰中金也灰中無金則灰心無我也礦者金撲也礦砂喻六塵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而不若礦砂之金者以喻我心也如要取金向礦砂尋之可得金也破鍊其礦淘去其砂必得其金若播揚其灰直燒終老此身無得其金也此喻心本無我因六塵而見也如要見心向六塵諦觀則見心流因流

悟源隨流得之妙也若六塵淨盡心復真空直鏡天眼龍睛亦視之不見沉於凡乎故云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也此章明我本無我因境妄立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蜂鰕喻人天地大海喻大道也蜂鰕微小亦能游觀乎天地之間放肆乎大海之內人雖微小亦能了其大道廣無邊際超凡越聖迴出陰陽之外也故云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也游觀放肆者皆自得優游也此章明人雖微小能了大道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土偶者以泥塑人像也塑成人像或為官人或為奴僕或為男子或為女人俱是泥

土塑成之形質人之見識隨形相而生分別貴賤男女也噫殊不知俱是泥土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此喻人雖有貴賤男女之身俱是地水火風之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故云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也此章明人迷假合妄分貴賤男女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備之

目是根色是塵目離塵返照方悟目本清靜元無色塵也故云目自觀目無色也耳是根聲是塵耳離塵返聽方悟耳本清靜元無聲塵也故云耳自聽耳無聲也舌是根味是塵舌離塵返嘗方悟舌本清靜元無味塵也故云舌自嘗舌無味也心是根物者法也法是塵心離塵返自揆度付量方悟心本清靜元無物法塵也故云心自揆心無物也一切衆生染著六塵逐緣外

事而迷真也故云衆人逐於外也賢人捨離外事執守內理因有取捨執守內理却成理障而違道也故云賢人執於內也聖人外不染六塵則悟事障之偽妄也內不取捨執守於理則悟理障之偽妄也故云聖人皆備之也蓋不住三際也此章明心本清靜不住三際中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

人身五臟之氣肝氣屬木內隱魂也心氣屬火內隱神也肺氣屬金內隱魄也腎氣屬水內隱精也脾氣屬土內隱意也精神魂魄意五神復性乃五氣朝元也故云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也言五神復性五氣朝元總為不二也妙性也物者性之妙用也
借如一所以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
既是五神復性五氣朝元是一性又復能

生神火精水魂木魄金意土也為五神復性五氣朝元即是性中含攝五行元無差殊之異也故云借如一所以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也

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五蟲言其三者其二可知也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羽蟲屬火毛蟲屬金正盛旺時則金不生也故云羽蟲盛者毛蟲不育也育者生也毛蟲屬金鱗蟲屬木金正盛旺時則木不生也故云毛蟲盛者鱗蟲不育也以此則知鱗蟲盛者倮蟲不育倮蟲屬土木旺土不生也倮蟲盛者甲蟲不育甲蟲屬木土旺水不生也甲蟲盛者羽蟲不育水旺火不生也以此則知心不生則意不有意不生則魄不生魄不生則精不生精不生則魂不生魂不生則神不生神不生則心不生心不生則無我可忘也故云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也此章明道為

五行祖性爲五神之源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

無我者無心也枯乾龜殼而無心人以誠鑽之則先知未來之吉凶非大知而何故云枯龜無我能見大知也磁石無心猶近於針則吸針相著非大力而何故云磁石無我能見大力也鍾鼓無心撞之搗之其聲遠振非大音而何故云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心因水因牛載物到遠非遠行而何故云舟車無我能見遠行也

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聖人無心無知無不知洞徹物理無力無不力衆魔不敢侵無音無不音感音盡妙無行無不行頃刻遊徧十方而未嘗有我有心也故云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此章明無我之道盡善盡美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蜺射影能覺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吾天之下我無不在

蜺者水蟲名也一名短狐一名水弩其狀如鼈三足長三五寸多生南方含沙射人影能令人死故云蜺射影能覺我也以此則知影本無知蜺但射影能令人死是知無知亦我也若知無知亦我則知溥天之下有識無情無非是我也我者無我之我體同虛空無所不在也故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也此章明無我之我即是妙道妙道無所不在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

人心憶著於事猶能終日忘於飢餓也故云心憶者猶忘飢也人當嚴凝冰雪之時忿然心大暴發裸身袒臂於露地汗流浹體猶能忘於寒冷也故云心念者猶忘寒也世之君子得養心之術遇一切危亡或

染馬疾病亦不動心介懷如此猶能忘於病疾也故云心養者猶忘病也二人互相激發心怒相擊殘傷肢體而不覺疼痛故云心激者猶忘疼痛也

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先說世人有心得因憶念養激之四者猶能忘飢寒病痛何況無心了道者乎了道無心元氣沖和綿綿呼吸能一日百食百

日一食而不飢也故云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也孰者何也了道無心精神永固真火薰蒸能敵嚴寒也故云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也了道無心百脉調暢五臟安和五神澄徹五氣氤氳百病不生也

故云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也了道無心心肝脾肺腎歸屬火木土金水忘其知識白刃臨項不懼不痛如剪髮去垢何疼痛之有哉故云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也此章明飢寒病痛

有我而難逃了道無心超飢寒病痛之苦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

先說枯龜磁石鍾鼓舟車無我恐人一向認無知無為以為無我又垂誡學人無得認以無知無為如同死物方名無我如此則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也殊不知無知無不知無為無不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知雖為何妨以為無我哉故云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也

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既說了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恐人信之不及又說譬喻以曉之如火本無我因薪見形火之發也躁動緣燒不停火未嘗有我也如真空應變常寂而無我也故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此章明真空無我不拘知為有無也

右第十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七釜篇釜者化也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

無者真空也至道本來真空以用復體一喘息之間了悟也故云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也事者用也有者妙有也以妙有為用也即體即用應化無窮也故云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用之百為也得道之專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

尊者極貴也不失道之極貴可用輔佐世之太平利他也故云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也以者用也獨者不二也我者真空之體也不失道之不二可攝妙有之用復真空之體自利也故云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也

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

知者悟也道者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猶如太虛空非時數之所能拘管也凡所有形皆有數盡之時海有時而枯山有時而摧日月有時而昏暗天地有時而崩陷唯此真空之道不屬時數能用一日為百千萬年能用百千萬年為一日也故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也

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

道本無形非十方之能礙至神無我非八極之能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體同太虛用亦同太虛了悟如此能用一里行時周徧八荒之外能用周徧八荒作一里行時也故云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也

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

了悟至道一氣未生之前道運生氣變化陰陽而為風雨大達之士從真空密運妙

用立致雲雷呼召風雨也故云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也

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也

了道之士神通無量與造物者同游能無形化有形能有形化無形隱顯自如能令飛禽化走獸走獸化飛禽縱橫妙用變化無窮矣故云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也

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道不屬清濁能濁能清了道之士清淨無染猶如虛空萬物豈能累虛空哉形神俱妙與真空中體空無錙銖之重不假所垂頃刻周徧十方之外示見神變以警愚迷或騎鳳鶴或乘彩雲昭示中下啓向道之誠也故云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也如衛叔卿乘白鶴王子晉乘鳳吹簫升天也

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了道之士寓世同塵不染和光不耀隱晦之至也故云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

矣也莫能溺者不染也身冥者隱晦也或示神通以蛟龍鯢鯨為席乘坐而游太虛也故云可以席蛟鯨也如古人夏禹乘龍而導百川李太白跨蛟虬劉知古乘金鯉琴高控赤鯉升天者是也

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

有者妙有之用也無者真空之體也即用即體即體即用體用如知了悟此道可以制伏鬼神以為役使之用故云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也如劉根善

役使鬼神漢天師善制鬼神於成都是也

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實者實有也虛者真空也真空實有者乃至道之體用不二也了悟體用不二則虛實相通可以蹈水火入金石而無礙也故云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也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

上者五太之前妙道也下者至德萬行也妙道為體德行為用體用一源則上下不

二了此道者萬象森羅以為侍衛也故云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也
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

古者理也今者事也以理為體以事為用
體用如知了此道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如龜筮之兆吉凶誠信無妄也故云古即
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也

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肝
肺

人者境也我者心也心境兩忘道眼開明
了此道者則能無見無不見可測他人肺
腹思慮之念也謂之他心通也故云人即
我我即人可以窺人之肺肝也

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
虎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了此道者
即吾之肝神可化為龍吾之肺神可化為
虎乘之跨之而游太清之境也故云物即
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也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

萬象之境皆由心神變化而見也以此諦
觀心體真空內藏妙有之用即心藏之神
化為姤女腎藏之神化為嬰兒姤嬰兒配
性命混融而出離生死也故云知象由心
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也

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以此知氣由心生心
了真空如水澄徹呼吸神氣綿綿無間則
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以成大丹
若人服之永超生死之病矣故云知氣由
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矣已上龍虎
姤變至鑪冶後聖以丹喻道者源於此也
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
以此至道至德威光赫赫物歸尊虎豹
順伏以為乘騎故云以此勝物虎豹可以
伏也以此至道體同太虛水火豈能解燒
虛空哉了道者無所不同故能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故
云以此同物水火可入也

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以上從輔世立我一里一日為百里百年
召風雨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入
金石侍星辰卜龜筮窺肺肝成龍虎女嬰
鑪冶伏虎豹入水火之十八神通妙用唯
了道聖人悉能為之亦能不為能為之神
通變化也蓋道貴真誠豁然而上驚愚駭
俗之神異聖人不為也此十八神異便是
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也故云
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也此章明道德體用變化無窮而聖人韜
晦不驚駭愚俗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
人能了道者上與造化者同游可以奪天
地陰陽造化生成之妙也故云人之力有
以奪天地造化者也

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

了道者能顛倒陰陽冬能起雷夏能凝冰
如老成子學於尹文能存亡自在翻校四

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者是也故云如冬起雷夏造冰也昔太上以太玄生符投徐甲之枯骨即時復活能行故云死尸能行也純陽祖師以丹活安州枯柳又以丹活萊州枯槐而枝葉復榮華故云枯木能華也

豆中攝鬼
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牆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
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釣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鱗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

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幪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躡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

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土鬼可語

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樂已真人咒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

如上所說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能語之八者皆得純而無雜真空妙道能運一氣變化萬物此乃是向之所說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也故云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也

散

今迷入之心情流浪如水波之不停亦強陽之氣所為也彼強陽之氣自生至壯氣合而充溢自壯至老氣散而衰敗也故云今之心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也

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聖人了悟真空之道乃得元氣之祖元氣之祖未曾有合散也故云我之所以行氣者本來未嘗合亦未嘗散也本者祖也有合者生有散者死

彼迷人所受一斤元氣男子得八數二八一十六歲為始走泄不知保養三年損一兩三十年損十兩三六十八總四十八年一十六兩元氣耗散俱盡四十八又加十六歲乃八八六十四卦數之盡也元氣既盡但有五穀之氣滋養之雖名曰人其實為鬼矣女人所受元氣十四兩女人得七數二七一十四歲天癸降元氣為始走泄二年半損一兩二十五年損十兩外有四兩十年損盡二十五加十年總三十五年又加十四歲乃七七四十九中陽數盡天癸枯乾但有五穀之氣滋養雖名曰人其實為鬼也男女元氣既盡等候死矣以此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也故云有合者生有散者死也合者聚也

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有來郵常自若

彼了道聖人得元氣之祖未曾有聚有散以此則知無生無死也郵者驛舍也客者使客也客有去來而驛舍自若自如不移不動無去無來客者喻氣也去來喻散聚也郵者喻道也道運元氣升降往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道運氣者非氣也非氣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了道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云客有去來郵常自若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法錄之士傳受呪訣專精誦誦以致靈驗如九字傍通密誦十萬八千徧如意使用驗如影響也故云有誦呪者也世有設像乎一恭敬事奉隨心禱祝無有不應故云有事神者也法錄家有傳受玄壇批降於

紙墨寫字以報未來吉凶禍福其驗無爽故云有墨字者也法錄家有傳受手降報指令患者手於香鑪上展之法師指訣召將良久手指大小變為高低法師以辯鬼神作祟之由其驗無差也故云有變指者

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四者皆可以役使鬼神御運元氣能變化萬物以昭神靈也故云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也

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

人人有真靈妙道威光無量頭頭具足用無欠少一念開悟位齊諸聖能使役鬼神呼召雷雨神通無量人人有奇特說與時人便自不誠信之既難信於自己容易信於物聖人慈悲要啓信道之心故假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誠以彰靈驗也故云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也

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苟者誠也誠知誦呪事神墨字變指有靈

通因誠而有者既知唯誠感神有不待彼誦呪事神墨字變指而亦能使役鬼神也故云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也此章明誠爲役神之本誠爲入道之由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

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一息氣行六寸晝夜氣行八百一十丈脉行五十度也十百爲一千十千爲一萬十萬爲一億十億爲一兆人之一息日行四十萬里即是一息日行四億里十息日行四兆里一百息日行四十兆里千息日行四百兆里一萬息日行四千兆里三千息日行一十二百兆里五百息日行二百兆里總計一晝夜日行五千四百兆里也以此則知大化可謂之速疾也故云人一呼一吸日行四萬里化可謂速矣

惟聖人不存不變

聖人洞徹真空之道則無我無在無不在

也真空越古今而無有變異也古云添一歲減一年真空不動然是也故云惟聖人不存不變也不存者無我也此章明道不屬大化能運大化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

青鸞子者古之聖人也聖人之形隨時改化歲歲更變直至千歲無時不移易變化也然化化者有不化者存也不化者真常不變異之道也如聖人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未嘗不始之是而卒之非也故云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也桃子者古之賢人也五仕而為官而心五度改化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六十之是而非五十九之非也古云停燈於缸後燭非前燭假容於鑑今吾非故吾是也故云桃子五仕而心五化也

聖人賔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事者用也聖人賔事不以用為主也道體真空不著物境而物境自遠也故云聖人賔事去物也聖人不以建立妙用為主而保任真空之體但感而後應應變常寂而豈不欲建立妙用利世哉但不以用為主也若以建立妙用為主而反以真空之體為賔則墮形數之跡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既墮形數之跡則彼大化遷移改變也以此則明有形數者懼汨大化也學道之人不可不悟此也故云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不可不知者為纔萌知識即落大化也此章明以真之體為主以建立妙用為賔也有體有用則化化而不化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且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萬物俄生俄長俄老俄死無時不變遷春木隱夏火見夏火隱秋金見秋金隱冬水見冬水隱春木見土隱見於四季五行四

時互相隱見生生化化而不息皆一氣運轉相推相蕩而行鬼神也故云萬物變遷雖且隱見氣一而已也聖人了悟不二之妙道猶如虛空故不隨大化而遷移也故云聖人知一而不化也知者悟也此章明道運大化而不化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

人手爪甲共八頭髮旋生旋退及人身血行之榮氣行之衛晝夜周流而共爪髮生長俱無頃刻之時止息而不生長流行也故云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止也著者纔跡也衆人但見纔跡顯見而不能見微細爪髮之生長榮衛之行也故云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也

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

郭子謙本有此十一字添入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賢人但見於微妙而不能了心故不能任化無化也故云賢人見之

於微而不能任化也

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聖人了獨立而不改之體任周行而不殆之用也任周行而不殆之用即任化也了獨立而不改之體即無化也故云聖人任化所以無化也此章明道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堂內退房曰室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百家為黨城郭之外曰郊也人居堂室之內所見聞人物之境以為尋常日日見聞也故云室中有常見聞矣也之者往也既以從室往院門又往鄰里鄉黨或又往城小郊野又往山林川澤眼見衆色形相之境不同耳聞衆聲之境不同故云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也眼見耳聞色聲之境各異有喜而

好愛之有不喜而惡嫌之有和順同樂之境有違逆爭競之境有可取而得之有可捨而失之如此之境隨情變化隨從成就之故云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也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止者靜也戒者禁止也聖人垂訓學人一動一靜令有禁止聲色謹慎行藏不隨見見聞聞色聲之境遷變也故云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也動止有戒者訓學人也彼既是聖人又何戒哉此章明達人隨色聲改變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

大海喻前道運大化也蛟魚喻賢愚也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俱生在一水中也道能運大化變億萬賢愚同生於一道也故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也此乃起喻也

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

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翦然者草木叢生稠密之貌也蔚然者草木繁盛之貌也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如荒草叢生林木繁盛不可勝數俱在大化中道性不二而已也故云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此合喻也了悟真空不二之道性外不見人之過內不見我之自是心同大虛無滅無生也故云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也死者滅也此章明道性無人我死生不屬大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

天下事理隨人妄情而變同於己者謂之是或因公事違己私情前日之是化之為非也非也同於己者為非或因私事順己私情前日之非化之為是也故云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也天下之恩莫大於君父或因公事公理違己私情前日莫大之恩化為莫大之讎也世有弑君弑

父母是也天下之歸莫大於故國或因私事私理順己私情前日莫大之歸化為莫大之恩也世有敵國和好結親者是也故云恩或化為離離或化為恩也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聖人垂訓學人安性之大常戒情之小變不徇私也故云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也居者安也慮者審思而戒慎也此章明徇妄情之小變則是非恩離之不正任真性之大常冥是非之恩離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歲人之老也當發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年少之時父兄有教詔之言當書之佩帶於身依從而行之無忘也故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也壯年之時或有同門之朋同志之友相為歲規藥石德之病當通達曉解不憚改過日新其德也故

云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歲也人之老年之時歷事既久飽諳是非得失當以所諸事理警戒於少壯之人演說訓之無狀乃仁人之心也故云人之老也當發乎少壯之說也如上所說少從父兄教壯達朋友歲老警少壯說則不逆為人之理也任理而寓游於世雖萬化密移但不違拒造物順之而無危厄也故云萬化雖移不能厄我也此章明任理則可與造物同游而無厄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天下之理性所稟輕清之氣其人必根性明利則容易化之而開悟也故云天下之理輕者易化也所稟重濁之氣其人必根性暗鈍則難化之而悟也故云重者難化也

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淪者變也譬如風雲之氣須臾頃刻變滅沒而不見也故云譬如風雲須臾變滅也

此喻前輕者易化也金性堅玉性硬故能歷時長久不變改也故云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也此喻前重者難化也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人之所稟輕清之氣根性明利心易開悟能與造化同游而無滯也故云人之清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也不留者不滯也既然了悟與造化同游而無滯則任化而無化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也故云殆有未嘗化者存也存者不失大常也此章明利根者易悟任化而無化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二人年幼相愛喜好遊戲相狎及其相別多年俱長壯盛變貌更形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幼之時也故云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人年壯相為

莫逆之交喜好同學及其相別多年更形易貌皓首蒼顏皮皺紋皺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牡羊相好也故云二牡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幼化牡二壯化老如雀入水化為蛤又如鳩之化為鷹鵠也化書云蛇化為龜雀化為蛤是也又列子云鵠化為鸛鸛化為布穀布穀復化為鵠是也布穀者即鳩之異名也故云如雀蛤鷹鵠之化無昔無今也雀為蛤之昔蛤為雀之今雀之為蛤蛤全體是雀也鳩之為鵠鵠全體是鳩也如此形雖變性無古今也此章明形隨化化而不息性越古今而無變異也

右第十三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貴

十九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賢四

神拳逍遙子牛道淳直解

八善篇善者物也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

著龜見解二柱首章古之人有善操著草若以熱鐵錐灼鑽龜殼以兆未來過去見在之吉凶也能以今之事示曉古之理復

以古之理示曉今事之吉凶得失也故云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也高者天也天屬陽陽屬吉也下者地也地屬陰陰者屬凶也操著灼龜能於吉中示告人之凶復能凶中示告人之吉也故云高中示下下中示高也小者一身也大者天下國家也操著灼龜能於一身告示天下國家之禍福也復能於天下國家告示一身之吉凶也故云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也一者人君也多者百姓也操著

灼龜能於人君告示百姓之禍福復能於百姓告示人君之吉凶也故云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也物者財物也操著灼龜能於人之得失告示財物多寡也復於財物多寡告示人之得失也故云人中示物物中示人也彼者父母兄弟妻子也操著灼龜能於我之八字告示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也復於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失多寡告示我之八字貴賤禍福也故云我中示彼彼中示我也

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是者此也此真空不可思議之道非同操著灼龜分析今古高下大小一多人物彼我之六對待也道不屬時獨往獨來無古今之異也故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也道不屬形位充塞虛空上下無所不在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故云其高無蓋其低無載也道不屬內外中邊言其大皆

廣無邊際言其小者視之不見故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也道不屬數不可定於一多也道為五太二儀萬物之本源運行一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須更離於道若離於道則天地萬物壞滅也以此知天地萬物為道之末也故云其本無一其末無多也此其本無一其末無多郭子謙本有此八字於經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道不屬人物內外不二也故云其外無物其內無人也道不屬彼我遠近不二也故云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也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道如虛空無散無聚也故云不可析不可合也道無相似無比倫無情識故不可以言議而譬喻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故云不可喻不可思也若人了悟本自具足本自見成本自全真不假修為造作扭捏也如此強名曰道也故云惟其渾淪所以為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不可分析而知

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

精者精神之精也水性好潛隱於內故蘊積為五蟲之精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水在藏為腎在五神為精也故云水潛故蘊為五精也火性好飛揚於外故通達人鼻為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故云火飛故達為五臭也木性好榮茂故華發為青黃赤白黑五色也故云木茂故華為五色也金性堅硬故實而擊之為宮商角徵羽之五音聽之為五聲也土性溫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故云土和故滋為五味也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其常五者五常也仁義禮智信也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也其物五者金木水火土也變者雜也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仰之為五星俯之為五嶽位之

為五方變之為五色擊之為五音族之為五姓物之為五金氣之為五臭潛之為五精滋之為五味動之為五蟲植之為五行善之為五德惡之為五賊身之為五藏神之為五神識之為五情也故云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也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向之五行變化萬物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其雜不可勝數計豈定執謂之萬哉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也萬物歸屬五行其常五其變不可計豈可執定謂之五行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五也五行歸屬於一一統億萬生生化化而不息豈可執定謂之一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一也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

天地之間翦然蔚然紛紛擾擾之物豈止於億萬哉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故云不

可執謂之非萬也萬物紛紛雖多終歸屬於五行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五行雖變不可計終屬一氣之統攝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一也

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為一或將一氣離之為五行萬物也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既有合有離以此必屬萬物之形故云以此必形也以此萬物必屬五行之數也故云以此必數也以此五行必屬一氣也故云以此必氣也向來分別萬物五行一氣俱屬妄情已落形數氣化之變也謾徒自勞爾若妄情返於真性則物我如各不相知迥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故云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也此章明纔萌妄情即落形數氣運之化妄情復本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

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

心本清淨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清淨心上忽萌一妄情於此不覺是妄則情情相續積之為萬情萬情迷染萬物也經云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是也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蓋心之妄情有所往則隨所愛之境從而往之也愛屬水水屬精心情有所愛之境則精神亦從之所往也故云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也之者往也

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元氣周身隨心感而出見蓋心有住者彼所住著之境結縛也故云蓋心有所結也心先與物凝滯則元氣化而為水也心若有所慕愛可食之物則元氣於口中化為涎液而出見也故云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也心感悽愴親戚死喪忽然悲哀則元氣於眼中化為淚而出見也故云心悲物淚出也自作不善之行見人忽起慚愧之

心則元氣於面化為汗而出見也故云心愧物汗出也

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

暫者不久也久者常靜也變者動也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而不能悟真空常靜之心體也故云無暫而不久也若無悟真空常靜之心體而不能應群動之變而常寂也故云無久而不變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

人心藏屬火內藏神其神情好喜也肝藏屬木內藏魂其魂情好怒也脾藏屬土內藏意其意情好思也肺藏屬金內藏魄其魄情好憂也腎藏屬水內藏精其精情好恐也精生魂則恐生怒魂云水生木也魂生神怒生喜故云木生火也神生意喜生思故云火生土也意生魄思生憂故云土生金也魄生精憂生恐故云金生水也攻字應作生字恐傳寫之誤也應作相生相剋也相剋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

土土剋水也五行相生相剋化生天地萬物萬物相生相剋不可以數計筭也故云相生相剋不可勝數也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腎藏屬坎坎中陽爻謂之嬰兒即精化元陽之氣也心藏屬離離中陰爻謂之藥女即心液之神也肺藏屬兌兌屬金管十二節謂之金樓也又謂之十二重樓也心藏屬火火色赤謂之絳宮也肝藏屬木木藏菟木色青謂之青蛟又謂之青龍也肝藏屬金金內藏魄金色白謂之白虎故云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也身中元氣屬陽陽屬乾也乾屬金乃謂之寶鼎也心中之神屬陰陰屬坤心屬火火色紅乃謂之紅鑪也身心謂之乾坤鼎鑪也既身心爲鼎鑪即神氣爲藥物也故云寶鼎紅鑪皆此物也此物者即神氣也道無形名乃爲神氣之祖神氣之祖者乃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此章明道運神

氣變化無窮也

右第三章

關君子曰鳥獸俄啾啾俄旬旬俄逃逃草木
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
能繫

呻吟者鳥獸之子初生之聲也旬旬者鳥獸經數旬長大也逃逃者鳥獸老而死亡如人逃遁不見也茁茁者草木初生芽也停停者草木長大停停亭立也蕭蕭者草木老枯蕭蕭無葉也言鳥獸俄生俄長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死也故云鳥獸俄呻吟俄旬旬俄逃逃也草木俄生俄長俄頃之間復變而為枯死也故云草木俄茁俄停停俄蕭蕭也鳥獸草木生時不得不生長時不得不長老時不得不老死時不得不死生長老死四者大化之流行雖天地之廣大聖人之神通亦不能暫留繫而使不生長老死也故云天地不能留聖人亦不能繫也

有運者存焉爾

造物運斡一氣陰陽五行四時相推相蕩
生生化化無有窮極故云有運者存焉爾
也

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有造化之運在彼迷情形氣之數也故云有之在彼也無物真空之道在此心開了悟與道冥合不屬形氣時數造化安能運之哉故云無之在此也心既開悟不生妄情不染物境清淨湛然猶如虛空彼造物豈能陶鑄虛空哉心了如此似鼓不用桴擊則鼓不鳴響也故云鼓不桴則不鳴也與造化對偶在彼迷情也故云偶之在彼也不與造化對偶則奇然無侶在此真空了悟之心也故云奇之在此也真空心尚未萌豈有迷情染物哉真空如此似桴不用手則不能擊鼓也故云桴不手則不擊也此章明迷染萬物則不能逃於大化也悟真空則大化不能遷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一者不二之道也物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咸賴不二之道而有其生也故云均一物也道寓於天地萬物無所不在衆人爲天地萬物之名惑亂其心心迷著物見物不見不二之道也故云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也賢人能析事理昭昭明白明見道理外忘萬物故云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也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聖人了悟冥契天真了道之實忘道之名道名尚忘何況物哉故云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也道元不二道無不在故云一道皆道也

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心無所住全身放下即冥契真空妙有之道也故云不執之即道也心有所住染著種種之邊即迷情逐於境物也故云執之即物也此章明未能洞徹賢愚一例屬迷

了然悟徹凡聖不二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知者悟也了悟所有物境皆是偽妄不真自然心不染著湛然清靜不必去除物境也故云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也了悟所有物境偽妄不真自然不染譬如泥土塑成牛木雕刻成馬見之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真實也故云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也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偽忘心自然清靜無染也

右第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賢五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九藥篇藥者難治也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學道之人微善必積小過必除不可輕易事雖微小不可輕易而忽之如萬斛之舟雖筋頭小竅若不塞之以至於沈沒大舟也故云勿輕小事小隙沈舟也勿者禁止之辭也隙者竅也勿得輕易於小物如蝎子七寸蛇雖微小若覷小可而近之則被螫齧而毒傷人身也故云勿輕小物小蟲毒也勿得輕易於小人如黃巢赤眉黃巾等雖是小人而能賊漢唐天下而況於國乎故云勿輕小人小人賊國家也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事者用也施之於用也平等普利不遺細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至德者大德也大德者乃道之大用也故云能周小

事然後能成大事也小物者細行微功也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妙有普利如同時雨不擇荆棘田苗淨穢平等普濟又如大海不擇清濁包容不辯也所以能為百谷王也及其功行積之大也為賢為聖豈不是為大人物哉故云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也善以仁德普利不擇君子小人平等仁慈如此則不失人心人皆推尊而敬之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故云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也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實上用之於惡為小人用之於善為君子用之於德為賢人用之於道為聖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故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

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也

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衆行齊修不捨一法而却掃蕩復本而行簡易則不可也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未有當合戒慎而忍行之而不戒則不可也故云當戒忍可也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而却懶惰不精進則不可也故云當勤惰可也此章明防微杜漸不遺細行可以為賢可以為聖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以周濟萬物既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

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

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辯勇之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

一氣運陰陽生天地萬物而一氣之源本來無物既是本來無物即是真空物來相感不得不應但應物常寂也故云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也吾者本來也一氣運陰陽生四大假合之我而一氣之源本來元無四大假合之我也既寓假合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也故云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也非我者本來也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真空妙有雖應物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谷未嘗有聲也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故

云雖應物未嘗有物也了悟真空則四大如質舍雖資衣食之養十二時中獨露真空而真空無我也故云雖養我未嘗有我

也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外者忘也四大假合之身既如質舍與物何異俱是妄偽不真既明俱是妄偽一時頓忘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後忘身也故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形者四大之身也心者五蘊妄積之心也不獨四大假合與物無異而五蘊妄積之心亦與物無異而物我形心均為妄偽不真既悟妄偽一齊頓忘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心也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道既不二無內外物我之分也豈容次序而進之哉故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也心者內也形者外也此章明治迷著物我心形之病也

右第三章

開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

諦者審察也毫末者秋兔毛之尖細也詳審察視兔之秋毫之末而心著微色相故不觀天地之大色相也故云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也小音者螻蚋之聲也雷聲之大者為霹靂震霆也詳審察聽螻蚋之微音聲故不聞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也故云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也

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

不獨審視秋毫之末不見天地之大若審視天地之大亦不見秋毫之末也故云見大者亦不見小也通者近也不獨見大者亦不見小若見淺近亦不見深遠生前之實相也故云見通者亦不見遠也不獨審聽螻蚋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若審聽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螻蚋之音聲也故云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不獨聞大者亦不聞小若聞淺近之淫音亦不聞深遠劫外

之威音也故云聞通者亦不聞遠也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所見者色也所聞者聲也故毫末天地形雖小大不同而色不異也螻蚋雷霆音雖小大不同而聲不異也聖人無所見無所聞者不住著色聲也不住著色聲者真空明聰無所不見聞也故云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也此章明治迷染色聲之病也

右第四章

開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眼之所觀不知其幾何之色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或是愛玉之白色若愛金之黃色者則惡玉之白色若愛玉之白色者則惡金之黃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色為目之偏見也故云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聽

不知其幾何之聲大約或愛鍾之清聲或愛鼓之濁聲若愛鍾之清聲者則惡鼓之濁聲也若愛鼓之濁聲者則惡鍾之清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聲為耳之偏聞也故云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了道聖人洞徹真空不慕愛色聲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何謂也為色聲於真空不可得居止也故云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也處者居止也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今者目前之人事也古者五太之先道理也末者五常百行也本者大本大宗之道也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為之妙用可以應變無住冥符五太之先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故云善今者可以行

古善末者可以立本也行者無住也此章明治迷著事理本末不悟體用之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人心機狡勝過於賊冠可以能捕捉賊冠也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人力威勇勝過於虎豹可以能捕擒虎豹也故云勇勝虎能捕虎也此設喻也

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克者勝也已者私也善能勝去己之私欲乃能成己之至德也故云能克己乃能成己也善能勝去迷食物欲乃能普利人物以成萬億之妙行也故云能勝物乃能利物也善能忘却悟道之智慧則冥符真空而不失妙有真空之道也故云能忘道乃能有道能有者不失妙有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函者鎧甲也鎧甲雖堅硬則必有破弓強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以此則知凡物之太剛必有物以折碎之也故云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也刀刀鋒利則必有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以此則知凡物銳則必有物以挫毀之也故云刀利則物必挫之銳斯挫矣也以此設喻也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麋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已上二譬喻如威鳳之鳳凰以世人希罕難見為神異也若頻頻見世則世人不為希罕難見之神異也故云威鳳以難見為神也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韜光冥符幽深之道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也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香獐人逐之急自鬻脂麝而遺棄之人見之無麝則不捕捉也故云走麋以遺香不捕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儉約聖智神通冥於真空物來感之不得已而後應常應常寂不離

至道如網之有紀有綱引之而來自齊張也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爲紀也此合喻也此章明治不能摧強挫銳及不能韜晦聖智神通之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實者滿也餅之兩頭有竅先塞下竅以水注於餅內充實既滿提起猛塞上竅取去下竅先塞之物瀉之水不下流也何爲也爲猛塞一竅氣不通也蓋氣不升通則水不降也故云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也一仞七尺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以繩引桶而汲之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故云井雖千仞汲之水上也若不引繩桶下汲之而水亦無由上出也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此設喻也

是以聖人不先物

已上所說譬喻不升則不降不降則不升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則物不先聖人也不先者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人亦不敢傲聖人也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物者人物也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

世之迷人或用之於不善則於善行而有失雖然因失善行而自已受凶禍之害於已失善行之後久之自省悔過私自暗議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故云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也竊者私也

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惟達士了悟妙道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聰明藏諸妙用兼衆人聰明之用隨所便利衆人之用亦從而用之普利自然無我

也故云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也真空無我應物見形如一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月光明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天下之人聰明皆是一真空道之威光統攝也以真空道之威光應變常寂則終身無住於中邊可爲妙用普利不失於道德也故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也行者無住也以者用也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往古來今風俗淳澆之各異也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風俗之各異也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處處各一家家家各一身好惡善惡之各異也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天下人之心情隨時改化所向不同吾豈可執定一法豫先爲後世之格式哉故云吾

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
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大達之士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和光同
塵而無心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事感而
後應應變而常寂也故云惟隨時同俗先
機後事也如上所說既了真空妙有之活
機物來逐之而心無嗔怒美色魔之而心
無榮著也故云捐忿塞慾也心無嗔怒是
捐去其忿怒心無榮著是塞斷其色慾也
故云慾忿塞慾源於此也大達之士不多
貪外物但資生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不由
義而不取也故云簡物也大達之士虛緣
而葆真清而容物又如巨海處下清濁皆
容納也故云恕人也既能容物恕人其應
物也如懸鏡以鑑形不遺妍醜其用事也
如權衡以等物不失輕重無為而無不為
也故云惟其輕重而為之也既無為而無
不為以不神之神為用而陰陽莫能測以
不可思議之道為體應變無方也故云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此章明治不能
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大達之士了悟妙道同契相求為莫逆之

交也故云有道交者也同行衆善之君子

相為忘年之交也故云有德交也同經營

公私之事遂有相得以為交也故云有事

交者也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

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

合則離

同了道之人相為莫逆之交猶如父子之

親相忘是非賢愚以游物境之外永無絕

交也故云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

之外故久也同為善人君子以德行為務

相與為交不能無心所以分別是非賢愚

而有合有離也故云德交者則有是非賢

愚矣或合或離也不以道德為心同經營

公私之事以俗禮為交雖事合而情離稍

有相違而絕交也故云事交者合則離也
莊子云君子結交淡若水小人結交甘若
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是也此章明
治不能道交之病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

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

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

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為道之質樸當以聰

敏捷利了悟為樂也故云勿以拙陋曰道

之質當樂敏捷也勿得言愚癡無明黑暗

為學道之暗晦當以輕清明了為樂也故

云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也勿得

言傲慢輕易於人為道德之高當以謙遜

和光同塵不染為樂也故云勿以傲易曰

道之高當樂和同也勿得言汗漫淋漓頑

空以為道之廣大當以了悟真空為要妙

以妙有為應變急切之用以為樂也故云

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也勿得言
身處幽靜心懷憂愁以成學道之寂靜當
以逍遙悅豫不染為清靜之樂也故云勿
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也如拙陋愚
暗傲易汙漫幽憂之五者皆是古人了達
佯狂混世之言後學不悟便為真實依而
行之以為學道之弊病不可不以藥石之
言救療也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
不救也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
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訛謗德已不可以鄙
猥才已

學道之人不可見他人之過惡專開病眼
舉世之人以為非以恃所能勝心自尊自
是也故云不可非世是已也學道之人不
可小覷衆人以為卑賤而自尊自大也故
云不可卑人尊已也學道之人不可輕忽
傲慢衆人以為不悟妙道而自尊以為有
道也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已也學道之人

不可專一訛謗他人以為無德自尊已有
德也故云不可以訛謗德已也學道之人
不可小覷衆人為鄙猥愚陋無才而自尊
已有才學也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已也此
章明治不能忘人能所之病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
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
不在勇而在怯

真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因天
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默默韜晦如愚
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因天下之
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
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
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
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
悟妙道以無為清靜保內以謙卑柔弱不
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事者莫能與不爭
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
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

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
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
時也不能洛橘汶谿是以聖人不違俗

蓮花夏開菊花秋開天不能使蓮花冬開
而菊花春開也是以聖人不逆天之四季
不違時之通塞也故云天不能冬蓮春菊
是以聖人不違時也洛者嵩洛之地也橘
者柑子也多生江南暖處移來嵩山洛水
之畔栽種之而變為枳也汶山所出之水
為之汶江在吳越之地也狐貉生於江止
高原山野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此
二者地氣使然也既地不能洛地生橘江
南生貉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蠻戎中夏之
風俗也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谿是以聖人
不違俗也
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
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
所長

以握為手所長以步為足所長雖聖人豈能使手足握易手足之用哉以此聖人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故云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也長者以能為為長以不能為為短也魚以水中能游為長也禽以空中能飛騰為長也馳者馬走速也雖聖人豈能易魚禽游馳飛騰哉以此聖人不違拒衆人所長之用也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也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如是者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違我所長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如此不違四者可動時亦不違時之動可止時亦不違時之止可晦時亦不違時之晦可明時亦不違時之明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化不拘泥於死法所以應變無窮而為妙道也故云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也此章明治不能隨

時達變之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學道之人慎言儉語則寡過不為衆人之所忌憚也故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也於利名場上慎多貪進行復則不為衆人所嫉妬短遏也故云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也智慧收藏儉於使用則不為衆人之所勞苦也故云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也大巧若拙儉施其能則不為衆人所役使也故云少能者不為人所役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智能之病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操者持也誠者真實也簡者不繁也行者無住也待者應也恕者寬裕包容也了悟真空實有保任護持無住種種之邊如此

簡當不繁也故云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也與衆同處或御群下但應之以寬裕包容不見人之過失曲全己德也故云待之以恕也或有人來叩問但動容密示不假言教利根頓悟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故云應之以默吾道不窮也此章明治不達誠簡恕默之病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圖謀人事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故云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也所作之事力與不力在人為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故云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也事以今人為師理以古人為師也故云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也事者用也用雖與衆人同而了悟妙道應變常寂無染清靜不與衆人同也故云事同於人道獨於己也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金玉者喻聖人之言行也土石者喻凡人之言行也金玉雖貴入眼為塵大道無名跡故言行不可及也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如世人難捨金玉也故云金玉難捐也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如世人易捨土石也故云土石易捨也學道之士若遇聖人微言妙行慎勿執著不忘也故云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也聖人之妙行可為之而成德而不可執者聖人妙行之跡也故云是可為不可執也若執著之者如人皮膚有病容易治療若人病在心腹雖醫扁鵲亦不能療治迷入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亦復如是也故云執著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急務者道德也多務者萬法也他務者傍門伎藝也奇務者異世之術也學人不明了道德為簡要急切之務而務泥萬法或學傍門小法或學醫卜工伎之藝或學異世奇怪之術學雖不同失於道德者一也失於道德而墮輪迴動經塵劫無有出期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故云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也從事者務泥也及之者墮輪迴也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被此者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彼者多務他務奇務也學人殊不知道無不在即此身心是道也既道無不在何獨身心道不在哉身心從道生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也即此身心是道亦復如是也既悟即此身心是道不可捨此身心就彼多務他務奇務求道德也故云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

捨此就彼也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為務之病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

親者性命也疎者財色也本者道也末者五常百行萬法也賢者智慧之德也愚者癡迷也近者慈善也遠者衆惡也天下之道理學人迷之捨性命道德慈善而就泥財色萬法癡迷之衆惡可暫樂妄情而久沉不悟墮輪迴生死胎卵濕化無有了期害莫大於此也故云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也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

凝者定也寂者靜也遠者幽也昔之古人論道者或言泰定安靜者或言道幽深難

窮者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或言道如虛空廣大者或言道隱晦杳冥莫測者學人若遇此或言凝寂深邃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慎勿生怕怖之心以為道之難學而退怠也故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深邃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也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天下至理者道也竟者終也向來所論之言凝寂深邃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總屬名相妄情之意識也道本無名無情窮究到徹盡之處終非言意之可及也故云天下至理竟非言意也誠知非言意之可及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薦悟了然洞徹本來見成之道元自清淨具足不假修為外求也如此了悟乃契合所說之義也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也上者前也苟者誠也此章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米苣用之當桔梗米苣生之不當金玉之

聖人大言者知道德陰符二經如金玉之貴也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桔梗者草藥之名也能治風濕之疾也米苣者亦草藥之名也一名車前草能治赤白瀉痢之疾也小言者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錄也或因詩詞直言語錄悟之而了道如桔梗米苣之草藥治瘡風濕痢疾而人復安樂得活也故云小言桔梗米苣用之當桔梗米苣生之也用之當者治瘡疾也生者活也或人背誦道德陰符二經如同流水而不能開悟了道者如服金玉貴細之藥不能痊愈風濕瀉痢之疾以至於喪生也故云不當金玉之

當金玉之也竟者喪生也不當者不能痊疾也此章明治分別經言精麤之病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

者不言

某者代稱之辭也世人言論事理所見不同一人名甲言論此事有利益於世也一人名乙言論彼事有損害於世也故云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也一人名丙言論彼此之事或有益於世或亦有害損於世也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一人名丁言論彼此之事行之正俱利益於世彼此之事行之不正俱害損於世也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甲乙丙丁四人各論利害不同然必有一人之當安於理也故云必居一於此矣居者安也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比喻在人心了悟而已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故云喻道者不言也此章明治未忘利害之病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醫

世間萬事所用各有下落言論一事自有

一理所在也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道無處所下落亦不屬名言事理聖人之言皆無言之言以薦言外之旨若了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則終日言而未嘗言言言無非道也知者悟也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如人咽喉有物梗塞又如人眼內有塵昧障也故云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也醫當作醫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不信者不執泥而染著也凡愚人之言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至於賢人之言行則難忘也故云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也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故云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也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又亦容易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

故云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也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若夫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則心忘名跡冥然契道而迥超凡聖人我事理之名跡也故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正謂此也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也道者理也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聖人之言盡是無言之言令人於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不屬聲故學人蒙蒙然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如患聾一般也故云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也言外之旨不屬於色者冥冥視之不見令人如患盲病一般也故云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也言外之旨不屬於名沉沉靜靜言之難識令人如患瘖瘡之病也

故云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也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

惟患耳聾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聞也故云惟聾則不聞聲也惟患目盲之病者則於色無所見也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惟患瘖瘡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言也故云惟瘖則不音言也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言外之旨既聽之不聞其聲未若如患耳聾亦不聞道事我三者之聲也故云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也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未若如患眼盲亦不見道事我三者之色也亦不生此見解也故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也言外之旨既識之無名未若患瘖瘡不能言者亦不言道事我三者之名也故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也此章明治

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

右第二十八章

開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學人謾知認著妄得以爲誠失於至道殊不知真得之見亦誠失於至道也如金屑雖實入眼則爲塵翳也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也偽者妄也真者誠也徒者謾也學人謾知認者妄是以爲誠非殊不知認者真是亦爲誠非也故云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也此章明治未忘真假之病也

右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

開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大悟大徹之士如人睡夢覺來方知夢中

所見之境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未能大悟大徹之士以識見能通萬法爲人談演妙道皆是夢中說夢也故云言道者如言夢也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金寶大山巍巍無量如此玉洞廣闊幽深難測此二者喻以道德爲靈寶洞玄廣大幽深無量難測也故云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也又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玉器金皿使用無數此喻建立妙用普利衆善萬行也故云如此器皿也又夢中說夢曰如此鳥兔龜鳳龍虎此喻金鳥玉兔鳥龜赤鳳白虎青龍陰陽造化也故云如此禽獸也夢中說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說者但能說之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說之人也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故云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也夢中聽說夢境之人但聞說如此金玉器皿禽獸不能承受取得之也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故云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也惟有利根者善聞

道德玄妙不執泥筌蹄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但因聖人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惟善聽者不泥不辯也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

右第三十章

開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爾者學道之人也天下學道之人但能詳讀書誦九篇精之研之究之徹之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假修爲位齊諸聖也故云圓爾道也方者正也德者道之用也天下學道之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仍要護持保任也如何護持保任但能以無爲清淨逍遙自在不染不著護其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護其外次又正其妙用用之於衆善利物安人不求報恩皆爲用之正而成上德也故云方爾德也天下學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護持保任要成上德須是自利利他平等普惠不擇貴賤貧富男女妍醜仁惠等利無偏無黨以成萬

德之妙行也故云平爾行也銳者利也事者用也天下學人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真空妙有之道以爲真心之體以至德妙行爲真心之用自利利他於事無往不利也故云銳爾事也此章尹君自述一經之旨趣也

右第三十一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文始真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其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筭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達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已者食也益者化也壽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沆溟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歷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神森之印候若飄飄鶴怒若聞虎兕清若浴碧悵若夢江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通玄真經序

璧一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彼尚存出自諸子其
不粗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
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甘然范
蔡丘轅上人其先晉公子也當平王問文子
而述德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
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
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
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臣邪以為政振
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故積德成王積惡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
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
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
人休休為天下後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
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其書上述皇王
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權義表教之由莫
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
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
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
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泊我唐十有一葉皇
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

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素
繫布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
之前迨經八稔凡數積素之風竊味希微之
旨今未能揆厥強為注釋是量天潢之高邈
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然希子序

通玄真經卷之一

默希子注

道原且物之為貴莫先於人然不能
定心機而期無變與物化至人求之
遂使性隨運生與物化至人求之
故述大道之原特探衆篇之首詳尋
原以階道方闢事而
非真豈不有以著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混成者言其有物
天地生而物惟象元形之實元定高有
象散布為窮窈冥冥寂寥渾渾
萬物者也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非
聞其聲非色可觀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
所言之即非真象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既元形象可觀
實受無形原流洊洊而不可測
之流洊而不測而不可測
以靜之徐清以動而靜施之無窮無所朝夕
得施而窮表之不盈一握之乃無形約而
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
光言之幽明有三景言之柔剛利則金石
長如之則存亡則亡元山以之高淵以之
深窈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廣遠風霜霜不戾

者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後身存自而性善也故以而先也古者三皇得道之
統治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是故能天運地轉輪轉而
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
雨降並應無窮天運動也地轉也言聖人終始發見出令雷動風興雲行已離已復於樸待虛無而行所謂樸也無為為之而合
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死為夫生不死死生者自無為而通乎德恬愉無為之言而通乎德恬愉
無為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通乎德有萬不同而使乎生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
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
中察人情得充惠不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
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道之
行相逐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元大婦人不孀相得虹蜺
不見邪氣盜賊不行天下含德之所致也言
數者皆聖人天常之道生生物而不有
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三萬物恃

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主非我欲德而死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
而不益貧富之不盈忽兮忽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恍兮用不誡兮音窮兮冥兮應化無形分元方原之似有物焉之乃元狀也遂兮
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與剛柔計兮與陰陽倂仰兮屈伸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忘出乎無門以
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
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
無所不備也大大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不咸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
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掌握致理之妙物存乎方寸豈有馳於遠近而生歟
推之無不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
之可謂其要矣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
飾其末外斥飾也厲其精神依內偃其知見

止非故漢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
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
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則無不治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末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
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使利而安之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樸素樸此五者
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平易者道之素也實也清靜
者道之鑒也鑒者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反
者道之常也道用有為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強者以成剛純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
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愛不樂德之
至也解五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無智也滅
其文章存素也依道廢智去迷妄之智與民同
出乎公心也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費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察其所

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物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無對以中知外萬舉不廢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所發也中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使遠而近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治而能治人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樂忘乎富貴而在乎下之情皆得於我也

和而能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則天下樂大元所容其身則天下為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言物生虛靜故曰靜靜曰夫道者陶治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大道寂然洪爐烘烘雖於元象中而有物也深閤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割芒不可為內

無環堵之宇至大不可以外家而生有無之總名也言其無則無無無言有則形此萬物之名生於有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素

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天地故曰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為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貴矣夫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情並欲亂其真名姓與時沉浮與

不知隱有道德則隱無道德則見時之有道則退之至也無為無事無事知不知也為而不恃不而懷天道包天心虛吸陰陽吐故納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雖有動靜而無所動

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也無事即真故曰玄同者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虐者神盡而形有餘喜怒哀樂於內神神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

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陰陽宮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度心一汝視天和將至一見形則過四體皆端一心中則神和不忤一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

為汝居元他知守常德則神元不腫今若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食此謂專氣致柔求其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為形心之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元心之心不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事來必應變通於時故道可道非常道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有定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

書也皆以陳之物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為之簡索城之金康是名可名且實多聞數窮不知守中守中守一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止非道絕標顯去偏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欲動而善隨是智以生善欲以亂真好憎是生損益斯也不能反照真性以生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清靜者究於

物者終於無為外物者以恬養智以漠合神
即乎無門無門則出無所歸無所歸而無所歸
者與道遊也無門則出無所歸無所歸而無所歸
聖人不以事清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
言而信如四時之運無心不慮而得而不為而成
非有為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
天下歸之其無事於萬物也故
莫敢與之爭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
則亂以治身則穢其亂如智之不誠之故不
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
於道不達於物情也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
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
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其害之破正
感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終身不達何其痛
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
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清穢在沙
嗜欲能遺物反已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
欲清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悅悅以
憂為憂憂則忘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
傾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

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慕者尚知向
者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
者少說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
俗以其貪利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
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生清靜者德之
至也素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
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
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行於天下同於萬物
而無德不凝用之不勤元心可謂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安可謂見無形而有形生焉元
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
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
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
變不可勝觀也大形聲色味皆元自而有原
安達失其常無於淫靡固非音者宮立而五
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
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
物得一而有常物得五而化故一之理施於
光通通為一萬物皆品也

四海元所一之故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
物情也其金也故今其若樸於外遇其散也
今其若濁於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盈清然若大海然若大海元非有能存能亡自若
而有若亡而存已下此體道之人能若者
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
一門萬物皆事皆闕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
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聖人猶大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
其性也夫喜怒哀樂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
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
此八者大矣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
嗔驚怖為狂憂惡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
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
不能神乎神和以全天性且吾知安作神明
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息慮平耳目
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元守一神開虎
達而不悖物不與堅強而不墮無所太過
無所不逮所不逮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

為道也假言通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假言通遂淪無涯音息耗滅益過於不皆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邑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蚋音蚊蚋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刺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水者五行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清天下德合萬物仁近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無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成強而無敵故為兩露積為泉原用之不匱施之無遺汚之歲水德與道合焉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大音希聲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為物之祖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

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其功得一心外通萬有潛行之道老子曰夫德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義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為无為之道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積虛成實託小以色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虛心而物是无力而強應化揆時莫能害之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材用強者故齒堅於古而先斃是謂柔者強者獲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可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性大化機人莫制後之則雖合其巨先後俱能知先之則人不制動靜无為此執道無變也所謂後者調其

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聞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通然物有成敗機色時期於通日廻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貴全於通惜先達不舉時運守清道拘離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容機則忘智巧斯存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志于中者雖之前終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尾處累人無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尾處累人勞而無功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善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誅繁馬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謂之小德大德小人之禍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如大為治水因下民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神之非天下至寶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物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不言其身民化如神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夫

道者藏精於肉棲神於心靜漠恬快悅穆會中原然無形寂然無聲言聖人棲天心施德人無隱士無逸民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元刑用法無誡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官

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若有其道人類其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言致重譯俗非人君一自故實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明與信莫能實善

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如鳥伐有苗不伏然性逆奔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離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死死者至時不得不生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法道此

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禍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惡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禍非我起禍非我生英知所由不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計乃有化者也大聖人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識有也

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龍鳳翔集河海清溢非元清誠易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善祥此明通之效相通氣類相故困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精氣害以變物害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物萬物故神聖之不可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偽非

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為能體至道合天心故信不逾時有德無不備明无不燭靈不虛應與斯可謂大成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氣相通天地交泰非不下堂而行四海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夫道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死生同域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其心與道冥身齊而巳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合陰陽運

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有精微外聖人
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
芒乎大哉君臣率心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
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無言
故君臣相係相繫其德止達于天功不宰
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召
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天之高
觀之而應無事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則動
未遑所詣階行不息所故却走馬以糞却走
以猶神內發上達于天故却走馬以糞却走
馬者利也心如侯馬難可操御人皆無心速
帝名利以兼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
虛靜以兼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
陸沉不行而玉謂之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
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大道無私
元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恭
惡觀善理合自然無欲則有餘有欲則不勝
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故元利無功是故以
智為治者難以持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
自然應者為能有之唯全大和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華遠之即近
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大韋華為道
德資身用之則行其德莫窮神化是故聖人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

所德而物不遠物而求無必恒其得之也
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
為其一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醅醉而甘卧以
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和忘形道
然而用可謂大道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
用也此謂悟道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
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
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
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
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
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
麟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
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負天陰陽
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
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
踴躍倜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
所本自養不知所知往此明虛無之當此
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小牙藏其螫毒功

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無殘害之心至黃帝
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
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
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極黃帝之先也其人
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
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
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
是知者非不知也道積惠重貨使萬民欣
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
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仁而達物義以存誠人元不陳閉九竅藏志
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伴乎塵垢之外道
遠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
德也向冥外順藏指有真
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此散德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
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至精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拘无所不有行門戶之制立視聽之滑榮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

夫其聖迹功業相照
由他不得充各司其位
繁而神泄故不免於累
繫未有居華顯不役精神
飽受其懷必憂其
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
則命不在我也
猶係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智不出於
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生
主不勞神處不炫智能而達方懷之故得養
上順天心中因物宜萬能奉藏寶獻不絕
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
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奸心此聖人

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
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
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
持末以忘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
欲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
聖人事道
而治求寡而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其抱道推誠天下
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備者本也至
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者
辟應聲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

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遠之無厭內傷
 精神外遺體二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
 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
 內神氣動於天也果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職處以觀大運則
 中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
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
也夫不言而化天下无虐刑豈煩於言哉不
待言而視不預言而今民之化上不從其言
故聖人所以爲師也
從其所行
上古行而不
言故人行而
不言故人行
而不言故行
而不言故行
而不言故行
來世行而不
言故人行而
不言故人行
而不言故行
而不言故行
而不言故行

閭閻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
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
佚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改秦莊有析膏之禍矣
桀有尤已故聖人猜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
之亂也哉

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无偏弊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
 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賊不足以禁奸可以德化難以刑制
 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
 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死也肅然如秋物
 然於死故生不斬報死猶恐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
 故君子者其
 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

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天之
大所至聖之
在天地之際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
不抱也法不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
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以音知
地神喻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
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
人之治天下民從其化有若將九禁斯感其
不視其化不待其化不言之教禽獸鬼神無
於人也故太上神化然也其次使不得為
非以法其下賞賢而罰暴行德既發貴則始
不肖者亦有其位去暴之端是則賢者亦
有受其功矣故知法不明守之者溫非不
平用之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
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
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
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元為者為而不恃故
不於故曰元為無形何絕無也何視者言而
謂神微獨立不收然存存為天地根
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

之道此言得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有元
多起於一夫推本則達於元形尋末則感於
多故知達則以元為宗感多則求一為
也天子以天地為品大也以萬物為資有也
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
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自四海之專與
天地相匹安得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付除害即
功成不有其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
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
定之今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賢以
元作聖之階雖賢無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
治舍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
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不勝其力故道可
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元名之道道
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
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蠶也華而三皇五帝
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
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
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
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完
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
此者不可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謙
呼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
以前立矣英敏不應也與民同利故聖人在
令行而後誠誠以外發有連者也
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所得使意動於上不
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令飢者與寒者適食
情去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愛
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慈愛故能慈愛
夫人主操百姓如嬰兒之情其慈愛而思育之
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爭故言之用者變
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不言言
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
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君子
則於內而動於外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
也思心藏於中而不達其難也子死父難臣
世求發持以思復之甚而忘君子之惜性非
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惜性則
非正也也所以懲惡勸善聖人不勉於景
不為君子慎其獨也聞室也舍近期遠塞矣不

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

必有不合者也

求諸已也

所不至者容貌至焉

不至者感忽至焉

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

不如寡言

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智為不以能以時開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

開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

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則一也

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悟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為有為也

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

老子曰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也

言精神曉靈也

太牢

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

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

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

名

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退無難無所不通

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

也

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見終於不可及

名

猶雷霆之藏也

退無難無所不通

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

也

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見終於不可及

立身

為之

今行則民如樂

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人莫不順其命

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所謂大丈夫者

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

地之覆載如日月之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

明

地之覆載如日月之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

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

其性剛人易治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

其常政失於夏災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

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

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

四時有星五星失常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

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

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若失其政天降百

民樂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卷之三

九守此篇有九日故曰九守九者易

之者居元龍元極則變則九守之者易

之者則九守之者易

宜守通不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冥冥渾而為一

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

四時春秋主夏長分而為陰陽

粗氣為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

物乃生至乎元窮精神本乎天骨髓根于地

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

尚何存其真真云有我也故聖人法

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地之氣

不能拘也天靜以清地定以寧

萬物運之者死順之者生

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

地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

生二也二生三也三生萬物變化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

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胎

四月而胎五月而胎六月而胎七月而胎

八月而胎九月而胎十月而胎

月而生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

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

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

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有取與喜怒膳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

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

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也

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

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為災

平則為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

何能馳騁而不乏

憚同變化則明不眩不眩不惑不惑則安不惑則安不惑則安則不懼不惑則安則不懼足也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撓之柱不關之途所以無傾無傾之德也所以不竭不竭之府也神用學不死之師不生生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

不足以患心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以仁而不可劫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以義而不可劫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以富貴留也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以富貴留也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以富貴留也利生无也於已夫為義者可迴

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影柱无也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德深明古趣足以進修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无不以天

守平

老子曰專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者重也而賤身儕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

心不慮慮而巳素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无貴何往不遂大通其出无外其入无内

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情性之以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變無樂而不為无樂則所適者皆連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名利傷德者欲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儀可為

守清

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其性命也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故或貴或賤或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

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鑒於流淪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

也明則不始其身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神明匿跡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好之心無由生也貪好之心無由生也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

朕又況無道乎夫君臣相遇曰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

自靜者則心不撓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
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

美有天下者不遠小國之臣故能歸其美也天

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是惡盈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為大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也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保虛者存又存於奢滿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唯人不驕修執雌牝而美雄雌之為群雌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盈而好謙故有虛之衰天道德也而成人道惡而忌驕故禁致亡也以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人隨俗好尊高而不能自高至人法天不好尊高不與人為平下故不尊而自高而自高也不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其虛故三皇五帝

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冲即正其盈即覆今亦有之以手至成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謙則武力勇毅守以畏待勇則輕也

富貴廣大守以狹乘九則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盈滿則弊此道可保天下死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開與陽俱閉可開則隱可閉則顯也。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爭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聲色八音之樂也以為至樂而亡的樂外者以樂樂人知樂天為樂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為一體也

其樂而樂之為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而得之於身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備若樂然忘好憎安條萬物不異自然

也。同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不易之德女有不易之心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危神氣志各居其宜道當德輕勢利志氣清健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神氣也精神即通形氣亦謂一失其所三者何保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為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其生養形為主欲害傷乎末則形衰而神遁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開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蹠身不致也夫精神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蹠而日耗以老靜則復元氣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淳沔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淳沔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
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
倖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遊天地之根即
無為之事即道也機巧不載於心審於元
假不與物遷外物不修見事之化而守其宗
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
升沉何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然不學
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辭知於死
不見為而不為知於不辭感而應迫而動不
得已而往如尤之耀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
而影隨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
而無意然獨處若有待以千生為一化以
萬異為一宗萬形各異同此一化有精而不
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守太渾之樸立至
精之中含真育神其寢不夢也其智不萌
也其動無形也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
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
假千道者也今以存為亡以生為死者謂
假千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
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

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物故形
有靡而神未嘗化神無常有元以不化應化千
變萬轉而未始有極顯無窮變化無極也
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
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
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生化不得生化
而能生化故所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不化之進故曰真人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壁四

符言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
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契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元上
下乎元下故能

高能深能平乎准直乎繩非衡能平元處不
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方而無方包裹天

地而無表裏其大元外洞同覆蓋而無所破
大迫元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

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已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

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倍道而任已見

譽而為善立而為賢皆起俗求名非賢之

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

責事不順時則無功順理則用心寡而事成

功安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

身功未立效求合時君者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

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

始動不為主則元形元形故元將迎之禍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
遠害治未也之利則無害也故無為而寧者
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
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故不
欲碌碌如王落落如石謂王石有分其文好

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物有美而見害華榮之言後為愈先辭
石有五傷其山山若實之見擊黔首
之患固在言前且君子之言不若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

天為蓋善用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
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無涯
而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攻天之所

覆無不攝天通包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求生蟲還自
食人生事還自賊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
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足害盛不如其身善

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其
聖時會自得不便力爭土處下不爭高故安
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貴德之所
而所不爭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

無敗道無形狀不可把握執之則失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

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
德則天下宗果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

雙兼得四句者上為皇為帝倫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
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

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
之故死生在氣報福無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
薄施而厚望望蓄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

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
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

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逞
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
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
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
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過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天
之非已天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

譽已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
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讓信

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

為而治治而優是故閑居而樂無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
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

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
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以忘不保得一之由

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行因得

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無禍之

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害無福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無功是謂大道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欲儲也道曰道者也芒昧謂道實不可得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得其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通居中而無礙故處眾枉不失其直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結者存不為善不避醜遷天之通不為始不專之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无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為不謀而百事成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人有福即有禍今禍害故至德言同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吾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為善當自是而不記其為善矣若以己為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為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

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目然已無所與自治隨之自然聖人譽也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求而不得道無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事不兩全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焉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無欲者也無欲者則無心人舉其疵則怨雖見其醜則自善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實幣必以卑辭卑辭而欲不厭人能不實幣而無欲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以約束誓盟而後定其身不為小人之交要以約束誓盟而後定其身不為小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外無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

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此至王之通即社稷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皆心之所制故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傷已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外求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殺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言人不可暫忘若須臾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客者必困之必困困辱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食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存於

述離十步之內必履朽腐之患故羽翼美
者傷其骸骨投棄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積善以文彩見富貴華以芳華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賤也地有財不憂
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無大闇至能察地至

德道者若丘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且已
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
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
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然
所取亦無害於與之不善怒者必多怨善
與者必善拳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

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
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
也與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
不祥不伐自無禍無福無德
自全全身為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行不與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憊榮而
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榮
不顯不辱命也故不辱
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
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
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隨時三年時
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

其所此言先之大通後之不及唯迎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
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
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不驚故通道者
不惑知命者不憂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

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神王
神明堂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故神制形
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
大通依神形全聚欲神道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
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
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壯心志不虧名
也以數算之憂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
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善之將去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
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早厚而能夫爵
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

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
以下為基三者不脩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己也言已情以達人情既聞且聾人道
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

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日不觀太山耳不
聞聾有塞也塞也莫知所通此
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
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
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

生以道為親無形而形焉其為親也大矣
師以道為君無形而形焉其為師也大矣
其為親也其為君也其為師也其為君也
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求
也以博矣之日問道聞見深矣
不聞與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

不問是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

以力德在與不在來不德於人是以聖人之

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

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

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

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

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

為先即幾之道矣先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

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

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

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免亡必至損眾人皆知

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

為病聖人知利為利不知以利為病故再實

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

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木之興成者必傷其根

利復害天之道也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

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

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小人也不恒其

之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拘於一城棄

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去邪

任賢使能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

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

於人雖故身不恨故規矩者歸獨行之年也

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勸不中正故生所

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

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

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

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福非求

行而履禍何則如是是求故君子達時即進得

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

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

也君子達不以為幸得之也不遇不以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

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

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

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

陰邪則害生遺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

濁且亂七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

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難以

可以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

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響之官敗於官

茂者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癩故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幸衰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幸衰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

遂往所謂同汗而異泥者知今舉枉為直以

惡為贊直有同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

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

在聖人一生死不利彼此故元死生道懸天

物布地和在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

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物產

於地中和在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

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

通玄真經卷之五

壁五

希子注

道德此篇上問道德下反復皆難前
宜精審將成後
希子注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

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

致功名也不達應必將有蓋以神聽也

不精不明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也

學以心聽也下學以耳聽也

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

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

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則功業可知凡聽之理虛心清靜

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

產有始必以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

短寡成於衆長十圓之本始於把百仞之臺

始於下此天之道也天道常然於八千聖

人法之早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

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專

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

尊而卑人故夫人之所尊聖人使己而先人

則樂而夫道者德之元天之報福之門

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富養之貴物之報莫不待而夫道無為無

形無為而萬物化生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

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

為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

中有信然窮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

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

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

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若臣有

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

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

人无所不宜也六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

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

其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

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

通玄真經卷之四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
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
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天下雖大
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
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
莫若事人則拒伐不
與上下
去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能勝敵
者必強者也非徒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貨者之力得
衆人之心也能
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
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
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
惟保謙柔不能
正故能成其勝也

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為本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有人無道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侮矜傲見餘自顧自明執雄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罪大惡極有國者不待不亡有身者不待不死以其道能德滅天亡之故也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大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行道者勇刺不傷而己受辱於野俗則為神奇在至道謂之見道不若使彼不赴刺擊意我无愛利害之心忘死生之達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惓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顧安利之與秦戶明俗孔丘故勇於戰則殺勇於不戰則沽勇於戰則死勇於不戰則死也存
文子問德向已知道今更問德慕之仁義次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畜之成之无為元私澤施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為天子而不驕驕為匹夫而不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雖立於不敢散於不能此之謂禮也謙尊而卑已先物未此之謂故修其德則下從今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修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謂之聖人故能承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

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夫道既隱四則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怒爭所作乎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老子曰至德之世實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國圖龜負八卦書即洪範九時治所及世之衰也賦歛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蟪蛄動不息極无百疏李世之君暴明敗地味賢任便取故不時下莫忘无感逆氣陵沙上達于天星辰亦殊木成失其所故山崩川涸人無所生民在莽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客邪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勝眾不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達時遇命得主有人清不能客巨辨
文子問聖智問聖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然聖人常開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為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所伏察其

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自無憂喜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與受無出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生殺有時人主無為實到必當遠達其理近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帝王之得百姓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元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德若江海夫明王之德德若江海然无味五味咸為施之夫明王之德德若江海願焉故得萬姓歡心夫明王之德德若江海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

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蚩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欲上之人者非有欲上之心則推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先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謂之說非通代之典其音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物象人仰止備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雖不顧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

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通無隆替而俗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不可以當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言為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無物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死生不能移也

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為鏡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道交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夫存其典藉行其法則實賴玄聖以治國也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貴其導

文子問政政者政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能之以道無見其智威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清定為聖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剝正不剝物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

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修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實上言謂道下言為權聖知權也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誠不夫其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

勢使然也梓非貴切名君非禮在祝即當梓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論而後通不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哉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
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缺有道
德則夙夜不懈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
則縱欲急情其亡无時安時忘危身死无時
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

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國如善惡无王與亡夫
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蓋云時也哉
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富長也所以
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蠶蟲雖愚
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
禍災何由生乎大道者廣厚養生之術之
已使萬物皆然則雖孽蟲之患夫無道而無
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
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
縱令不順仁義猶存改也而禍福之累已萌
於茲浸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災王下堂而
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

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為政也強者
陵弱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
亂作其亡无日何期元禍也道衰德亡仁絕
馬臣非臣卑卑失位強弱相陵故即秦
之二世漢之季主此國毀亡之時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不遠則峻之以

刑則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上
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禁禁多即勝少以
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
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
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
猶火不可頻撓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實有罪者釋好
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
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領俸
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
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
怨憾謂之道德勸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
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
者也非去邪也去逆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
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
所是惡人所非非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也
既非是善本非善即吾所惡無定是非安在然
然其意者雖是以為善其所非者非其心也則
无是也以其非其所非者則非矣則无是也
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
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政小鮮何堪

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
見疑趣合則合於君所言且當而今吾欲
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
與俗遠走竊逃雨无之而不濡規我者人亦為
我師匠猶走避雨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
身已勞倦不見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
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
无欲者欲非虛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
於己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
之士身由穀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安適心
居中之富寂不物言外不勞語已故能持於
於絕矣之境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
動而無為聖人內以反其外能應化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
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
者則寡矣主驕則怨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恣
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
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
而不亡未
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
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
父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問平王也言一夫

化之子也言今雖在一人不能

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經敗以為撲

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治亂由君心

德則安君治則治德與仁一則德在我下

德復與何憂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

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

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顯顯

望為德表其由欲水於積德成王積怨成亡

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

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積道德者

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

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德德以天地四

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

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

不可得也哉也而不重無道處天下天下共

之而不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存亡

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通哀故問文子求

治通文子云要在一人臨由於他故平王

修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誼為平王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上德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

修德以匡天下有功可見

有德則事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

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則萬姓樂其

其所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遠也若也其國治

者君臣相忘也無憂

老子曰學於常縱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

是不見古而守柔字亦作古字亦柔也仰視

屋樹也退而因川不息也觀影而知持

後物為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

積薪燔後者處上夫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

之文來射後飲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

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故勇於一能察

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持口之勇

一隅之說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道虛無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論道者取魚而非魚夫道者

內視而自反得於身也故人小不覺不大

迷不小惠不大愚若何持熱石而比知玉非

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

止而不外蕩心虛外蕩則濁而常昏月望

日奪先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

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

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

則先傾危之患顯覆之禍一淵不兩蛟

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珠玉而

潤潤君子德也蚯蚓無筋骨之強小牙之利

上食晞塚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則飲水

言無異慮而不損筋骨小牙之用人清之為

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清也

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

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髮蘭芷不為莫服而不

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

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

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不並

五清濁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
炁即生病三才之道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川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生巨鱗智不
則不能遠至理故知非故魚不可以無餌釣
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山有猛
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蟻蟲葵藿為之不採
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蟻蟲猶庭及草木
民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
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已前
釋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違
往以釋符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
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任一人
以御衆一目之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
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
守道時之末即時之文王欲致魚者先通
與周道高祖之威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
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
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後得者非負
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為用也
休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足所踐者淺然待
明君處世而志賢自至也

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禍然待所不知
而後能明是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
成其用不知而川竭而谷虛正夷而淵塞能全其知也
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此善言君臣相
河水深則魚竭在山君厚歛則民貨財匱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賢
亡齒寒之也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
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夫元音既明
深鑒物情善惡之狀元德幽使棄落者風搖
察人情平和之端斯布之也風不搖而水自清
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物常撓而水自清
有未之望鑊之器磁磻之功也鑊斷割砥礪
之力也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
成其師匠方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稟稔
之資而不飢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生而
不勞役免得而獵大烹之勢高鳥盡而良弓
藏不見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言進退之
也故抱道守德全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為為出
於有欲知怒之為過為之定非故內視見於
无形反聽以於无聲者謂知非謂見於有也
无形无怒无為所貴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得木各

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水火相憎鼎鬲在其
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饒人間之父子相
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
者不可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
此明小人为希名利肆其貪而終不鳳凰翔
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
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操詳切未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希大者
遠其近者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
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溝
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之
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龍无耳而目不可
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龍无耳而目不可
以蔽精於明也替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
聰也各利一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
冷冷之清水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遠賢
授任猶物約藥之為編也或為冠或為絰言
不定也言所用冠則戴枝之絰則足張之无非其分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
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
一車之薪喻一人也立不能移衆任冬有
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應應言其時

通玄真經

卷六

四六九

道驕溢與下時驕溢之性人之道多者不與有者聖人之道界而莫能上也終不為上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天道為文日月星辰地道為理山海一為之和和乎時為之使應而以成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為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其真謂之真外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卑高以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歸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孰之而復其質故骨骸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

賄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性者澤盈萬物節成澤澤枯萬物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適元為長久逆物之情有任莫守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致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

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雷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姓交歸若太王何連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有若四時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八端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適神高舉下節欲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離念怒來志而惡言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依陰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者親依陰沉溺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德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

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

於人。故君子慎其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

已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諸

情。操刃自謂大。自洗又誰咎之者也。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居中是以

本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

卵不胎生而須時。變六物殊類異。其為生皆自

因變化所為者。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

不傾。均則物元輕重之衡。物之生化也有

感以然。所感非徒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

雲雨道之高者必德澤深矣。樹者必有根。樹

怨者无報德。以怨報德。樹泰者不獲稔

通玄真經卷之六

通玄真經卷之七

默希子註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實中。謂

明。无以契其旨。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

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知之淺不知之深

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蘧不知之精。知之乃

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

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

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可

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

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也。唯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

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

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

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為至

而無為而知自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

者。前時邪邪。太平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

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

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威

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撲索。又何煩誦之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

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

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

陶冶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備山林非

了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

萬有。總括羣方。惟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

恩。造恩謂制故民之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

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

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建之逾切。是知

實信衰而機械設。政教興而愈甚矣。瑟不

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

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

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

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是元氣存於於強和
之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上下異
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
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奪小德害義小
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道雖小愈而偏

王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
至忠復素故民無偽上有平正下无險誠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
則功臣叛爵相引无事者受其故察於
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

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非元為之堂
謂之勝之術在方寸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
慮患於冥冥之外禍福之場思慮之外謂无
非聖人孰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
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
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止由德无
即政无亂風風厲厲不日而止也

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
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
道冲而用之又不足不滿也憂者執迷而不祇以
禍為福者必昌道以全機轉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
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
萬物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以行知所

之事知所舉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
料若其不然使人高賢稱舉已者心之力也
使人界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
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已
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

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
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
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
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始克料於終且名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
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
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

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
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
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

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
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
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
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

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為愚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
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
謀患禍之所由生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

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

聖賢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於禍報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虛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大至聖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內外不負物何須至聖守權鬼神由愚人之智固已少矣慎謹然可保終也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也

得失聖賢危亡事繁難致舉勞行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為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絲絲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如泰山愚者莫觀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賞賞焉適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蓋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皆有定分即為小人動用車馬通智得而不勞其分即為君子動用車馬通智得而不勞其分勞而不病病中人勉其下病而亦勞精下主心服勞愈其病愈其病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之味也今人之味也箸箸以象也而箕子唏箕子唏其華魯以偶人華人則木似人為而孔子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者偶人以為其生也祭其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五帝貴德而治變元救敗仁義為周達者也三王用義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通猶膠柱鼓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知人知俗知時可以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通我志即非彼心必相安陰陽之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也人其靜也止動靜失時卷舒在我故俗龍變而害世其得而歸於尼父已也其猶龍乎變化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論大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

之所謂也道之所施也道本元為今云道起事即應生且道無常寧有為即事逆之則是非恰然無思所作故云非道者所真為也施者設也古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為者敗之理可明也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
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
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鏡太清者明大明謂朝日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生也
眇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
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觀日不遠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冥之內照乎无形而衆形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
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
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
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
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
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
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

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
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
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亡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
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
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
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逐故
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以爲禍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逐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逐聖人之所忌大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
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
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雖爵也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降可尊雖
謀得計當慮患解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
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
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
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人臣圖國解難歸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計不行賊君處之難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
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
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利本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名安其所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
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虐國樂所以
亡欲其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
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
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本心而奉執道有文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
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
及恃其力賴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
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自驕其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
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
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萬方一統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得之所施

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

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所附者衆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布施患及其身

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

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梟

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局

實安得長也德之中有道德之中有德其

化不可極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

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

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

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

禍爲福之始福爲禍之終如見禍而遠爲善則

知其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

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

惡忠言信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

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

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之身然後可

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

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

乃豐其身觀其自修其德乃所以生活衣

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

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本衣食既周

於身君臣長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

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

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紀

也帝王富其民其本也霸王富其其德也危國

富其吏則因治國若不足特亂也亡國

困倉虛則因治國若不足特亂也亡國

民自富上无爲而民自化安其居起師十萬

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

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山荒

民罷征役故知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

爲不善也則有土之怨不忍一朝之忿以爲

後之患君若怒於上臣憤於下古者親近不

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遠

德不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

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

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

言後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古者機也出言

不當駟馬不追冠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

何追言禍之也言者无足而走无翼而

四方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

有五味酸甘苦辛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

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

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

心術不離曰真通達无礙曰道次五有德人

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富曰聖仁愛曰賢明

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公和曰

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

農人商人曰農治田曰農通貨曰商澤下五

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曰奴曰愚曰肉

也曰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

言以足行在也聖人六情真人者不昧而明

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也聖人方

無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

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世存真

故唐堯聖德以配天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

仲武高抗以矯俗也

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非無

通玄真經卷之七

通玄真經卷之八

希子註

自然自然無為之絕稱不知而然亦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

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朕能見之去思慈舍

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

動用未殊如輪運於內外上執大明下

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

五行各得其所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

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

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為而有益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

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結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
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在指勾絃寫神故字
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遠使
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
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
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
故靜中
生形以靜為君寂
中有音以實為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
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
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
而強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調護神氣正
而強性命內保精氣外養德何須名位而
自尊不待兵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
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
害其事也道存則教明則無害夫教道
然後能任事重事元有容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
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
能者不相愛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
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夫道者德者
者謂先損而後益五五行異性萬物與害物
教者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則迷導
家法智者相授能者不應各盡其分天地不
歸乎自然生不於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
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夫慈愛

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
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
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
致速上聖涉通術而無源自非
聖府恒明安能與天為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
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此
人之德也四時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物始如
性豈有斷故親草木昆蟲無不安其生逐其
跡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
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以天
時則不能成虛地以一材則用兵者或
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為貴也故用兵者或
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有
故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
利非其有也夫兵象心欲一今若欲止則
一則過敵而後已其才力故勇者可令進
均輕重而使之則九往不允故勇者可令進
闕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惡變五
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性聖人善用其能不
失其所能故天
敵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
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

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
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
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
持一方不可守守之
者細持之皆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
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
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以已樂
悲因其樂之則樂以已安安
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
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
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
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
萬物有若一體不能相過故曰一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
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
常尊在過與不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水
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水
不沈焉於淵水則能沈而放於林園遊而按於
木則能沈而放於林園遊而按於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維綱掌理
教民陰陽為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為田疇
司馬仲為工師司馬仲為工師
司馬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
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

其材臯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治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由風之過蕭而之則均則聲從所成物適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故亂國若咸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爲殺然爲以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福之是有取死之道焉爾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漬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

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道不可使生人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茲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佛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之於性皆有而非聖王之德度行其神貴德之德者之以禮義之以刑罰无由從自然之德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德道德者則功名如神佛其性即雖令不從也功名立道德之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道德之功名也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宏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是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尊高世貴矜伐吾則不爭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長處不有故謂物反

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牡非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逐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辨形色所推然雖舉之无所謂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萬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度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非非細非同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則能復手大樸冥乎仁壽之域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事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後事初也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

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德者昭著義者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揅然後任智德導
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
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出
亂真刑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
人禁之莫之能勝夫道之弊任於茲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
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雖有神聖夫
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
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偏是故重為慧重
為恭即道迂矣為惠者布施也聖人而時之
放縱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其
與其後樣故惠不要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
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
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
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茲為暴
者即生亂茲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
不可及功則守職者有懈亡國之風也故
者有陵替之心此嘉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
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
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

致也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
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無而無迹田櫟辟而
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惡賞者先賜與
連八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澤
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穰故太上知
而有之道法而下王王道者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徭因
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
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
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
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
飾之乃是賊之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
樸素狹而不觀文无害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
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
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
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陽也
生也受於天龍者受於地也受於地是各守
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
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上通道君也
乃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
也前難無无容无則无大无則其能測法
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精如輪其比如中

虛无之謂道從不先其其聽治也虛心弱志
清明不聞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
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鑒必見
孝臣爭戰之不經以身
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
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
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鳥獲不足恃也乘衆
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
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無權不可為之勢而
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夫機
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
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
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
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因其材而使之其
不能而用之其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
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
而不散物無帶謂之无為謂其私志不入公

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
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畚乃為泥用
輶切教倫山用音探音夏音濟音冬音陂音因音高音為音山音因音下
為池非吾所為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聖人
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
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璞不與
物雜常與道同不為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
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
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
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
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
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食食飢養老弱
息勞倦無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
位樂其富也故天子執一以公論道以息民其身其心
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
利故詩云有德行四國順之神農形悖堯
瘦靡舜黎禹胙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

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切實管仲束縛孔
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
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因於事求贍者未之
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體雖勞手足胼胝非求
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
安生而望祿不
耕而獲菽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
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无有
忽悅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
謂大道之經與前
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
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
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
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
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
微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
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
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
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
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性
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
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

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勝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物出无物彼物出无物彼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
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
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
制而為帝神
化者以兵勝而為
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
不戾八風訕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
戾於天地順乎日月故
八風不戾五星不星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
同行者相助循已而動天下為聞故善用兵
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
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
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眾自為我
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眾不為我
通玄真經卷之八

通玄真經卷之九

壁九

下德時有洗滌故德有上下不世之

老子曰治身太上之君養神為本也其次養

形為本也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本也

神而歸上上之君務本不順末在平通中下世連

於太通也治國太上養化也其次正法

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太上之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

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

本而下世事末則有未信形全而身祥故知

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今與以者爭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

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

一也言明君賢佐元元之論賢與不賢用

傳說若虛以此求萬載不遇一蓋霸王之功

君千載不遇一世而治天下蓋霸王之功

不世立也但明柏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

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

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

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

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

矣亂刑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

萬性終姦暴不止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

生重生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

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猶居閑曠之地志不與

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柳舟運

志而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則壽信不虛語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則與天地為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

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

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

曰為不善難也

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

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

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

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

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

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

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

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

滿而不溢常虛而易瞻故自當以道術度量

即食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

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

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

者富有天下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

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

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

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

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

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奢去
奢之本在於虛無謂心不為物所動故知生之情者不務
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
奈何知生知命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
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
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
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
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
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在
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
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
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纂弒
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在於
治身安人非走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政不易其常夫然
者遠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

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
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
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守常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
以人治人者不以人治人者不以君以
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
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
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
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物所以養性性
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德者
能遺物反己反己者見本性之真欲即為類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
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
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
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自於治物至於修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
夫欲者山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
其真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
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
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離矣是

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風亂則智昏智不
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
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
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得道已者在於手
物日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善無適於外
塵不起欲淡不甜人皆反性而天下安矣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
離心炁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霜秋
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
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正
則天下安一人邪則天下亂
性者天地不能育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
也性既合真雷是道而不思明
以性物陰陽或之而冥也聖人由近以
知遠以萬里為一同行於一適於萬蒸乎
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慕虛由
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轉而積惡神明
忽謂混冥之中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
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
是以貴仁仁以
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
與讓機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
男女羣

居難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

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仁已貴不致弊之謂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

之則財足而人賄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末

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謂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

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人下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觀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和崇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致逾越以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

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

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造化者為人此明清乎道謂具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

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人亦清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

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

貴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為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保其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夫先知遠見之人其所即責失其勢即賤

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

下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教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仇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教世怨俗不可以為

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

可世傳也此數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通術與時消息者則與為效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

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莊

用之治在通時非求異見詞意雖要無咎下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即飾智而誣以求其過也故聖人責道不責德之心而察不顧其生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

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

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

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特之而未能有治之者

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

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

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模股二本於聖人反修其業通乎自然藏於謂之搖光搖光者天府取之不竭與之望運於中資糧萬物者也以四方萬物主之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聰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開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股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之四關日月星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明神明言行無誤故禍害無及於身止死而不於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

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今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備於無私故平焉正焉立焉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忍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智故不忍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為也明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月智即不亂絕視則不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易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也應周未嘗為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難操之與量立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垂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不特者德也無為之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宗應於無窮者也

已之能其窮不遠也獨賢於已不修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誠彼物之情度已身見他人人者可以之性善用眾者可以傾河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故無勞厭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無為祖清靜為宗故帝王正體之王者法陰陽有度行霸者則四時其正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蚘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則四

時者言主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恩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正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帝以義治天下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餘易於治之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夫三者不得行則有德者王也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御善戰者無與關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通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比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性政術權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九

通玄真經卷之十

點希子註

上仁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一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上信者一家歸之上忠者一人歸之上孝者一室歸之上悌者一門歸之上廉者一里歸之上恥者一鄉歸之上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劣者不為圖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為謀勇自為戰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滿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姓名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仁而天下不安其姓名矣此一主之勢竭天下之財毒誅四海竭萬民之產也老子曰非悛悛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善不以賞賜惡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吾否之情目

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入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於不行天下理有既乎界窮則胡適信德教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謂曰自邪枉賢者不能見也踈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惑口以害生則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人遺棄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貴於已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偽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

求寡易勝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而不塞不以小義大簡也河以逶迤故能遠非一以之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之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也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句絃大小通中治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烝烝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同義者帝同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自然無為與天同心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五霸說不由中貌無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眾足以亂治存法多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失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君不可失也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

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已則智有所困明有不驗則于職門上有司正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備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馬假人君之道無在相即可坐致千里不為難也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大為上者常能制人不為人所制不為人所制者是善建中欲不出謂者不疾用之無形故曰神化

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開何事不節外開中局何事不成中局外開何事不節外開中局何事不成為之而有有用之而有為之有用即為之未為之而有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丁隱尸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獸跳下陷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掩羣而取獸跳下陷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祭獸置罟不得通於野鰾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臯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遺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大豕不期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然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於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非目見而足

行之也欲利民不忌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身觀人何假揚有舉足然後方備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惜恤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閭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且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雖雙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開主之治天下也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此天地之氣和平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榮暖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

太柔則惡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也柔而能直良臣之規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微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與亡存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

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于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而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欲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也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瞻仁義因附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厚知道德學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濫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

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其分而不相適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須歸情至人見其如此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德無義而取者凶非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

點 希 于 註 壁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惟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於天人之分究始之除治之本

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性也精神為本形體為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忘其嗜欲治其則神清氣爽則身安大神清體和才不耗竭乃全身自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有方要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

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後治於法以齊之重法分遺仁義是貴足而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大根深基廣德成而萬姓不崇而見毀者末之有也道高載者末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不師

便說擬取一行一功之術非人

通也非人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造父齊輯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習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適人之善御不憂駟馬之危亡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隄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

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能制於人則為天子而四海無心者其通亡也則為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大治道所貴通時而不在故變為俗也

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為道非特石為玉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而難玉也

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故宜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梁問琴者非九乘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逮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事便於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

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虛稱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文王夫上古今而民從未世者
寡者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違
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不得離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
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元變適者自以為治猶夫存危治亂非智不持方內圓安能適中
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難愚必用理申難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主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未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今行於民天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則民禁縣法者法不法也之法以法於彼也
後中繩者賞缺繩者殊雖尊貴者不輕其實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賢十一元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已出也立君宜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無枉法
老子曰善賞者賞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無越也
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今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慎其舉措乎其愛憎利元偏害元偏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人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問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不能盡善盡美國當元疑其小疵乃全故小其大用閭里之行論賢之言不足信也
故小謹者元成功營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踈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則不失其人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人九全德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而行於世世可為之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難矣君子豈能盡善哉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才必矣濟辱而不知其大略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施施物窮即觀其所受不為賤即觀其所為也非義也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逾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也不憂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如此則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於世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中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故智者不長為勇者不長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為其可為者殺其可殺者然雖有智能必後功遂名立解於後世也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茅至人稱之桀紂為惡其罪不除名不滅焉惡之名俱存故君子慎焉行也不義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且為禍之深矣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此傷時元仁義故切論君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趣舍同即非易其指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舉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

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清傾名者觀其機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然而起者非欲奪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為天下除其害害不用已也而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傳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蝨願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道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若不能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老子曰為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無浮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

飾此世也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
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
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文者遂煩撓
以為急事為詭辨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
益於亂此世也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
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
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
手耕田所以勸農皇極觀象所以勸織而天故
況此大匹婦情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不
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
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
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
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以智
救危勇以上暴危
暴不作何用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
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亡者故聞敵
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
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
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
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
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
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
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
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
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
其貧窮出其困圖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
之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
不戰而止義兵所昭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
容易而動山器百姓悅戴德怨不義之兵
至戰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不義之兵
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
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
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動雖弱
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
華言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
威鎮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丘阜終為高祖所
摧折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
亡國霸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
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
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
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

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
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
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
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日月合流
天機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
也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兵之勝敗皆在
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
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
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
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
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日月
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
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
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
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
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
可與之鬪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焉兵共
所感則親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于各
其生而不救者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

也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元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老子 希 子 註

壁三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君也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為網罟以畋以漁離家覺悟其居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為衰也及至神農黃帝數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鍊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之作未報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氣走物起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鍊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眩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瑇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

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喪殘酷彌顯道於德實名譽以失大宗時之衰薄從義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則室頹爾也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撓性內慈五藏暴行越知以說訥巧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萬中有一為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偽之場沐神於虛靜之域不務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已利害不經於心今之學者佛性命以求達走聲譽以高名遂使衰義說起忠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

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變一各生異情通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為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通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為主萬姓以君為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而規矩鈞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禮樂非禮樂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為可也法制非法逾其故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古堯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

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之六綱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婦神杜淫及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和萬姓以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英雋即可用之若無而有之即聖人也其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其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

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

也治也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日雖欲

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

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

愁因者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

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

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園獸而不

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

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情

而防其不末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

樂必至淫淫則不可防必至忘而由開國夫禮

者遏情閑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欲吐

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

年為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禮者非能使

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

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宜若

使無有盜心哉謂不聞者欲何假防故知

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

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其欲如此知冬日之

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矣為

沸無用天下之物化為棄土故道故揚湯止沸

沸沸無為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力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欲止沸在於

新去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

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

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

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

敬而文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

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

自肉之痔禮樂飾則生詐偽猶揚火以自焚

禮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

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

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

亂以營負信燧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

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庸不足

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

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賄則不止

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

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槌礪磨消

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

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

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

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

序雷霆毀折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大半

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剗石索玉槌礪磨消

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雷震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

足殷紂城池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豔非不

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三川絕而不流分

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

積祥國之將亡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

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

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

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

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

矣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穀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街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苟盛蕪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此尸流血無時有寧以至今日豈為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隨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勃然而起蓋頓乾坤機滅殘暴大疵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筆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為政以苛必以廣必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下不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雖均人卒眾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達相禽此明權也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何璩註

全道篇第一功蓋四時養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類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

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

引此章云北居嶢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

稔類孰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

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

宗廟并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屢囑從而啓之

屢囑亢倉子之門人也欲亢倉心故從而

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

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

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

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真今

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

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屢囑曰不若

不若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鮓鰭音

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狐音

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他也還迴也鮓小

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

仞麋伏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魚小

丘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既高必須厚

祿也

且也尊賢豈藉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

而況明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謏來

謏歎聲也惟其不達已志故發謏歎將欲

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禹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

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鰈居

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

深渺而已

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冥音存

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其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

必耶故堯舜禪讓先一時之美迹流後代

成篡然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音倉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効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慕耳

言未弇男子榮之擣色斃然膝席曰擣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必曼斯言

榮之擣莊子所謂南榮趯也既聞高義深欲斃然變色斃膝于席顧垂告示以敬事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擣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脂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故使不終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發箭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真

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惜此之為全道之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焉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古今是常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疎親既不與為樂亦無所取哀

蛻隆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蛻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為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

主物之潔汙矣夫瞽視者以黠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皁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黠黃

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瞽風眩也黠黃色也黠赤色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眾

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焉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天爵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為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務便證以為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

聖人曰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門人之中最為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眇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宿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

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

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

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

知之迺不知知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

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而已矣

心形泯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

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

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真之要樞重玄

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

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棄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

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天墮陽穀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粟稼而荒蕪之

墜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稼秀荒蕪故不能獲粟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為陳恒之所弑而取其國鴟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能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為身害朋猶群也讐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錄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

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鍾慶

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

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

弘仲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得競也

夫難厄積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

息屬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為日

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雖操力思博精希求利潤賈

堅之道也燕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燕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

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

朝情尚想畢志所事備揆忘寢謀効位司人

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効

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

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矣其業

履是為天下有道

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

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道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

全廓結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

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我備則小人懷有識者

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

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思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順天行令不擇親疎異域同歸聖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

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紂略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璫美玉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以聘之篚盛帛之篚也紂所以賈玉者也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若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水之災也

早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早陽象陽主德陽爲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爲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號也蓋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爲會同之期而鄭後至也

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强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為有功之寶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為寶也

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為

貫賂也偽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光飾而行雖罪可延賂終致後戮陷君於罪

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為也

君必致夫真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寇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

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逞快也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為小過荆恃強大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必失諸侯矣

於是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荆所都

荆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喜耶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

則苦若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夫眾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持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游結聚以析性命拮拾也來取也拾取野菓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

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

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實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難知

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

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
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
迺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

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習懷無有干

背伯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復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

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眾賢共治莫善

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
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
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
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天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

而正雅繁結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

以言論取士則浮拔游飾益來而謬誇諍直

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事貴則寒諤忠諍之才伏矣

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

清修明實益隱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暗愈到政愈僻令愈動人愈亂矣

用非賢為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

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宇

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

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

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

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

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大乎

夫察獄問囚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

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戮雖

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

咎怨

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

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

可搖撼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

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

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反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王曰余一人丁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从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屏昧無能斷明徒唯蔽暗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往過就茲回黨

从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屏弱也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過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

貶庶司尹大五人

庶司尹天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同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繁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美

不相企羨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開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開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開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貴德則不犯知耻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淳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

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與服文巧憲令穰析

穰析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交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逐相企慕如大之

上矣也

憲令穰析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

遁猶逃也

若流相交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禍繁興而眾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之謂淳上下膠戾之謂穢眾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淳公直之士不官於穢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淳穢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固問水旱理亂

熊荆之姓固名亢舍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

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

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虐奢淫以滅

亡非獨水旱也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荆君敬重亢倉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

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

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謬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喬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蠅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

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幹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搭簞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粵東粵也幹箭幹也鷲隼鷲鶚之類也搭簞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句粵之幹以精金為彘以隼

翎為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異

及夫蕩寇爭度競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衡決勝加此句粵之幹於強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劍威毒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剗獲則其與劍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劍雖利以獲稻則同於鎌刀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瘟疫之氣也此神劍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劍刃施於常用耳與幹蜚景以禦凶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求天下姦邪者衆正且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天於忠言

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取務私利官人不取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責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為不善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費條引誣陷良民遠辜率蠶推時序卒蒙贊有過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連生點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

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實也
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姦誅
而不實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
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嘉告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
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卷上

洞靈真經卷中

何 祭 註

君道篇第四

以清靜無為
以身神下

壁玉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
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天子

櫻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
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
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
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
養物資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
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
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
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之謂也口多政煩事有擁滯
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一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宣黎庶枉屈故人
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
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
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
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

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効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為
而使人為之人必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

至理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

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已也
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
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
中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
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
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
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

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爲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

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
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

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爲多邦國以人衆爲富憂國
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已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碇石也金之所以
難辨者謂其有鍤石也

碇石似玉鍤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
難辨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鵡視而不明者正以爲
隼明者視之乃鸚鵡也

隼鷹也鸚鵡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

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
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

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
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昏昧

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
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治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
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

無企尚故聖主貴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
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
隨逐便利以市聲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
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
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
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
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

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
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
大豈不惑哉

於時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

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偽者衆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慮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

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

哉以耳目取人皆數施以買譽以心慮取

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史靜正以勤德則不言

而目化吏數施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者世

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
謀効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

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悻議得

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

人不亂其變鬼神開贊譽夷乘同保合大和

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

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不忒地利不

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

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情忌各徇其私

相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

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

相蒙遠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祲

人作凶德鬼神間禍

間猶伺也

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

不斲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

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

危官苟効一時功利規實於主不顧過後貽

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

理之世人得官邪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

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難正

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

爲國修政者區區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

爲身修名者區區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

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

抵物失其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

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贈其祿

贈賜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道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忠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其肆其所為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莅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己復禮 賢良曰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餘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

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微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黷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黷然靜慎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其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

遜而理不可拔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

雖遜而理確然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辨也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

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夸

毗者所當結

如往也本作所當往結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夸毗矜恃也豈笑也給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

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衆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在情以信義為尊

吾乃今不知為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為能

為能

受不信為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為信也

信而不見信為信

有實為信而不為人所見信乃自以為信

為勤慕義為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為義乃為人所稱

義也

義而不俟義為義

有實為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為義也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柱御而譔超然而歌

衽衣襟也譔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子信義四音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默兮信義伏

時之默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陽與默昌與伏泊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

汨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

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默則與時俱

伏世十四隨流任運寧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

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

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真者正性之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音為也

時有否泰莫得音為

莫可為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

愚

有時而用

故莫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慎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

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

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

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

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

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囹心巧

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

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才至若

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譽

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

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

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臚

音容丘音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

厚昌正而眾賢自至而求用非為簡核而得

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

自至者固眾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

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

道者寡無道者眾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

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

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間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

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餘寧無為人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已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德衆材雖多

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謹而

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衆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第十四

十三

洞靈真經卷中

洞靈真經卷下

卷下

訓道篇第七何注至德之用萬教之主仲明共贊可以化民

問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

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

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不性

奇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

捫求眇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主宰莫見其

朕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之謂

第十五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

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

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

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動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先子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或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駭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爭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填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功赫然令其兇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

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問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

寺人問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

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親寒暄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收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哂之湯液之貢必親賞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膳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文王所為天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

贊佐也文王事紂為天所佐故殷紂雖暴

不能輒害

夢啓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

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

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

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內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檢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揮于貌故能溫恭而文

明夫弱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

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

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

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

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

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其意故人無非

間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

之聲溢於天下此魯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

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

右光照左

言玉珮之光相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

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

他應聲解劔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手賢者見之

寬怒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

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

其過而不言諍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為人口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諫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眾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眾人之

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霍西氏之子善孝謹霍西憐其子而好矣與

之言霍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

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

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

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惡憂也舉皆也

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

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然之霍西聞而懼歸

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霍西見然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

至見然况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

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藁雜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

類而引之不可彈載若非徹識孰能究詳

彈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者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

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

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求心有所待故待得而復樂不知心操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操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利者勞力而害名

雖泊然無情慾而不為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

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世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過時者是無異負丹頭之罪俟時行戰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建歟

建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違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忌自積兒童之所簡者過者盡之所非耳目之所規者通心慮之所疾健貴天

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貴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怒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報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報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貴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大教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為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奸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刀精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盡薄也

志在安人

人闕則朴朴則易易則邊境安則主位尊人闕則重

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寡欲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闕則

刀產復聖十五

復猶厚也

刀產復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豈一心矣

天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

軒皇几遽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導墾產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

五十六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
器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君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室世婦親蠶奉鬯以示于君遂獻
于夫人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繅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質功資
相乳業此聖王之制也
質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埇實課功
埇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勸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
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蠶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事也御
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
為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
耨鋤也又耨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耘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耨耘之可使
容手
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豈不龔勉之以土功是謂大廋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

昌發
於是乎始耕耨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
獲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藝種也獲刈也
天發時陳產財不與人百辦
產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土祭社稷也
春祭祈豐祥也秋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
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
使盡起
迨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趁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興農太早也
既往而暮之
時既過往而暮之是大晚
當刈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貴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耕必以早使墜肥而土饒

夫鋤必用早時早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
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
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

數為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疎而費
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
中也

剛欲深以端欲決以平

端正直也剛源直則水流疾故決平則潤

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強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行通其中疏氣冷風

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半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
墜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豈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
傷之也

苗刀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刀夫也欲相與居

與衆同居共相陰映

刀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弱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後生者為糝

强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籜也夫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喻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疎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
境瘠地專主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疎則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耕

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

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
粟而薄糠米飴而香春之易而食之強

禾謂粟也稠穗頭也圓也飴謂味甘如
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穗穗銳多糝而青蒿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蒿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

搏謂以手按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青短穗

本根也華莖葉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葉長稠穗如馬尾

蓀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

麻疎節而色陽堅柔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下也言皮堅動

失時之麻葛柯心莖岸節而葉蟲

著柯謂枝柯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莖長莖而短足其莖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患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莖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

得時之莖長稠而頭族二七以氣行薄翼謂

薄翼謂嫩也鮮黃色也其莖穗一行有二

七粒

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

附腫謂莖根癰而且蟲翼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

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入

身無苛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

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疾人無疾疾是疫癘不

行疫癘不行成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

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

棄人將何國哉

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

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兵者不祥之器

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

秦恃峭函險固兵強士勇故欲示強於兵

使天下无敢與之敵眎猶示也

使庶大飽我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爵號飽我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

恐其不來密使飽我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秦錄實于二館

榮泉秦地名也

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眎曰朕以主莖異之間而寧

弊弊焉以斫刺豈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眎顧眎也朕我也我

以景主有遠異之間而何為弊弊焉言景

主以兵戈斫刺為故乎言其所問下

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言景主既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

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維端珪抑首而坐曰實

惟天所命

黼維繡黼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

告命

亢倉子仰棟而喑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

與始有人俱

棟椽也仰棟仰面屋椽也喑數聲也嗟其

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喑歎夫兵之所起

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

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元常故無

少時不用也

貴賤天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挽兵也侈闢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

志怒也作色屬色拔亦推也謂相推疊也

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為兵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闢矣

蚩尤黃帝時據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為黃

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棄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

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

可廢譬水火為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言不可僂於家刑罰不可僂於國征罰不可僂於天下

告鞭杖假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僱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強弩之射深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

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

雖眾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慎其令也

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眾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筮

敵貨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悞狠凌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

悞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

猶有忌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

不私其利與眾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徯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

所如也而心滋益冀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霸辭爲亢倉子壽

舉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陟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真經卷下

○

○

○

○

○

○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爲冲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

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子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

列子

序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虛二家合爲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懸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爲難虛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爲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慶序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聚及在新書有校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弟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五二五

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
亂正與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
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
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
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
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
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
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
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
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
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
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
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間二篇
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
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兼背不似
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
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
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
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
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
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
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
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貴老論道久
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
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
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
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
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
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
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
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聞元聖文
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
方傍詢萬宇真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舍
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然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
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
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
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
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
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爲
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
則近道凡迷於性殉情則喪真是故瞽支
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
不矜愛以損生不析名而棄實故莊子曰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
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
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
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
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
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
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
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
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
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為凡居清淨者則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主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達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氣偶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揚朱墨程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知彼為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贖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初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生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駁駁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間闕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乃拈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誕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廼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燮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張曰夫巨細錯修終性雖
 然之分關於動用然至虛疑自
 者非陰陽之所始四時之所遷
 虛曰大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為
 變生者無知也生之理生者有
 謂之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
 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論其
 謂神○政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
 天瑞○政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
 今惟體道者為能不化而常今
 應於國多一為盜生。死。天地
 萬物雖多一為盜生。死。天地
 出入之機終始相循變化相禪
 奇大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
 冥一性不起遺之物表即萬不
 陽不能陶鑄故能晝夜不能役
 物不能陶鑄故能晝夜不能役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爲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遺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瞶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昏瞶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瞶人則體道而為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

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宜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法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輟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蠕蠕肩翹無非

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

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

不息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

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

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

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
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
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
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
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
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
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
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
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
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
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
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
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生物而不生
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父故無物之象彼
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
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
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
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
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
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
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
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
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
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
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
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
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
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
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
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
根自古以固存如大之傳而不知其盡以
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
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
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
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
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
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
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宜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物生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

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

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

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

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

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圓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內矣楊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

其統者莫若乎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

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主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

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

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

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

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負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舍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有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穹窿而周乎上地磅礴而向乎下人營營而處乎中天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

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

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

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

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

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

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

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

二二生三三三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

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

與焉果且與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

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

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

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

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

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

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

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

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

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

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

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

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

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

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

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

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

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

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

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

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

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

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

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

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

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鷃之小大何

足以相笑鸞鵲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

鵠而鷄鳥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

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

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

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

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

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

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

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

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
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
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盧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
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
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
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
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
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
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奚自而形耶
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蚺飛彼奚自而生耶惟大音希
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
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
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
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
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
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
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
彰矣故操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逐其數期
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
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
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
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
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疇克尸此故曰皆
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
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
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
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
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
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
之負負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
無名也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
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
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
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
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
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
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
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
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
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
暑能涼則不囿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
能以浮浮者不能以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醴能

香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官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關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鳥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天瑞

聖二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

而指也撻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

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

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繩為鵲事見得水為鰻得水土之際則為

繩蠃之衣衣蠃生於陵也

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焉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未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蠶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起斯彌為食醢願軀

食醢願軀生乎食醢黃軀食醢黃軀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蠃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脂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鵲之為鵲鵲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鵲也鶩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鵲也朽瓜之為魚也老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鵲也朽瓜之為魚也老

莊之為覓也老斡之為獲也喻也羊也魚卵之為蟲也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夏音釋山海經云夏爰之山有獸其狀如

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鸛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鸛相視睥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腴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

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

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

鵲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

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

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

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

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濕而生醯醢生乎酒此因醢而生羊

羹比乎不筍此因不筍而生又竹生青寧此因於生

青寧生程

自從隱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

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

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

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

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

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

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虛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

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

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東

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

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

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

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

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

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

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鵲者蓋言萬

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鼈也龜類之衣陵

鳥也一種也或得水而土而生於下或得陸

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

過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

為體鳥足之振為蟾蟾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撮則眾飛者有化而為蟻動者矣駒撮十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易則斯彌而為順輅原黃軫之生乎腐蠶與夫地臯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鷦之為鷽鷽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鷽是也鷽之為蛤田鼠之為鷽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鷽老耨之為鷽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豈愛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鷽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一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人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絨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治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骸體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奚足畏生固奚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鷽也鷽也蠅蟻之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也而其生各不同也鳥足也蟾蜍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駒撮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願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窻下或以十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軫食醯黃軫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丙脊丙生乎腐蠶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火鷽之為鷽鷽之為布穀鷽之為蛤田鼠之為鷽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鷽老耨之為鷽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穉愛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醴雖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荀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溱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為之斡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為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瞿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虛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為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為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虛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圓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虛曰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手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手本無始進手不久

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為終始除日無歲孰為久暫謂道為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為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虛曰凡有始有終皆本手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手安得不盡手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散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入之初生精神魂魄具而後形成焉寃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營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寃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寃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辨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真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初無自而入深其根物無得而推不壞之相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克起攻之者必多衰老然樂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真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逝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

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佇燈於缸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形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今不代爲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冲和内固莫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真故舍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

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搆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

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

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

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廊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過人形兼得

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

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樛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

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使範成質故神為其範

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

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

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褒也拾遺德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較摺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史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兩行連之攬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

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管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汝亦何怪於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習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踰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

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

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

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祥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

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

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樂為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始有極惟原始及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

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感矣然亦安知其為惑乎自主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念於昔之生矣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

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壙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壙高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時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實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墳壘如其明宰如其高墳如其大冢如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憂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鳥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明所絕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孽孽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于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其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

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

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

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

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邊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矣蓋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貴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

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濟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居矣有居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擾真宅在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惕然指先虛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乎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以井為居其所艮為止其所井者性之原艮者性之止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

得也鳴字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

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閱之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礪乃始覺雙為仁踉蹌為義斷以慰天下之心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絕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暗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立

以是祖夫萬物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烝散形朽非一旦頃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說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祖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條超條滅墜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曷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必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
間不容擲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
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
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
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
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
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介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侔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盡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
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虛曰夫心誠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
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
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
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其
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已故舍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為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感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
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言其作此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
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
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虛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
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
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
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隕然而下者
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
然將恐發窒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感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莫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盧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衣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而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為最巨以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者既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

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盧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圓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為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為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或積和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宜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或曰虛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辨惑豈可玄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寤然汾水之陽舜之末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修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為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美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仞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大小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為盜

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
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
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
有私取之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
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
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侵眾者皆

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達於法者則
為私道焉雖不達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
盜也況違法封己乎

公公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
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
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
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
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眾人
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
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
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
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差
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
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
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
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
齊而與天地為合焉焉能知其辯哉故天
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氏盜天之所
生則為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
人之有則為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
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
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
不盜焉能知其辨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聖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黃帝之生也。實謂之性。得性之極。則
 任情。背道。則遇物漸滯。虛曰。此通
 忘形。養神。從玄。然以發其智。始其
 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
 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齊心。服
 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
 濟人。焉此其大旨。政和古之明大
 道者。先明天而後德。次之。則子以天
 瑞篇。而繼之以黃帝。豈謂是然。天
 范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通。執
 有物之為實者。觸途生礙。然則有而
 為之。其易耶。必將派是非利害之心。
 去智巧果敢之烈情。慮不商。俾物無
 自得。而傷其宗。不出保人無得。而先
 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于以襲諸人。
 也。問則人道之應。庶幾其息矣。華胥之
 國。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養
 正命。正當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
 然五情爽。感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虛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
 豐厚者。則為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
 養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為生主。
 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

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夏天下之不治。隨世而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然五情爽。感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虛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
 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
 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贊曰。作當朕之過淫矣。作深當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
 自安也。

虛曰。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
 己。自私以為生。不知所生而生。而之死也。操
 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為能。亦
 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
 以為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為君子。善之以
 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
 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

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

而愁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

供口鼻。其患既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

係勞形。休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

心為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滅廚膳

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形自無欲則三

月不親政事

虛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

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不勞無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

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

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奢慾

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

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

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

焉。是不親政事也

書莊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徹鐘懸則耳不恭聲減厨膳則口不恭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夢之所為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間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

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鳥往而不暇式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大殤資於外也不知親己不知昧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痛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於懼義

例詳於下章痛癢酸痛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為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撻無痛癢而形有所適乘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懷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天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肯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有害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礙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和剗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政和勞形休心知而辨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借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虛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求之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入所謂擾人心者是宜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假不愛

假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愚無所偏假肯隱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怨怒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怨怒

此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也若順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大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

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

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

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

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

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

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假不愛仙聖

為之臣不畏不怒怨怒為之使則與道相

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

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歛陰陽調四

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大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

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

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

足以擾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

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

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假不

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

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怨怒實為之

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成自裕於

已無所取也不聚歛而已無不足道足以

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宇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天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破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鑒無破則乘風而行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靳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生之召子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讓者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慙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違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眇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眇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觀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頰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胃懷內外如一不猶

踰於匿而不顯哉放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眇而已五年

之後越於專其晒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生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则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元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元念為念元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充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戾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戾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頰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戾元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戾無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輩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數故也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耳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鼻味不賴鼻口故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美所倚足真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雖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懣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懣懣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微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係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幹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焉能知其辨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關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大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

涉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作無語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盧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真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

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

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

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

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

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
皆使无闕然後通濟群生焉造者標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莫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莫由而
入者也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卻无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冲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饒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奚足以造乎先以其鈞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塗
卻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茲所以潛
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此借羸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忤物而不懼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子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
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
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
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
耗舍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
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
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懼至人行乎萬
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爲一異物而謂之車異物而謂之人異物而謂之墜異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爲構則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派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習是故忤物而不惜而輅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窮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夫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

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忘審神定形不動

以致於此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

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

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

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

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

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下降黃泉

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

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

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

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

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

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鎬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捷
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
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
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
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豈特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
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
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
矣夫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
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鎬矢復沓則前
矢方發而復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
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
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
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
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
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
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
志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聖五

黃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游
其庭者倖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
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
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
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
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
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永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外野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中夜未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
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
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裔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閑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瞋之瞋音瞋而狎侮欺詒攬揆揆音提抗音提抗音提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畢備於戲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攬者觸撥之也抗者物揆之也揆者辱之也抗者達之也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

盧曰以愚侮之衆故偽爭應命耳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珠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也昉音防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大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誕音坦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馬入水取珠若陸馬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為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此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惛惛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忤物而不懼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偽投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飢骨無碼泳河曲之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宵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猜慮其相去也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范曰挾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聞范氏之譽則信以爲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爲愠墜高臺之上而無礪冰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迕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鰲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鴝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羣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鰲曰鵠鴝役也何術以告爾懼主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豈安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鵠鴝已者順也殊性而愛鵠鴝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僑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爲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鵠鴝禽之擾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哀樂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達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達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達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宜有他哉以此而已

范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

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道之患

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

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類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

舟也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設操之也設所六切

設起也向秀曰能驚沒之人也驚音木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

之也至乎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

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涵天下不可窺測故

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

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

舟而設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

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道音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

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

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也以瓦缶者巧以鉤鉤者

憚以黃金者惜

互有所投曰振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

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

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

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

巧中更恐失鈞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

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

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

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唯忘內外道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譜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譜則或

有教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

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

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

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

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拮者巧以鉤拮者憚以黃金拮者惜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拮蓋探等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惜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憚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秉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剗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烏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于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于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齋謂者水也汨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

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

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

以子為鬼察于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沈以窮乎下

與汨俱出者浮以操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已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大夫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乃能蹈乎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槩株駒

崔譔曰槩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久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槩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拘偻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疑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求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

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蕩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槩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

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

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振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

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鵠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沉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

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

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沉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以避罾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范曰漚海鳥也出沒若漚夫機心存於智中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為無為雖為而未嘗為猜慮不萌純白大備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憊為有成虧曾未免夫累焉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大改藉蒺藃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大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人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聞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刻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已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興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較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破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驗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因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群

鳥獸焉

卷五

十六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異物而能闔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異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闔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

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

則曰剖心去智商末之能聖人藏於天而

不自銜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

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

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

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范曰石則實而能破大則烈而善焚觸實

不破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

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

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

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

將以剖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

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

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

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

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

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待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眾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

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鬼物知汝也

卷五

十八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然獨而藏於胷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諶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諫不止。罪守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淵淵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諫不止，不諫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瘳然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土壤。」

向秀曰：「土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

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

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

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

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

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

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

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

嘗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

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生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筦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

向秀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

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

淵沃水之潘為淵洑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

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

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

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

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

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盧曰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

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

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

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

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

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冲

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

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

淵也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

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

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

入為物澤洑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

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所則既出而不

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

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

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冲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乎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倚移向秀曰無心以爲變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類靡

向秀曰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群俯仰夫至人

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

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爲至虛而無形不

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

非神巫之所識也

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名之以不齊無得而相焉曹不知至人之心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

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

之以太冲莫朕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

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

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

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

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

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爲其妻憂向秀曰食稀如食人向秀曰忘於事無親

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怫然而封我向秀曰真不微也或作我字

壹以是終向秀曰遂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

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爲宗藏

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

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爲其妻

憂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爲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攫而寧而終莫之變也。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遽進

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漿客舍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惛之疾怙幽之安時集於體怵

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溺於心整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伯昏督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齋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亭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謙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郭象曰伯昏督人止面而立教杖處之乎順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墜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無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談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甘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眾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妻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感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之眾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而脫屣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妻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灑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

家舍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物極則反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虛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賞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衛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眾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觀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眾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眾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王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眾人之所惡盛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敵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
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
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
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
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
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
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
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
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
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
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
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
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者
所勝在己下者耳
柔先出於己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己者至於若己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也以此勝一身若
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
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
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
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
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
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
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
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
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
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
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
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
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
則勝我躡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
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
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
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福之鄉福生於柔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極則毀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連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是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為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為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害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蚺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子犧禹

朝群神奔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為同當以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授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受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先誑之曰與若芋

芋衆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盧曰舍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人最爲靈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

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爲

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詭詐

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爲智籠故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

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

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閼雞十日而問雞可閼

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懼物亦莫之

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

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跡於大者則所養不能

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

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

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

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爲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之孫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歎狀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我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陟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言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送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備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魄仰受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

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性情枝

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照知生滅之

神慮惑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聞

孰誠故竊然以昧昧為成驗迷迷而

孰誠生之於本歸之於無物哉虛

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

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

約以為生食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

人悟者通聖智感者多矣故先說悟

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之

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淨

悟理之微與造物契契一死生之理

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哀樂如忘

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

自然又孰辨聲以物為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

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

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破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

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

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

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

廚饌腥蟻而不可饗也王之嬪御腥惡而

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腥王嬪御

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楮望之色無遺

巧馬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嫫靡

曼者

娥嫫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珥首飾也衣阿錫阿錫

布曳齊紈紈名執粉白黛黑珥玉環雜芷若

香草以滿之充滿秦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

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言其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

然明心不在此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

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辯化人以

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

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

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

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

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破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臊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醜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禁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焉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祛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

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移也王若碩盧馬碩盧馬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有未拂拂拂也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有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頃更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者有棄空藏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

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王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

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默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恍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德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純詭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古華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臧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古上齊下合此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監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

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乳也已已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亦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曰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之和答也詩

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西登餘山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詩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驟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

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宮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

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

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筆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

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嚮秋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湏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倪仰則一出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
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故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
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
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
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
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
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
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遠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吳往而非幻哉今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備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
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
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
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
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鑑錘者為造
化之所始設於機械者為陰陽之所變生
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
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
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
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
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
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
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
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
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
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備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況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美為而不假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

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

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

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為智勇之力

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

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為化未易致此然道

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

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

仁者雖曰為徒於人亦未嘗不侔於無也

為化若是則塵垢秕糠猶足以陶鑄帝王

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

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

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

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

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

微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美謂八微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

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微

形所接也美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

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

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

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

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

為則泯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

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

事為可驗故謂之八微平安而夢是為正

夢驚愕而夢是為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

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所

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

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

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誠識所由雖譎怪萬

端而心無所駭也

虛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舍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微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惛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微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微候何所驚恒也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盛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惛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恒化之有范曰覺有八微雖形所接因其八微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惑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以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足以患心已但如恒化之恒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睨心有所懼則慮所患而明識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恒之有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大性猛烈遇陰則燔灼也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而致感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僞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

以為虛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

者同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蒸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大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僂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為夢其覺也形

開放接而為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為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為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真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茲所以其覺自安其寢不夢也然黃帝
之華胥不為末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也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雖晝明而夜昏晝晝昏而夜明彼物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半吾書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駕林捷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呻吟反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踰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若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為疾或書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子攸手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為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為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子攸手固哉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逆擊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也處者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人夢得之之主與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安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辯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繁然輻輳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其真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追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初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真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妻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踣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索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訪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志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妙實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過也墮肢體而離形
然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際然
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
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
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
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
除其疾者其聞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顏回記之則
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數而離根子則又其
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
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
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
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
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
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
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行也終則忘
後先是忘時也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
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
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乃闔室妻之
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
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
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
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
知卦兆奚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
測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
冠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
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
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
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
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
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
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
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
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
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
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
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
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喟然而怒未能
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日
與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
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水火者非俗人

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
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
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
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病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烏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程不若過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此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辯馨香以為朽則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傷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為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諠者蓋其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持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郵者靳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過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亞然大笑
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慟及至燕真
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
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
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
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
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
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
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
仍以爲薄者是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
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
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范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
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
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爲
已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
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
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
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
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
消然而泣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
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
慟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及
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
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
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蕭然疲役
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
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聖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無所不知而自不知者能知也忘智故
也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
不可無所不爲也世人學道者徒知絕情之
始而不知皆忘之用皆失其妙也
政和或使則實爲則虛微妙也
無極不藏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聖若然者人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
於智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
死觀富如貧視人如我視吾如人
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
用辯難窮萬物而不自悅真知真能
無不爲者其是在是乎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容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受樂吉凶與
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教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
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
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
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美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

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

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鄭今

故則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間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間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

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

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

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

獨樂之間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

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

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也

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

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持修一身者爾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目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
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
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合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
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唯

圓通無關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
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

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
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
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截治之言禮樂者截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
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滅質窮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素之有革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
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
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閑物成務濟
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
天而不達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
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
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
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達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

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達聞而得之矣子

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

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損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率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者歟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賦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悠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

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萬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顏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詳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寂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音反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聞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焉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制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

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事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藏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吾以神過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固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頰一笑不知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聞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者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素獨以氣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為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其體稟矣乃無謬心之機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為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而應則為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為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內可以為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所不知是其神之所為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黃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羣跡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無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也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羣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言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為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與則有名者也無

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

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

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

譽可名者豈同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

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

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

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遠譬如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

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

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

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

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

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

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

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

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

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

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

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

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稱以天下之名名

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

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

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

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

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

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諸生湯湯雖明此為聖者守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為夫子誣之耳

政和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甫於其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禽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矜域故曰湯湯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子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入觀之雖見夫湯湯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獨幹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充之

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日況不
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
而不貳心矣此論通之大者更在其行藏
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通中庸或過或
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
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
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偏
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
子之大金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
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
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
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筆
或不達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已於一日之
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
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
者耶乘舟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
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
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特矜矜之志
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
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
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
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聖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與友伯昏瞿人乃
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辯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疑解

盧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異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吳焉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
形無震動也

盧曰觀全而心至然不耳目心口之為辨
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傷

雖然試與彼偕往問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
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
不能得聞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
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問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
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過感而應非有
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備神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
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衍衍然求
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
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
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自若不
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

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道

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

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刺而無物耳之聞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若
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以且

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偽故曰往
將奚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

可問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二人者

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則慈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答然似喪而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有與
言則又抹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不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

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

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

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道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道無所道知無所知道無所道者未能離道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後慮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知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處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客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虛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實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瞞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

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為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學云列子學於風之通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坐
席而坐

眇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
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
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
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
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
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變出各有攸
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
言知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
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
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眇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垂席而生
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
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
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
而已

初于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
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
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
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
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
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
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容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
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
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
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
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觀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賦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過物而游忘觀故能過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通常通而无所礙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賦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賦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通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无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遇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者則由勝之內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賞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通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歎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賦則內賦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甚焉人不知亦甚焉者庶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親生如死規富如貧視人如豕

无往不齊則規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志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此衆庶實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感哀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珠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御也

此真疾哉異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也夫於其神

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處也而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

執言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亡竅得通者宣復以聖智之道為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為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

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

地也凡此衆庶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

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

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

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繫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為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難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儼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弗能禁威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為心者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為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剡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聞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

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

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

為道衆所安者衆為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為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固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隨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成忘生而徇利焉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而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為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顏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為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

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

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

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

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

則不然故李梁以道為任其死也楊朱望

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為不

足哀故歎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

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

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為不放樂

故歎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

然應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為是哉

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

撫尸而哭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與夫

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

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

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納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辨滯澁

爽者差也滯澁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別也

盧曰金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頽盡故物之契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菴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

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

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

矣戾工輪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

學矜是非之名以為當記糟粕之跡以為

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

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性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

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

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滯澁者

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蹇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悞中賴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无所役鼻口之納審一未嘗樂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

仲尼

鄭之圖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備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圖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報行過東里遇鄧

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備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聰字下音廢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異大豕之

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讎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寧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熟巧偏

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

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

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

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

為視聽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

无事焉荀榮謂傳擬夏侯玄曰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識滅我耳故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為理因衆物以為用使雞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准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

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

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

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

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

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為器治聲樂書

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

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无

之以為用運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

不能為元為則无所不為故曰位之者无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鄧
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
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

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
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固故以養養之義難
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
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為也彼且以是為犬豕之類宜乎伯豐
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
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
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
莫能相無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
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
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
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
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
之所知而有知者為之用不強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
易技係勞形休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
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也王作
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也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
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
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
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昧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
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與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
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
神全則无為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
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循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爲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爲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元見則視乎冥冥元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其聞棄而忘之以至於元聞則聽乎無聲元以異於聞與鍾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墮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觀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爲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新者不爲明目而學昧者必先見與新聞撞鍾者不爲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

鍾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元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年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年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年因曰中山公子年也

盧曰公子年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年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蓋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美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年曰子何笑年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心與韓檀等辯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心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極圓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憂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點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格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格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棚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秦衛之箭鳥號者黃帝弓也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睆不睆矢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

後鏃中前格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睆不睆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在手之所詮不患所踉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彦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睆不睆者矢勢至睆而盡矣故塵不揚

揚塵地非是中睆而落也子輿之問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強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

闕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闇吾又言其尤者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為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意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有物不盡

在於虛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煥元氣之浩茫派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稱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盧曰細而髮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析軸積而不輟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孫犢未嘗有母此不辭

盧曰謂之孫犢安得有母也

其質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有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元也無指則皆至志能無死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常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焉也

在改焉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孫犢未嘗有母非孫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謂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避辭告退也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為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為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睇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暴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
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為至達則
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
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為至
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
以此也夫龍之為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與所以
非之歟觀其語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鵠起之
射其妻夫注眸子而睇不睫斯謂之盡矢
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孫臏
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
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
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
龍問魏牟之說卒沉之以坎井之蛙者蓋
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

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

天之適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運官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

之命王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

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顧之而

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

以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

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

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悛受大位而不

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

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

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為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為者乃能治之不能為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開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為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頌戴已與不頌戴已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綏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舉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為帝也以黃屋為非心舜之為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為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虛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達道道不達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虛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達道道不達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虛曰欲得善為此道者隱支體黠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證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以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虛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知其所以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虛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虛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虛曰唯默然而內照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虛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感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為而非理也

虛曰夫无為者而無不為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

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

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遠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遠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

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虞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

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

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不為則无能之巧

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為豈道也哉故曰雖无為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

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

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遠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遠物

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

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觀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朕兆也速玄者玄亦速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為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為是為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藏於莫為豈所謂道者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德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所見以限物是其所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虛曰夫萬物之情各異其生不知養其所生而生通其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以政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觀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有而不論六合之內重困未易為淺見塞聞者道也一曲之

殷湯問於夏革華字華曰古初有物乎疑宜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徒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今日以為今者後日視之則為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母一判參差萬類充牣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微則有極盡

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范曰夫物重無窮焉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

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起於無者也

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

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更有革曰指齊州也

齊

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

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脫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

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

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幽人民猶

是問焉之西復猶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

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堂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聞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窮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聞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聞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剏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手

虛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爲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爲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

天地爲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爲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宜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參執之以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鍊五帝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龍之足龍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瑊爭為帝顓瑊是黃帝之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為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鍊石補闕斷龍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鍊石補闕斷龍

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海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詭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淫著而不得
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慮
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
聖之居乃命禹殛

大荒經曰此極之神名禹殛靈龜為之使
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
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
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
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
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
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自心以辨之
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
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
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肩而趣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圓一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
而此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
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
百餘萬里鯨鰲方之猶蚊蚋蝨風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美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六者也以喻俗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
釣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
而用之也

於是岱與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
聖之擄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因
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
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也大使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
之民使短至伏義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
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此九萬里得龍
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
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
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
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
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
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
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
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
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恐流
於西極乃命禹殛之神戴以巨鼇之首而

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鼇以歸負嶠
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
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侵小其民至伏義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僊國人長一尺

五寸事見詩合神書

東極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鼇一釣連於龍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僊僊國之短人一尺五寸

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蟪蛄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

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

仙下及蟪蛄迷其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蟪蛄

蚋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

覺此而冥焉者遠而不悶振而不跋則衆

人安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

終髮止之止莊子云有溟涬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

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無焉

莊子云鯨化為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說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

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謠

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

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

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介蚌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鯨者潛

也麗乎陰者也羽矣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鯨鵬雖大尚未

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

以為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

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

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

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

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

朱子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鯨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鯨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

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

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

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范曰雖朱子明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

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

聽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

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

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

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

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

向也饒俞師曠方夜撫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鯢鵬也廢鼎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爲物耳何足以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音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此事實見周官鵲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見周官雖然形氣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

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

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

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

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

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

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

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鵲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

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

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

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歎巨細也脩

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政義必致

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遊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乃剛反懲戒也創也革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雖然相

許也其毒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

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也_{孀妻有遺男}

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

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

累土萬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

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

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立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連連

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二子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

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

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

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

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妻之孤足
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
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隨於眾

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嘗慙所經從生至死

生既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

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

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

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

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

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弊帝感

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

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

不知純純之愚為八智也

范曰懸崖之溜穿石單極之硬斷幹水非

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

審燭厥理以古今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

為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親世間萬事
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
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
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
此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慙山此
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
險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
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速矣許之者有雜
然之衆助之者有始亂之男獻其疑者有
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置之
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
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懼操蛇之神感
夸娥之子力負二山之陰俾無隴斷之登
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為愚公
者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其若

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其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求也則喪生以見

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丘隴

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為於栢

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械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此所

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

渭之間卒焉北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

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
其物異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

通其運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奇天威得盡

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曰照星辰成列故曰經

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

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

物異形或天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

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

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華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
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
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
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
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鳥獸所以然任
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華

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惟聖人
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緊而論之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鳥觀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速故寄言迷
謬耳

濱此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其
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陲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
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陲者
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臺嶺狀若航

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

瀆

盧曰山中喻心水為慧用蓋神所濫出者

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

盧曰通乎四支偏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
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
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享

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

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水
不食衰老所不逐天壽所不拘上士勤之
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
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
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
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
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
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
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
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
神瀆而沐浴焉則能已饑倦而澤膚色可
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瀆是其所以為
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
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
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叙氏治水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
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滄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微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陵也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國無不悉備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姦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聘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溫適不待繒纈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大傷之苦飲神瀆而力志和平則疏倫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瀆而膚色脂澤則黼黻塵垢蓋若洗之以香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魏虬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

而不能得至故曰幾虬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

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效靡盈庭

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作此視則諸

侯從命作視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

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素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

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

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隰

朋之言奚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弟吾云

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

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

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敵無廢有勞

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

無微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

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

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

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為得也

范曰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

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為可以屬國

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北之游

遂以為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

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

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勅止國之人韞巾而裘

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
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
智慎到曰治水者決防決塞雖在夷貊相
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鳥夷
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鞬巾而裘
與書鳥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
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
所資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
之所為備然皆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
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鞬巾中國之冠
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
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
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
之而已

越之東有輶休似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
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
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柴積而焚之煉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常衆習則爲常故至富
至常人所不辨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
理哉

政和適之東楚之南燕之西上無禮下無
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
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
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
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
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
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
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
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
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
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先未遠人
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
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
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
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
未離乎形以圓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
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
子不能決者豈真弗能決哉是直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

均髮均髭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脫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

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莫絕也人以為不然_{絕也}人不自有知其然者也

曾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

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

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

不絕世人以為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羣目

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為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為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為目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唐何

唐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爾絲為綸芒鉞為釣荊條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鯢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

撓

夫飾芳餌挂微鈞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

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他

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唐何曰臣聞先大

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

心車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其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

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鈞

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

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強則制弱道以

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

得遜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

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

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

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鵠於青雲之際

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問唐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

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

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剗

賜易胃漸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為疾性失其平亦為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強弱相反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強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為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故

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有帥而莫為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為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儻不為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佐有剗賜易胃漸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亦無足怪

欽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欽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然其師文含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

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在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和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頭變四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

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醴泉湧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乎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

之裂帷幘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

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

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此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

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風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

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留散徒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

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鍾

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鍾而冬氣

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

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

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

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醴泉湧

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

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素深

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聲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
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
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
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孤巴之鳥舞魚躍
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
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
之妙存乎其間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道
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
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含琴而興歎所
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
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宮而
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
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
風雨應鄒衍之律煖之而木秦滋詎能進
此哉是宜師哀子為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誦於秦音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音之技
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音弗止錢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
身不敢言歸秦音顧謂其友曰昔韓娥善歌也
者東之齊西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送
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長引也
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
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
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
于孟常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
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
執已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則其出音之勁
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而一里老幼或
喜或悲則動傷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
此其能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音之撫節振林木而過行雲韓娥
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
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識已而發者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聞合與已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
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為識心所傳善
於聽者聲收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
不辯耶

政和在心為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
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
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
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
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
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管奏而輒窮

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為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別日謂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色香滋味成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脾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數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蠢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輪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貢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輪之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

視聽言貌起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

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

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

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

之親天與之形亦異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弁山者日入之所

越崑崙而不至弁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

鳴操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為實

人也曾不知其傳會華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

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逆戰國策云更羸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

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

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後二年之後雖隼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

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

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蹠而不動者神定

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蹠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沒

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

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絳射之貫虱之心而

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杆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瞢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恟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甕毛垂風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毅而學之者亦必志於毅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之主接於物則目為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悞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棲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幾徐以神視者矣故能觀燕孤實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學射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心耶故始而相過於終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秦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轡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者皆須柔虛補接而後成器為弓治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喻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治之具也老子以為橐籥今之韃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人之韃非弓治而弓治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得計步而置

疏繫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晝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秦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知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臂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爽體不閑故也心爽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謂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知其心矣若移之於轡衡易之於駟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誠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遠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治之子必先為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秦豆氏秦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連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適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觀秦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衡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追其久也得之於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起乎法度之外不飽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輿輪之外無餘微馬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奚往而不暇哉道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卵以驪嫌殺丘邠章

驪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皆怨而天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邠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狂形其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披胃受矢鏗鏘摧屈而體無痕瘡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吳謀焉來丹垂

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吳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通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

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

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

之際此面而察之泯泯焉若有物存莫識其

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騷然而

過騷然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

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言不能匣而藏

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陰跪

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牀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

死趣而退還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當而三招予來丹

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過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亦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秦蟲不螫猛獸不攫故

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

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

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

不移宵練曉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

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無有經物而不覺

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

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

故晝見影焉為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爲道以無爲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圖於有者爲下故三劍含光爲上承影次之宵練爲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爲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豈在於擊闔爲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爲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爲常勝之道乎范曰黑卵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郢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卵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千越之劍者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得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卵之醉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周穆王太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大宛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馬大宛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大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同書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証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大宛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虛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大而生者有因水大而殺者故火山之見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大宛之鍔非貯非麻布名與中國等大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爲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爲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爲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爲無哉范曰切玉之刀大宛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爲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德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也。張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力者，雖此而此理已定，然若以壽夭存亡，御養窮達，係於知力，此或於天理也。虛曰：命者，定之，非力者，成之。其力者，資其力，有非命者，則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無命也。特命而不力，求者，彼時也。信命，不信力，也。政和力，有信，不信命者，亦非當也。之，差矣。相為對，不盡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言，言曰：莫知致而至於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形有分，且然者，則固盡力之所能，制哉。惟知其然，可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異若我哉。命曰：汝異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知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憂患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特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臨於衛，故列于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登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虛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迂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夭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連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職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糧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諄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

可見矣

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過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僞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謂理而厭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

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

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

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

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粗褐有林路之溫進其蔬殺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

華轅若文軒之飾終身追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繫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察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性也哉

盧曰察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性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此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執覺之乎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粗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櫨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闕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閱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肉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隆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蚋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繼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辭也請得而烹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歸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之來也鮑叔
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
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

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為貪謀事

窮困而不以為患仕而三逐不以為不

肖戰而三此不以為怯幽囚受辱不以

為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

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

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

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

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

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

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

哉是則莫之為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

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

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

潔廉善士也清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使之理國上

且鉤乎君下且逆子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

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而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

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賢其民之不逮已故能

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

矣不知已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替不替不能成

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

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

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

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

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不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為也為之則為厚不為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改及其為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

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改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建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已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貨具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

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散無窮之辭富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法則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戰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過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驛

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感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感之以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如鋤慶之餽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知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

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

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

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

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

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

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虛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竊者言深而難見漢者言湯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平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

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

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

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

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

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

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衆有所不

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手

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贅辭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擾勿擾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曠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時克爾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李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

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枯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

也

其子弗曉終請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虛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過

者有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情廢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

梁曰衆賢也丞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哺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賢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儀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爲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賢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善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

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爲之謂三賢焉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賢俞氏則順性命之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爲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爲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失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遠哉感其自然耳

需熊語文王曰

需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爲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達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脰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脰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觀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受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使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大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至醫攻之賤者國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賢曰楊氏曰前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哺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去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驚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疇於人者降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

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俄而度哉故曰不知其已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親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

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爲自然昏昧昧目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是以爲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大

有壽大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真矣惡矣美矣就矣哀矣樂矣爲夫不爲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

盧曰壽大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

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大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

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爲何所

不爲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大

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

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

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昧

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

已無所於逆隨所爲隨所不爲吾無容心

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

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

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大則彭殤定分等

之爲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爲一貫信心者亡逆順亦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亦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真則止

一而不妄慙則充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爲乎何不爲乎圓將目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吳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大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大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

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

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真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爲自然又莫

知其爲使然也昏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

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爲隨所不爲言其

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

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太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

壽大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明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
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
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
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
亡所不信然後為至真矣則無妄惑矣則
著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去
矣就異矣奚樂矣為不為至人居若死
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機械之運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
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為靜者有
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
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為
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
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
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鵠木成
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
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
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
微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寒而觸遠生
患者哉
墨音尿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至 盧曰輕動之狀也
嘽音然 盧曰迂緩之狀也
慙音慙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辯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婢音婢 婢所不解悟之貌
盧曰愁駭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
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為巧
妙也
釋音若 盧曰頑戾強幅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謔音結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音凌 此皆多詐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問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為才能
眠音眠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誣音誣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音眠 眠不開通之貌誣誣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隨發
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為通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

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虛曰變詐巧辯愚拙倭直眾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床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達單啗以言性之緩慙慈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倭者詐愚直者誠辨所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穆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謙極者吃訥之至凌諍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挺者若不力於行誣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為行無所益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偏者同乎眾自專者異於眾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眾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說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眾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眾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虛越殊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譴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盼紛紛之眾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僂僂僂僂成者僂成也僂音角也僂僂成者僂成也僂音角也
虛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僂僂者似也初非成也僂僂敗者僂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虛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故迷生於僂

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
僂之際昧然於僂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虛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禍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虛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禍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僂者幾欲之貌僂者肖似之稱僂僂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僂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僂僂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述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遠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已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熱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什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志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倏起倏滅成敗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

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主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戚生於肖似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悶矣有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世有二

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墮而不墜什蓋掩目塞耳者昧其聰明背坂面墮者無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智所以亦不墜仆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

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夫壽不貳君子俟命而已則怨天折者宜知命者哉時在彼而

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此知命者也存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

之序此安時者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

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勝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

難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故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為必得是無天也必以少智為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莫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違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天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為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寵窮富嘗樂精神矣億度以鑒為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殺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菴莖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念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髮髯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菴莖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之迷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

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為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獨無子同臣妾愛焉

政和子孫非彼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名義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

身爲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

而遂者宜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

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爲善不以爲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

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衆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爲名尸惟恐名之累已也名亦既有則實偽莫辨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有以實而爲偽者有以偽而爲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美善爭名實偽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爲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

實偽之不同實名貪管仲是也偽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祚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偽之間歟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其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說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遲遲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

異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爲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爲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爲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爲者是爲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累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

爲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

爲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爲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己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爲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爲利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邈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爲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
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
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
違違措一身於重囚繫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
後無惡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
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
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
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
能也不自能則舍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
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服
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
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
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
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械範於造化之鑪冶

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心意
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

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
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端以放餓死

至死履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
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責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
全道忘名謹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
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

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
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
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

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實於魯子貢殖於衛

實實也殖殖也

原憲之實損生于貢之殖累身然則實亦不
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實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實損生為其以利

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寧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憲塊坐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貢需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賒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賒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動能使達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揚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開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開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開顙

鼻通曰顙顙音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開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開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開性凡此諸開廢虐之主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任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綱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奢德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子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子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衣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管子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祭耐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溺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范曰管子以其君伯曼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列子記此蓋需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婦為果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其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喻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謂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學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過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達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忘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大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廬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眾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鄒析鄒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廬曰夫當才而實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然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於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若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慘怛之疾
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
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
為事

卷六

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未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世家累萬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
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殯御擬齊楚之
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
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遠非齊土之所產育者
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
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起步
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
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
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
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
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
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又贅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達人也德過
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人之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嚴而勿關知分之定者
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為無不為也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關焉
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
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
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
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
之亦可也禽骨又贅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
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祖
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
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
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親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
變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又主其為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
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
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
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
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
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
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

之理也貴身愛生以斷不死是豈達於理

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

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

厚若是而斷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

有以休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迫吾行

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知而逆

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一斷久

生之為乎此孟孫陽所以問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斷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

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是二者皆失也

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
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

賊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

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

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

眾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是苦也其為形也亦速矣所謂不美

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為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

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櫻拂

非以生為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

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為惡也無不廢無不

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遽遲速

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己爲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爲己者也太禹過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謔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然然有聞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聃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程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己而濟物然爲己者固不失人而爲人者固不失己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然皆非道之全也

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遽爲之耶楊朱之行過於爲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舉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爲有蔽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程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乎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紂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官室美級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郡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攪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惑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故聖智凶愚所異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同然則名實美惡樂憂擇此遊方之外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烏觀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鋤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任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蓬撞起音鯨非溟濤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啼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富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矜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還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富身之事雖既往而未遠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亦既不傳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絕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時之虛譽親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拔係勞形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纒繳終身役役曾不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哉

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并

以為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為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

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不敢恣其嗜慾

二為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為位

曲意求通

四為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

達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干譽者為名尊爵者為位逐利者為貨內有違遠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固不惟畏也終身役役不須吏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鳥往而不暇謂之適人言達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達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范曰壽者懔懔夕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爲累有至於畏鬼青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爲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爲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爲貨而已詎能無畏利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欲羨之心故畸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幹旋萬化惟我所爲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聚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音區}_{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絺葛^{音七}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德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况目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廣^{音謹}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陳室絲續^{音格}格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共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薑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贊於口慘於腹衆西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是愚智相讓而歆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雖內刑者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爲陰陽之蠹者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鷯之道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可易故無夸政之心儻或遊秦之外而至乎期費則盈嗜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陰陽之寇奚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弊之旨而以是爲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無利此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
與名還與衆人非所以靳無憂也苟有其
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
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
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
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奸人之
盜名又烏知至人以是為己桎梏而有所
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
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德八

說符張曰夫事故無方待伏相推言
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虛
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之事以
顯真因名以求實然知者不徇情之失
道從欲以使其遠官。政和善言天
時任能者不必遠官。政和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
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終之義
相。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
相因倚伏之相禪言而驗之。道苟然
哉契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
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
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
之人皆進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
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德敘
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

以自祛其
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
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
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
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
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童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僞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大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隨之故言出手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錄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或檢此

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由是求利不亦難乎

達理而得利末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繁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爲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己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爲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爲決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湯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泰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固未嘗重利輕道而以富爲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
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
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
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
拙俱中而不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
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
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為
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
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
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
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
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
為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
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
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
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真而後發
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
諸已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

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
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昧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
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
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威者驕力威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
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
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已智則物願為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
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
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
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
道也色力衰者為班白首聞道猶不能
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
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
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
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
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

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焉往而不愛哉故不
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
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

衰於是知道則有連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並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賄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運量萬物而不匿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間者餘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刺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富因從謂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則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

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害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過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嗔怨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鵲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粟林虞人以吾

為殘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孫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知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肩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邾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撻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

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雖實之不竊也以苛為明抑

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邾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速矣隨會

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

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邾雍者不足以知

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屬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

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

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

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

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

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

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
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

在言至為者無所為也淺智逐末常失其
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
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
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
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
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
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
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
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噉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
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
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
謂者不可也又況天下之理事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
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
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
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
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
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遠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公衰不亡何待耶故會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

也戒之喜者所以為亡也將戰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

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

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

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

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閭墨子之善能制敵

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

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

必過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

與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缺持勝

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

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

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動者終於

逸樂此憂者所以為昌般樂怠教者是自

求禍此喜者所以為亡知此則福及後世

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

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

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

持勝

冲虛至德具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先散人高 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爲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言祥之應爲善之微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改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禍之祥也其父以爲不祥巫祝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以爲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爲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有先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焚之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爲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微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髣髴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蹴

言迅速之極

臣之于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新菜者

負索新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纏新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_{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

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_{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

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數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無數倍也

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_{德九}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

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

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

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

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

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絕塵弭蹴逐之不

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

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

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

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

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

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

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

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

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爲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未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
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
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
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
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其身緒餘以爲
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爲國者
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
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爲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
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
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
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
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
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爲高官益大
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爲
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
無失其爲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
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字巨兼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
人讖讖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溘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唯處衆

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眾人之所惡不以自
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
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閭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遂將著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傷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宏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
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
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
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籍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宏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
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劣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
謹於天下性請與若等勑力一志率徒屬必
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
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
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
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我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變失又喀喀而吐偽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嗟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

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己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

不知己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

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己者哉以對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則凶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

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

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

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禪袴忽彼報

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

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

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縹散而不見古人之大全此多岐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為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貞歸一則海隅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觀所爭則其流生禍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失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失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幾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倘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眾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眾人皆視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鵠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租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為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迷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噬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言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承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已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遠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政和藏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牀之沈淪性真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猜度也謀度作亂者罷朝而立倒杖策鍛上貫願錄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問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塤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過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速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為所言無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為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願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

○

○

○

○

○

公孫龍子

鬻子

尹文子

子華子

鷗冠子

橐籥子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第三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制正故貴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亂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華時君之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

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是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也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能兼濟天下故曰利楚不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者應楚王所謂人若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辭白以求馬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業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言既齊國失政故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不說其由乎

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王十黃帝不能理也

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類能而仕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國微言明王道莫不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後復假一物我之說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前萬物之形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曰有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觀者少疎者多如色成去便柔之道亦猶此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財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若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衆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何求於天下乎

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

應白馬者何哉曰白非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亦私以視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

曰馬固有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乎如人必因體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

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與馬二物故以馬而論白則白馬爲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此實注主義而難之也馬與白爲白與白復名白馬爲非馬故曰不相與也合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曰以有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

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擲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為馬也而取白黃指其處之謂也凡指
處也夫四夷中外諸夏皆內相安不與
安矣若乃私諸夏則諸夏秋則夷狄動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秋則夷狄動
黃取白特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
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
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實曰為
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相連
為便是一馬共體不可謂之馬故連稱白
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物通有
羊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
忘色以求馬家馬皆應矣忘私以觀人天下
皆親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手馬者無去於色故
白也安得自白為白手馬者無去於色故
黃黑皆所以應取也取云馬者是於色無所去
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
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眾馬各守其色自
黨其所私而昧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色自
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私
乎所私獨應命物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
白馬非馬色不取於白者非有去也故曰
去者非有去也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
人私親而背昧則昧者叛矣昧有離叛則親

公孫龍子

卷中

公孫龍子卷上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
洞照理無不統像六合於胸中而實鑒有餘
矚萬象於方寸而其神靜故能處變而無
疎所以四海同聲不取於親疎亦不捨於
親疏所以四海同聲也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指相故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天下無指物無
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
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非物莫非指者
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天下之無也
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有也
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
下之所無未可而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
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
通其適不可謂之非也非指者非指也水火
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非安得謂之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莫不安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
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
非有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
指也無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

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解左右共成一體而平牛各敵於一物不相
而白不與青為物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青
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木之青
相與也東未始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害故
言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

左右不驪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
故不害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
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

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勝其所居不相
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勝猶不一於
青白矣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
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
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而青白以論臣黃以論
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
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

金者碧則非正舉矣青白通也青臣道也
命強君道也若道難則青不勝矣故曰而白
不勝也若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

白不勝為青所勝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
也青勝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則
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
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
難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樂於白而白
不勝於青是白而為青所樂是白不勝青之謂

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樂
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
其色碧也與其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
周之封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
故取於黃以類其難也其與暴乎正之
於馬不於中正也碧其難也其與暴乎正之
色雖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則君臣
青而白不害之材白猶不勝也

爭而兩明也兩明者皆不明非正舉也政之
暴亂者君臣爭明也若君臣爭明則上非正舉
下非亂政今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
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

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德實者應
物之多寡父之尊臣子之職百官庶府平高
等列而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之正舉而
不失則地乎天或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
言而教行若夫名平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
下暴百廢廢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
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棄者名實不當也
名實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
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

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若
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矣人乎兩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
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

也非三也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
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
也堅非日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
不相外藏三可乎可知天下無有一色則東物

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
也堅者質也質一實則則柔質則則剛可知
萬物之質也而物必因質而後立天下無堅
實之物而物必因質而後立天下無堅
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東物之
形則東物之形則東物之形則東物之形則
舉石之形則東物之形則東物之形則東物
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無三三不可謂之無
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無三三不可謂之無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備服
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國實以實
皆無過焉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
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蓋用之小大
人皆其職無政無闕出其所位非位
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官器用
過制或僭於上或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
盛於下皆非其位也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合其信而不備故謂之正也以其所正
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正者皆正以不正則不
於正則衆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
正其名也正其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歸也
實故即名求實而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後彼此皆應其名而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者數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
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於此
故此命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當而自
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
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
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其命矣以不當
當也愈物之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矣故彼
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矣故彼
彼當年彼則唯乎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
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
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
當正也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實而此
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彼此而彼且此彼而
實不相離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彼而
此且彼不可與此相類或以此名彼而謂彼
而謂此且與彼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
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
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彼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大功非此
則皆不命實矣彼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不命也知彼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大功非此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辨以數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名者實之謂也實者名之謂也名實之
人之所重也實者名之謂也實者名之謂也
若也實者名之謂也實者名之謂也
無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
名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
其名實而慎其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顏上

十六

○

○

○

○

○

○

進鬻子表

類一

臣行誼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茂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事與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綱臺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輝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激烈遠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教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弄訓經緯區中不徒證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當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業積習忠良親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前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與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元疑大舉賢良

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充沐膏聲壤詎敢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當立議沉舟之揖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逢行圭上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一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遠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遺秦暴亂書記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技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教之要理致通達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繼組仁義經緯家邦再勸誠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懣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焉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管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爲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爲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爲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有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偏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諂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遠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

非人施之於行不顧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

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

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論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

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應四方斤八極高而無際

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

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

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

不見有道之王勤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

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

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

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

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於身也豈

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

四凶就戮夏桀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

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

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

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

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

近為之勸也

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

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

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

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

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

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

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爲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道大不論可以崇遠也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

史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稼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軒曰以利萬姓作

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典封禪頌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韜鞞鐘鼓堯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

爲右稷以播百穀禹爲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爲士師以理獄訟垂爲共工以典衆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爲秩宗以典三

禮樂爲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

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爲盛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爲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樸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

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

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其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

曰忠信飭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

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

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已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

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

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爲政事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爲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士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士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

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

離散故爲侯之職在卿相也

蜀子卷上

樂子卷下

頌二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有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爲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愛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爲善

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畏人主爲惡於上則百姓爲惡而不悛者是惑惑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貞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爲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頌頌肆惡曾無休息

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爲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豪哉而愚迹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爲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

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爲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同

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爲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爲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諸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佐則故以名篇矣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皋陶得杜子棄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王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就萬機而理天下

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

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

伯放餘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誦伊尹湮里且東門虛南門蜎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序敘諸故得天下咸

又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

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奠虞也

而置韶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

傳聞也

為銘於奠虞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過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

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愛者擊磬

憂若聲悲聲清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

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輶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輶以陳之此以

上並刻銘於簋簠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雖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

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

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

主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

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

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

虞百姓傳和盜賊屏息故人和所安也

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則由其門無違

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

之以禮樂本尊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

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數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

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

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

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

桀保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

得天下免於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

哉斯至仁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苟

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

哉

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

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於利遠矣

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
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制必行仁與信和與
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
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
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
統理爲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
歛其動也闢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
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
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

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而爲善理亦天常
也

獸化而爲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飾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人化而爲善是曰天常今爲不善者與彼
飛虛躡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

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述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各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以統之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
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曰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

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

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

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

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

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市於故處紀猶

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

爲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爲之天周衛

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通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爲政先故紀之爲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

故使賢母弟王也

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

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不施於有罪也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誅賞之慎焉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賞之重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潛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需子卷下

尹文子序

朝四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鉅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義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膠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者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實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林氏曰}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古切}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繫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沉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之

盡然有分離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觀賢而踈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觀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觀踈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_列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顏商而舍_音微好臠而惡焦_音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微臠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顏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

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年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器聾聵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_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_口之行求名而已故明

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_音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_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指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_音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

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楚免在野衆人遂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案愚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憚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

俗所不與苟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切衣紫闔境不帶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治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切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戰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禮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繫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之法遠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切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手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持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湏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聞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惡貴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諸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後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譚早
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諫辭駁之以爲
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
有鯀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譚
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
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
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手
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
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
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
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
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
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
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
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
明光照一室田父攝家大怖復以告隣
人曰此怪之徵也切棄殃可銷於是遽而
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
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

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
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
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
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
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
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
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爲我用則是
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
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
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馬公于
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
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
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
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
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
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
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微夷吾以爲相晉文公
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
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
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
非然則是非隨衆實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
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
處所是之地則人所得非也居則物尊之
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
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
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
用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
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繫扼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表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切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

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富當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庫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與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切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

足以飾邪榮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諸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鄆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榮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執曰榮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人也夫佞辯者雖不能榮惑鬼神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禮也已能出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或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事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殪一計康衡長者字僮曰善博博音博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

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貴愛妻此今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成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禁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

郵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怨矣眾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賒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疏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處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欽時其飢寒省其疾癘賞罰不

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庸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庸貧賤者人君不可不庸萬民不庸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楊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子華子序

顧五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
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
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
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
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儒之士為其
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
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閑爽善持論不肯苟容
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
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
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以
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
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遠巡不肯起簡子大
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
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
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
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
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
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
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
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謫
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
以不遇可為酸鼻謹目錄巨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
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
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
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
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
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
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
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風輪
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
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
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
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
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
物而行乎池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手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歟本相應哉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書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

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後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若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樂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飲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襄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

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水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卿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

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楚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普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毀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達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盛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圖之上嶢謝縣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千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歛羨愚者矜跋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

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頗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懸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入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入而質之之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達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及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郊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蓋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驟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

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庸駕而起連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

子華子卷之二

晉人程本著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肩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聞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遇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天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疑者主辯勇者管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虛聚而腐居其知徐徐其樂于子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衰盈息以相薄也虎賁盧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涉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怨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暴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操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秦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弊於閭曰寡大夫之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弊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

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萬之故而適抱薪繯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運動而旣以行請據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幣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此官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滲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處也昔者吾友自郊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

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明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拜而迎曰不穀得奉杜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賔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謀人有朝夕之虞顧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賴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也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焚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太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轡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轡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子華子連趙趙簡子不悅燭過與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及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子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苦子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爲於所甘士爲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倍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先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蘭仰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

寔溝則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老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卷之二

第五

士

子華子卷之三四同

顧六

晉人程本著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矣足願而惡矣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愴愴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夢之未調

詭譎方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達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憤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憤之心何爲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驚凌詬誶大則辟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李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

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運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火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備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

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謹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冠賊之冠如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國之謂冠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竊發錄鑄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虎會問

晉人程本著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坐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灌鰲順汾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想昭其敷庸而光貴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

率義以弘大其先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知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顧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察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王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泉流是猶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邴邴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實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使布四體以為紀綱之僕本問之實叔子之為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判其事主也齊戒後懼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授人以車授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

步仞之立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杜而賴其宗主君之所不判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畏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歲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隘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囀日以振芳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銘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怡心也造爲謠諠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宇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管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自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目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較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逆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之五

晉人程本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凝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枿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山穹谷孱頽岨嶇之區抉剔之撝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龍魑蜮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強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地敗而族夫是之謂隱隱戰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心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宵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僂蹇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樂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國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怕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他目惟說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開市惟利是視檢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德宮寢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隆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威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愆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前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惴而惴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壇壝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穩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聵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手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柞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斷焉朝無公姓野無公曰帶甲橫兵挾戟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襲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鈞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繩卜蓍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而又公飲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竄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暴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蠱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睚眦羅網而為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付以參處乎其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隱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放流放殘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贊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若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姁姁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為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墮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備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蕭蕭惟其君之聽監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安而珪玉鍾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聞朝謁而不除野荒而存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聵聵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令升勺尚令以登

之制廉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鄒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悻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冷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定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衣海而負嶠輪奐眾與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棲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惡賊結轡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庖酒而鬻肉燕國之杜不難於請福今齊之崔華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丰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

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陶不出其馨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於若大覲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露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焉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度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閭之堯居於獨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節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炫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禁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曲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琫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困隸以

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子華子卷之七

顓八

晉人程本著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忠雖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未明長藏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挈飲之氣而為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阨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

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恒之恒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密儀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情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恆滿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閎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室之闢兮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

故華曰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音惴惴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嗜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庠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桑扈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目爲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子華子曰撞鈎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緒蒼互色東西質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鳥手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怒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

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連也絀之絀思或作緣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絀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卷之七

子華子卷之八

晉人程本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練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

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昇稟受而不加貧醕醕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俯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握足窅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大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狃束而無當人之撲

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磬匄而不

屈聲而不能仰也其神闕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婬妬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

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若棄之而走受之者以輕統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

下無爲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器之於世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慶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拱猗猗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倏麗之苦寂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橋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端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之所以然也命之曰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味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潤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潤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

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堂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寃魄守戒謹室其光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洫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及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研矸滌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波濤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醎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

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胃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卷之八

子華子卷之九

晉人程本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受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者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米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所以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薄遽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泰宇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明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而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迥待普適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纓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泰宇之養也明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臺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於政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意者矣

子華子居於萃北宮意公仲承侍樂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高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故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迫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間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如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氣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生之所自謂之精而精相傳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魄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謂之慮慮而有所決謂之智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帶神昏則伏覓拘則沉

魄散則耗心伎則惑志慧則陷意營則因思滋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間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焉顧夫子益其說而稽微其所以得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所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燄通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木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土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耳目鼻是候脾之藏腎之藏精之藏神肝之藏應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應也水熱風燥濕五氣之應也水以潤之火以燥之土以

源之水以敷之金以鍊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潤也火之炎也土之著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升溢也火熒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究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汨也規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得於養而為樂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卷之十

晉人程本著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瞶踴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水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論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聲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繼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新夏霜冬雷緣盤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繼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

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偏而
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
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散焉以逝非從
圍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
間令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
處而與者之善也女之從大得者也其
謂有與女之外自其善其善者夫女之
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女之所
以為樂者或製而分之者矣女固意於
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付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
所以復殿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報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
一則臂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
也蓄而殺之犬豕其骨腸聚而後止其同
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休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
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
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
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
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報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
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此是償我矣婦
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
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
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
緇也而宜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愴
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
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
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閩水以成
川世間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
脫若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壽也治古之時積
美子躬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憂於
無聞如斯者幾鐘其傳以四達釋如也今則

不然荒歲怨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青寒而
朱草立搗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玩移之
是以明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奔晨
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借懷抱其
一榮之採派泯泯然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
之長夜待未旦也疾雷破山對雨如雷雖
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
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蔡居
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便賓胥也敬以有請

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馳吟而馳啼
且曉昏而日昧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
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芫芫以澤
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類草之芫芫以
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
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鵲草之

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肅行
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
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
寄食於海濱歲又弗給其所以供億今之皆

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實晉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惠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其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達世其次達地其次達人而之所忘其達地矣乎蓋嘗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莽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羅裂壤所不吾聞也而今而後吾之神奕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嘗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求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愧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鄆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爲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瑋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連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皆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愆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寃安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倫弗侈允摯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

○

○

○

○

○

於事無益。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大器者
 之於新也。下而廢卧其上。雖水及然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
 弗去。言其遠近矣。所存者名號而矣。故希人者無恃其情。
 希世者無緣其實。方是之時俯而仰仰以阿時若至矣。文禮
 之野與禽獸同則。以人而文格之野心也。
 又況無為焉之性。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
 者奈何同之乎。
 故古之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矣。
 故雖故雖嗜利而不為。非義然時動而不苟作。得已而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已復然。
 而克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
 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夫義御欲而治禮反情。
 就義盡死此而已。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
 以蠱為知造意。造意微矣。宜蠱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
 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
 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
 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
 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
 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手哉。蓋傷之也。賢人
 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
 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

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
能繩墨者則以有過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
吾國之雄傑亦已感矣此於雄傑亦已感矣
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趨舍雖不合
雷之義亦夫其所遇不得彼之所不能易則雖
不敢弗從無所不舉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
應世之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其慎勿
復力一以爲定情也以速害而已豈真同也
我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日德也陽以四
時檢也而有明法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
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五政道也五辰
天成象成形成日業五政道也五辰
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五聲故
也五聲因冒而異在齊而齊五味事也賞罰
也言居晉而晉器斯之禮故五味事也賞罰
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此皆有驗有所以
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然者所以
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為譬如捕風捉
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類于恍惚不能定也
又見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執圖弗能載
之流乎夫巧者不能盡則強為之說曰芴
名弗能舉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
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

如若有
 非若無
 理也要
 鬼見一
 故善爲
 矣雖鬼
 不能窺
 其密也
 故聖人
 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
淫辭楊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鵠不能中之義
此況邪弗能奸言宿其辰當名服事齊箕之名服箕之事當
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月宿其別
放星守弗去各止弦望晦朔終始相巡
大日防降而成時弦望晦朔終始相巡
望反復相尋成時引錫豈有終窮踰年累
歲而歲駒兩輪用或作不縵縵緩緩
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者也運乎四時
不或而天通如上中參成位一作五言參天
所謂更以臨之地而成位四氣為政四時前張後極
平其中也左角一作右鉞一角東

不相投一作也也形無以故手執舉此以德與
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也昔有世者未有離
存亡此世之法也昔有世者未有離
天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時於先王之盛
天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時於先王之盛
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為之過生於
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
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歎辭也言命至君而極
或曰詩人之教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而有氣而有意意者神有
意而有圖可以有圖而有名可以有名而有
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者以失而
形者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時立而物
生此混沌間矣於是四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
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
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
不發於氣氣所以通於道道所以約於事事知
則焉正於時已則差離離或作於名離如成
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

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神之在道者為神遠
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明者在此其光
照一作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雖詩曰其
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從此化彼者法也生
法者我也非我則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生
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生成在己
謂之聖人或曰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也
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如渾斗
為其常服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時此以
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一為之
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一之法立而萬
物皆來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言
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
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
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

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者自然者也
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彭祖之
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陳蔡之行不命者
出三仁之上而居於位命者
已之文一作者也夫身在草莽而學之
年恍惚如夢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
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
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無所不
及言無適而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
命時者天之運命者也夫先王之命
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
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也
而人之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也夫先王之道
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
應時而變時命不故東西南北之道端

然其為分等也不可不察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道不於同而於治故物無非

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人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本作一家氣吉

有國將一本作一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國時勝者則一得一國氣吉也

其將一本作一者反此故同之謂

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

得其一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

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謂道空之謂

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

害人者謂之毒夫杜杜林元作天不刺則不

成成林元作天不刺則不

四時相代類故相成相敗也者秋之類也此積往生步或作工或作以為師師如師也之師里步多或作工或作以為師師如師也日昔者如氏治水而步多而為師師如師也也而醫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起下之弊多緣故述而生故大盜皆仁義以病國小儒借時諂而發家故曰為知曾史不為

高失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符是而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地無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

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

精之所化也後求者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

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

也免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流哉是

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

與天一作與地亦與天建立四維禮義廉恥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衡轂相制參偶其

備立位乃固經一作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

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

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之憂不在

所備甚速賊在所愛是以先王

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

象忠臣居前南方著義臣居右秋以聖人

居後北方秘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

功立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

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刺

天地之門戶本劇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

冬開藏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者君之

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

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時故君象天為

則天之門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即文

戶塞矣則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

謂進賢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

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則任事之人莫不

盡忠禁密曰一為忠鄉曲慕義

坐自端而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

而巳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

人故謂之天無二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

之神妙為物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

道若勾牟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

有若勾牟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

龐子問曰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鵠冠子曰
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鵠冠子曰先兵龐子
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鵠冠子曰天高而難
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
大深厚多利一作而鮮威天尊而不詭法地
則辱時舉錡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
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
鵠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句萌動
作與地俱曰主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
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
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
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鵠冠子曰兵者禮義
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鵠冠子曰失道故
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
之奈何鵠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
不殺降人龐子不學代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
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
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
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所不
見蓋殆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

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
鵠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
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
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上凌下百姓不敢言命曰
勝下勝上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
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
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為驕不
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
可以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
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
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
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于敵國敵
國乃責則却或作却却則說者羞其弱弱
一貴之曲無其在下者又國被伸伸伸則
其發則戰其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
邪臣之失刺策也過主於上罪死於下雖既
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危覆社稷世主懼
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
不解君立不復悔或作郵過謀徙計易監

有之咎也多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
近遠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問一作先聖之道
而易事君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
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或作龐子曰
何若滑正之智鵠冠子曰法度無以一作
意為模模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
全是故人不可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
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
而斷於已明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
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乎
養非長失以靜為授以安為危百姓家

先見見形而已蓄或作爲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
極非終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
爲聰事至而議或作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
於於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
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樛材爲褒德或作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
足或作不或作之或作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
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
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
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
平治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
散無方化萬物或作者令也守一道制
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
也者出制者也今者所夫法不敗是是出於
不可不可常法者以行法今不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
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誣胥或作靡得以
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密人以成
則或作法則士或作以爲繩或作時第氣

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鸚火之禽或無鸚火之禽陽之精也鸚曰鳳火者星之次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麒麟之或作其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象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焉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六六六六也一歲之式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氣之積旬三十有六道也非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道而氣以之生謂道而道以之成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醴泉出醴泉其味如朱草生朱草可以養衆醴泉可以養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萬物瑞光至文降臨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桓桓出德麟生木連理德至鳥獸順軌鳳翔駕鳥舞麟吐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蓬蒿山出器車澤出神異德至猶泉出大貝海出明珠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施律調音應化

故萬口云云帝制神化
神化
景星光潤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
則見所以助月
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
之兵莫能當
一本云武則天下
遠乎近顯乎
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或作勝
從是
往
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
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
可與舉
此言何謂也
君子所學則人君之忠
曰我朱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殺唐君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
平氣故神則靜心欲當則勝於不得已
與
間陰閉必因其奸起要樂而掩聞之然至
無奸者是不待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
道不流乃至於此不已乎
賢人不用弗能
使國利此其要也
龐子曰敢問五正鶚冠子
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
或作
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鶚冠子曰神化者於未
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
變俗事治者矯
或作
之於末
龐子曰願聞其
事鶚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
或作
四時
事

里為偏或曰此為之長十偏為鄉鄉置
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
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其屬縣
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偏偏長退脩其
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序
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同也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或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
薰鄉以此慈孝或為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
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
窺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不
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
居處之狀無故輒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
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里中有不敬
長慈少出等異眾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
不悉以告偏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
家其人為首其家為貳不以時循或作
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偏其罪偏
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受
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
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

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
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
其家則誅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
可如失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
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
情不下究謂之練或作練政急其誅柱國
滅門殘族令尹不宜或作時合或作地合地
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楚之
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
兵攻齊陳許間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
責於此乎曰令尹於車裂也周官曰輅於
斬或作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
天子執一以居一作中央兩闕調以五音正
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
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
始於四時始於歷時言始於歷故家里
用提提言日也公羊傳曰提偏長用旬鄉師
用節節言月也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
至二分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偏用偏十
日報鄉用鄉十五日報縣用縣三十日報郡
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用柱國六十日以聞

天子用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
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勉有功罰不如句此
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
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
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其福祿
而百事理行則者不利天下無所不備
故莫能抗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溢
縮大或作而不芒不損之使芒天子申或
甲正使者敢易言專益區域使利或下
赦上使者則其弊至於通下赦上其刑斬咎
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指惡利而不
取利運而不取次取次或故四方從之唯
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而維張管子曰四
乃或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子昌屬各
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
削職一本作三則或作不赦治不踰官使史
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故死者不怨
世父或作伏或作其幸不得創謚名之曰
世父或作伏或作其幸不得創謚名之曰

鷓鴣子

卷中

七五三

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是以先靈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鵠冠子卷中

鵠冠子卷下

陸

佃

額士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也。易曰。始作。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

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復五帝在前。三王在後。

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者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堯伐有唐。唐云堯伐帝。帝受封今此云堯伐有唐。禹服。或作有苗。天不變

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僞。

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其用兵者其道

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

古今一也。君子不情。真人不怠。怠然後復則

子言傳真人言息體云。無見久貧賤。則據前

三言傳真人言息體云。無見久貧賤。則據前

之伊尹酒保。保也。太公屠牛。保也。太公少師

牛賣肉。值天。管子作華。或作百里奚。官奴。百

熟而內敗。管子作華。或作百里奚。官奴。百

而飯牛於秦。立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

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過成

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純成見者。獨孰謂能

孰謂能

孰謂能

孰謂能

孰謂能

孰謂能

孰謂能

之。非不學。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故也。如乎命。涉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

知一不煩。明。知一。千萬。萬曲。所雜。齊同。之。有

也。勝道不一。利。勝。之。道。夫。已。知。者。計。全。勝。必

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俗。則。為

德之美。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徑。或。作。請。可

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其見。鴻。其真。無。蓋。若。南

方曰。主天地。方曰。主天。中央曰。鈞。天之。始。

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

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散

而食。新。戰。而。快。易。子。計。失。其。國。削。主。因為。天下

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

試。嘗。試。失。之。疎。過。計。失。之。細。事。是。以。曹。沫

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

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

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

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

故退與魯君計。相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

任。劫相公。殫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

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

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

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

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
忿憤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
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劉辛為燕
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劉燕以失五城自賊
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
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甚非過材之刺也
此言賢者處重其死雖重曹味之少過曹
仲不致愈一小快而以害信於諸侯故於
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故以劉燕而卒於
母離西之士用為恥焉則漢之於陵豈可
為常哉則又自者之事也至於上德之
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謀其行足言
夫得道者務無大夫凡人若務有小善小善
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
無則不下五字 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
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
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慘慘之是劇
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聚兵相
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
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
過進退齊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兵奔東而
西北蓋禽將破軍發如鐵或作矢動如雷霆
暴疾博虛股若壞牆或作勢也執急節短法曰其

用不緩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
所時援或作吾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因窮
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與道翔
翔則翔投取鋼據或作堅守呼吸與道翔
移或作與時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
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
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
逆安可控持或作不可不可止天地不
倚錯以行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
氣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失相縣或作
也兵以勢勝或作兵如轉圓石於
蚤晚絀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
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
有命或作有命必中三伍合散消息孰識
其時至人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與道俱縱
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
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
禍與福如糾纏或作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四渾
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功芒
無貌或作無貌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其意幹流

遷徙固無休息或作小休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
目之羅不可以得或作故籠中之鳥空窺不
出或作故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
同域或作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
強夫差以困越接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
乃見其可或作可櫛枋一術奚足以游或作游
百變應之而今或作方一術則足出要通
之會或作往往古來今事孰無郵或作郵
者為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
囚缺乳森垠或作森垠孰煙得之或作物
皆在或作在至得無私泛於手若不繫之舟
而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
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
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或作死
權自費矜容或作一本自矜容下云拘名於身謀
是也 列士徇名貪夫徇財或作以至博不
給或作不不肖繫或作繫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
相見細故聚或作聚刑或作刑刑或作刑奚足
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或作不不無足成或作千言

萬說卒膏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筆勾
踐不官臣於共二國不定文王不幽武
王不正或作武王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
功不 三王鉅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
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通
豈可申徒狄殺之末世以為世溺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
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
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
子女曰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
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
羣居可從而係也鳥鵲性猜羣麋鹿性至世
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父子天性也兄
足非自外至故雖市人之足則解以脫履兄
相猶兄弟相疑者其性固下而至於父子
與於古也哉豈治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
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相與
此郭象曰夫天地實變化者雖手足無至
五藏殊常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
無相與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

勝以營五藏則相管愈萬而內外念困矣蓋知此也故為者敗之治者
亂之敗則備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
不立堯舜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
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弑利其子好義者
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而好利之
人以為賢為或無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
好備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加亡國之所
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而安處之者也夫處
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
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也非謂
逃而去之孔子曰微而搏裘救宋世家口南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裘救宋世家口南
門萬指救救秦臣門死即其事也商客拘而
蹇叔哭蹇叔秦臣也昔之登萬者下人
代之懷或作手足為之汗出怖然為而上
人或無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勝而登
高之人雖色莫知焉乃止之者勝而登
勝而折枝趨而操木乃止之者勝而登
安而謀者勝而登是故天下寒心而人
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
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窳
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

也楚用申廉申包胥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
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
才一也或高世由亦或是觀之非其智能
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中
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時命時
有所至而求或作求又或作求有君無
有所至而辭有君無君故難時命有所至而
闔或作闔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
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
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今世非無守之行也
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
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
武王之伐之也比于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
主之然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
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
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弱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
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五者已闕然九夷
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

九夷用之而不必勝曰以書御者不盡焉
之惜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
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騶冠子曰物有生
於其後其近是乎騶冠子曰物有生
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
不見夫閑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
上什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
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向一身而輕重
異之者孰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
執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連物生
者也此言不連事變物化故極敗此素
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奈何
騶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
下人不能以男為女實不能勸不勝任
不能使罰不能必不子可齊哉在後不
能者負罰不能必不子可齊哉在後不
子曰取功奈何騶冠子曰天不能使人
能使天因或作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
在權在執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執故用兵
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
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
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
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弗知者

危神明道之所亡神明之敗何物可以
留其創留猶止也使故曰道乎道乎
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騶冠子
曰賢生聖聖上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之神通制而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
用出入成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
明者正之末也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
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騶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亦
有終始乎抑其拾下同誦記辭闔指而止
乎騶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
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指而止以何定乎此言
白論如也雖至闔指而止尚不足以定之
故所費乎問學者立誦說之云乎在於得言
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騶冠子曰一曰道
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微
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
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騶冠子曰道德者操行
所以為素也操行之本故曰素陰陽者分
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
二風占天法今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

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
陽已明而法今大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
始矣天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二風占天
後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微者風采光
景所以序怪也昭明焉萬機此百物之精
也神之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為所以出無獨
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人情
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
者假乘焉或作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
持立不敗或作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
形者右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之曰有靈
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
無形靈或作辭或有雖搏捫捫不知所
之彼心為主或作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
不足以致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
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騶冠
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留
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
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
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卦世得失逆順
之經卦猶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

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創猶創也而事曰體
曰夫道體天地居表術或無體其明又術裏原術如術
子不可以不創心焉術如術
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術如術
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母如是冥或無材乃健
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
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弗器之賤生於無所用
中河矢船一壺千金壺也佩之可以濟貴
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昭不易一揆
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
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
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裏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
卓裏王曰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
其子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
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
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
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下蓋老醫楚王
聞停藥載在身蓋多矣堯故使之俞跗蓋非楚
得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雜
酒藥石鍼灸藥而到皮解肌決脈絡

筋脈髓腦流腸胃榮精易彰此華華
已成所以必治而見神速之也華
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
武王百里醫秦申庶醫邾邾原李醫晉國
曰晉文公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原李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裏王曰願聞其數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
名趙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
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
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
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病官曰亦
兩之以九竅之變矣之以九藏之動大昧於
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
兩驗之亦已矣矣然則官官言此而已故名不
出於家下知有之其父老之曰太中兄治
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故名不
出於閭其間若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副
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愈遠魏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
幾能成其霸乎管子其君桓公實其細故
桓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不來桓公
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

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治之無名或云治
之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
使或作無形此病之形名著矣然使至
功之成其或作下謂之自然針灸之功無所
謂之自然針灸之功無所
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離卓裏王曰
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
哉無幾管仲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遊者遊者南華所謂日月
之還或作名不遠於名而不運於名
之人區區外逐物喪已常為造化明照光
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朱方書或謂百步
能近視其明則物不反於人者雖明照
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或曰四海之外無
之皇天地無封無畝獨立宇宙無封謂
猶是也問管之東復備也西行至營人民
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備也西行至營人民
地之明日月執若委命相謂之時然
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
金飲火美水列如耳口皆有有所用不
相通而謂之道道有通連萬物領天地
天地下有建合時一作時或同根命曰
重九明五字

所以無疵無至保或作然獨至保無安也所
傳未有之將然見於領無首之即次和而
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量往來或作而
廢興已往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生結
華能天地而舉措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
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
而改之長如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
得道以什或作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
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
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
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
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孰也存亡理也何
可貴於天道鬼神案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
天道直者有貴而一者或作德之賢也未離
鬼神亦與哉變也道者聖之所更也任也
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至人故道者以
至或作聖人之所更至人之所得也
至聖圖或作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
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
也道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
者關物者也能使之非齊物者也序之故聖

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道者
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
而無道之先王此中聖道也故聖人者後
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
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
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
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
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不若
神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不若鬼神潛而能
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
圓治或作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
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
可安者或作蠶埋或作谿或作茶或作落或作素
木降風素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
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
存者荅葉遇霜朝露遺日是也故聖人者取
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
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手物荅荅份份離
之執不從一出於一至一易至一故定審於
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

俞受或作究曉俞之言然揚其所謂或過其
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諛辭者華
序物者也或作諛辭者若告子之類告子外聖人
知其非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者若墨子
聖人有之故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
也詐辭者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遁辭者請物
者也或作聖人知其所極極猶正辭者惠
物者也不說不達不邪聖人知其所立立者
能効或作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
之會不能明諭或作外內後能定人或作
而後可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
于淵其深不測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或作
莫之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
飾其身或作若或作合符節小大曲制無
所遺失遠近邪或作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
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
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
以虛傳章大顯能未立上下吳秦變不知尊
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
之辭要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聞龐煥或作煥曰武靈趙武靈也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責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必感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為俗使為淫咄暴憐憫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慎刑民人而自至或作以繁無用嗜或作嗜龜占或作龜而巳或作而高義下或作下合意內之人所謂困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或作口使或作使其近臣或作近臣盡是也或作盡離或作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或作路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或作陳蔡舉或作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亡韓用此而東分或作分皆強大者必勝或作勝小弱者必滅或作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

湯狃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或作能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或作陰經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僞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旌旗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或作枋出進合闕而希勝是寡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鵠冠子卷下

三、道明真反本第一

素齋子曰：天有其精，地有其靈，若人得之，可以長生；在天，感象在地，成形象，聚氣生精，靈不可去，形取象不可去，象取形，取形即失象，失象即無形。問曰：天精者何？地靈者何？而能死生人乎？答曰：天精者實也，地靈者實也。曰：實者何？曰：金也。玉也。昔玄帝運金於洞天，青童埋玉於陰宮，故知天無實而日月不大明，地無實而山嶽不恒靜，人無實而形神不常全。問曰：實者從何而生？然若是乎？答曰：陰陽結氣，天地覆載，春以暄之仁之，夏以暑之禮之，秋以涼之義之，冬以寒之智之，變化若此，而遂成焉。陰多則為金，陽多則為玉，吾亦然，知而然矣。問曰：有他藥作之乎？答曰：凡藥作之者，以陰運陽轉，未成剛以五行之氣而滋之，四時之氣而鼓之，是以變化亦同自然矣。問曰：天地長久，可不為有實乎？曰：然。問人、地、同乎？曰：同。問人何不齊？天地長久而人俄頃，故曰：天地為無欲其實，常

存故能長久。人心有欲其實，喪焉，所以俄頃耳。曰：天地之實，今已識矣，在人之實，所未曉。願聞其義。對曰：人之實者，以骨為金，以髓為玉，以神為精，以靈為識。人既染欲，即髓竭而骨枯，髓竭即精不神，骨枯即靈不識，靈不識即神散，精不神即氣亡，是故心為之耄，面為之皺，腦為之減，髮為之素，皆由身實漸去，去盡即死也。曰：吾面已皺，髮已素，其死乎？對曰：然。問曰：吾以無欲其實，可復乎？曰：不可復也。問曰：言天地無欲，故能長久，人既與天地不殊，吾欲法天地無欲，其實不可復何也？對曰：實者難得而易失，子已失矣，難可復之。曰：君欺我耶？謂我有實，即生無實，即死，我見未死，即應實，在既是實，在無欲，即合長存。反言無欲，不得復實，性命之重，無相戲耶？曰：吾不戲。子問更設何法而復實焉？曰：子非神監於是，惑人遂三日三夜不寢不寐，思之不逮，至於骨立。曰：神監之理，茫然真解，思惟先生賜，毋乙密對曰：神監者，監物復自監，故名神監。曰：我只見監在於物，不聞有自監之監耶？曰：不

能自監，何名神監？子既不明，為子重述之矣。且天地無欲其實，常存尚被四時之所蒸實，欲枯焉。五行之所轉實，欲竭焉。是故玄帝青童埋金填玉者，用補天地之枯竭也。所以明不息焉，靜不動焉。令子心有欲其實，將盡不知有填補之理，空擬守枯骨竭髓子之固也。何如天地乎？曰：悟矣。愚智有隔，晦爽自昧，今聞是言，信知頽頽之可嬰，素髮之可黑，曰：非金頽頽之不嬰，非玉素髮之不黑，子但勤求當獲之矣。我奉師言，子以可教相隨，竭奉吾必授君矣。

五行建位象石第二

素齋子曰：天生五才，去一不可，況金丹之道，其可忘之乎？見子積勤不悞，所秘今欲演說，夷心靜形，夫五才者，上緒乎天，而五曜立焉，下積乎地，而五嶽鎮焉，中成乎人，而五臟生焉。周行乎萬物，終不殆於真元。問曰：真元者何？答曰：元氣也。曰：元氣與五才同乎？曰：元氣者其大也，則籠罩八隅，其小也，則潛藏一毫，嘔坤吐乾，出入無正，才受統運，成物先故

云

陰丹內篇

之法以斤兩計之斤爲先兩次之斤則數少兩則數多多不如少之妙也靜輻之法以文武煅之文爲先武次之文則不暴武則雖暴而不繁躁靜各適其事之宜也龍泉蒼蚪一奇二耦相繼以成體耦在上奇在下稱物宜也琥珀磁石異類一氣相資以入藥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同聲氣也鉛入絳宮汞氣不泄故曰以鉛聚汞汞集於身神乃不散故曰以汞聚神抱神以靜形乃長存故曰以神守形先聚其藥以氣點之藥隨氣至故曰以氣引藥藥入於鼎精神內守故曰以藥引年鍊形不已變成金骨故曰以年鍊形道至於此無復餘蘊唯在慎其傳而已不慎其傳則九祖之殃三官之考非虛語也巨嘗觀呂仙翁鼎訣并傳士安所上陰丹訣互有異同雖云三峯其實有二蓋迷其所謂紫廷紅鉛而以丹壺流砂爲之是其所以減三而爲二者也今臣之所釋三者備矣而其大槩已盡於言以其當秘之也故錯亂其辭如參同契

譚子化書

鬼谷子

化書目錄

道化卷第一

蛇雀 老楓 耳目 環舞 鉛丹

形影 盤成 梟鷄 四鏡 射虎

龍虎 將雲 噉噉 大化 正一

天地 稚子 陽燧 生死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舍

術化卷第二

雲龍 猛虎 用神 水竇 魍魎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舟 心變

珠玉 蟬蛸 胡夫 陰陽 海魚

礪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德化卷第三

五帝 飛蛾 異心 弓矢 聰明

有國 黃雀 龍後 常道 感喜

太醫 讒語 刺畫 酒醴 恩賞

養民

仁化卷第四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大和

元二

海魚 神弓 救物 書道 鳳鳴

知人 蟬蟻 歌舞 躑躅 止闕

象符 善惡

食化卷第五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鳴鳶

儉化卷第六

太平 確衡 禮道 食象 民捐

慳號 君民 乳產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離龍 禮要 清辭

損益 解康

化書卷之一

紫霄真人譚景昇撰

道化

紫極宮碑

道之委也虛此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

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

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

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

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

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乙故之為太

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

真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注注而民無死

主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

得蹠蹠蹠蹠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

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絕尺不能定

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鬼而不

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

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參化為銅鏤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魃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跡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感又感所以知鬼鬼魅我血氣醉我十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疏焉無其孰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蹴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為兔藥石為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騰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殺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飽飽歲儉則飢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脫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泉雞

泉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泉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泉為同孰泉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泉雞乎孰晝夜之同泉雞乎泉之同晝夜乎夫耳中啓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玉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玉圭視者側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論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導我是故心不得為君三不得為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

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里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虛虛空摩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藏燕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藏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燕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藏不能止燕不能已有懼燕嘗若蟻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

樂是非忘禍福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韻韻而顧眄化攝攝攝讓化陸陸降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接術接術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飲聚飲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形體龍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謹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奸詐使民為邊邪化民為悖逆驅民為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莧茹可以剖龜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現魂夢飛後齒斷劍首尾皆

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由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夫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蠶釘營盜人蟲生蠶釘者腸中之蟲也噉捕我精氣蹂躪我魂魄盜我滋木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殞天其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蠶釘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虫蝕木木盡則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而不傾蠶釘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美影不知為影所美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德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教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

醉者負醉亦者療亦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燄

陽燄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賦斜視者夜平視者仁張視者怨細視者倭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化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不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哀怒非我悻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

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水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水泮逐清形散逐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待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威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舍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

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紋之翩翩絲絃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秋察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化書卷之一

術化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

機者必召五帝之氣召不至纖何以蕩伏也者必役五星之精召不至也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章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鏢氣之所搏頑器為之作山人由是知缺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

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腐蝸牛能蓄縮

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竇

水竇實可以下溺梓糠可以療瘡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為陽所伏男為女所制則為柔所剋智為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亞車鼓可使之聞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為法本無得虛無之寂者知法術之要乎

魍魎

魍魎附巫祭作一本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詬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驚戈矛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故胃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鑒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

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
地民大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
天地之緇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
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冠二

十二

至嬌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
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
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亦變化之道也
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
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幸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
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一有邪苗為此正必
為彼是以大人節悲幸誠憤怒得灝氣之門
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翫其光若蚌
肉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鸞鵲

夫鸞鵲之垂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
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
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

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
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鼻面而銜昨足蠻夫而
是婦其子拘鼻而昂首梨接槌而本強者其

冠二

十三

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
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
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
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怪
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
生鰭鱗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
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
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

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
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
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

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
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
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
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
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
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
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
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
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
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也湯盜投井所以化電
也飲水兩日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

冠二

十四

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
可以我作有聞是言也必將以為誑夫民之
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
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翛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篳篥之音則背臂彈森上槌鼓擊之音則鴻毛擲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扣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以氣化厲風厚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雷電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大同

○虛合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為火同於水者化為水同於日月者化為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為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與虛皇並駕

冠二

十五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

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惟陰液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德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

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一作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化書卷之二

化書卷之三

紫霄真人譚景昇誤

德化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局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欲仰

注二

十六

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渥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

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

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益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飽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

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螭為之警鵠為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象獸不伏鳳有利背衆鳥不宿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戰者終於蹶善關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豈果昂其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一作要昂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昂德可以恃何必廣衆昂乎句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機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

有國

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禮記龜策占吉凶也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言凶信興以之數也奈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為誠邪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惑於龍更是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視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伴伴彼鳴嗷嗷此鳴銛銛彼想翼翼此視汪汪彼心慮慮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

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不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徒

籠中之猿鵠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畜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欺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材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親則怨誠民輕食則怨夫餌者魚之嗜鹽者蠃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鹽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

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田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撓

也二

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

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與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讒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實訓之教則市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刺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易之必有咎刺者不

收悔於本偶焉悔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教于我又真禍於我是故張撓者用於機設險者死于險連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揖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

冠二

手無像能出刺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貧其配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道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地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羨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為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愛構祝所以招其誘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化書卷之三

化書卷之四

仁化

得一

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濟安拔危。必有所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多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慈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要終則五常相

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政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再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皆使之務政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孝。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殫見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興。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臣也。胡為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杌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

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為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免殺獵。殺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惟我君慎勿怨叛亂。叛亂棄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賞。勸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高鑄圓賊。盜喜忌諱。幾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刮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然然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道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鳳鳴

鳳不知美鳴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已之惡皆

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已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象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蟻蟻

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食之一蟲之內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

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本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轡責不我得兼食槽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得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躑

躑躑之酒烏喙之脯良藥若蕩之膏治葛之乳初嗽之若芥再嗽之若黍復嗽之若丸又嗽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彊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兇可以漸侶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止關

止人之關者使其關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關者預其關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怒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逐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益毒者則交臂鉤指象之為符是故若天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為萬象別之為萬態教之蹈舞非蹈舞也使之構祝非構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冠二

二十六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識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化書卷之四

化書卷之五

食化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吏兵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故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繅葛亭之衣按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樂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

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于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駕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憊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鬪爭而黃髮詭

絲綸

冠二

二十七

王取其絲更取其綸王取其綸更取其絲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慘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顧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于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可或覲其生以斯為類非忘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怨食之害也如是而金匱玉筯食之飾也鼓鐘磬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感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怨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

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燔骨者燔骨燔骨古不以為痛飲酬酢者噉腸嘔胃不以為苦饒者由忘於痛苦飢者者必輕于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

冠二

輕無所不為是以王者以我怨求人之怨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怨民必怨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禁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傲誹謗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鹽醢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怒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

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餓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采之捧盤積享鳥鳥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純像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後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為樓櫓登之者其聲策策馬辛氏穴池構木為樓櫓登之者其聲堂堂馬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二謂之瘡比人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足垢

無異鮑魚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竊竊之行鼠雀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刺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齊也由刺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鳥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鵲鳥可使之化鸛鵲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服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葵

養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

王者

微食者毋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餽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于下怨在于上利歸于衆咎歸于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鵠焉

有智者憫鵠為之擊腐鼠噉蟻之駕斃蟲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臭德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高王者能均其水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

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化書卷之五

化書卷之六

儉化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于奢樂失于淫奢滿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綿絺者不寒而水之布帛愈寒食蒸羹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慮民之心也不可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

倫禮貴於簪綬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貴而貴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致金玉百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可飲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冠二

五十一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曰飯三既歲計千既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士陸民恥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

見窳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地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輔轂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蕭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紉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榮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關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失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墳塋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儉貫五五能

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
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
更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
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
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
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
無競名無姦靈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
生刑政自寧溝壑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
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
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
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
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
寡相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
祿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
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食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
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
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
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
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
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
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
職由不明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
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鐘鼓蕭韶之作則
矍然若感怡然若承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
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為孤則民不知
矢謂馬為駟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
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
以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
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
有保一器畢生無鑿音問也者有挂一裘十年

不敵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
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
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
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禮者益之
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
理禮過則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
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
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
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
是故為之文
化書卷之六終

鬼谷子卷上

甚一

捫闔第一

捫闔第一 捫 捫也 闔 闔也 凡與人之古道或捫闔之今有言其同也或捫闔之今有言其自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

順考古道而為之

為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

覺後覺故為衆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

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

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戶也

萬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

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不朗然

玄悟而無幽不測故能萬策萬達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鬼谷子

卷上

七八五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莫不持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

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按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

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按考

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擇乃可

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

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

賢者可擇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

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

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己無

為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

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

意之真偽也

微排其所言而擇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

闔而擇之以求其利

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

之以求其實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

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

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

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押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開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為得也

押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而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偽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為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為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為謀慮更

求其反也

故押者或押而出之或押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押闔者天地之道

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闔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闔皆押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萬物或闔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押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復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押闔

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闔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為心用

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故闔之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押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

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擇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開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

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言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言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

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言可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

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為小無內為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乘曰去

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

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

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

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

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擇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闔而生也

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闔然後生

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

曰圓方之門戶

有以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辯之故因難以受思必

古之大化者乃與无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

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

以知彼覆以知已

言大化聖人稽衆捨已舉事重慎反覆詳

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

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能舉无遺策動

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偽也其理不合

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

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斯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大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大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无形求有聲理在玄微故无形也无言則不彰故以无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其張且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无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

言無比如此則為之變常易網更有以勇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已反往彼復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已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言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開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玄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夫會鬼神

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賧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賧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真偽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謂真偽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哀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爲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爲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見微知類

若標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

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我能知已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

先生而影見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

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

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外進或默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已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樞末續顛圓鑿方柄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已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 捷者持之也

之文必內情相得然後始不難而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

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

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

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

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

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

以采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之臣名

為臣實為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

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實為友也結以

貨財結以采色謂若綵紉之臣費仲惡來

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

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隙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來莫之能止

蚨母蟬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

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隙故物

不能止之今內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

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

度情為謀君不持而不捨故曰捷者捷所

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已而去而反求者事中來

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駭故曰中來事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遙聞聲而相思也

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陳軫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軫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

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者可入可捷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也

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

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去論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

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談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

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

由是而興故曰捷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

者之說如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負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者莫知其所為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牾第四 抵擊實也抵擊實也抵擊實也抵擊實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 則備器不敗若不可水而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

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

曰反往以驗來

熾者鏘也鏘者峒也峒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熾始有眚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熾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熾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機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微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七九一

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熾抵熾隙為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孽之時託聖謀而計起蓋由善抵熾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熾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熾隙為道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熾罅

此謂亂政萌牙為國之熾罅伐射謂相攻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芽熾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

謂助之為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

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熾隙不可不察也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

為之熾隙又況於人手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捫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捫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手歸己也

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為

天地守其神祀也

鬼谷子卷上

鬼谷子卷中

鬼谷子卷中

其三

飛箝篇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也謂幸持城東今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絀束今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畧量其材能為遠作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

以此徵來若無昭尊隗即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

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言又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

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

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微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引鉤箱之辭飛而箱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箱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箱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即箱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箱故曰飛鉤箱

鉤箱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箱之辭或擇而同之或合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微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箱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

命微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

材術短者皆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為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為重

累也為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皆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既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囁而箱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囁而箱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牾

謂此上事用抵牾之術而為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咀噬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

少諸侯之交執親孰孰愛孰憎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箱之術輔於帝王

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

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

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箱之辭鉤其所好以箱求之

既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又以飛箱之辭鉤其所好既知

其所好乃箱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箱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箱之綴也

用之於人謂用飛箱之術於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鎮其動靜制其放發猶徑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

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已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綱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繼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已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縱而勿失又令數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已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大義既正道不得地然彼令其不誦誦後可付其意即伊已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後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固事為制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為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放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為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轉變以從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能仁為貴故無常貴立善為師故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

善必為之故無不為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為主也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

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

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真主而與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

伊尹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於其真主矣

此知天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於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己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勢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詳於衆寡得貨財之有無

少饒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陰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如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也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

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弘曠玄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玄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此難為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最難也

故觀蚘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蚘飛蠕動微虫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悅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

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遵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

君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已不同於此計今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窮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借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觀其者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釣者露餌而藏鈞故魚不見鈞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
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
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
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輯光
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以
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
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於心曾禁邪於未萌故以不
爭為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
玄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
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於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
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
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為虛因幾
而動之

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
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
求也卑者諂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
用之非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成功立
事然衆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
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
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止賢而有廢皆有
所難能任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
或結而無隙也

為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
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
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術時三者

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

進說而能令聽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
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
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
濕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
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
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久
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於彼人
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
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
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也輕論也

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

辭務便利故所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也真
偽既明則符驗自 符驗也言或反覆
欲相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
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
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伎言者諂而于忠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于忠
諛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繼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于智

威言者權而于信

威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
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足
以窒非以求勝名故曰反而于勝

先意成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
謀者權也縱舍不宜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
非者反也

己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
室他謂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幾聞也所以聞情意也耳目者心之
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
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情意
宜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聞聞情意也耳
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
得耳目即能窺見聞隙見彼姦邪故曰窺
聞見姦邪耳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
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 則以順

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
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
紛葩不亂翔翔越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
危者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
五音

五色為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
五色五音為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
告其五音此二者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聞之也不可以來者無
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為彼暗滯無所可
聞也彼所不來說於此者為此淺局無所
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
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
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

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
有忌諱也金爲堅物衆口能燦之則以衆
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爲下起
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
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
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

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
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
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
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
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
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

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衰氣而不神也

怨者腸絕而無主也

怨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怏悵故閉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動而不治也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穉蕩故宣散而言無要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

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

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

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

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

而人常反之

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

而不免成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

此以教之而其難爲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

此術教之然人迷日因久教之不易故難

爲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

不亂

言者條流舛難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

故多變也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

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

則是非有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

貴之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掩始於古之所從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掩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諸同情欲共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疎理之常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為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

若乃理必相疎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故牆壞於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

牆木毀由於隙節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異故曰斯蓋其分

故變生於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故曰變隙然後生於事業生事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說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黜陟須事以為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惡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與慮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為強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為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為有餘然則以弱為強以曲為直以不足為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外陽相親而內實疎者說內以除其內疎內實相親而外陽疎者說外以除其外疎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因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

之因其患也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

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

證之為設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雖有為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

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為聚訟莫執其欲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慎密無失其功可立

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

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疎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強與之將生恨

怒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既

極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

不為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制命者言命為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外陽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為而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

不智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

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為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為而貴智矣

智用於眾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眾人之所不能見

眾人所不能知眾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為之將此自為所不可見擇事而為之將此為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

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道理達於此義之則可與言

言謀者晚達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達近之義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太實之位養達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為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踈遠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

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踈遠矣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

八

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偽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姦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老微而施之

勵勉也陽為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一無為也陰為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為也君道無為故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樞機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為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難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

計其是非於理既可則為之決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則可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奈何安之若命故為之決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為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為

故先王乃用耆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耆龜以自決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已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符言此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

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君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權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蓋用此道也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霈然而莫之禦輻湊並進不亦宜乎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弘博納山不讓塵故能

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

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弘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

不見其後其可測量乎哉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弘而勿距也

用賞責信用刑責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

之人沒齒無怨也

賞賜責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

莫不聞化也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于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

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理人有通塞

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燮燮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之宜

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燮燮天之法星

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

察燮燮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九竅連爲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

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爲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勤何勞

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長久

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徧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

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捫闔也既不用捫闔之理不見爲

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徧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視用天下之耳聽

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

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

隱微之中莫不玄覽既察隱微故為姦之

徒絕邪於心胃故曰莫不聞變更也

有主恭

主於恭者在於聰明大思

循名而為實安而完

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實相生反相為情

循名而為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

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理生於名實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凡肱亂二篇皆亡

或有莊周肱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

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肱篋乃以聖

人為大盜之貨聖法為禁跖之失亂天下

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

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

轉凡肱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卷中

鬼谷子卷下

本經陰符七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

曰陰符由本以經未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

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

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

四者之中故為之長心能含容故為之舍

德能制邪故為之人然養事之宜歸之於

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

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

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

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

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

包容弘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

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

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
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
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
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
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
心能無為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
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
舍則神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
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

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
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
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
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
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體同
於天故曰與天為一也

而知之者內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
以類知之

內修鍊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
猶假學而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
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身既出
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於九竅然竅之

所疑必與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
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來
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

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
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
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
之真人

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

齊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故能靜和
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
也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為常
存而舍之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神化歸
身可謂真人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
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
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為也言真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
施德養育皆以無為為之故曰執一而產

養萬類至於志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
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為以包也然通達此

道其唯善為士乎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
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
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

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悞欲不悞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胃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

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

將欲用之於人謂之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

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惟寡欲乎

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

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神喪則髮髯髮髯則參會不一

髮髯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

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指分勢震動物也

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也

實意法騰蛇

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法騰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

心安則物無為而順理不思而玄覽故雖心之所不錯神自得之得之則無不成矣

凝者成也

議氣寄茲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感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真但客寄耳故茲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感之如此則言皆胃臆無復由心矣

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真一守固而不化然

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

耳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爲己聽不審者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乘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何所恃惟有虛偽無復誠實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大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爲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牖闔之然後知見哉固以不見而命不行而至也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爲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精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

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後其職可分也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

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珠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取

之也動必相應猶稱珠以成鎰二十四銖爲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

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

禮讓於已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爲之形勢也

散勢法驚鳥

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驚鳥也

散執者神之使也

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心循間而動

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

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不專則言

疏外而謫變

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圖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爲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後揣說之圖其事也必盡圖方之理變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動勢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

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

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知有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

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

察也

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

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無盡故轉圓法猛獸

轉圓者無窮之計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心術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義類說義無窮

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

義也

智畧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唯

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

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吉則福

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

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大事既有不同或多

乖謬故聖人法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

聖人體道以為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興造教化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遠然後發施號令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迂為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故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准故取類轉圓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為之事轉化者改禍為

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謂上四者必見會之變然後總其綱要而結之則情偽之說可接引而盡矣

損允法靈著

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者能知休咎故損允法靈著也

損允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兆動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允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

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玄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堙為窮流一簣之積壘成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允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與人之訟采芻蕘之言雖復辨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己能言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偽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然之道以為實失事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心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為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為用謀

之實也

圖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

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追彼而成我也彼用圖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為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

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

者也故天之北辰謂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為而自然也不為而自然所以為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況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曰道非義而何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篇簡脫爛本不能全也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

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

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為不失道也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閹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閹坑謂將有兵難轉使溝壑士或有所因

而能免斯禍者代官能言謂小人之道譏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為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人不章橫被縲絏威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真心不踰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彫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

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為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聞却縱去却語攝心守義

此總其目下列序之

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

見彼形象其體即知其容貌者謂用爻卦占而知之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聽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鄰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滯僻厥後昌盛暉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發故

隱情塞鄰閉藏而去之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剋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為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解仇聞鄰謂解羸微之仇聞鄰者聞強也

辨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微為仇從而解之強者為鄰從而聞之也

強鄰既聞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聞而者盛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

弱者哀其負傷其卑行其名耻其宗

聞而弱者從而哀其負劣傷其卑小污下其名耻辱其宗也

故勝者聞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

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強其力倍意致死爲我爲是也

却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曾而并

言雖爲却非能強大其於扞禦亦非強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令從已而并其國也

縱去者謂縱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

繫屬也謂已令去而欲縱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

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人之稱其行之

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爲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悅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_{十九}後以他人庶

幾於此者引之以爲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

却語者察伺短也

言却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

故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

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

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

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却之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

誠信以安其懼心其向語蓋利而却之則

其人之思威固以深矣

○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

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爲作聲

譽合逐近知之也

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

既爲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

怪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心繫於已也

効之於驗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

人既繫心於已又効之於時人驗之於往

賢然後更理其前所爲謂之曰吾所以然

者歸誠於彼人之已如此則賢人之心可

得而攝亂者理也

遭淫色酒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

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爲之術

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

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

有後會

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終會於永年愚人非可以

道勝說故推音樂可以攝其心

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也

義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所宜遂人所

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

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
能從外制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
有所屬莫不由隨之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

用權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

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百廢昏亡

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

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

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鬼谷子卷下

二篇同卷

天隱子
素履子

無能子

玄真子外篇

二書同卷

天隱子

素履子

甚四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永續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天隱子

上清十三代宗師有天神真先生司馬承祿述

神仙

人生時稟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虛氣勿爲世俗所論折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臨京樂愛應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成仙功也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易簡簡者神仙之德也經曰至道無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性人學仙及爲仙所迷者有失學然反爲愚所病者有矣

漸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

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入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慎之緝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大多勿食腐敗間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簾廣榻之謂也
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
半屋無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則陰
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
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
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九陽之
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
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
窗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居座前簾後
屏大明則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
通其外雖內以安心外以安心目皆安矣
明暗尚然況大多事慮大多情欲豈能安其
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
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
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
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
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

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誠性存存衆妙
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
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
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
見曰形都泯故天隱子瞭而不視或者悟道
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
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二安處謂之閑
解言無閑心三存想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四
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心信定閑慧四門通
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疾而
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解言無易心變則通則久變則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天隱子生平
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
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吾皆以神
而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

地仙故神仙之道五歸一門謂五顯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

廿四

五

素履子序

夫素履子者取周易履卦初九素履往無咎以純素為本履以履行為先雖衣布素須履先王之政教故取天地之始乾坤之初聖人設教之規賢哲行道之跡夫禍福之端生于所履是以聖人以德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士庶履能辯上下定民志輒修一十四篇號曰素履子以為箴誠而已

素履子卷上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賜緋魚袋張鼎撰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為道初自龍漢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朴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朴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伏牛乘馬履之而去疆暴用之而除民害顯頌履之於忠順帝譽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悌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朴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

捨文艷以歸其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貴山節藻梲之宇尚卑宮菲食之君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騶夷子在俗教民種植持生之道竟棄舟而去嚴真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玄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南齊高公祖延和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為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爲鷦鷯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爲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水曰木德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爲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爲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却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數禽獸亦能退

含星象亦能整復山河耒穀自枯妖禽亦逝塵蛇之子捨金之賓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纓之過成漆身之忠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觀歷世之書唯忠實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亡之忠者不滅亡也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極標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剪爲性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跡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爲賢哲之範太公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夾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洪濤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迴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卧屍折檻之士碎首投鏃之臣今古所推實謂忠節若指鹿爲馬以

玄爲黃骨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春喉嚨肉沒而後世責嫌汙辱二儀之中濫造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爲今世間傑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夫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爲先立德之本孝之爲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謂也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于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義利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匱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弄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素履子卷上

素履子卷中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賜緋魚袋張弘撰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為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凱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飾微子之墟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街書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己泣辜吞蝗嚙蛭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丘不及二代子嬰為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為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生惡殺為仁愛人利物為仁克己復禮為仁慈惠憫隱為仁賞善罰惡拯溺救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身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翳桑板築

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封於傷蛇探疾於鯁虎博施無德惠愛有方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邨寡冬覆羸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唯至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周大王之太子曰太伯大王有疾太伯義讓其位乃為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太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姐己失義而害忠賢周幽王寵褒姒棄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義於世子鄭莊姜寵過致叔段不悌寵消疾賢死為不義之友羅敷沈河魯胡公為不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淮王為不義之士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劍

頸燭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物以義履之有何事哉故君子義以為質履而行之固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水以潤下為德智以謀慮為能智不能慮無以為能水不能潤無以為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用無滯水混則濁智挽則亂濁則不能鑒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用不端則惑亂以招禍夫賢者用智能周萬類若夫鏡之鑒物妍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當空泉沼皆臨其內觀照遐邇通明辨是非知眾之苦辛滅己之逸樂齊飽暖於一體慮寒殷於四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說而韓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明能慮則禍

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爲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云大車無輹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謂人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惠大戎北患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火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妃后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爲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曹翽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爲霸主諸侯皆從之所以不乖竹馬之期不棄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

思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爲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辨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爲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晨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乖失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賢者昏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中

素履子卷下

特仕郎試大理評事賜緋魚袋張凱撰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頌頌曰六經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皆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鍾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鼙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

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動也季夏之宮以其最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敗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用之祭山川則鬼神需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失其節則鄭衛之音作衆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清爲君濁爲臣清爲陽濁爲陰清濁不亂君臣知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治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之與和萬代不易是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得富貴也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後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饒簋朱紱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溫晏平仲杞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瀚衣彈冠以朝君子以爲隘則君子當其位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於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賤酒關色避嫌疑清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謹慎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云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禍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憂貧而患不安

昔釣魚之叟蓬巖之士貧而遂通故賢子夏之鵜衣原憲之枵腹顏子一簞食一瓢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曾子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裁五柳庭植三荆扣角而歌採樵而詠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土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三惑早慎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寶華貴重言不謙蠅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尚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不取緼弊之袍車門圭竇者矣

履平

素履子曰秤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輻輳無帶秤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

輻輳則軌跡難通欲秤之平則慎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輻輳毫釐不失輻輳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馳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闕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

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愠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治長囚縲繼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繼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彫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鵬鴉之篇鵬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惴惴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履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素履子卷下

无能子序

甚五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東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張四方猶兵元能子寓于左輔景氏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有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折焉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目錄

卷上

聖過第一

明本第二

析惑第三

無憂第四

質妄第五

第六

真修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卷中

文王說第一

首陽子說第二

老君說第三

孔子說第四

第五

范蠡說第六

宋玉說第七

商隱說第八

嚴陵說第九

孫登說第十

卷下

答通問第一

答華陽子問第二

答愚中子問第三

魚說第四

鳩說第五

答魯問第六

第七

紀見第八

第九

第十

固本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无能子卷上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然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蟲俱屬同生天地交而巳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食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嗷嗷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號鳴嗷嗷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耶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

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耶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死自什無奪害之心無虛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了耒耜之用樸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了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了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了喪葬之儀結罽罽網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有了刀俎之味濛濛淳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由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

德凌一於是有了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了貴賤之等用其物貨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恭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懼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尊孰謂之君臣吾懼建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懼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淳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孝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崇是恥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焉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絏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刀矢之伐充於

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獨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殫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殫為仁義禮樂以傾其真殫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無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有不忘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恍恍恍不來不往希希夷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遁專其根而獨善也堯舜舜舜投高禹授落湯放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順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亮委以自然之和則

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墳廬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炎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沖而生者也形骸自然帶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踈是故沈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謂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管纓喧車馬伏旌旄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官闕羽葆警蹕管纓車馬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管纓鉞鉞旌旄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靡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震手血與乎泮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

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疎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無所得誰謂所親耶誰謂天下之人耶取於名字強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耶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弊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照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眞修第七

夫衡鏡物也成於合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式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涯淪類焉而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強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

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視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靈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上

无能子卷中

廿六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敗筮之其繇曰非熊非龍天遺爾師及敗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報西伯拜不止望筮踞笑曰汝何為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始予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空常空殷政何能荒耶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聞之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耶西伯曰夫無為之德包裹天地有為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為天子也以有為之德謁廣成

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追乎軒堯而卑无為之德乎太顛聞之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為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為耶西伯曰天地无為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為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為則不能无為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殺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為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為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吾與汝嘗言之矣妄為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虐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無為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

何有哉有為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嘗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振燭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同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為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跡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失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縛之以繁人情情繁則患患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眞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遽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餓於陳築園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孔子說第四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

子也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飢於陳園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結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懸乎分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之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无形於冲漠淪无情於杳冥不知所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佳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駟駟訪憲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夫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溥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溥則其心不貞賜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

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得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況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耶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

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身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新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諫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說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謂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然挈忠信而叫諫於羣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豈爵祿是思國壞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

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強壯不能弱之弱不能強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手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心雖禁紂驕音跖非罪也孝乎心雖堯舜愛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己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手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為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撓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

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遁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己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下於我也求我不得已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熱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立于廷何異賊人夕八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向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

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先武微時與嚴陵為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先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先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為天子而子猶漁吾為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腹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可為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

擊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妹麗獻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者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訾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幾冠鳴玉駟前殿後坐大廈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飲椒蘭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驎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紵韋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椒蘭一也况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勸

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惜其身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耶今子我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焉耶耶先武慙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諦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境埭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遊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渾渾有神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寔濠之機如孰明燭煌煌光輝寧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胎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惜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不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啾啾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

无能子卷下

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飢有年矣夕則多夢寐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讎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焉者有所異耶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耶寤而為之者夢耶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夢半樂又何怨乎夫寤兮虛而專半常者王侯不能為之貴所養不能為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為之富養養繼縷不能為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繫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寤乎虛而專乎常則不知所以飢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

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為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念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警者臨穿而敬之前也夫無為者無所不為也有為者有所不為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無為以其本無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漁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己故不為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治周之民舉龜成功其德不虧此皆

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為也子能達此雖聞難走狗於屠肆之中舉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析藥於无能子元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焉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為龍於是擊雲拽雨焉河壩鐵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哉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頑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沈得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妬泝瀑而怒意操力固乃雲乃雨大雲雨來而霖潤之氣

自相感觸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足其下與吾鬚鬚一也吾鬚鬚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鬚鬚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第五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為人所用吾所為能後其身也後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

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第六

无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无能子无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當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練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自然則心生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縛文縛則偽偽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自心曰心可觀乎曰不可觀无能子曰不可觀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觀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耶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蘖豈醪器乎

紀見第八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容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觀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槁也既忘枯槁手足然後術從之傳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元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

謂人者與夫毛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為必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為馬以山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及鄉人狂之而不之錄焉无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叢賢間就而歎曰壯男子也貌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曰吾無病无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節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豈肯有妄作者文之以為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固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為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哉清而上者曰天黃

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卑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公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公之矣彊名自人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為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捨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第十一

五兵者殺人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鯢鮪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

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為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蠶蠶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縐之縐而衣之夫蠶自蠶將為蛾也非為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嫉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蠶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手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為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有為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為堙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

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
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
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
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屬
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
則樂作則憂常憂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
習癡之也明者背習焉

○ 无能子卷下

唐玄真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手乾漱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衝外并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雷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質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

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入蟲鳥獸紛往還轉其行乾穹然如帳輳物尊五星交列宿紫遠層輪日月中大帶河漢絕霧侵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漱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漱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漱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闊濛濛蒼蒼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蜺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卧而泗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手包乎母靡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弃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外紫微數月不奉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沈然有間豁然情客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元无造而造化之端廓然然其形圓闔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餘邀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玄然无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无玄而玄是謂真玄无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玄无真乎其真一手真然後觀玄真逸言曰真真乎玄玄乎真真玄乎无真乎真真真乎无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

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手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元方化之而元邊因之而元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初太而極之存乎元自而然之存乎虛元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傑風應門燭月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觀其空蒼蒼虛色不勝憂心為之恥謂之曰我躬不閑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為造化知已固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无慙於造化造化有愧於吾吾將

往而詬之以慰君之憂漸君之取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經諸元之國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白君何為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同空間之曰孰為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為物之宰主曰造化籍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元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手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為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詬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手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為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為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璧乘之資尚弗詬諸造化無假道于君哉於是手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

為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詰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負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无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逮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无象犯煙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之資身之用為味俗之恥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于諸无南至于自然西至于无住北至于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疲吾之輿歸乎懷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為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于玄郊吾適為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

[illegible]

其或然也。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手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家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素體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蠅者根蟬也。睛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紫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惟手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素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惟手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慕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冀然形物

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痿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戴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春。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羈。難離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過。極鑿之患。惟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管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餘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瞻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

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今規矩元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鵜鶘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手碧空之畔。防風。秦以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鵜之飛於是乎。鼓以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咆。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墜於曠濛之野。設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亢。防風。秦深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舶。防風。秦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恠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外篇卷中

玄真子外篇卷下

唐玄真子張志和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黠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寓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始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似若胥姑之有奈何嗟迷徒之否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

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羣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寡乎營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龜焉贅聞而亮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偶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蒙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雷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

之靈無替之自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
乎河有於是香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
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
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
清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
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
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閣解
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
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
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
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
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
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
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
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
之竿戴乎盤固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
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表
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
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
為有或以為無以道為有使觀君處妄臺而

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
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孰
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陰
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
於是二君聞之銘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
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
明之癖則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
后弭開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
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
自然似見造化員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
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
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
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
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危而酒之酒酣之
間揖玄真子既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
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
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
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
豁然儼然慨然匪素匪畫詭恠魑魍千巧萬

世一生一滅來不可謂親不可謂吾以其道
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
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
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
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
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
之化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
謝之曰公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
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
傳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
也爐火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
連也背日貫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直者
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
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
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
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
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
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

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達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消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歟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

而有在異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惟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過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帳之蝕曲乎子之葉吾時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然後謂乎真一之容者馬夫游乎真無之域謂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無之窠夫太無之窠者人無能證焉吾強爲之證者子能聽

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證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太無之證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徹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玄真子外篇卷下

劉

子

黃石公素書

劉子卷之一

無二
補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間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九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元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謂清矣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謗於外神恬心清則形元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

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聞者虛室生白人心若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閑空也止也人不照於時金而照於堂鏡者以鑑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

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

韓娥善歌欲又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爲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

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寒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振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是奸賊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

萬物眩曜以惑一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騁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膂塵塞

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身勢不能動

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

慾者貪愛之原奢淫之本也故夏竦商辛以慾亡國慶封智伯以慾亡家皆由不防微慮遠積小成大故太公六韜曰兩葉不去將尋斧柯榮葵不滅炎奈何此爲小之

情出於性而情運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

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

肥肉美酒腐腸之藥

鼻抗芳馨命曰燠喉之煙身安舉駟命曰召慶之機

踈受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於是掛冠東都門外辭老歸家群公送者千人庾信曰群公別二踈二踈者踈受兩兄弟也故曰兩踈見機解組誰逼書曰居寵思危固弗惟畏

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

于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制情以違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蚋嗜膚則通宵失眠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蚋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大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脫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焚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陵雲燭燦章華燦者火焰飛也燭者火然也楚有章華之臺甚高大楚王好勇放火燒此臺令士卒

救之有功者一准陣頭賞勞於是士卒乃以泥塗其身爭入火救之故曰燭燦章華之臺者也

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綸至於熾也雖裂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兌於未形

兌者眼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

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愴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

情者利害之根是非之主非情則物无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

有是必有非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

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

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

媒揚爲媒之人不知何代人也

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

以爲患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怙儒
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已
有情於譽飽雖策惠而非德无情於傷辱也
雖獲毀而无憾魚不畏網而畏鵜
鵜鵠鵠鳥亦名胡污澤鳥是也

復讎者不怨鏑鉞

鏑鉞劍名也閼魚腸屬鏑子將芙蓉流彩
蓮花明月七星皆劍名也

而怨其人網无心而鳥有情劍无情而人有
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

令人分財物者財動足也

使廉士守藏不如開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
平不若无心之不平也有怨之於廉不若无
怨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

驪珠黃帝時明目人也百步之外視於秋

毫秋毫者无毫端末也

心如權衡

權衡者秤是也

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
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

之評者與鏡无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

无情而人有心得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

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

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

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風擊人虛心

觸已雖有伎心而不怒者以彼无情於擊觸

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

名尸

尸主也雖然若以愚然不爲此名中亦不

爲此圖謀之府故无際也

不爲謀府混然无際而俗莫能累矣

論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顯形滅影

諡藏也太公作書名曰六諡者龍韜虎韜

豹韜人韜驪駒鳳韜張頭曰人當諡請以

徒價非自街也

隱質避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舍奇佩美

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

術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

凡世上萬物好佩華美術示於佳異迥露

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

是故翠以羽自殘

孔雀毛至青黃蔥翠堪爲器用多被世人

取之

龜以智自害

神龜負圖而出人取鑽灼之則知吉凶之

兆也

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

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

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

其形也若使翠欲翽於明丘之林

南方去中國九萬里火山鳳出處也

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陽谷之泥

陽谷在日出處也書日出賜谷而天下明

无所不照者也

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

春山是荆山之別名多出玉硃砂者也

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岳則剖

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

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磔磔駢

驕戲其下鸚鵡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漱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得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藥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雖斷尾獲免於犧牲

周文王欲以殺雉雞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斲其尾於是尾斷不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者也

山狙見巧終必招害

山狙靈獸善能拍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能善射對曰惟有養由基善射王令由基射之由基至則調弦揜箭山狙乃即抱樹而啼知由基神射無避箭必見死也

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璽線以為絲織為緣統續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為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璽之不緣則素絲靈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岷竹未斷則鳳音不彰

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西解谷之曲抹竹為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元

異故言鳳音不彰者也

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鍊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鑒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戎在西夷在東其人言語各異一同初生之時孩子啼之聲无有別異及其長大言語各別乃是教習使之學數然異者也

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鋒質勁非管羽而不美

吳者東吳會稽出竹質正堅緊堪為箭幹雖復端直須要括羽鏃之也

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銘人性諫惠非積學而不成必淺以及深披闢而觀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沉潛善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壑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雲珠如豆

初如小豆粒長大徑寸光明一室人能讀學及成明神智自明如斯也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鏡舌如指以銅為之以木為舌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規

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鑄繩非木之鋸
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
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
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室目之始昧必
不恡百金遺賢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
不知達析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
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
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
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杜牝
有子惡卧自碎其掌

有子是有若也讀書惡睡自刺碎其掌也
蘇生患腫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无
倦矧伊傭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為身之主

心稟五常嗜好不一或謀經史或愛琴書
時慕遊俗乍希恬靜莫不由心故出心也
耳目候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
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
兩葉掩目

目主明耳主聽兩葉掩目則无所親也
則冥然无親雙珠填耳

耳主聞若雙珠塞之則寂寞无聞也

必寂寞无聞葉作目蔽珠為耳綬二關外掩
視隔內聽

心在於內物在於外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既无視聽心隔於內故云視聽內隔

固其宜也而離妻察秋毫之末

離妻是黃帝時人目明百步視見秋毫秋

毫者兔毫端末毛也

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
之形

季子是吳之公子善能別音聽樂識存亡

清角聲角是木聲雍和養育之聲樂中有

此聲其國寧也若无此聲者其國亡也季

子入外國聽樂求此聲專用心於耳不用

其目則不見嵩山岱山之形也

視不聞耳而耳不見

目主見而耳不能見專心駐於目必忘其
耳則聽不聞故也

聽不聞目而目不聞者何也

耳主聞而目不能聞專心於耳必忘其目

則視不見由心不能兩用也

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

離要用心則棄耳用耳則棄心心溺者沒

溺於視聽者也

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
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

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剗之
手

剗方刀也今之剗像矩剗圓刀也今之剗

鏤刀曲也像規規者圓矩者方雖執方圓

之手運而不能成也一云剗撥是黃帝時

律疾能走人也俗云剗撥律疾也

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奕秋

通國之善奕也

奕秋是古之善碁人名也因善博奕乃得

姓奕

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奕敗矣
非奕道暴深情有壅闡笙猶之也猶亂改之

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寧孤疑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无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瞍之微而聽察聰明者，用心一也。夫蟬之難取而粘之如撥，撥急也。仲尼適楚，見偃僕者捕蟬，粘如撥。孔子曰：「巧哉，巧哉！」

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后妃歎曰：「若得君子將共治國，不知祭祀之時以過專與不專，則斯見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而不歸於心，譬若擊者之歌，效人爲之，无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劉子卷之一

劉子卷之二

播州錄事參軍王孝政註

無二

辨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

樂有五聲之節，緩急相及，須使得中和之聲也。

聲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

則口欲歌之。

樂則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詞，而以聲播之。

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與樂器同。

而詞述不一，樂隨詞變，曲奏而更歌，故謂之歌詞。今亦謂之歌雅也。

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

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也。

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

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師曠擊歌知南風之不竟，季子聽樂識陳國之先亡。審宮商音律五降既止，不使

手煩淫聲亂起而亂正聲，先王惡其亂，則制雅樂以道之。其曲彈了，手煩不止，爲之淫聲。正聲爲雅樂，煩手亂聲爲之淫樂。淫是亡國亂世之音聲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

詭詐也。先王之爲樂也，所以有限節故樂者有五音之節，爲聲有遲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則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不容更復，彈作以爲淫聲。故曰五降不息，則非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雜聲者，則是鄭衛之聲。此聲是亡國亂世之聲音，故云使其聲和音倫而不詭也。

使其曲繁省而廉均

先儒所說繁多也。省減也。廉，少也。樂有淫，樂有雅。樂作之者，須辯別識之，使其音倫而不詭，使其樂聲而有倫貫。比次不使有詭詐也。其音繁多，乃須減省，遣廉直均平，感人心，善惡辯貴賤，定尊卑，易人情，移風。

俗每一舞各有於數故以舞為文即不言為舞也

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先王舞雲門以祀天舞咸池以祭地舞蕭韶以祭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謂五帝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夏啟周是後三王也

各像勲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

謂其聖德如雲自門而出故曰雲門也

顓頊曰五莖

言其德被萬物盡有根莖

帝嚳曰六英

言其德被萬物自有英華

堯曰咸池

咸皆也池布也言其聖德普遍天下也

舜曰蕭韶

蕭韶也言其道德蕭蕭敬慎韶之言紹也

言舜能繼堯之大功德尚書曰蕭韶九奏鳳凰來儀已上是五帝也

禹曰大夏

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言其德廣如天勤苦為民而不能為因似大厦之屋能蓋覆於民

湯曰大濩

言其道德廣大救於黎民除其邪虐亦能防護徧布天下養育黎民故以稱大濩也

武曰大武

言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號其樂名大武

此後三王合前八代天道各異必革不同

立樂象於興時制國不相倣襲

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

播言被也是其以舞為主而被以音聲常

作歌在堂而舞在庭樂必先歌後舞先歌

諸詩而後舞諸樂其舞在堂上謂歌其舞

曲然也

非苟欲偷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

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

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

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

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其分守各有次序

次序

通九歌之分

樂有九奏金奏擊金金謂之鐘鐃也晉人作樂先歌肆夏為初先奏金吹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也九夏是曲名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鰲夏陔夏肆夏王出

奏王夏兩軍相見奏肆夏牲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

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鰲夏賓

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奏亦云九歌亦云

九成故曰蕭韶九成

奏之圓丘

祭天於圓丘

圓丘今在國南郊也

則神明降用之方澤

然地處也

祭土為壇故曰方澤在國北郊

貝出

明者天神幽祇地神

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

九成者九奏也

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

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

周魯商皆有盛德此皆是周魯商之盛德

也

明王既渡風俗凌遲雅樂殘廢

明王周公也至魯哀公時禮樂殘廢樂人

散走所往不同古者天子諸侯食皆奏樂

各有樂人太師名摯是第一食奏樂人走

往於齊亞飯于是第二食奏樂人奔於楚

繚是第三食奏樂人走於蔡缺是第四食

奏樂人走於秦方叔能擊鼓走入河內之

地持鞭其人善操執鼓因名執武走入

漢水內居少師名陽其人善擊磬名襄並

俱走入東海其代禮廢樂崩樂人皆去也

而弱音競興

溺淫也男為陽女為陰女常隨男則女是

陽家之物謂人受用氣有過度者則

冷陽過則熱以女陽物故曰熱則成六種

疾也言此疾如蠱心志惑亂昏狂失性名

為蠱疾令人溺於女色失其常性猶如沒

水謂之溺沒繡於慾亦與溺水相似故淫

溺連言也

故夏甲作破斧之歌

夏甲時天子作破斧之歌歌者嗚呼皆喪

命矣夫

始為東音

東音者東方木主角音也其角音是之

治性育養之音也

殷辛作靡靡之樂

殷辛者紂王也靡靡者是長夜之曲名也

此是紂王時淫樂之名也

始為北聲

北聲是紂王淫樂之聲

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

溱洧者是鄭衛兩國二水之間桑中是君

王淫荒之地君王淫荒化被人間遂使二

國男女奔淫野合契會之處詩曰期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

楚王好勇放火燒焚甘泉宮令士卒救火

如戰陣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

身爭救火被燒殺三千餘人也

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

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不愁也

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

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然殺嗙緩之聲

應漣上之音作

紂王無道樂師抱琴投漣水而死衛國樂

人名師涓從漣水過聞漣水上有樂聲乃

聽而取之至晉乃作此樂晉國樂師名師

曠啓王曰此是漣水上樂是亡國之樂後

乃廢不用也

則淫佚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

武思靡曼之色

靡曼者有妖冶之色延年者李延年也姿

顏色艷漢武嬖之任為協律都尉帝今造

聲延年於是起舞而歌曰南園有佳人
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
惟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武帝寵之問左右
曰天下更有美人乎對曰延年有一妹極
端正姿容絕代帝即詔之美貌無匹遂納
爲夫人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
也

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

雍門樂人者齊人也爲齊王彈秋風入松
栢曲聲極淒悽秦曲之時王寒思着纈服
也

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

荆軻衛人也往秦與太子燕丹報仇欲殺
秦王去至易水上太子送之與其執別宋
如意爲擊筑荆軻拔劍起舞而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感得白

虹爲之貫日殺秦王不得荆軻身死於秦
宮遂再不得還也

聞者瞋目髮直冠冠趙王遷於房陵

趙武靈王之子犯事貶於房陵之地心常

思憶故鄉也

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

坐唱曰謠行唱曰謳其歌曰山有木兮木
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

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佚悽愴憤厲哀

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
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

漢桓帝也楚琴者是楚琴曲曲有楚姬怨
曲辭桓帝聽之聞其哀怨悽悽帝遂乃悲
酸也

○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
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懨懨
而歎歎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
之有哉今怨思之聲施於管絃聽其音者不
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
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音澤
氣有音澤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佚妄作之
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聲惑德不接

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爲
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目旄以制其
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邪邪
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
和然後乃爲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

人無信不立故曰去食存信論語曰人而
無信不知其可也

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
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
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
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信猶無舟
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
行舟也是適郢者而首冥山

郢土在南冥山在北

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
魚著信之所及也

豚魚者是周易中孚卦名主信卦卜得此
兆所期必會敗獵必得故主信也

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

晉文侯將兵士伐原氏令士卒人齎三日糧糧盡即還至彼圍原氏城三日而原氏不降文侯欲還原氏城中有人來降說云城中糧盡明日將降君可留待降文侯曰我與士卒契約三日糧盡即還今若不還是無信也得城失信吾不為也遂收軍還原氏聞之請命自降諸侯自此歸附由如伐原之信也

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吳起者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者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起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有一人來移即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剋此則不虧移轅之賞者也

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明日欲發遂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不急於禽獸吾與虞人期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也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李云是

柳李是魯國有信之人也

則請受之魯使柳李柳李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焉季路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李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

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桓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迎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一飲醢以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伐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柱石名重於海內貪詐偽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屠滅為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為貴必忱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

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

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于順也夫人為失失在于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

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塞利東南

塞者易卦坎上艮下謂之塞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不安也故謂塞地勢也地形東南下西北高水性趨下就地勢順也若人卜得此卦宜向東南行故取順則不以逆者也

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遠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為易下之流激波陵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趨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

孟說是紂時勇士多力人

尾斷臍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麻以系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蒯瞞天下之攻擊劍者也

今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泥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手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運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卷可以立名反道為務雖為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晝夜裸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迴操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遽緩不以昏行變節昏行夜閑也此明百王執禮不移遽緩夜

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衛君曰必是遽緩也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

越王與范蠡吳王囚之石室乃行君臣之禮不改易也

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

冀缺是晉國農人也郭外曰郊郭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冀缺在垆野耕田其妻餉食冀缺見妻乃行賓主之禮不虧也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規於屋漏

西北隅謂之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脩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鍾掩耳之智

也孔徒晨起為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為樂
東平王名倉有人問曰君以何為樂答曰
倉以善為樂也

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
慚影獨寢不愧余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
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劉子卷之二

劉子卷之三

無三

補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
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
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
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
祥旦正辰集鄉耆

農者耕種之稱旦正月祥吉也農吉之月
謂是正月旦也

陽氣憤盈土未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

用上巳日

后妃躬桑於北郊

用上巳日

國非無良農也而主者親耕世非無懿妻也
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
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
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
不强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

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
智者無以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
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
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
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
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災撓水而望其靜
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庫實知禮節故
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
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
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
和璞砂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
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
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
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
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
本也霜雪嚴嚴苦蓋不可以代裘
苦節也言無布帛可衣唯衣布蒙蒙者女
人之衣曰蒙今江東亦呼苦節為蓋也
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
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

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
錢糧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
以不積者在於進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
螟螣秋生而秋死

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螣食葉曰
賊此四蟲皆爲人之災也

一時爲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
之其爲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
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
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
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

愛民第十二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
養物以陰陽爲大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
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
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
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
魚土竭無藏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
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小絃絕大
絃間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

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
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徭徭
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歛不匱人財不奪農時
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
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
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
亦國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
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
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
施網罟豺不祭獸不脩囿獵鷹隼未擊不張
罝羅霜露未晞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
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在
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
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

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
代孫居邠土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
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沙之君
風沙國名也仁愛不足者而人傳之來歸

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
審將何爲先也

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
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地人者卉
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
感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
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
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
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
也草之戴風風驚東則東靡風驚西則西靡
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
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
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
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
服羔裘群臣皆衣犂羊
犂羊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
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

鵠鵠國人威冠鵠冠紫非正色特非美禽儒
非俗服鵠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
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
勾踐好勇而捍關雎

越王勾踐好勇將兵欲滅吳招集天下壯
士乘車於路乃見一蛙在車轍中努身似
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
皆悉效之遂滅吳此明勇士力之甚也
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眾命者人之所重死
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
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
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
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
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
流來世或為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
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
三人負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
儉此未達之詞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
蕭丘

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

千里人徧中生

夏之德陽而有霜霰

霰雨雲雜下也

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
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
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
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
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
人獨治猶曰紂亂亂者眾也漢文節儉而人
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
躬儉猶曰國奢奢者眾也水性宜冷而有華
陽溫泉

華陽是南地名屬梁則出溫泉也

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
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
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
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
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
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為治之樞機也術藏於
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
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
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
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
以氣為靈主以術為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
明斷為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偽既動
則立法以檢之

檢猶正也設令教導以示人正法也

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無法而成治也

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

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

苗民不服舜舜執干戚舞於兩階間苗民

自服尚書云七旬有苗格

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冠立法者譬如善御

察馬之力揣途之效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

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

如車難行猶無覆轍也

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

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

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譬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法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瘥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

宋人乘船失劍於水刻舟記之待船至彼方始求之

守株而待兔

有狩驚兔集株而死有人過而得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更待兔來而誅死者也

故制法者為禮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

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者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忘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

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啓數成歲

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

月行度各有其數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國以法教為治譽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事寡而功衆也其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

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起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餌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為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備川車之運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譯理理為言本名以訂實實為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

也今信言以棄實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諒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竊廣理逾乖名竊假實逾反則

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覆大像五百歲則自善能媚美女

覆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細

淺黃色也

細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

青色也

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

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為四面時人傳之言黃軒有四箇

面故言非有八目也

變之一足必有獨脰

呂氏春秋曰昔袁公謂孔子曰變之一足信之手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時人謂言變身只有一足莊子云變

之一足其行踈踈者也

周人玉璞其實死鼠

周人是周國人其周圍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謂死鼠為玉璞

賣與周人以五銖之於寶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玉璞下和聞之故從其家借

而觀之乃死鼠也下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懷慚并寶臣棄之也

楚之鳳凰乃是山雞

楚人得山雞見五色花文謂是鳳凰以將獻其君行至路半見野田中極多乃問之

人曰此是山雞楚人懷慚而退走歸愚谷智叟而像頑稱

昔有賢人隱在愚谷自號愚公時人聞之謂之實是愚人後知是賢智之人也

黃公美女乃得醜名

黃公有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正有人問其女黃公諱曰女醜不嫁出人謂之實醜後納為妃時人始知其美醜也

魯人縫掖實非儒行

縫大也大衣之衣單衣大袂也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衣公見孔子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之為儒服然故問之

東郭吹竿而不知音

竿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吹之門下吹竿者三千人其時如解吹竿者得俸

祿東郭處士謬解在其中虛執一竿於唇上貪求俸祿宣王死成王立乃遣一一閱之東郭吹竿謬遠走終身不出也

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公黃公橫受惡名由此

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惡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

野丈人是藥名世人從虛謂之是田父也

河上姁女謂之婦人

姁女是藥名今之醜帶是也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婦人

堯漿為糧謂之飲食

此亦是藥名堯漿是木樹中水也為糧是

赤土中極赤之土也昔禹治水饑乏糧乃取此土食之故言禹糧世人不審其名謂言是今之飲食也

龍肝牛膝謂之為肉

皆是藥草之名也世人不審為是龍牛之肉也

掘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

宋國有人家掘井乃云吾家掘井利得一人時人不曉謂言是人從土出悉皆傳之國君聞之召而問之宋人對曰臣家掘井得人者住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掘已來每日餘一人之工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

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

魯人讀史記不知字錯云三豕渡河有人問曰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往看乃謂之曰晉君已亥日渡河寫史記者錯已字成三豕字作豕魯人不信遂往晉問之晉君乃是已亥日渡河始知其字實謬錯也

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狐是野狗狸是野猫

合而為一豎豎巨虛其定一獸

豎豎前足長巨虛後足長其獸出鴈門山見人即巨虛負豎而走也

因其詞煩分為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第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言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偽實無所蔽其真此謂正名也

劉子卷之三

劉子卷之四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無四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

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子名萬言大也魏者亦言大邑後必有魏邑萬後果為卿

至於周末乘魏國文侯即位此後果王也

晉仇以怨偶逢禍

晉君太子名仇怨偶後生一子名成師成師長大殺怨偶也

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

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盡見蟾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端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蟾者未必有喜事雀者未必得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潔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

母曾子還朝

朝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

亭名栢人漢后夜適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

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正遂恕其罪不以爲怨也

何者以其名言義也以螭雀之微無益於人

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搏鋤草曰搏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槽

驥龍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馬士之賢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謹之相馬也

孔方謹秦人也伯樂舉之爲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謹曰得馬矣馬在沙丘穆公曰何如謹曰牝而黃及其馬至壯而驪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謹相馬得之精不在其羣後乘之其馬果日行千里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還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爲吳王相劍

知是寶器也

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實文種聞而拜之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爲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實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爲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爲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烏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親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爲蠡形像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

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同時也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

堯當舉舜於雷澤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

桑陰不移免即知舜是賢人堪為天子故以讓位與也

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水日

文王出遊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狩非熊非熊合得帝王師果是呂望王與同車而還

眉睫之微

昔人姓陳名雍善能察賊得眉睫之間即知是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目大明察見泉下魚必凶未經年陳雍果被賊殺也

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

識其善謀

陳平陽武郡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在村作杜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極平陳曰使平得宰相治天下如此肉平復值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漢相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軍遂破楚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今故言棄楚歸漢也

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

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誅至信信仰視刀人滕公謂公曰欲定天下而殺壯士手滕公聞之遂不斬將

見蕭何何薦於高祖高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棄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遂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拜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

信之力也

豈特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非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風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趨雞也

下見其首者名曰鶴鶴上於手切皆其異配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鬘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飛天二切發翮然一蒼翻翔雲稼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竟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為焉

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新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梯峯風

梯者風刷人之體如梳梳髮也

沐驟兩面目鰲野手足胼胝冠絰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束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

人免為魚鱉之患於是眾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

風成而知其巧者是眾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眾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

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隸見知於無忌侯生魏人也名贏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

時侯生知夷門之閭賤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見侯生恐天下士至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自乘車往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載至市中侯生

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官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語

請公子且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

於市侯生偷視公子都無嘆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東客各驚訝始知侯生是賢人也

豫子范中之亡虜也蒙知於智伯

殺中行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殺讓欲與智伯報讎殺襄子詐為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我是智伯臣也欲為智伯報讎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士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變形易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無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祿懷惡於人吾不為也乃候襄子出伏劍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搜之乃是讓襄子怒讓罪曰子前於廁中吾以捨焉今復更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

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眾人禮待我我以眾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死無恨臣願大王與身上衣以劍擊之方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被擊衣之時心中不喜從擊衣之後漸惠未經旬日乃至死也

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刻鵠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過也

虛左之顧者謂空車內左邊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豫讓以國士之禮也世之烈士願為貴者授命猶賢者之思視賢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楫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楫則無以濟國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

造父是穆王時善御之人也

附越客之於舟

越客是越人居于海上善能乘舟

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

山名蓬萊在海中仙人所居處也

朝之乏賢若鳳麟六翮欲望背摩青天騰衝

絳煙終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

之樹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

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

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

謀

晉趙鞅好兵欲伐衛知仲尼在衛乃即折

其謀策不能伐衛也

千木處魏秦人罷兵

段干木是魏賢人也魏文侯常往其處問

國政秦欲伐魏左右諫曰魏有賢人段干

木文侯曰往其家論決政事未可伐也秦

王止兵不能伐魏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

宮奇是虞之公子晉獻公欲伐虢以驕馬

垂棘之壁將獻於虞假道晉奇諫曰號是虞之表也屠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用也但多許寶貝必起晉君若差人多許寶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遂亡晉君滅虢因起軍并討虞國而歸

子玉猶存文公側坐

晉文公與子玉戰大破子玉文公自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已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瘞影荆山

連城壁是趙國玉璧也秦王欲連中城就趙買也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自至者蓋才於幽岫腐智於柴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道治不問世智苟能謀矣妨執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

文王用太公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噲樊噲殺大費無忌用朱亥朱亥作屠兒灌饅頭饋餘高祖用之此皆屠販見用也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相與內舉其子外舉讎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讎也

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排賢為不肖

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

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碑首以明百里北郭劍頭以申晏嬰

北郭接家貧無以養觀晏子知其賢每分

果與之後晏子為齊君所逐北郭接遂自刎其頭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

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士滅身無悔志之至也德之難也誠文仲不願展禽仲尼謂

之竊位

展禽名柳下惠三為士師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知其清操乃以兄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

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為妬賢

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相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為妬賢士者也

虞丘不薦叔敖樊姬敗為不肖

虞丘者楚相楚莊王朝諸臣因與虞丘語久之日晏乃還樊姬下殿而迎之謂王曰

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常妾以進

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為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尊君之寵竊君

之權知孫叔敖而不進是為不肖何為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為相楚國大理叔敖之力也

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

東閣不達髦士不正於路歸東閣者東閣先生曹相齊侯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閣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

爲國入實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藏賢榮顯職斯前識之良相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焚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關內影之照故吹爲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比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木若賈生

樗里是樗子也是秦惠王弟名莊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士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善攻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終軍山東之英妙也居環堵之室無知已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過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

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

季布漢時人也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

未離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貴

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貴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

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驚

駘今成駘謂駘也駘也謂駘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爲之顧盼者也夫樗里盤根鉤枝癭節蠹皮輪困

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擇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

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之爲容也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王

臣賊之以金膝若聞以投人則莫相盼以愕按劍而怒

蛇含夜光之珠欲報隋侯若聞以投之隋侯悒悒乃按劍而怒欲斬之所以爲無因而至故也

何者爲無因而至故也若物有所因則良馬勞於駟謂上音駟者是古之合市人聞者是馬行至空地也

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樗里木光於紫殿珠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因耶未有爲之聲譽光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

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摸也摸虛而欲縛風也

煎陽竟雪豈可得乎

劉子卷之四

劉子卷之四

劉子卷之五

無五

揚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虜鼠附於蛭蟥以攀追日之步

西方有此獸也其名爲之鼠鼠前而蛭後趨即頓走則負蛭蛭鼠後而免前高不能取食故須之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有蛭虫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爲之虜鼠也

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

日初出貌也

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

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沉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鷹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

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越奔女光故言也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

二十里爲一舍驢者是天后之馬者也非其脛運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夫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暮銜泥補綴爛若綬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則幟

軍還而爲之凱旋則幟間除去也

則巢破子裂是所託危也鵲巢之莖絳之以絲髮珠圓羅繡雖女工運巧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薰風歛至

薰風是未風也

則簫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

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爲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廿九年爲程限也

三綱之動可以表裏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其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裏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慈而行慢性懷切大運而事緩假飭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

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飭其情潛藏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

同其時代生在魯也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飯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為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

諛佞也善問辯論而詞論亦佞也一本作論注誤也

行僻而聖

詞利急如蜂蜂強也剛如急利也

言偽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

博言澤語

有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直相像若薺尾薺尾之亂人參蛇床之似康蕪也

庶無者是今之苛窮

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已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未能虛已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嬖母闕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稔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莫況世人而能推已耶是以真偽錯賢愚難辨自非明哲莫能辨也

知少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謀孔子為魯

司寇語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

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

通鑑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數智遭否會屈不專庸敦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塵遇及於伸才壅即通通之未也非其力所招塵之至也豈非智所迴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聲貌俱明故處穴大呼

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穴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頃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貢

古之多力人也

目非離婁

古之明目人也

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

徐令之子高祖封為定遠侯也

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悵言為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驎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駿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至於廊廟朱買臣少時貧賤採樵後乃入漢得為本郡太守佩錦還鄉也王章少時貧賤卧牛

衣而泣復於漢得為京兆尹常為廊廟之臣者也

或合縱於六國之內

蘇秦字季子洛陽秦州人也少與張儀同事鬼谷先生二人才名一等蘇秦初時歷說六國三年而歸黃金用盡名位無聞乃歸人問神情沮悵不為炊飯妻不為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語秦遂家中讀太公陰符之書數月又東事趙得為丞相于時六國微弱常懼秦使總朝於秦秦又主縱六國以拒秦秦人欲吞六國自以為橫蘇秦謂趙王曰今者天下以秦為橫六國為縱今又莫共事秦如秦與兵六國共擊之六國自安秦國無為趙王遂許之秦乃即說六國與曹魏燕齊趙楚合縱不事於秦經二十年其後蘇秦死張儀相秦又來說六國云蘇秦為人言語反覆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又與六國合縱不事於秦非久長之計也以春秋論之小不事大非安國之基於是破縱入橫後被秦總併吞遂至始皇

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潰滅神明始皇後死葬於驪山三世至子嬰降漢高祖於軹道者也

或懸棺於崑崙之外

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傭顧寫書過漢伐匈奴超投筆入幕伐於西域遂得勲効封為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

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嘯已得切

視貌也

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壑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壑以堤則波結結與同而氣鬱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潤而轉雖有朽骸爛腐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壑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過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過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難過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過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過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過不遇也鵲墜腐鼠非虞氏之慢虞氏將姊妹登樓而宴時有遊俠之客從樓下過正值老鵲在天半遺一腐鼠適值虞氏興樂之際齊聲大笑使客謂是樓上人故墜此腐鼠從上下之故將欺使客以為笑樂俠客乃誅滅虞氏也

瓶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

免

邾君是邾國之君與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就射姑乞酒錢射姑不與守門人心生惡言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故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故即呼杖殺射姑曰落火坑墮火而死矣射姑免死者也

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樓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適世幽居而文侯敬之

魏文侯往干木之間而見之文侯曰此非干木間吾聞干木不肯事寡人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德寡人廣於地干木優於義寡人富於財地財不如德義寡人以師禮事之何況敬乎遂致厚祿後聞秦反秦司馬唐沮諫曰魏有干木其人豐於德義文侯敬之必得人心未可侵也遂乃止兵不侵也

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過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

董仲舒是廣川人也言書通於群籍問無不知仕於漢取位至太中大夫也

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

胡閻三老姓田名千秋年八十漢武帝年老心多憊為群臣厭禱遣江充專求巫蠱之氣江充與太子不善恐武帝崩太子立遂放狂云太子請銅人埋在御床下乃使師巫詐言宮中有蠱氣奏帝遣江充就宮掘床下得金人云是太子厭帝太子博士得罪乃謂太子曰今者江充與師巫反得銅人不知實有耶無以自明可執江充等推問取其實於是遂發兵襲殺江充以火炙師巫皆歟承江充詔梏太子帝其時在甘泉宮中劉屈氂走報曰太子反殺江充帝是速出令將兵來圍太子太子以兵拒之戰於長安太子奔走一月三日田千秋上表救太子云江充不仁奸為巫枉太子無反意子弄父兵以將救命太子無罪可命追之帝年老思憶太子自遣人追訪太子太子已死帝感千秋拜為丞相所為

一言取相劉屈氂領三輔之兵左馮翊右扶風及京兆與太子戰太子敗績奔向城自縊而死後知太子無逆心遂起思子臺也

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癭癭適齊醜而蒙幸

齊國有癭癭之女在田採桑遇齊王出遊諸人悉來看王唯癭癭女不看王使人問曰人皆看王女獨不看何也女答曰奉父母命只於採桑不令看王所以不敢看王也於是王曰此女是賢女欲以車載還國女曰王欲載去不敢有辭今若隨王去是奔走之女是以不去王後乃將財帛往聘之將入國諸女及後宮人皆聞王內妃採桑者之見是一醜癭癭之女盡乃笑之後王最寵幸之者也

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行三光或感龍跡氣夢降生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顓微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嶺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

風胡是秦時別劍人也

孫陽之相馬

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者也

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營戴肩顓頊駢脣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齟齬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皋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句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驚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

穀子魯君之子也穀姓也初生先上豐下叔興善相占之曰此人有相後果王於魯先與豐周易卦也

衛青方顯黠徒明其富貴

衛青父與公主家婢私通生青後長成公主家自官大奴之見欺於衛青令共黑奴

牧馬廐謂青曰汝願方應貴青曰今爲奴僕有何貴乎後善騎射漢家欲滅匈奴青乃應募征討匈奴有功漢封爲大將軍建幕府

亞夫縱理許負見於餓死

亞夫姓周名亞夫是周勃第三子也爲細柳將軍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後主餓死亞夫後坐事在獄七日不食而死如許負之言也

羊斟聲豺叔姬鑒其滅族

羊斟者爲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欲往看聲小兒啼作豺聲姬曰此子豺聲必當滅族遂迴不看至長果大亂晉夏五月被晉殺之盡滅其族也

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

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祥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殺之子長析薪斧斲其左足遠擲大閭孔甲曰鳴鳴有疾命矣夫

漢文以夢而寵鄧通

文帝夢見落井而得鄧通敎之後家加於寵用

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手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姦子棄之

卷五

十三

姦本是祝融之後不知姓也子文即是鬬伯比之子也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姦姦子之女生子文其姦子妻耻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姦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說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耻之送於山中姦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將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爲之殺烏菟仕至楚相也

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嫌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楮園中楮以氣嘘之棄馬樞中馬復嘘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令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覲於

多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劉子卷之五

劉子卷之六

無六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安瑕第二十六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聞非可以影響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營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五星有彗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因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悵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顯

卷六

海中龍王領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重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過值龍道開得入龍宮中又值龍睡偷於領下取得明月珠將出天下無價由有微顯海人恐

兒更八九重淵被龍毒之方呼兒對面以明月珠撲碎之也

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拔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之庖廚傳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駟

十木晉國人僮賣交買之人也隱才不仕文侯知其賢往聘干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倦乃聘干木為國相後秦簡公欲伐魏干木大賢在文侯為相秦公怕不能用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

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

吳起衛人向楚求仕留母臂為誓九年未遂其母遂亡楚朝卿相言王曰吳起親亡不歸于葬此不孝也豈得為相乎其吳起

歸家持孝三年畢乃往魏來仕文侯用為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為文侯復五城於是伐秦復魏五城乃更北征燕趙並歸於魏此者吳起之功也

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諷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關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

范增是楚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設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計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士忘其忠武受他財實豈為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平又刻木作人羅綺衣之為女於城上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關氏聞之心如

忌恐寵愛美女遂開陣救漢軍出此皆陳平之謀計也

高祖棄陳平之小過穰苴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而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觀繆錦一寸黦乃全匹而燬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說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其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躡之霍不生魴鱖巢幕之巢不容鵲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

佐世良才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若其畧非也雖有微門

橫木爲門言巷頭之門也

小標未足與論大謀樊離屠販之堅蕭曹糾簪之吏

蕭何曹參小時皆作庸吏宴食不可計也英布刑墨之隸

人僕也王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

寺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也

非國君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爲離衛離

衛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離而行一戈

在前一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姓英名布

少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黥後必王黥者墨

刑之罪英布後果坐法被黥作守門之賤

衛布乃笑曰相者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

爭天下封英布爲九江王者矣

周勃俳優之任

俳優是戲技之名晉時有優旃史記滑稽

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戲著名急就篇云喝是俳優是笑俳優一物二名令散樂戲爲可笑之語也周勃少時是俳優伎兒解吹簫及諸管絃每與人送喪以俳優卑賤之士後爲漢高祖右丞相才越朝廷莫能過也

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

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

鄒是齊人爲大梁赤眉賊後爲景公大臣

梁父地名也

而爲齊熱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

大畧得也索精目

索精目楚人也饑餓在道而卧有人與其

食而哺之乃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

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

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吐出其食而死也

鮑焦

鮑焦升也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擔挈畚而拾木實爲食子貢過之於道謂之

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聞不已知而道

不已求是不悖行也上不用而求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悖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愧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蔬菜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遠棄其身立於梁下投洛水之上而死魯仲連曰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爲人也

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

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

冰清玉潔義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

首陽楊朱全身養性

楊朱爲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子

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朱曰天下之事

非一毛可濟若墨子爲人以身爲仁從頭

磨至足以利天下則能爲之此二子行殊

而立名一也

去脰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

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秦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

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
貂白狐製衣以爲裘鬱者慶雲皎如荆玉此羣
衣之美也歷管蒼刺編以簾笠葉微疎紫黧
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簾雖異被服寔同
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簾不
如裘被雲沐雨則裘不及簾以此觀之適才
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
菱牽石拖舟

引索貌也又云正舟索者也

則歌嘯嘯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
引重抽刀不如嘯嘯之宜也下莊子之昇殿
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
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溫顏下氣之美然而
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
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嗽吹嘖嘖
切聲而人悅之則不及替師侏儒之美蛇衛
之珠

隋侯是隋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

侯取蛇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也
瘡得瘥遂放令去經三日乃街明月之珠
來報隋侯侯謂言蛇欲害已乃拔劍欲
斬之及細視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來報
恩也

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勁也
棠谿之劍天下之鈎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鈎
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
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辭
孔子遊於木山馬佚犯食野人未野人捉
馬不還夫子乃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藻
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語後令馬圍往取
乃用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
禾並是若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
之乃還馬馬圍是掌馬人也

越王退吹簫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
及馬圍吹簫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今惡而
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
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
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蹋鉤

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
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
立功焉商歌之士

甯戚初仕於齊伴爲商人見桓公乃扣角
而歌歌曰浩浩之泉游游之魚懷德不仕
乃容將軍者也

雞鳴之客

馮驩爲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
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
得菜驩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不識驩乃
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
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
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
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告秦王夫人
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
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故君去使者還與
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以獻王訖
如何更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中盜
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歡喜乃
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

齊無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關未開馮驩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關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王來追之不及

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穽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

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同謀各計不能却齊軍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士楚有市偷來語子反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發兵攻楚楚王茫然無計以爲無計市偷乃陰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帟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乃往齊軍營偷齊將

晉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王明夜又直入齊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怕迴軍便還也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育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

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爲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推勘無罪欲放之季孫媿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安執我之時對諸侯云我有罪今就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我始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晉皆意不樂季孫曰何爲不樂叔魚曰吾聞晉侯於別處修一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晉故叔魚大佞而能返歸季孫也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失意怯怖懾伏之也而逃還也大盜護佞民之殫官無用之人也

苟有一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乃其才其爲大盜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樅栢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奉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薏苡無棄糠粃此之謂也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垂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躡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輶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離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裊秋露灑葉而則筭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

既禮樂事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備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擴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或挈瓶瓶亦盂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

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來攻宋造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托公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以絕代之巧終爲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救危不息脚有重趺而生者也

干木在魏身不下堂

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脚脫脚脫而不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脚脫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趙

舍殊律爲績手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

大袖之衣也今之黼衿衣服也

未若戴金胃而擐犀甲也贏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慙慙一世之間而文武通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諱文爲文者則嗤武嗤笑也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孟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

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鵬鵬一軒鵬鵬一云大鵬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凰北方鳥曰幽昌鵬鳥本處滄溟之角其名曰鵬鵬化鵬鵬一飛九萬里翼勵青天足躡浮雲

橫厲寥廓寥空也廓大也

皆負蒼天足躡浮雲有六翮之資也

跳躍神馬名也

驤驤一驚騰光萬里

驤驤馬是龍之子神馬也驤驤之子曰驤也

絕塵犁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觀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蒼蠅

食豆葉之蟲也

而能化螟蛉

食桑葉之蟲也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蒼蠅與螟蛉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能伏之蒼蠅與螟蛉

俱為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養蠲大越雞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蚋不能昇者無其實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

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放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

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謁蝕之變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

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已不可過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舍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其所傷者不慎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絨口之銘

周公廟中鑄金人為三絨其口書其背曰我是古之慎言人也

所以警恍言恍言恍言防口說也說也

口舌者患禍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砥切力甘砥諸所磨樞機既發宣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堤銘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知伯失言於水灌韓魏禍其肘足

知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灌朝

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侯魏侯登高看水知伯失言曰澤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肘射武子肘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使出宣子謂武子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君明日卯時出兵與知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兩頭即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之用為櫬器此為不慎言之失也

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七筋

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方無主英雄並起袁紹起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劉備字玄德皆大志來過曹操操與同食而謂言天下英雄唯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本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筋皆操走入徐州復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王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

國者也

是以頭為機師馳徐州地分二晉土割岷
蜀亡敗長繫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
索礪公謀而終夜獨寢

韓昭證侯爵名索礪地名爵號公韓昭與

索礪公語索礪公謂韓侯曰為人主者言

泄左右亦如玉卮置酒韓侯於是終夜獨
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妾也

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
言之泄於左右也

孔光為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溫室
庭前有何樹本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溫室
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
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
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
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
行口無過言也

劉子卷之六

劉子卷之七

補州錄事參軍東孝致註

貴言第三十一

越矧性銳必託植砧以成純鉤楚柘質勁必
資榜檠上步萌反下音號
榜檠造子之器也

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

以成彈弓彈丁反丁
是二切

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

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植砧者夷
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
必假櫛以脩束心闇於自昭則假言以樂行
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假櫛
之功也行之所以榮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

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
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欲櫛之理其

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抹輕功
不亦倒手為衣冠者已手不能製則之越鄉
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

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

無七

正言之惠賢於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
義之名故楚莊王輕於千乘之國而重申叔
一言

陳國微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
兵往陳而殺微舒將其陳國欲以為郡使

其莊王子守之其臣申叔諫曰王今為陳
伐得微舒餘地欲以為郡使子守之四方
諸侯聞之不言王為陳伐惡道王貪其地
而伐微舒王何不令使於外方訪陳後裔
立為主安政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得後裔
立為主也

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

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樂友後欲出遊惡
樂友之子報讎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
樂友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

雖樂友之子其若何君若出入無度不修
國之政令今我舟中之人與樂友子無異
君何問焉獻遂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舟
人之片說也

李士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箴

歲陳也九歲者無嫌亂無估寬無侍寵
無雷同無微禮無儉能無汎怨無誅非德
無犯非義也

由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
哉夫桓侯不抹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

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桓侯有疾曰
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為已驗
扁鵲出明日又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
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桓公乃走扁鵲
去後公患劇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
鵲則來見桓公謂曰我前日不患君欲理
病今者既患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初見
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
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
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
桓公於是卒也

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舉之父吳王作亂枚
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

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

者又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
故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
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
者約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圓遠
惡如去讎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
堯帝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
士武王立誡愼之鼓

鼓小鼓也貫而推之又作鞀也

以聖哲之神鑒窮微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
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
表正言之益邪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蕞莛
奚况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
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
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
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
流千載也

傷諛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
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情美以成物為恒情
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

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
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
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
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諛者諠譁
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
黑捷徑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
墨子者墨翟也悲蠶絲元素白被他色染
而隨色變乃為青黃好人被諛成惡也
楊朱所以泣岐路

楊朱宋人也與人同行忽見岐路即慟之
謂此路岐曾有幾人合則也

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與諛言於
青蠅

魏武公信諛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
樊豈弟君子無信諛言言青蠅點白成黑
者也

譬利口於刃劍者以其點素成緇

緇墨色也

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鉅
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群畏之

惡人善始才智之在已前恭
告安也

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
有弱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兼雙解作故
揚娥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
之所嫉昔直不敏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
嫂

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讒說之迂嫂其人
既未嘗有兄而得奇嫂而盜之也

第五倫三娶也孤女而世人謂其過婦翁
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而人讒說云倫
前時曾過婦翁也

此聽虛而責審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
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
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默惡其細人惡
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
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
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露蔽之也蘭蓀欲

知害嫉於他人而不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
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
謗却費雙滅

無極姓費楚人為晉大夫子常姓却亦為
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君欲往子常家
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
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見必當備
喜子常信之遂貯兵於門內以待晉君來
晉君果至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
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
來啓曰子常門內具精兵欲襲君晉君怒
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
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却費雙滅
者也

說諂流弊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
慎諸也

慎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性必
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乎

奇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致其來也不可悔
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
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踰早垤
蟻封高壤垤土高十曰封

而奸譎魔者輕於小也苟疏其步雖履除能
安輕易其足雖夷也路亦踰智者識輕小之
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安民輕微傳傳焉
也若朽索之馭陸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
蠅腐質薄疊之折軸以龜竊之輕微能救舟
軸者種多之所致也故微之萌隙必因其隙
細之毀折皆猶于墜尺蠲穿堤能漂一邑寸
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墜及其
為害大於墜細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
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豳在明不見是圖故
怨不在天亦不在小焚燹不滅能焚崑山消
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
所延非可情測或然大而或小或憾輕而至
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
披雲飛石卷水摩木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
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

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
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

貫高爲趙王相欲殺高祖於栢人亭高祖
行至栢人亭欲宿心動問左右名何亭左
右曰此是栢人亭高祖曰栢人亭者逼迫
於人遂疾夜遁得免貫高之害後人告高
祖曰貫高於栢人亭欲殺高祖貫高之徒
黨齊告二十人皆自死貫高曰今並自取
死無人明趙王無罪於是一人告高祖高
祖將貫高付獄獄吏打一千餘鞭終不欬
承言趙王不及高祖乃自問取其實狀貫
高乃報高祖趙王不反乃放貫高亦釋貫
高貫高曰欲殺大王有何面目食人之祿
爲人之臣遂坑而死者也

魏后泄張繡之讎

魏后是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繡是袁
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捉得曹操愛子遂
斬之後袁紹破兵馬離散繡來投於曹操
許楮謂之曰與君當投於吳繡曰不可楮
曰君何不可殺人愛子如何欲投之繡曰

曹君爲人大志必能併天下之位我殺其
子私讎也其後必能吞吳大丈夫可再辱
乎遂投繡操捉得繡來乃指其面曰使我
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爲將泄其先
罪泄漏也隱漏其先罪也

韓信削少年之辱

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不營一食好帶
長劍於淮陰市中有少年辱之曰君帶
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
能可從我跨下過韓信聞之久視於少年
計殺之無益屈身從跨下過後高祖任爲
大將軍信召市中年語之曰汝昔年欺
我今日可欺乎少年乞命信免之罪與之
一效官也

安國釋田甲之慢

安國是韓安國也爲梁太史坐法在獄中
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然否
田甲曰寒灰儼然我即尿其上自後安國
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
曰若走必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

見安國安國笑謂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
尿其上田甲愧前罪驚惶無已遂與田甲
廷尉之官今日司馬是也

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廊之衿得以深怨而不
爲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

六國之時楚霸諸侯總來朝楚趙亦朝楚
皆上牛酒趙王酒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索
酒趙王不與此酒未上楚王曰楚王未得
故不與吏乃於趙王上酒訖吏乃以魯侯
薄酒換趙王美酒進王曰趙王薄酒楚王
飲之大怒曰到來在後輕我一也酒來又
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遂乃與兵圍邯鄲
邯鄲即趙王城也

半羹偏而宋師敗

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爲
羹以會將士有御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
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前日之羹子爲
政今日之事我爲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
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囚宋人以金銀珍
寶贖華元彼語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爲

是馬佚而子不禁所以言者恐宋軍誅羊斟也

卬孫以聞雞亡身

卬昭伯與季平子聞雞平子爲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灑其雞翼使芥子粉飛着平子雞眼雞便退走自後乃知責卬孫曰君何以芥子粉粉雞翼令我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着金距各相忿怒遂興兵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也

齊侯以笑嬪破國

晉遣大夫却冠使齊冠足跛齊侯欲誑之遂於廊下設幕使嬪妾盡於幕中初却冠跛而上殿嬪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冠被笑忿怒還晉乃將兵伐齊遂破齊國此皆輕小事破國亡身者也

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死也代之聞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

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誠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異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

日中則異月盈則虧人矯枉亡器滿必覆故以誠盈名篇之義也

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之恒也昔仲尼觀欽器而華容

周公廟中有祭器常傾欽不正號之欽器太滿則傾不滿亦欽惟平則正矣孔子於周公廟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欽器孔子曰我聞欽器太滿則傾不滿亦欽惟平則正孔子於是發嘆改其心嗟曰古人制之以約後代人慎傾滿使各得其分也

鑒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亡危必履泰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損寡壯則非禮勿

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恃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愈下富貴廣大而心愈降勲蓋天下而情愈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

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爲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爲基貴則以賤爲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

謙也道盈體冲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損
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已以高
從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
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
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
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
賞多必怨其少則謙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
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
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
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
故能以善卜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是
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
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
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
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
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
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
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
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
以棄其驕誇競垂世則也

大賢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淒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為
之衰大熱烜赫燠金燦石而炎氣不為之熾
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者不能移也故丹
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馨
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
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
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
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
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
協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
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蘭謂子蘭
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
擬刺子蘭而子蘭亦不同故云不趨而逃
害也
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
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鉤鉤晏嬰項欲與
立盟共為要誓晏子終竟不同崔杼作亂
也

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
繩墨之節其於為作乃無異於眾人及至處
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
山之玉
鍾山在會稽也

寒嶺之松比之瑤琨梓柳無殊也

瑤琨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是楊柳也
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不改處於積水終
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
故袒褐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
迅梗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
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以知其銳也不
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

烏號是角桑之本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
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鳥起未高條返

彈烏鳥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
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
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
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曰烏號弓又
云南嶺山有柘木鳥每日常在其上鳴因名

之鳥號弓也

勁銳之質卓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親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劉子卷之七

劉子卷之八

無八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嗔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過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儉嗔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弓水執篲求火

草似龍鬚可爲席人用煇薪火也

而人不慙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

輟口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嗔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給之秋饗及四隣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隣人之善義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於饑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宴安之則仁惠廢也寡貧相馬若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實變樂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

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名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蒙也急者敗於懷促懷急

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瞬息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濡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悻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

齊商公儒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

所殺也

鄭子陽以嚴猛致斃

鄭國之君性大嚴猛為臣之所殺也

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

楚令尹性寬楚王所殺也

邾莊公慄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

性急佩韋皮以自緩

姓西門名豹六國時為邾縣令性急取韋皮而佩之韋皮太寬故佩之以豹稟其性也

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

晉陽太守為性緩也

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故陰陽調天地和也剛柔均人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懦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迂物而有悔吝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宸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糾結獲狝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嶽六經咸池蕭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颺甘煙

飛颺鼠也好食火炮為美也

走狗美鐵

獸好食鐵為美也

鴟雞嗜蛇

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鴟雞食蛇為美也

人好蜀秦

食草曰芻食米曰秦

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頤玉理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

醜醜貌也

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買陽文之婉姿炮烹煎鴻臚各蟬切膳熊

鰻是龜膈是蟾即熊掌也炙熟以蜜淹之可食也

衆口之所嗜

以其味美故也

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熊肝之味陽春白雪

嗽楚抹菱

皆是曲名

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樾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

鬱金玄悵

恬靜薰香

春蘭秋蕙

盡是香草

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是之夫不愛芳馨之氣

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佳樂聞死人極是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是海人聞之競逐死人是竟日聞氣不足也

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聞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矢失之

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刀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

四維絕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脚踏

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

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

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

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

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

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山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

鼓之時援鼓也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

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趨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

居山陵之戰不逆高水草之戰不涉深平

地之戰不涉虛險

明人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

約東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

兵者詭道而行以其製勝也是以萬弩上設孫臏之奇

魏遣龐涓爲將來伐趙趙投於齊齊遣孫臏往救孫臏至彼與涓交戰兵尚少不敵

龐涓遂退自弱涓曰我知齊人怯未戰而退於是龐涓起齊軍孫臏遂於馬陵險阻

之上伏弩萬張皆急上弦發箭射其目龐涓大敗被殺也

十牛俱奔田單之策

齊將善守城燕來攻齊齊有七十城並輸

燕軍田單在即墨城中被燕軍圍城守之不降燕將語田單曰汝可急降不然吾當破城盡誅田單曰待我明日來降燕將遂寬一夜田單乃於城內掘地道內水牛千頭繫刀劍戟縛置牛角上盡牛身作龍文衣五綵夜穿地道將燭以油灌之縛於牛尾臨欲相攻一時放火燒牛尾燭連牛從地道中出牛被火燒尾擁擠燕軍並皆破散走死無路田單發兵逐後押背赴殺燕軍大敗

囊土擁水韓信之權

漢將引兵伐趙楚來救趙韓信令軍各負土兩袋以壅澗水斷河遂渡水與楚戰佯敗退軍楚兵逐之渡水一半信遣人於澗頭決破土袋楚軍兵將不得迴被信決破

楚軍大敗

拽柴揚塵樂枝之謫

樂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木動塵起眾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兵馬以動塵也

舒車乘突尹子之術

將軍載猪以向軍營也

雲梯煙浮魯生之巧

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也

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

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

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

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兵

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

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

故風而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暑無形不可

以關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

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

尋案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

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

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

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

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

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

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

百人同力千人進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齊靡者

胥相也靡無也

臨危而不懼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

生也今士槍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

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

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

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

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

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

醪注流軍下通醉

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樽酒踐曰餉吾

此酒衆不徧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

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

溫辭一灑師人挾纊

楚莊王出兵遇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溫

辭慰勞士卒聞其言皆如挾纊綿在身中

溫煖

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威猶轉石下

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

司馬穰苴法也

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戰即民彫不習則民怠

怠懈怠也

彫非保全之術急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

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

吳人教宮人妃女皆令習戰盡中規矩之節也

節也

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鏐鏐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閭閻

習武試其民於五湖

五湖是越水胡越人好水戰也

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

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

逢蒙就羿學射盡羿之術故言善射

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

造父是趙簡子七代祖周穆王時人爲王御馬而上崑崙山

般倖

神農時巧人也

善斷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善之卒魏赫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鷙而

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遠是懼矣據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闕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

繕即戰治爲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其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宜制變量有輕重平則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於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論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摔父視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傲周公之誅管叔石碯之殺子厚

石碯是衛大夫而子厚作亂石碯殺之也

季友之醜叔牙

季友是魯莊公同母弟叔牙是異母弟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同母兄莊公欲立季友不立異母弟季友乃於黔牙兄家置酒而與叔牙共飲乃酖酒與叔牙黔牙曰飲則死矣叔牙飲之而死季友立叔牙子以繼父位也

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恃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

弦高是鄭國商徒將財璧欲向外國與販路逢秦軍欲來伐鄭弦高於路過之乃謂秦軍曰鄭君知秦師來而遣我將珍璧物來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軍兵將來遂取其財便迴軍止伐鄭鄭乃得存

此弦高之計權却秦士也

以絕祀之罪重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介冑之衛體也介冑禦冠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矣

劉子卷之八

劉子卷之九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貴速第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成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疾為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燧燧室則飛馳灌火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

游是水名也

若穿井而救火則燧燧棟焚矣方擊舟而拯溺則薜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繡旬而取至則與駕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

吳起相楚用法嚴厚盡削楚公子貴族官爵貴族以此惡之楚王卒太子未至貴族欲殺吳起吳起走入王宮伏王屍後貴族射之不中吳起聞太子至拔箭以插王屍

方始開門見太子曰貴族射王屍太子聞之盡誅貴族此是報讎吳起之功速也

起欲討讎而挿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

陽虎是季氏家臣桓子是季氏之孫虎囚桓子魯人以其族亂誅之桓子得出使囚

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

我我自福汝於是放虎虎得出自戕戈傷

所圍放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人

曰陽虎出以戈傷臣臣捉不獲是遲也

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讎得

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

張祿即范雎也雖在魏被讎報之三百致

死送於廁中後乃活而讎須賈也

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遂晁錯

之穴墻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

是漢王內使府從南出向省不便而內使

府在墻垣之內晁錯遂穿墻垣墻在東門

出向省申屠嘉是丞相因奏晁錯欲殺之

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王訖王並知錯穿

墻垣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後始奏

錯穿垣合死王曰此乃墻垣墻非過也晁

錯不致於事申屠懷恨遂乃自憤而死也

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

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

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噲曰力貴疾

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

於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

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蟲

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蟲

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

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

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

以明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脛

焦堯國名其國人長三尺也防風國名其

國內人長四丈也

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

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

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

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器宇隘也數粒

而炊

庾桑子也

稗薪而爨

揚朱為性褊而有細碎

非苟為艱難由性褊倭而細碎也項羽不學

一藝

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

以記姓名而已歸學劍擊劍只有一夫之

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

學書而學劍者也

韓信不營一食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

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耒

晉文學外國種米種雖不生言其志大也

曾子植羊

魯國曾參學外國人劉羊皮用土種之雖

不生其志大也

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

智伯庖人亡炙一筐

又云足晉王相也身為虎膚為王炙肉亡

失一篋而王則知其志小不務其大後
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也

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國
亡一桃

邯鄲王園中失一顆桃王即知之及至被
臣謀殺而不能知言志在於小而不能謀
大也

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
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簞竿纖綸芒鉤
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

詹何是古時善釣之人以蠶絲為綸屈針
為鉤串米為餌垂之於萬仞之潭乃獲盈
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釣不曲而竿不屈者
也

巧 弋者扶繫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

楚國善射弋之人也

不能與罾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
爛腐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
盆孟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

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之植百尺
而時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既之
既多條也

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澆濫
而無涯編入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
越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
一體齊也故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
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
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
霜風慘烈周棄不執耒炎氣赫曦曹明不製
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闕越
南海有二國名閩越也

術赤鳥者

鳥履也草履也

不入跣屨

是獠之名頭不加巾足不躡履也

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
之橡菽

橡木子也菽大豆也

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

短綆是短繩也

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
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
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
使然也昔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
遠千里辱幸弊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
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
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矣
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大梁所寶者國也今使
去梁非其能去也非畢代之所宜行者故其
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饑而與
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
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
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大王
之去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
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
刻削之為美由于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
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

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庖王并所以飭首而充
姬以之挂杖非鏡并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

丁解牛適俗所傾

庖丁晉文時庖廚人

朱泚屠龍無所用功

朱泚用千金於秦龍氏學屠龍雖用千金

學得於俗無所用也

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

戎而効狹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

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

樂是無益若男為之廢農耕若婦為之廢

機織故言非樂也

往見荆王衣錦吹笙

隨俗所宜

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

哀公好儒行被晉所滅也

代君修墨而殘

墨者儒也代國君好行仁義以國為讓讓

者受之遂放代君於人間乃至於老死也

徐偃公行仁而亡

偃公好行仁義被楚王所滅也

燕噲為義而滅

燕噲好行仁義被妻弟趙襄子於會稽所

滅之

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

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

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

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

俗焉風有淳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

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

風焉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

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姪其俗輕蕩

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

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

無子好巫祝

太姬是周穆王長女名胡姬為陳侯夫人

為無子好事鬼神祈福欲求有子國人見

之敬事鬼神也

其俗事鬼神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

燕丹太子欲使荆軻入秦殺秦王與荆軻

結為賓客禮納於後宮使妃妾待之後燕

國習之若有賓客者皆遣妻妾待之為重

禮却非禮也

其俗待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

俗也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

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

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

之國其親戚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為孝

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

煙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

人親戚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

夷之異俗也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

以隔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

下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

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

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

而憎失莫識失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瘰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小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菖蒲去蠱虱而來蚰蜒

菖蒲是香草蚰蜒是百足之蟲

礬石止齒齕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弭必生後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膈而不敢鉋尾整附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鉋斫之患疾其整也酖酒盈危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亡銷金在鑪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

三日虎亦母虎

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

蹠是柳下惠弟

則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姪如景陽

是楚國大姪人仕至大夫也

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貸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

雀兒初生皆口黃孔子見羅人問之即見黃口小雀不獲大雀何也答曰小雀貪餌易獲大雀奸猾不貪食餌故難獲也

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休於莊周

莊周雕陵之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休焉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

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患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

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

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勝兵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姓困苦於五湖與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初起臺為福而後變為大禍也

越樓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

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軍大敗也

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

戎王倚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

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

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又聘與女為妻是為福也

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

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兒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兒復失左眼後楚攻宋宋人盡投作兵戰死並盡唯有其人父子目盲並得存於命也

此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

塞北人家有一疋牡馬其馬奔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撲脚折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

焉胡戰無一得反並被胡殺惟有此人父

老子脚折免胡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

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

共聚也桑穀並是惡木木聚生於朝而為妖怪矣

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焉

詩云鳶飛戾天鵬鳥之屬王篇云鵬鵠是貪惡鳥也

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

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為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為威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殫言小害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害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羹言

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矣

是楚國白縣主白公名勝作逆起兵來據

荆國殺楚令尹子西

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眾石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眾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眾出府庫之寶以賙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已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害而大禍生焉寒土有獸其名曰貆

此五句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

角當心聲如嬰兒大貪婪世人謂之饕餮

獸好磨其角令利其用而反損其心氣內結而死也

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

吐梟是陰鳥在穴中而居養子子長先食

其母而始飛今之鵠鵠也詩云鵠鵠鵠鵠

往歌來哭云先吉後凶此吐梟鳥是也

姬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貆磨其

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觀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去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希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于晉

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鍾磬盡鳴應之也

溜澠共川色味異質感動必類自然之數也

晉時張華別味晉王取溜澠二水合以為羹將與張華華喫即云此羹有溜澠二水

味也

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

日夏至而鹿角解

夏至之日鹿角解冬至日麋角解也

月虧而蚌蛤消

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朔變成蛤古之常也山海經日月虧而蚌蛤消言生

驕驕聞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蘇含絲而商絲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

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兩上九天玄雲降威彌天下也

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燄在掌而太陽火太陽是日陽燄火鏡也火鏡映日火即墜落應之也

方珠運握而少陰水

少陰是月方珠水清珠將作水鏡映月即水出應也

類感之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鵠日鳴

鵠日鳥也狀似雞好食蛇也

其旦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

雖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金兌為金主雞也

金為兵精馬者離畜

離為火主馬也

火為武神干戈旦與

逆勃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為之字首者也

介駟將動

介甲而禽獸應之

鼃鳴于野鼃應于淵螭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

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彈角則目推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劉子卷之九

檇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索目古今雖殊其述寔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俱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為巧摹犬馬者難為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雖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張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先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非為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

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飭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糅真偽難分摸法以度物為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臆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為未知味也越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東指而罷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為未識玉也郢人為賦託以靈均靈是屈原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絃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鍾期不涸澤也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倚頓是秦人善別美玉者也

不謬其真

易牙善能別味鍾子期善能別聲音皆位至大夫也

以郢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各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愧綴以金魄

愧是屏風之別名也

碧流光霞曜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為焰火非黼愧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而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思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而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

人送黍飯來餉孔子孔子不喫諸食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

子游褐裘而諺諺言也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其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于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揅其創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浚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偽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鬱以成縛錦之瘠蚌蛤結病以銜明月

之珠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

秦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穆公用射不穿一札欲殺弓士士有一女來見穆公謂公曰妾父造弓竟年辛苦若此托生在朝陽之山要一日三迴而看其作者粘以春膠被以麋筋箭之束鋒作弓三年而始得成王今用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凡射之法左手如格虎右手如扶枝左手發右手不知王自不解射何欲殺妾父穆公聞語乃取弓當虎圈而射之矢踰於山過於彭城之東勁過石梁箭又沒其羽猶未盡弓力也

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博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

秦曰我有負郭田五十畝我至終不佩六

國之印也

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窺五鼎之食

蔑輕也主父名偃楚人也好學家貧為親知朋友所凌侮後漢得為卿相遂得五鼎秦鍾而食食邑三百戶也

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

甯越家貧為人傭作年可三十篤學十五年人息不息人寢不寢學而得達威王聘為師也

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逕也從高越下驚鳥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龍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缸是臺燈柱也先焰非後焰而

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久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驥裏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貽進爲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委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超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跡而不休

老君弟子問道於老聃也

仲尼恚恚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是腐榮華刻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樹勲毗贊明時空蝗梁黍

似蝗蟲而能食黍也

枉沒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蟬近秋而悲怨呻之也

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

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鬱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美能不霑於將來深意於松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爲珪璋劉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綬雖多亦奚以爲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其行直而禮悖也

梧讓兄

倉梧國名其國人娶得端正妻而讓與兄納之爲嫂雖讓而非禮也

信讓悖也弦高矯命

弦高商人也矯詐爲君命猶爲順也

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園以桀紂醜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爲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爲輕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

女無夫曰孀婦也

間休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感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法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憾故煦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固遇有期故春榮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冰可折人皆受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則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又則剝之人合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曝孰知不智爲智不神爲神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便無斧鉞不能善斷其善斷者非斧鉞也畫以篆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

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中而形于聲故強懽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不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饑賣藥者欲人之疾病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賊之徒賢於盜賊而鄒仲尼運屈而志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愼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木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

公儀是姓楚人也其性好食魚也

屈到嗜芰芰芰也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膾膾皆嗜東臚苦棗酸二子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

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華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牼泰公千春秋云泰士也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

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指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折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則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滑胡侔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闔然而薄者其道大儉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闕子闕子名子我楚人善用兵也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譚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蠶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無穢曼衍無所係心也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
務農廣爲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畜
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
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
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皆
儒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
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
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溜澠殊源同歸于海宮
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
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
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
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樂
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
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
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
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
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
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
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劉子卷之十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
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
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
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
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
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
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
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
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
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
為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
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
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
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
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
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
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
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
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
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

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
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
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
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
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
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
古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
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
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
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為一
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
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
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
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
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宋張商英天覺註

原始章第一以道不可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所以

貫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

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

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

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

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

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

父子得之以為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

以為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

通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

成

仁之爲體如天無不覆如海無不容如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前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正道章第二以道非正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以志不可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已逐物抑非損惡所以懷過

懷猶析懷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

無損適可以無權陳

飲酒闕色所以無巧
色敗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速疑所以不誤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

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

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

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怨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

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
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彈惡斥謔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入之心以驗方今之事

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

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

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

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

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概槪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概槪者有所持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

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

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心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

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

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

去則無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

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彊功則願高

名則願貴官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
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
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
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
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
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
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
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為
明為指為智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
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
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
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
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人而無常
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未有苟得而能

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

其勇高齊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

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

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

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

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

之所敗也

連義章第五

連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

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

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

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

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

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今以行心

後今緣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

怒而威於斧鉞

奸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

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近色遠賢者悖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為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為重利近於實於義為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權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器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論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失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行賞格色者沮

色有靳脩有功者沮項羽之刳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遂拒絕之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姓為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

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

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

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彊桀紂無德而弱

湯武得人而彊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

之勢而彊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

彊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為彊惡為弱

其於身也性為彊情為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災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古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濁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

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

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

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護而美開諱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

人之有者殘

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安禮章第六

安而後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禍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饑在賤糶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力越王句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任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

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

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辱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材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坤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

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隕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

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

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
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

王之衰如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

同之

見已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

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

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

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

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

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為之主

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

得

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閑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

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紂之臣億萬誦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歛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

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

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

愛者皆情之偏性之救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章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

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羅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具以敵魏非有

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
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
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
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醢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
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
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
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
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

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
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
而賦歛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
也夫鳥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
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
鼻三尺之絢縻其頸童子服之風于大澤
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黃石公素書

意林

意林序

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卷一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
 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
 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
 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
 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
 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
 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
 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
 家有梁頡川庾仲容略其要會為子書抄三
 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
 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
 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舊書詳擇前
 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
 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
 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邪盪之
 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
 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
 日也

意林序

子書起於鬻熊六韜盛於春秋六國時莊
 道宗起竇載之功橫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為
 天下式故絕於稱言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
 教 名亞孔聖至矣 管晏文 可謂庶矣而

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
 汰其沙石歟其糝糠而猶蘭蓀雜於蕭艾瑤
 璵隱於璞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
 又因庾仲容之抄略存為六卷題曰意林聖
 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
 隋代博陵李六博撰擬諸子編成理道集十
 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
 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
 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
 意矣子扁舟塗水留滯廬陵扶風為余語其
 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
 之意固失篇目如面古人于懿馬氏之作文
 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
 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
 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叟河東柳伯存重

目録

意林目錄

卷之一

鬻子一卷

太公六韜六卷

晏子八卷

孟子十四卷

道德經二卷

魯連子五卷

鄧析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纏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卷之二

列子八卷

鶡冠子三卷

申子三卷

燕丹子三卷

尹文子二卷

陸賈新書二卷

太公金匱二卷

曾子二卷

子思子七卷

管子十八卷

荀卿子十二卷

文子十二卷

范子十二卷

墨子十六卷

隨巢子一卷

韓子二十卷

莊子十卷

王孫子一卷

慎子十二卷

鬼谷子五卷

公孫文子一卷

晁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之三

鹽鐵論十卷

新序三十卷

太玄經十卷

論衡二十七卷

潛夫論十卷

卷之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阮子四卷

士緯十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之五

周生烈子五卷

仲長昌言十卷

魏子十卷

任子十卷

體論四卷

唐子十卷

梅子一卷

太玄經十四卷

鄒子一卷

古今通論三卷

意林目錄

物理論十六卷

化清經十卷

成敗志三卷

中論六卷

意林卷之一

扶風馬總元會編

鄒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發政施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

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

能和者帝王之器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

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知善

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昔文王見

鬻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

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

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

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

失也○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

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

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實農得

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挂猶恐久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宛如金城○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利皚皚無為汝開書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

太公六韜六卷

有求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不容易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案賢察名選才考能名實得之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詩晏不救炎奈何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國柄借人則失其

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怨○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棄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唯聖人能行之○冠雖弊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為眾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可乎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幔寒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用兵之害猶與最大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云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脅於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莊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乎如入鮑魚之室久亦不聞而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

屏而沐浴晏子令棺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皎皎○景公時雨雪三日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簾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辱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晏子治阿三年毀聲於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舉儉罰偷隨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是二邪毀於內二讒去於外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鬪而不勝使召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

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以言

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終年為車無一人之輪則不可馳○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

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云齊人譏管晏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掘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高聞善言則拜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由何以正人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民之歸仁猶水就下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宵中正則眸子瞭焉宵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修補良人出饗酒肉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行則饗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夫也○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非其道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水者中心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君子有三樂

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九仞無泉猶棄井也○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今之關出○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管子十八卷

倉廩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野無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觀其交游則賢不肖可察○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聚之人滿則天鑒之故先王不滿也○凡救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民之仇讎法令民之父母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

月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暮年不聞○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事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寡人汗行二不幸好色姑姊有未嫁者三不幸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唯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齊水躁而復故民食而勇楚水溺而清其民輕果好賦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妬秦水汨而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難其民好詐宋水動而清其民簡易○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先王治國咸不兩指政不二門有尋尺之數者不可差以短長也○桓公問廐吏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園人唯賦馬棧最難先搏曲木則直無所施先搏直木則曲無所施○冬日不盟非愛水也夏日不燭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爲本矣楚王好小美人省食兵王好鋤國士輕死故主好官室則工匠巧主好文彩則工女靡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

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逐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蛟龍得水而神立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衆士不厭學故能成聖鳥合之衆初雖有權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也○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王但鑄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非其卿民衆而不親非其民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慎也公但謹聲耳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元炁生萬物不有挫其銳解其紛止之法通不自見也紛紛也當念道无上和其光暗昧不曜亂人也同其

塵當與衆同多言數窮必有不守中神氣希言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後已天下之外其身而身存愛之如父母明而長存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神財多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貴者必致禍患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德化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化公正曲則全由則衆不枉則直枉屈已而伸人少則得愛則得多則惑學多者惑於所聞善行無轍跡善行多則惑學多者惑於所聞善言者無瑕譎善言者無瑕譎知不足者富知不足則長保死而不亡者壽死而不亡者壽將欲強之必固張之將欲強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不吾何棄之有不吾何棄之有天子置三公天子置三公不報怨以德不報怨以德圖難於易圖難於易失道而後德失道而後德德而後仁德而後仁失義而後禮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時不言百姓期焉○與人善言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枉而不求直影猶不能

察明而務見幽也○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

君子歸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埒井之蛙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聖人無兩心天下無

二道○鳥獸失亡其匹越月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蹢躅踟躕然後而去何況人乎○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不然○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再請作蘭陵令因家焉李斯師後

魯連子五卷

白刃交前不救流血急也○財者君之所

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人心難知於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不知宜

與不宜將以錦純薦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齒堅於古而齒先弊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立井

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而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

將亡也○水濁則魚殍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臯陶暗而大理天下無虛刑何貴言乎○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神者智之淵神

清則明智則心之府智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

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山生金反自刻

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善游者必溺善騎

者必墜○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

皮膚矣○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有必爭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

樹於水水積魚聚木茂鳥集○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林

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錫其傍爭心乃生○農夫勞而

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藁蘭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濟溺者以金石

不如尺索○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乳犬噬虎伏

鷄搏狸○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木○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漬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生塵垢。

鄧析子一卷

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修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君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疎，親臣有四責：受重賞而無功，臣居大位而不治，爲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北。○勢者，君之與戚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折策敗輪，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惟

帷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之改唱，和不差者，其利同也。故體病者，口不能不唾，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而履水。○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忠忘於官，成孝棄於妻子。

范子十二卷

計然者，蔡立僕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同利也。○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

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

負長劍赴榛薄，析兒豹搏能羆，此徒獵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生之勇也。劉必剝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頸以血，澣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却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君子自難而易，衆人自易而難。○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陣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墨子見漆絲而歎曰：漆於蒼則蒼，漆於黃則黃，非獨漆絲然，人固亦有漆舜漆許由，桀漆子辛紂，漆崇侯也。○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則可以任重，致遠。○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能兼

愛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政之三公不得恣已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天下政之○斷指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利○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遂葬我當為兄沽酒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邪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邪強自力矣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氏傾危繼統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口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謂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有跡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跡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則生舟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墻來盜盜辱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樹

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鷄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自全○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堯瘦舜黑皆為民也○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不審者有罪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悉鴻鵠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見人有善如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虞氏威德也○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勢弱則

知牛長少雖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韓子二十卷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今自殺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無與禍隣禍乃不存○臣所以難言者滑澤洋洋見者以謂華而不實敦厚砥礪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謂訥而不辯激忽近親探知人意見者以謂惜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為難言而患重也○二柄刑罰也虎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大斛斛施百姓北齊簡公失德而田常得之○韓昭侯醉甚而卧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香美病形皓齒損精去甚去泰身

卷二十一

乃無害使鷄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上失膚寸下失尋常君不可不慎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彌子返有寵於衛君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返母病而矯駕孝子也與君遊果園食桃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及其色衰得罪於君君曰是矯駕吾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與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與不用人不死則棺不償非有仁賊利在其中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誹誹譽交爭則生惑矣○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業雖危不亡若捨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為也害國而利身君不為也○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馬從而

得歸○桓公伐孤竹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置俵於檻則與狎同勢不能呈能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不可大目小不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失鏡無以正鬢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耳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舜為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不敵人之美不言之惡○韓昭侯掘瓜而伴亡求之甚急左右而取備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衛嗣君使人過闔市闔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闔吏闔吏乃捨嗣君謂闔吏曰汝何得受客金以明察之○僖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礫僖侯曰

有人欲代湯者文公宰上食角而有髮繞之
文公召宰人曰汝使吾哽乎宰人頌首曰臣
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
也援錐貫鬻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洪炮肉
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齊景公惡仲尼為魯政梨沮曰去仲尼如吹
毛耳乃使遺魯哀公急於政仲尼諫不納而
之齊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一
人云吾與黃帝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
為勝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

畫狗馬為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
無形像也○冠雖穿決必戴於上履雖五彩
必踐之地○齊宣王問 情曰儒者鼓琴乎
對曰不也琴者小弦大聲大弦小聲大細易
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為○以骨去蟻蟻愈

多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多如何管仲曰
君勿聽人人有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宋人有酤酒者斗甚甚平遇客甚謹醞酒甚
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問長倩
倩曰汝狗惡也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

齧之猶大臣齧有道之士也故桓公問管仲
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稅勿輕勿
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晉文
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君
其詐之又問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

與楚戰大勝而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
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齊
桓公飲酒醉遺其冠社之三日不朝管仲曰
此有國之耻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
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

古語曰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
利也○饑歲之春從弟不讓攘歲之秋疎客
必食非疎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墨子死後
有相里氏之墨相分氏之墨鄧陵氏之墨
墨之後儒分為八離為三也○待自直之箭

則百世無天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矣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三寸之管
無當不可滿也
意林卷之一

意林卷之二

扶風馬總元會編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思
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鬼者歸也歸其
真宅○真宅太虛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
之終○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
其胃中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陰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
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鳴侶○宋人養猿號
曰狙欲與狙爭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
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眾狙皆喜聖人以
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矣○覺有
八微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
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炳飽夢與飢夢取藉帶
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
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
夢神形所遇○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
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
之亢倉子曰臣體合於神心合於無○頽回

其夢焉則無以異覺而後知其夢當所遇無也死哉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相相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莊周與○吾生也有崖而智也無崖以有崖隨無崖殆已以有之性奪之性○適天信情忘其所受天性所愛各有分○適來夫子時也時有適去夫子順也○適來夫子哀樂不能入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意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道集於懷也○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遂伯玉曰與之无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小人之性引之軌則則

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和而不與○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和不欲出和者義清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忘乃誠忘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忘也其覺无憂忘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忘也其心志安安口志其容寂安口志淒然似秋暖然似春生物非為仁也役人之役適人之適適物非為義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者安知忘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入也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為父母也自古或有能違陰陽之變而和○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自

足而相忘天下莫不皆○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无傷物來則鑒鑒不來則無○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業不同殉身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則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為淫僻○純朴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取

珥德不廢安為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朴以成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安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後能成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以禁盜不為盜者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為聖人也則聖人之道不行天下善人而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斗折衡而民不爭○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誠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慎汝內全真閉汝外也其多智為敗也故元道○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聞而應之盡其所懷子貢教漢陰為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着而不為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也○夫操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夕不寐外物加之則易也大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已平也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減質博溺心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

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鵠鵠夜撮蚤察毫末盡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冓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法身也○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問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以
盛卒徒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
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一殺
人大畏之至於此欲之當○莊子行於山中
而莫肯與之斯惡民也

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問
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出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鴈
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
以不材得終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焉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
而非也故未免乎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鵲鵲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自
人而人存之者畏人而人
於人間此鳥所以稱智也

王孫子一卷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春耕種
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然尊生者雖富
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究身養生也今世
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
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其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也夫生者
豈特隋侯之重哉○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
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
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
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退有愧色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怍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
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
之古之道也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比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搖脣鼓舌擅生
是非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
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人之情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
恩非霸王之事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六寸
之基正而天下治○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
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
皆蔽○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
五音而爲五音主○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
里有賢者是比肩

慎子十二卷

名制學本黃老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詩往志也書往
誥也春秋往事也○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
者不慢其御○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
懸於權衡則斃髮識矣○兩貴不相事兩賤
不相使○家富則踈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
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不聰不明不能王
不瞽不聵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
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一免走
百人追積免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免分定

不可爭也○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經不有孝忠○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孤白之棗非一狐之腋藏甲之國必有兵過有死者必死○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大夫耻於受辱貞女羞於節虧○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田光云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揚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無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故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軻為將軍痛之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

右手撻切撻切其脅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軻起為壽歌高漸離擊筑宋臆和之為壯聲之髮怒衝冠作哀歌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荆軻至咸陽秦王大喜陞戰見荆軻軻捧樊於期首押并地圖以次進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登圖國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撻其脅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為堅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 樂氏注

總按其書云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北齊書作書記之也鬼谷之言達橫司○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後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或遙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御○世無常責事無常師○抱薪赴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 劉氏注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齊宣王時居偃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倖不貴獨工貴與衆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彭蒙曰雄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尹文子見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爲王使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盜盜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而歐

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陸賈新書二卷

太中大夫陸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運遠者考之於近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文公種米曾子牧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丘阜生氣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犬不夜吠鷄不夜鳴家若無聲官

府若無事亭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悲君子之治也玉斗酌酒金碗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已也

晁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今之所加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絨善爲政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馬獸實於林上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肉奴不得當一縣○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爲政也○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使臂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若經制不定猶渡江無維楫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株銅者棄其田時家鑄者損

其農事○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使無可備天下一通也○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愁○言有四術敬以正朝廷之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言崔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崔國亦有此臺乎對曰崔王茅茨不剪綠櫨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之主

則可化成賢主也○櫻桃之為鳥所舍故曰舍桃○勇山德兵凶器○今有利劍刺則不及與惡劍無異也水出於山而歸於海○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人謂兔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皆相引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枯骨今更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幸而相遇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如吾子也是至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乎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憂所以昌喜所以亡○管仲為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謳歌而引車管仲恐魯悔

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因言人用勢欲走乃為樂唱動也○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常一轡之肉知一鑊之味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耶楚國之政有似如此○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周旦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于知己○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樂羊伐中山歸有責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止何須兩篋○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猶人主爭官事與驥俱走無異也○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無骨之蟲不可令知水生秋死不知冬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閩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耳何以得哉四地之國

○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之本在身也何詹○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惟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縗絰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洧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又必無不贖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言於相離則不祥也以繩墨取木則官室不成材難得也○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肯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肯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絃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必不死虎生於山命懸於廚今晏命有所懸矣○以龍

致雨以形迹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相應故鼓宮商應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蠹水鬱則汗國鬱則萬災聚矣天為禹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水泉草木毛羽未嘗息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相王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者也己亥○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夏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用裘非不愛裘也清有餘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骨節早成身心不長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成陽中百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取易者十二記之體此不抄淮南子二十二卷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天捶提馬而欲

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任數者勞而無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聞而強如聾者校歌出於口越而散矣○水迎春則澤為水水向冬則凝為冰○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投之江浮之海萬物皆得○歷陽之都一夕成湖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歷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去無顧此項也史記云於門限母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史記云也○越舫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鳥號弓溪子弩不能無絃而射○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智慧而天人是也○晝生者類父莫生者似母○勇士一人為三軍雄○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已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聾聵不聽之樂於

西王母姮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上安知喜憎利害耶天地雖大可以短長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曆知之○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偽生故鬼哭也○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桺枕而欲狎犬桺枕枕也○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游而絕江海譬智不任已才力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何也智有不周○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為之者不難○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可棄況復人手溪毒附子也○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楗能制門闔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為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聖人之道若中衢置鐸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衢六通時酒鐸○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情也○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其用力賴其功如失火舟中乘救火○車無三寸輅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楗則不可閉故君子所須要也○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絀小絃絕○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虎豹以文彩射後飲以捷來刺故于路以勇死長幼以智困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廣廈宏屋連闔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藪薄人入而畏鳥入之則安深溪峭岸峻木尋枝後飲所樂人則慄也○翻基丸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強哭者雖戚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芻狗土龍事以請雨東道通物名異得道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甘刺為方本牛也○伐豫章或為棺槨或為梁柱亦一木也○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客有見于賤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交淺而言深是患也語不稱名是反也客一體耳

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此視之異也得驥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束者待毛驕西施而配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驕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鳥窮則喙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姦○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趣舍體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謂之東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貸薪湖上不需魚者有餘也○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叔向云墨者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物固有近而之遠遠之而近故大丈夫行不可掩未得獸者唯恐劍少已得唯恐劍多古人婚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鋒不告瞽叟而娶非禮文王立伯邑可非制禮三十而家文王十六而生非法治國有常利民為政本教有經令行為上苟利其心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

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務於治○盲者行於
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
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東面而望不見西
牆南向而視不覩北方唯無向者無所不通
○父弱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
也至賞不費至刑不濫○乘船遇風波至而
恐死自投於水中非不貴生畏死或於畏死
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慾者亦復如此○溜
水足以溫壺盪江河不能滿漏卮○醉者赴
淮以為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閭
酒濁其神也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蒿家
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葬之以大車○用兵之
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強
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
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之激不可備
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廣澤平原白刃交接
士卒爭先者為其賞信罰明也暑不張蓋寒
不披裘古之善將也軍通井而後飲軍食而
後食所以同飢渴也矢石所及之處所以同
安危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

相賊也

不得運天下莫相愛於冰炭冰炭相思
其本也○蘭生幽谷不為其服而不芳丹
在江河不為其棄而不浮人有嫁其女而教
之曰慎無為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為況不
善乎○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狐白之
裘天子披之在狐計者不如走澤○先鍼而
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因
媒而嫁不因媒而成顧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披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貉裘而負籠甚
可憎也○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非禮而禮譬躐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聞
寫法律踴躍誦論詩書○馬似鹿者千金天
下無千金之鹿○畫孟賁之目大而不可不
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不悅○同汚無異
泥○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
狼狼眾則食人○郢人買屋棟與之車轂大
雖可而長不足○孕婦見免則子缺脣○文
公棄枉席咎犯辭歸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
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故○侏儒問天高

故於此辭去知

多活人人望欲同刑罰異也

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於我
也問事當問近者○自責其母而請買者曰
此母老矣望善飴之此大不義而欲為小義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疾無心也○佳人不同
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
味皆訓於口○一基不足以見智一弦不足
以見悲遺腹不思父無愛心也○湯沐具而
蟻虱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釣者靜之
網者動之罾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道異得魚
一○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簋至冬不去舉衣過水至陸不下此
不知變也○鴈鴈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鴈為
被則宜為冠則穢山雲蒸柱礎潤蔭蔭抽免
絲死○免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
而聽蟬無口而鳴鶴千歲亦極其樂朝生暮
死亦盡其樂○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
戶之明○披裘救火鑿窟止水乃益多也
鴻鵠在卵也一指蔑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
背負青天磨赤霄哺且子不能得也○戰

以攻城鏡以照形官人得戟則以列葵盲人得鏡則以蓋厄堯八眉眉理八人有其狙召隣者以為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據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者李奇趙之善音者○原鑪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為其殘棄離稻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稻米熟地而生曰離稻屠者食藿羹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告狹廬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駁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意林卷之二

意林卷之三

扶風馬總元會編

鹽鐵論十卷

蓋是文學與大夫相難○善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川原不能實渴厄山海不能贍溢欲○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行遠者假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鑪大鍾而不能自作壺鼎盤盂○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玉屑滿篋不成其實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有粟而不能食無益於飢觀賢而不能利用無益於利○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於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上有輔

明主之任下有隨聖化之治○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代以致業○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更道雜而不選○富貴以財買官垂青綬環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乘肩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之勞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肌膚寒於外腹心疾於內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人守之則莫能入也秦法繁於秋荼罔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通姦偽並生廐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牛者刑苛也

說苑二十卷 劉向

東風則靡而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罪不恭故得罪君王何痛之為曰堯民以堯為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故痛之○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

此不祥也。山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於寡人。對曰：「嬰非廚養之臣，社稷之臣。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於暗乎？」公曰：「善哉。」曾子衣弊而耕，魯君使人致其邑，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知君能不驕我，我不畏乎？」遂不受。○夫仕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居無垣牆，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或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臨財莫如廉，臨富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云：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玉，王亦好玉；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騂騶驥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端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周公誡伯禽，示無以魯驕人。○國有五寒，東不預焉。一曰政，二曰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一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罾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罾人者少。惡人多，得不恭乎？」○歲飢，民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明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感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右。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精思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段

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臨財莫如廉，臨富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云：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玉，王亦好玉；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騂騶驥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端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於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周公誡伯禽，示無以魯驕人。○國有五寒，東不預焉。一曰政，二曰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一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罾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罾人者少。惡人多，得不恭乎？」○歲飢，民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明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感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右。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精思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段

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罾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罾人者少。惡人多，得不恭乎？」○歲飢，民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明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善夜居者，不能早起，感於彼者，衰於此。長於左者，短於右。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精思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段

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孤養則
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
服善則益驕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
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
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
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瀾高者和
瀾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
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
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越馬逐鹿搏虎吾
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
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
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簾操斧入
曰聞王欲爲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
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
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
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
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
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
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
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
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國
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
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
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
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楊雄撰
韋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瞻顧之人
亦類之徒瞻顧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
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經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賞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
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觀重則有威好
重則有親○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
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姪○刀不
利筆不銛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
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
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
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楊雄撰
宋謝注

鷹羣于林獺入于泉○鳴鶴在林笑彼衆禽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
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
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
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
用辯智無制今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
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衆
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
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
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
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伯○治國者輔佐
之本其任用威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
翮也○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
也○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
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
囊隋侯籛夜光未足喻也伊官良平何世無
之但知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賢有五品

謹勅於家事順悌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
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
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
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
高卓絕疎殊於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
天下之士也○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
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
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
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殷之三仁皆暗
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世有
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
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
隅趨作里目生於小地循薛公之言黥布反
也上計取具楚廣地道中計塞城皋遮要爭
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里目者
也更始將相不防衛星中死基中生也○大
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
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

筮侯此非徒不知瑟狐又不知狸與筮侯乃
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夫以人言善我
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
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
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
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
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
子亦信之吾畏子也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
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
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
相語次云臯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
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
悔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於
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
天下○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
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
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
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畫水鏤水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
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聞東里語云人聞長
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哨
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顏淵所以
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如庸馬與良駿相追
街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
異顏孔優劣○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欲繼
之嘗作小賦用思大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
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卧五藏出地以
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
傷精神也○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
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
貪於須臾○子貢問遽伯玉曰子何以治國
答曰弗治治之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
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左氏云經
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堯能則天者貴
其能臣舜禹二聖○劉子政子政駿駿兄弟
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
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舉綱以綱千目皆
張振振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傾以不肖謂之亂王平

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揚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喙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昔神農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琴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圖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已也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命不勉也智者歸之於天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而遇湛薪未多而逢火樂貧勝禍勉已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魯城門朽頽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

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於平原沛公初起相攻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於國物命繫於人齊人舒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慙敢四國之民更相出入○張次公娶隣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今有觸犯者命吉凶之人也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而餓死鄧通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文王在安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后稷作兒以種樹而戲孔子能行以俎豆而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蚊蟲不如牛馬之力馬困於蚊蟲有勢也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鈎無便也○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虞舜苗裔聖人自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三十一年燕丹執

于秦天雨粟馬生角杞梁妻哭城崩湯旱草
髮作牲致雨南陽卓公作緹氏令蝗蟲不入
境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已上並云虛也
龍若遁逃在樹中為天所敗則非神也若必
有神則不應有龍肝豹胎故立知水火相薄
作雷龍聞雷聲即起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
言也晨舉脂燭血流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
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天下兵未有
不血刃也○紂糟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
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衛百二十日
作一月按紂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名作池
釀酒積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行酒以
肉懸林因謂騎行炙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
走侍者惡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叮叮若
荆軻之間言秦王誅軻九族夷其一里一里
皆滅故曰叮叮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
也始皇幸梁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
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
止殺在傍荆軻之里必不盡誅之○魯班刻
大鵝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

關之發去不還此恐不實○孔子遊說七十
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於衛
伐樹於宋不過十國○子羔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禽息碎首
薦百里奚於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
首○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
此增益也恐紂不懼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
當時无解不應與周戰血流漂杵也○子謂
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
知十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
子貢何敢言勝孔子意者恐子貢凌顏淵故
此問以抑之○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
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之作槨也作士之
時乘二馬截一以將舊館舊館不賻未亂制
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
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伯
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
庶兄也豈得稱賢人乎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柱按共工

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
是五石耶天本以山作柱鼇足何能柱之鼇
必長大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所殺何能
補天天門在北地戶在東方地最下者揚充
二州洪水之時二上最被水害天有日月星
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地理上向
天文下向地合氣而萬物生焉天地夫婦也
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
見天之形若倚蓋蓋倚地則不能運懸之樹
然後能運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
人十里則不見非滅也日亦如此雲霧雨雪
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
則作雨寒則作雪○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
操之人守隘進寬馳驅日以巧進寬日以拙
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都世刺繡恒女無
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
手狎也○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
田畝以刀筆作耒耜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
子弟生長狎習具知曲折愈於賓客雖孔墨
之才不能分別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

不與之智中無學而欲求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見驥足不異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有人於此其智如源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人莫之舉竄於閭巷無由達矣器空無食飢者不顧胃虛無懷朝廷不御蘭臺之吏班固賈逵楊雄傳穀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也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父楊子雲程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已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子以太史公作已子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龜三百歲大如錢著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生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檀欒後榮強勁可作車軸○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智其謹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

人安能知天○人在天地之間如蠶蟲在衣裳之內若螻蟻於巢穴之中○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早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兵○秦將滅都門崩霍光亦敗茅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亡獵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按子生而父母氣衰○亂龍者亂有終也劉子政董仲舒說龍不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真並來會聚土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少政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孔子聖也○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今臯陶陳知人之術○堯湯水旱豈三聖政所致也天理曆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瑯琊兄子明兄曾爲饑人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饑人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孤

遇歲凶饑殺已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升亦餓殺已子全兄之孤○人貴鵠鵠者謂鵠遠而鷄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畫秦漢之士者重古也楊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楊子雲生周金匱矣○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人諱其紀德也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馭英麗哉○人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若言死者無知聖人恐聞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其實無知也○諱舉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嬰礪刀井上恐墜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人意也○無偃寢象尸也○無以者相受不固也○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愛憎白黑不由沐耳使嫫母子日沐人能

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白髮乎。子路見孔子猶肩牛腓可以得兆何必著龜孔子曰著者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耆龜者未可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上筮大山太公推著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

第

十七

吉凶乎。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擇也。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自云秦皇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皇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中也周至也志有所存顧不見秦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安者在草野知纏誤者在諸子。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偽非苟論文飾奇麗所以弘世俗也。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王充書形靈易觀文語不與俗通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眾少者為神人有難充書繁重如此充

答云大衆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引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可貴充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曆年寢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與髮白齒落儕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虞快乃作養性書六十篇

正論五卷

始元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夫君政陵遲如乘弊車若能求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擗之可復新矣。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原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無不見思於後目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彫鏤女工投杼而刺繡。上行下效然謂之教陳兵策於安平之世譬令未病者服藥。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就

弟強貸此不當也。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頻蹶而勞從黨成於下君孤於上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也。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沈濯民心溺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

王符字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矣。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病飽貴臣傷寵父母失於媚子人君過於驕臣。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濯布以灰夫物固有醜治好也君之明者兼聽所暗者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塗莫若於考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政。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

不嗜賢也病非無嘉饌病不能食至於死國
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速亡理世不得真賢
猶治病不得真藥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難
服之增劇非藥無効也先世欲赦先遣馬
分行市里聽乎路隅咸云當赦是謂天赦遂
乃施行。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
者左右曰爲反支日也帝曰民庶遠來詣闕
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支此明王謂
民愛日也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
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同之排簾障風探沙
擁河無益於事徒自弊耳猶不命大將掃除
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扁鵲治病審開
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
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一宅同姓相代或
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成康居之
而與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由宅
矣師曠曰赤色不壽姓大者易滅姓或有因
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
官也東門西都南宮北郭因居也三烏五鹿
青牛白馬因地也。○李勝造父以善御事周

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王御
者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國以得
氏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人情也富貴人爭
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
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賒貸之
費小有假借之損。○夫官人有距之惡結駟
過士以謂榮況實有益乎處子有頽閣之賢
被褐造門人以謂辱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
爲客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舍僭惡衣謂之
困阨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
之倨傲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謂無意奉贊
以謂欲登恭謙以謂不肖抗陽以謂不德此
處子貧賤之苦酷也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
正心邪君上治世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
其行則姦慝不生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伏
義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人或云女媧我又
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意林卷之三

意林卷之四

扶風馬總元會編

風俗通三十一卷 應劭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
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
輜軒使者採異代芳言藏之祕府及嬴氏之
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十餘言林閭翁
孺才者有梗槩與楊雄注云續二十七年凡
九千字。○張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余雖
不才敢比隆於斯人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
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黃光也顯專也項信也學考也堯高也舜推
也修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謚云
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
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
襄楚莊伯者白也長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
明白霸者把也而其把持天下之政。○按秦
昭王太后始臨朝也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
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

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劣婢者卑陋○里語云取官漫漫想死者半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

況在今時耶應劭三國時人此當時語○光武車駕從都

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蓋覆王室

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於道遇

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炳觀閣經籍盡作灰燼

所有餘音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烟滅矣○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

日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諫楚千金贈

二蹠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

萬錢也○不養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

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民生二子與之餘生

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不舉

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與父

同月因名子同生○漢明帝亦與先武同月

生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人婦好以女易

他男故不許歸○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

簪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方之內莫不師服刻石紀號者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三十七因何更得十八

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乏東嶽忝素六載

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簪

玉牒探壽之事○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

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於越在越作

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按朔

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彭城相表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於服中生

子自謂年長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

子不隱其過因以服作字按元服名賀母汝

南人祖名京作侍中安帝時生元服百官來

賀垂老而孫兒生喜其壽會因名作賀字元

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勸

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若無知只為煩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

生子而名作賀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

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於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欽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

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

也罪不可加馬詔書還錢復本官○汝南張

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

捶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

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

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

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

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纏縷持刀割肉

別有人帶青綬仿倣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

持劒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

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

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

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散非類明矣豈

得養他人子乎○陳留有一老翁年九十無男

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死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郭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卧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把持甚急見大婦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臨淮有一人持一足縲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陰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丞相薛宣決曰縲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縲察之縲主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色宣知其情考而伏之○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功定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帝學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

也宮者中也微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隱惻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養而好聞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易云利見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儒者區也別古今賢愚章家時以賈逵曰通儒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時權貴作長者非也○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師老故三稱祭酒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列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禮云十

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妻也言其相敬弘教也故曰丈夫○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夫人當龍變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方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溫疾遇友人謝著著拒不受至段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汲令不相識告之何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即汝南應融聞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漸損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謝著不謂公府所取○上古之時草

居霜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還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為營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祀於西北○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稱師母之神作雨師故已丑日祀之○桓帝元嘉中京婦女作愁眉啼粧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折啼粧者薄拭目下似啼痕馬髻側在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齟齬笑若齒痛此事並出梁冀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皆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牀胡篋胡笛胡舞按董卓時兵填塞是也○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駝躬自操轡公卿倣效價與馬齊

○桓帝世謠言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功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中曝屍路邊如鉤梁冀如絃李固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墓盛之貌秦漢以來尊者號作宮室已前貴賤無別○按世本鮒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苑苑蘊也薪蒸之所蘊積○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郡者韋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以郡監縣縣平也○傳舍按使者傳言乃得舍於傳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易傳上古有恙由善與人作患故人平居曰九恙○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也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獄夏曰下臺周曰囹圄今人思讐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囚罪人置諸囹圄故因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秦皇謂羣字似皇故改作罪○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

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嚴科絕之○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曰此狗喻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搨上狗戴之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冠纓挂其耳矣犬復與人竈前畜火隣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螻蟻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之食今一人耕百人食有甚於螻蟻矣○農者少而遊食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支○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立君○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使見戰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

天下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
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
河成灾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不樹者死
無棺不葬者身無帛不續者凶無續君子暇
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高鳥相木而
集智士擇土而翔○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
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凡人矇矓宣宣學以啓志行以處身進於道
則成君子非於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
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皎皎練練
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華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穿窬之徒不避腰
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漢家窮天涯究地
沂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連以北
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
貢○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
女究其表裏○淮南浮僞而多悞太玄幽虛
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

如漆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
人之符也○山神曰螭物精曰魃土精曰獫
狁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
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眾精潛藏○天以仙
人日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

聽其犬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
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桀紂雖有天
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
仆○明刑審法憐民患下生者不怨死者不
恨諍曰政如水霜姦宄消亡威加雷霆冠賊
不生

士緯十卷 姚信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
孤立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
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經漸車之水
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凡水溫則成
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
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琴瑟張而
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孟軻驅世事於
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若使南海無採

珠之氏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
室美玉不佩於桂宮

通語八卷

輪者車之跡轍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
物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軍車作討賊之斧直階
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如其智也才貴精學
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
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

外篇二十卷內篇二
十卷舊洪武雅川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
干將漢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
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
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
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焉○以蟻
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
夜光朱公所以鬱邑薛灼所以永歎猶人不
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
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舍魚鼈入淵不

溺斃刀不傷○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遺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冢中間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湯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唐堯見堯莢而知月○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翠芝○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形弓以驅烏南城得袈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也○元君老君師也○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飴之長毛羽赤色然陰乾服之壽五百歲○素顏紅膚或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龍淵以靡谿常新斧斤以日用速弊○寸螭泛濫

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漏脯救飢就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貴明珠而賤淵澤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澤是明珠所出荆山是和璧所生○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景風起則聚鱸息世道夷則奇士退○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千歲蝙蝠白如雪佳則倒懸腦重故也○千歲燕窠門向北○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欲長生服山精山精術也○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

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得聖人是黃老世聖是周孔二人○善園基者謂之基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基聖人之名○彭祖自學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于流沙○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樓玉堂○雞舌香黃連乳汁治口中百病○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白石似玉姦佞似賢驚不掛網麟不墮窰○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穿舟以息漏猛熒以止沸不可得也○若使素士行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則游夏不足多矣○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臣猶手足履水執熱不得辭焉○高嚴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劔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雖鎖不可刺

割牛馬而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錯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縻及其乘衝颺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柅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聘千里之跡○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牧○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蠅○謗曰古人欲達勤讀書經今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所譏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煦則曲影覺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數之芳蕙目非懸鑑誰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辟○文王之接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畧

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貌望西僂者不必賢形氣懸殊者不必愚○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爐之餘乎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威儀如龍虎盤族成規矩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偃整肅者鹿勇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誦聲不競者皆裨膳而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也○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咎矣民有穴地而釀酒震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半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祭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慕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颼風○有斧無柯無如之何○以傾倚屈申者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田舍豈不惑也○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碑碎之徒也○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隣女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達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馭之價○孤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

可以乘陸○夫良將明則遠大可望而不平則衆固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以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動○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宸敗軍氣也○雨露雲衣裳者謂潤兵不露衣裳者謂益軍軍兵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兵地生蟹者宜速移○今常聞諸生曰左太冲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問班班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聞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耶闔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文王食子羹侔不知非甘也○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蜚蜚是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蜚蜚○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五嶺無冬頽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老君

王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咸喜○灸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磨刀殺馬立可驗也○蜂蜂窠作蠟水沫作浮石○落星壩謂吳時星落○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夫微者削木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食鵲胎令人能夜書○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魏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魏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彌猴鬼余友人膠永叔嘗養一大彌猴以鐵鎖鎖之於牀間天醬殺經百日許鬼見者云承塵上有彌猴被瘡流血○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一葛公與一談話又一葛公迎來送去○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黃汗也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

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程憎無髮之人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寶焉○魏仁義縷鎖禮樂○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上世之人○水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飢○鰥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才必非膚寸之口爾衡常云孔融荀彧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弊或廣衣大帶或促身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咸稱抱朴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孺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於南

地也○洪不圍碁博蒲見人博奔了不觀之○洪年十五太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意林卷之四

意林卷之五

扶風馬總元會編

瑟五

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筭誘麟伯樂相馬取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疎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臨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鳩傳隼鷩鷩披豹皮類似質達表是裏非○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荀悅申鑒五卷

意林卷五

序云夫道本仁義五經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今又申之故曰申鑒○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名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割下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三日致武事四曰禁教○秦之滅學也書朽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學聖不至聖可以盡生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商山乃知穢妄者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

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而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騁於婦人而不反出則馳於田戈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鑒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董賢之於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交接之歡自成膠漆也○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待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閱閱一俗交游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已說二也受

無石者移知者三也。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同於我者何必可愛異於我者何必可憎智足以立難成之事能足以圖。附者不黨疎者不遺。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土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畫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蔽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毅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疏濯胃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幽暗則巧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反。○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至也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

之可違而交也。○英辭兩集妙句雲來愛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翻於臂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曰多溫而飽則引曰少湯契後秦益後益即皋陶子也。

典論五卷

魏文帝文

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禹崩益避禹子於基山之陰事見史記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勉。○應瑒云人生固有入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固有此二事欲不危已不可得也。○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千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夷吾侈而飽叔廉此其志不

同也張棟潔而陳遵汚此其行不齊也。主與民有三求求其謂已勞求其謂已死求其謂已生。○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詩刺豔妻書誡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索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容。○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受封其妻泣於內恐琰富貴更取妻妾。○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李雅受五勝又設大鍼於杖端有醉者輒以劍刺之驗其醒醉然人形性同於庶類勞則早寢逸則晚死。○余喜彈碁略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世安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太子篇序云余蒙

隆寵泰當上嗣慶惶踧踖上疏自陳欲繁辭
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
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
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
則影直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
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畜小人無小人則無
以養君子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
無棄材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
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昇而無殃○鼎以希
出而世重之釜鑄常用而世輕之○古有弟
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
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於數也薄冰當
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募五
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於本
不可也○諺曰已足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
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君子表不隱裏明
暗同度○苦躬富貴之梯階○仲尼無契券
於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

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劉劭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羣者雄張良是英韓
信是雄

任子十卷 名弄

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喜能歌舞怒能
戰鬪○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
不如衆目之明○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
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
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
寒結木條而不折○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
方也不中矩○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
流必有迴復○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
人直士常不容於世○登泰山見天下之大
不察細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
卹卑賤者意滿故也○治已審則可以治人
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
里一賢是比肩○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
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

而不可奪堅○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
儉而儉人情皆能惟聖人能節之木氣人勇
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
氣人急而賊○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
翔爵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宇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
獲安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
地益廣德惠彌狹○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
難佐

篤論四卷 杜恕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甄則火強而水弱人性
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考實性
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杜氏
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
杜篤○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
仲少而機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陛
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
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恕
在河東坐卧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
書有傳

體論四卷 杜恕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
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夫
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
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夫
行者榮辱之皂白○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
士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
全之鄉載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
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
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怨
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
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
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
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
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傳子一百二十卷

木大者發越小者數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
有戀土之心買隣人價貴宅宅可買隣不可
得也○冠亮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
服行亮之行亦亮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

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珮珠玉
也亦灼然矣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
矣況復人乎黃金累千不如一賢人而無廉
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酸醎○郭林宗謂仇
智季曰子嘗有過否智季曰暮飯牛牛不食
搏牛一下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談者
之口猶愛憎之心○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
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
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雄聲而雌視者
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蒙恬
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
慎勿舉生女舖用舖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枕
柱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
屑燃金落下

太元經十四卷 梁國揚字德嗣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鸞鵲鳳子養姪高峙
隱耀深林不食滓穢○內清外濁弊衣裘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天氣左轉星辰右
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強梁者亡掘強者
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氣成雨

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濁者不信淵生之清而甘濯之濁矣○動則
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將飛
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
默將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蒞藜在田良苗無所措
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寡門不
入宿臨甌不取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卿字仲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
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密者天地之
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者寒暑不能
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
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
也○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
者取其華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道之於人甚簡遂沒不言彪殊異焉遷也○人之涉世譬如奔棊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唐子十卷

名滂字惠潤生於太元二年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與則不可步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凡而文弟論德則文凡而桓弟○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

竟 林 卷 五

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諺曰脂粉雖多醜面可加青澤雖光不可潤草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君子不以各行易操不以夜昧易容○夫自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謗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遠聽遠望無不亂也○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惑亦不知其歡○將勿離鼓旗師之耳目○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佐闔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顏彥先難云有味如醯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寧置於辭不置於理○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鍼雖

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能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按其書晉人也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麀鹿而張兔罟不可得也○忿讎焚衣其損多矣忿讎之熟推甄而棄之損益多○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及如試之效也言於明帝明帝詔使作之車乃成○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惠

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
而後刑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
以至死也今除肉刑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
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肉刑每
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十人也
肉刑名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今有弱子
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
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
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義曰繫馴駒以繆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
民以輕刑亦如死也○但知管子借耳於天
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昔燕趙
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
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還母尸三男
子於市○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
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禮云繼父服
齊衰○傳子曰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與兄父
甚於兩絕天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
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安進者若卯投石

迷許者若走赴深○雖若春華之並發發若
秋蘭之俱茂○樹上懸松非木實也背上被
裘非春毛也此似而非九日養親一日餓之
豈得言飽多飢少固非孝乎殺馬十日一日
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
母也○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
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
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
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
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食
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
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
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
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饑齊女而欲食狐偃
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五參賢捨之忿猶欲啖
人而況遭窮者乎○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
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
也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
也○傳子曰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
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積薪若山縱火其

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
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
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視羣羊何兩
憚哉○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起滅吳
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
之列仙云徐人也○傳氏之先出自陶唐傳
說之後○玄字休奔子哉字長虞晉書有傳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
逮漢末班固漢書因父得成大孝養志其次
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割地
利已天下離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
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
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
仁義○人皆知除其器莫知洗其心君子審
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
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
榮乎○傳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吾觀
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
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

略事實非良史也。夫子善愛是廢親也。知喪
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
匹夫。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
尚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
然後知其非也。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
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乘車而俱至秦者。
所謂形異而實同也。○若謂黃帝後方有舟
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經巨海者
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
近者不可以度遠也。○漢世賤輶車而令貴
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謂之繡。始皇
家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
膏作燭。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
見麋鹿不暇顧也。○漢高祖度閭而網踈。故
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
守常而禮義。魏武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
貴理。○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
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

遠。而名自遠。○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
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
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
稱。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
山。尋見發掘。今有鉛錫之艇。雖歐冶有鍊。猶
不如瓦刀有驚駘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
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
瓦。○相者曰。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
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
賤。○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鸛鶴。二漢
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
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長人數丈身
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
變化。何益於賢愚耶。○豈有太一之君。坐於
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傳子
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
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
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之姜維欲
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馬先生綾機先生

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山也。綾機本五十。緯五
十。華六十。緯六十。華先生乃易二華奇文。異
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指南車見
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辯上下者。莫正乎
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
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
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
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世質則官
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
殷有二百。周有三百。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
之不建。名理廢也。○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
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
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君子內洗其心。以
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
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
之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
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
法。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駉齊行。越人
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

揀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入粟補吏是實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世富錢流則禁盜錢

錢世貧滯則禁盜壞錢○天子之害莫害於女飾盈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傷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撞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賞不避賤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速之唯恐不遠○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亂○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

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湍川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街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拒機之發

榮辱隨焉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推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兵起吮瘡者之膿積思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腫畫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傳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且易不同抹金攻玉涉艱難也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仕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

不興療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善釣者不易淵而釣君子不降席而追道○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利

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議直曲期於不窮激放必勝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聖人蹈機拯紆織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旌色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況富貴施政今乎○良農不患墾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取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者則謂不肖○馬必待乘而後致遠賢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理意林卷之五

道藏要籍選刊序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史源遠流長，名山勝蹟，遍佈神州。信仰者估計有三千餘萬人。千百年來，道教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三大思想支柱之一，對於中國思想史以及文化史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因此，國內外不少學者十分重視道教的研究，從道教文獻中搜尋有關中國科學技術以及思想文化等發展的大量材料。可以肯定，研究整理道教的大量文化遺產必將多方面推動我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道教經典主要收在《道藏》裏。據考證，《道藏》匯輯始於唐開元中。現存《道藏》是明英宗正統十年由邵以正督校刊正的。正統《道藏》以及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由張國祥輯印的《萬曆續道藏》，共五千四百八十六卷。本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涵芬樓據以影印，數量就有一千一百二十冊之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委託上海市宗教學會胡道靜、陳蓮笙、陳耀庭同志，從《道藏》中選擇百餘種重印出版，以應各方急需，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的道教研究工作起步較晚，還有大量課題亟待開發，除了進行歷史研究、整理豐富遺產以外，還要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注意研究道教的現狀，特別是當代道教的存在和發展趨勢，加深對於中國宗教信仰歷史特點的認識。當然，這樣的工作不能光靠文獻的整理與閱讀，還必須進行完整而又細緻的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進行科學的分析與概括。我相信，有志於道教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密切協作、辛勤勞動，必將做出具有民族性、科學性和現實性的成果來。

羅竹風 一九八六年春於海上

編輯緣起

一、《道藏》是道家哲理著作以及道教經典撰述的總集，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除了道書以外，還收有諸子、歷史、地理、科學等古籍。因此，無論是研究道家哲學、道教教義與儀範、道教史、哲學史、文化史、政治經濟史乃至民俗學、科技史的學者，都需要從中搜尋有關的資料。此外，《道藏》收入的古籍大多較為完整地保存着明初以至更早的版本原貌，有些甚至還是孤本。其中不少仍具有文獻學研究以及古籍整理校勘的參考價值。但是，整部《道藏》卷帙浩繁，置辦不易，且檢索艱難。因此，我們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託選印部份要籍出版，以方便對道教和文化學術史感興趣的人士們使用。

二、本選刊選印《道藏》中原書一百三十種，附錄《道藏目錄詳注》（明白雲霧撰）、《道藏考略》（民國曲繼皋著）、《讀（道藏）記》（清劉師培著）等三種。分精裝十冊。其中：百科類二冊，經典類三冊，子書類一冊，史傳類一冊，地志類一冊，儀範類一冊，攝養類一冊。選輯時，兼顧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多方需要，以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是否經常使用為標準。附錄三種則有助於讀者瞭解《道藏》的歷史形成及全貌。

三、選印《道藏》要籍，均以一九二三至二六年間上海涵芬樓縮印明刊《正統道藏》為底本。遇有錯漏，據原上海白雲觀藏明刊《正統道藏》（今藏上海圖書館）補正。涵芬樓本原為綫裝三十二開大小，現改為報紙精裝十六開本。每頁印涵芬樓本三葉，按原葉順序排列，重編頁號。後附全書總目索引，以利索檢。

四、《道藏要籍選刊》的選輯與出版，得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學會以及上海市道教協會的多方支持和指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羅竹風同志撰寫了序言。在印製過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印製同志過細作業，辛勞逾常，在此一併致謝。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一九八六年九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道藏要籍选刊?第5卷

作者=胡道静

页数=960

SS号=10669220

DX号=

出版日期=1989年06月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